

〈晋〉新登字 2 号

根据 1985 年 9 月 30 日朝日新闻社出版本《湿原》翻译

湿原苦恋

〔日〕加贺乙彦 著

包容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6.625 字数, 800 千字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印数, 8001—12500

ISBN 7-5378-0613-6

I·591 定价, 17.80 元

目  
录  
(下)

- 第一章 向日葵…… (1)
- 第二章 星 …………… (75)
- 第三章 寒乡 ……… (125)
- 第四章 泥泞 ……… (165)
- 第五章 门 …………… (233)
- 第六章 春冰 ……… (325)

## 第一章 向日葵

阿久津律师走下的士，抬头望了望眼前的楼房，那里挂着 Y 医院的牌子。钢筋水泥建筑，配上釉瓦装饰的院墙，冷眼一看好象高级公寓，但是背后一排排的病房窗上都装着铁栏杆，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院。门厅旁的花坛上，规规矩矩地按等距离栽种了两行棵株不高的玫瑰，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混杂在一起开放着。

阿久津看了看花坛里拔草的病人，又看了看指挥他们的女护士，思忖着应该怎样办。昨天，他在拘留所访问雪森厚夫之后，回到法律事务所立刻查阅地图，然后又给日本精神病医院协会打电话。查询的结果，在神代植物公园附近，的确只有 Y 精神病医院一家。电话里难以表达他的意图，还是亲自前去看看才好，所以今天早晨决心前来。至于应该怎样调查，他心中还没有谱儿。

光是苦思冥想也解决不了问题，碰一碰试试吧，他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走进门厅，宽敞的走廊兼替候诊室，周围是诊察室、药房和办公室。出乎意料，看病的人很多，长椅上坐满，还有站着的。女护士和药剂师不断呼叫病人姓名，那情景和普通医院没有什么两样。阿久津走近挂号处。

“你看病么？”那女人用一副冷漠的事务腔调问他。

“不是，我想见一见护士长。”他匆忙回答道。

“哪一位护士长啊？”

“嗯……护士长有好几位么？”

“五位。A 病栋至 E 病栋，每个病栋都有一位护士长。”

“你说得对。她们当中有一位性格很爽朗的么？”

“什么？”那女人脸上露出几分诧异，用一副怜悯精神病患者的神态问道：“你到底有什么事？”

“一言难尽呢。”阿久津不知如何对答了。简要地说明来意并非不可，但是，候诊室里人那么多，不便宣扬。那女人还在怀疑地端详他的体态风貌，他胸前的律师徽章似乎并没引起她的注意。阿久津递上名片说道：“为了了解一件案子，想见一见院长。”

显然是律师的头衔产生了效果，她到里边去商量了一下，给院长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她走出屋来，恭恭敬敬地把阿久津带到二楼院长室。

院长五十来岁，很魁伟，厚镜片玳瑁眼镜和浆洗过的白衣惹人注目。他身旁有一个秃头老人，他介绍说那是他的事务长。

“请说吧，您有何贵干？”

院长脸上有些紧张。从他那带刺的口气和不友善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有些误会。

律师突然来访，人们总不免想到是否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是罚款之类的事。阿久津尽量作出笑脸，向他说明来意。

“我负责辩护的一个案件，被告需要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是为此前来请贵院的护士长提供证言的。”

“打官司？”院长显然露出厌恶来。“这可难办啊，我们的护士长都非常忙，您的希望恐怕……”

“您的医院经常让病人到神代植物园去散步么？不同季节、不同的鲜花盛开的时候。”阿久津继续问道。

“是的。不过，那并不是散步，那是一种治疗，叫做娱乐疗法。利用欣赏鲜花，达到精神卫生、转变情绪的目的。”

“这样良好的治疗，我表示赞赏。您的医院深得地利呢。”

“哈哟，”院长这才有了笑容。“这一带原来是一片田地，最近

增加了住宅。不过，到植物园去，就能领略武藏野大自然的美呢。”

“去赏梅么？”

“当然。每年头一个活动，就是赏梅，然后就是樱花、牡丹、杜鹃花，现在是玫瑰花啦。夏天花儿不多，秋天有胡枝子和菊花。这对于病人们是最好的治疗环境了。”院长说完闭起一只眼，好象在说“你如果愿意，就住院吧”似的。

“每年在什么时候去赏梅？”

“每年都不一样。”

“那倒也是的。但是，前年，是在什么时候？”

“为什么问前年？”院长警觉起来。

“坦率地向你说吧，我负责的被告说，他于前年2月11日下午，也就是建国纪念日下午，在神代植物园见到贵院的病人了。这件事如果得到证实，他本人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就成立了。”

“他是什么案子？”

“上次一审判决的新干线爆炸案。”

“那是激进派的罪行啊。”院长十分惊恐，有些毛骨悚然地盯着阿久津。

“这是一桩冤案，特别是被指控在列车里放置炸弹的雪森厚夫，他就是我的委托人，他和池端和香子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我拒绝和激进派发生任何关系。”院长站起来，下颌向门一指，意思是赶他出去。事务长也站起来了，要把坐在那里的阿久津请出去。

“我看，你们还是听我讲下去吧。”阿久津仍然坐着不动，他的声音沉着，但脸上发热，头上冒出汗珠，他勉强克制住自己，继续说了下去。“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雪森厚夫已被判死刑，但是，他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只是证据不足，需要找到证人来加以

补充。如果他的不在现场证明得到立证，他就无罪。那将是日本审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这份光荣自然落在院长您的身上……”

“嗯。”院长坐下了，事务长也回到原位坐下。

“对不起，您真是律师么？喏，不要生气，因为您太年轻了，我还以为您是学生假冒的。偏巧这时您就提起激进派的案子，我吓得沉不住气了。您知道，我们这个医院曾经一时被激进派年轻医师占据，败坏了医院名声，病员大减，害苦我们了。”

“我真的是律师，我是属于东京第一律师会的，请您打电话核查一下吧。”

“不，不必那样了……虽然看到您佩戴徽章知道您是律师，不过，调布那里的扶轮社<sup>①</sup>里也有律师，都是年纪大的，徽章都发暗了，象您佩带的这样金光灿灿的，还是头一次见到呢。恕我太失敬了。”

院长解开白衣衣扣，从西装衣袋掏出手帕擦拭额上的汗，事务长也擦他的秃头，阿久津紧跟着掏出手帕也擦额头和面颊。三个人面面相觑，笑了起来。

“当律师有多久啦？”院长问道。

“去年才开始。”

“是呀，年轻的律师先生呀。恕我冒昧，请问多大年纪了？”

“二十六。”

“年轻，年轻，年轻人有多好呀。哪个学校毕业？”

“C大学。”

“那是尖子学校啊。我的孩子明年报考，象C大学那样一流学校可……”

“关于不在犯罪现场证明问题……”阿久津趁机扭转话题。

---

① 扶轮社是一个国际性社交团体。

“我的委托人说，那一天，贵院的病员以梅花为背景拍照，他们当中有一位胖胖的小个子女护士长。是一位性格爽朗，笑得很开心的人，看样子是深受病员们的爱戴的。”

“那是谁呢。”院长回头看了看事务长。事务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说：

“性格爽朗、爱笑，是B栋的清水护士长么？可是，E栋的大浦护士长也爱笑啊。”

“我们的护士长都是快活的人，”院长十分得意，又闭上一只眼睛。“她们都是深受病员的爱戴的。”

“我可否见一见那位清水护士长和大浦护士长啊？”阿久津问道。

“你打算把护士长叫去当证人么？”

“不是。现阶段只是证实一下前年2月11日下午，是否带领病员去植物公园散步。”

“那样的话，好吧……”院长给清水护士长和大浦护士长打电话联络之后，院长秘书带领阿久津到病栋去了。

先见到的清水护士长又高又瘦，不象雪森厚夫描述的那个人。仔细一问，她去年年底才来这家医院，显然并不是她。

第二位护士长矮个子胖胖地，看上去有些相象。阿久津向她递上名片，她怪稀罕地端详着他，哟地惊叹了一声。

“多可爱的律师呀，我原以为律师全都是上年纪的呢。请您敞开问吧，我很高兴能为你效劳。”

阿久津扼要地讲明来意，护士长从书架上取出《E病栋娱乐疗法日志》，一页一页地翻阅。

“嗯，昭和44年（1969）么，2月11日……全院病员63人赏梅。这上面写着。”

“是11日下午么？”

“这个……没写，不知道。”

“护士长也和病员一同去了么？”

“记不住了。我脑子不好，什么也记不住。”

“那天拍摄纪念照片了么？”

“那……也记不住了。不过，去年正好是本院创立 15 周年，要编写院史，那一阵子把院里的各种活动都拍照，说不定也……”

她又从那个架子上拿下一本《Y 医院十五年史》，找到昭和 14 年赏梅照片的一页，指给他看。

虽然是病员们以梅花为背景的照片，但是照片太小，加上印刷粗糙，人的面部模糊不清。

“好象就是这张。”她自言自语着，缺乏自信。

“面部不清楚呢。”阿久津失望地说。

“那是为了替病员保守私人秘密，故意造成的。原来的照片肯定清晰。”

“原来的照片还保存着么？”

“这个……也许在负责娱乐疗法的人们手里，院史的照片都是她拍的。”

“是一位女士么？”

“嗯。大学心理学系毕业，负责心理测验和娱乐疗法。”

“能见到她么？”

“她刚才来病栋里了，也许还在哪。”护士长隔着玻璃望了望大厅。

阿久津只顾和护士长谈问题，到这时才看了看周围的情形。这里是三面玻璃的护士室，能够对走廊和大厅一览无余，那位置恰似看守的了望所。一个男人从走廊的一头走过来，忽然又转身回去，他大概一直就这样走来走去的。大厅里的电视机前，坐着三个人，他们在观看武打剧。大厅角落里好象有人打麻将，吵吵嚷



嚷的，也有人打乒乓球。在这喧闹的环境里，阿久津却发现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无所事事、呆立着或者呆坐着的人多。他们缩着脖子，轻轻地搓手，浑身哆哆嗦嗦，浑浊的目光茫无目的地呆望着。从前，阿久津一想到精神病院，以为就是病员们乱跑乱闹的地方，现在他看得出神了。似乎那些病员们的时间停滞了，头脑空虚了，再也找不到可干的事情了。如果一直没有人管他们，他们也许会一直呆在那个位置上，保持着不变的姿态。

护士长在病员当中没发现她要找的人，她握起桌上的麦克风叫道：“水野阳子桑。”于是，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年轻女人向这边张望。“请你到护士室来一下。”她小跑着过来。二十四五岁，身材匀称，长发，穿牛仔裤。

“护士长，什么事？”

“前年2月你带他们去植物园时，拍照了么？”

“拍了。拍了很多很多。”

“那些照片还保存着么？”

“哟，时间太久啦，大概放在什么地方了。”她忽然发现了阿久津，流盼了一下。她那不施脂粉略微有点儿黑的脸蛋儿很光滑，细细的鼻梁、好看的嘴唇，是个很美的女人。

“这位是律师，他说你拍的照片可能对他辩护的案子有用呢。”护士长说。

“哟，律师！”她转过身来，面对面地、从上到下地打量阿久津，她两只手抱着头说道：“真对不起，我以为您是保险公司来动员我们保险的呢。我是水野阳子，太阳的阳。”她点头致意。

“我是阿久津纯，纯粹的纯。”阿久津也点头致意。他闻见那女人身上一股香气。阿久津沁出汗来，他察觉到自己 and 以往一样脸上又发烧了。他简单地说明了一下为什么寻找照片的原因。

“也就是说，如果我拍的照片上有那个人，他就无罪了，是吗？”

“是的。”

“哟，这太棒啦。我最喜欢这样的事。”她笑起来了。

阿久津跟在水野阳子身后，来到另外一栋木造的平房。门口的牌子上面写着：“劳动疗法中心”。

“从前这里是病房。”

顺着走廊，有好几个房间，病员在里边有的做木工，有的做裁缝，也有的制作杂志附录。阳子把阿久津带进最后边的一个房间。

“这里乱七八糟。您请坐吧。”她递给他一把小椅子，他一坐下，猛地一歪。阳子微微一笑，“地板上坑坑洼洼的。”她推了一下桌子，桌子也倾斜了。桌上放着积木和各种印着各样图案的厚纸板，大概是心理测验的用具，满满登登的。

阳子打开橱柜，在一些花花手工纸、赛璐璐五角面具和橡胶汽球里乱翻一通，好半天才从最下面抽出5本像册。手工纸撒了一地，阿久津急忙拾起来。

“那是去赏花时做化装游行用的。我不仅负责娱乐疗法，还是化装游行的指挥、运动会比赛项目的设计、集体舞的教师，并编写照片解说，而且还做心理测验。”

“真了不起呀……你是学心理学的啦，哪个大学毕业？”

“R大学。”

“哟，太巧啦。我这案子里的一名被告就是R大学的，池端和香子，您认识她么？”阿久津一边收拾手工纸，一边说道。

“这……”水野阳子歪着头。

“就是那件新干线爆炸案的被告。”

“啊，我们大学里的女生成了犯人啦。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工作忙，星期天还得召集‘病员家属会’。啊，找到了。”

和《Y医院十五年史》上刊登的相同的照片，贴在那本相册上。

焦距很准确，连梅花下面走动的群众的面孔也看得清清楚楚。阿久津止不住心跳，细心地在照片上寻觅着。但是，并没找到象雪森厚夫的人。同一页上，贴了20张照片，他一张一张地仔细地看，水野阳子递给他一把放大镜，看得更真切了。

“你在找那个女学生么？”

“不，我找她的情人，男的。”

“多么凶恶的人啊，前科十几次。”

“不，前科五次。他并不凶恶，天性是善良的，但是意志薄弱。这次是由于忍受不住警察从早到晚不停歇的严讯，才作了伪供。虽然公审时否认，审判官仍然采用伪供判决有罪了。但是，发生爆炸时他正在神代植物公园，如果找到照片实证，他就能获得无罪释放，同时那名女生也就无罪了。”

“她也能一同无罪啊。”阳子深感兴趣地把脸凑近像册。

“找到啦！”阿久津大叫一声。

在一排病员的边上，照上了一个男人的侧脸。那情形正是过路时撞进了画面，耳朵后边没照上，但是准确无误，那就是雪森厚夫。藏蓝底色红色球形图案的领带、浅茶色的风衣，都照得非常清晰。

“就是他么，是呀，象个善良的叔叔。健壮，有男子汉气概……多年轻啊。”水野阳子说。

“他当时49岁。”

“不象。只象35岁呢。”

“这个人显得年少，这可是关键性的证据，谢谢啦。”

“这样，他就无罪了……她也……”

“被判为共犯的人，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个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当然，另一个人也就无罪了。”

“太好啦。”水野阳子抚摸着肩上的长发微笑着。“不过，够刺

激的，就象推理小说一样。我最爱看推理小说了。可是，这次相反，不是侦察犯人，而是证明他们不是犯人了。但是，太残酷了，平白无故逮捕无辜的人，把人家判成罪犯，不能饶他们，我要揭露，我的朋友是A报社会栏的记者，我把真相告诉他，叫他们大写而特写吧。”

“且慢，”阳子伸手去拿电话，阿久津慌忙阻止她。“在公审庭上提出这份证据之前，请你绝对保密，对任何人也不能泄露。如果检察官发现这里有了证据，他们马上就会设法销毁。不小心可不行。这照片有底片么？”

“有，不过很难找呢。因为从来没整理。为了编《十五年史》，照了几百卷，都混在一起了。”

“混在一起更好找，准在那里边了。”

阳子从橱柜里拿出4个纸袋，里面全是底片，阿久津用桌上台灯照着寻找。阳子也帮他寻找。当他们查看过3分之2时，阳子发现与照片符合的底片了。

“我可以把它借去么？”

“当然可以。”

“这对我帮助太大了。我要把它放大，当作证物。可是，你记得拍这照片的时间么？”

“肯定是在前年建国节的下午，我们两点半出发，照像时大约是3点吧。你等一下。从医院到公园门口，病员们慢慢腾腾地要走30分钟，梅林在公园的最后边，从门口需要10分钟走到，一共40分，……我想起来了，为了赶在4点半回来吃晚饭，匆匆忙忙地照像，所以是在3点半至4点之间。”

“万岁！”阿久津大叫起来。“那正是怀疑他安放炸弹的时间啊。”

“放大以后，也许能看清谁的手表，那就更准确了。”阳子也

被阿久津的兴奋所感染，高声叫道。

阿久津走出 Y 医院，忽然想去附近的雪森厚夫的公寓了。他按照他所知道的大致的目标，找到了杂树林旁的那座两层楼公寓。那是一座简易式的钢骨水泥楼房，楼下是房东居住，楼上有 6 个房间。走上铁制的楼梯，来到雪森住的 2 号室，门牌已更换了别人的姓名。阿久津静听着，公寓里鸦雀无声，只有吹拂树梢的风声。他悄悄地走下铁楼梯，楼下的窗子开了一道缝儿，里面目光闪烁。阿久津朝着那目光说了一声“午安”。目光不见了，露出一张脸来。是一张责怪阿久津擅自登楼的老太太的脸。阿久津致歉道：

“对不起。您还记得从前住在这儿的雪森厚夫么？”

老太太沉默着，但把窗子开大了一些。

“我打听雪森厚夫。”

“那人不在这儿。”

“啊，您还记着呢。我是雪森厚夫的辩护律师。”

老太太立刻眉头紧锁，摇了摇手。

“我不认识雪森厚夫。”

“雪森桑很想念你们，让我路过时向您问候。他说在这儿住的 7 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房东特别亲热，环境无比优雅，空气清新，公寓整洁，简直象天堂啦。”

老太太的脸色缓和了，窗子全开开了。

“他现在怎样了？”

“很好。只不过被捕以来时间久了，精神上很痛苦。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一下那天的情况，就是前年 2 月 11 日，发生新干线爆炸那天的情况。”

“我忘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实际上，那案子与雪森桑并无关系，他那天去植物园看梅花去了。你看……”阿久津把照着雪森厚夫的照片给她看。

“噢，是他。这是那天照的么？”

“是呀。我刚从Y医院借来的。我记得您向检察官证实过雪森桑是当天傍晚5点半回公寓的，既然知道他回来的时间，难道您不知道他出去的时间么？”

“这……”老太太死盯着那照片。“这条领带是他喜欢的那一条呢。我夸过这条领带好看，他就高兴地扎上了。这是那天早上他扎的，我知道，因为他要出去时我夸了他。爱打扮的人，就喜欢别人夸他。”

从老太太那里，再也打听不出别的情况了。但是得到了雪森当天的穿戴与照片一致的证言。

阿久津是“老律师”石川贞之介法律事务所的“小律师”，他领取到一定的基本薪金，一边帮老律师工作，一边为自己办案。他这个新上任的小律师，从大学的老校友、在解决疑难案件上很有声誉的老律师那里常常得到启示和教导。

阿久津回到设在高等大楼2楼上的事务所，见到午饭后习惯于把双脚举在桌上，叼着烟斗的石川。

“情况如何？”石川问道。他晃了晃蓬松的白发，长长地吐了一口烟。同事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狮子”，他非常讨厌理发店，自己胡乱剪头发，而他的头发太硬，最后就蓬松着，象歌舞伎表演的狮子了。这位律师居然能不扎领带就出庭。但他对阿久津却严格要求。

“到了我这情况就无所谓了。可是你们还年轻，应该服饰整洁，象个律师的样子。”

“情况好极了。”阿久津简要地报告了结果，他还说雪森厚夫的不在犯罪现场可以得到立证了。

“你太天真了。”石川在烟灰碟上磕了磕烟斗，“象这样的立证，要遭到检察官的反击的。首先，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无法确定啊。”

“可是……”

“你想说负责娱乐疗法的女人说的是那一天吧。”

“哈啾。”

“你怎能证实她的记忆是准确的？说不定那照片是另外一天拍的。”

“可是，2月11日带病员去植物公园赏梅，在病栋的《娱乐疗法日志》上是有记录的。”

“医院里只有那一天去赏梅么？”

“2月9日星期日去过，还有2月14日星期五也去过。”

“你看。”石川往烟斗里装上烟丝，点上火，猛吸几口，把浓烟喷向阿久津，因为他知道阿久津讨厌烟，才故意逗弄他。阿久津屏住气，用手把烟赶开。

“可是，我向气象厅查讯过，2月9日是晴天，11日是阴天，和照片上的阴天吻合。”

“唔，很好，你很能干嘛。14日天气怎样？”

“雪森14日早8点40分从羽田机场出发，飞往钏路去了。”

“那么，照片就是2月11日拍的了。”

石川接过阿久津递给他的照片，仔细地看，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个有力的新证据。不过，检察官肯定要急于驳倒这个证明，我们也得筑起两三道防线啊。”

“发案当天早晨，公寓里的老太太见到雪森，她记得夸过雪森的领带花样好看，她说正是照片上的那条领带。”阿久津得意扬扬地说。

“那位老太太的记忆可靠么？连领带上的花样也能记得住么？”

石川挖苦他两句，阿久津不言语了。

“你到雪森工作的地方也去查讯一下，对证那领带的花样，这些事情女人最敏感。”

“哈啾，”阿久津顺从地点了点头。“如果雪森的不在现场的证明成立，那么被指控为共犯的池端和香子的犯罪也就推翻了，所以，我想调查一下她的情况。当然，首先要得到月冈先生的谅解……”阿久津终于被浓烟呛了。

“那可不容易啊。”石川把两脚从桌上移下来，落在地板上。他望着阿久津说，“月冈可不是能够按照你的意志行动的人。首先，你能调查到的有关她不在犯罪现场的情况，他早就调查过了，但是，他对此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他在一审时，并不去争论事实，他的策略是强调心神丧失。”

“强调心神丧失的结果，被判为无期了。不在事实上争辩就不能在二审中取胜，这已经是洞若观火的了。”

“有关文件我还没有看，不知道月冈关于池端和香子不在现场的立证列举了哪些事实。”

“只有松田教授的精神鉴定书。池端和香子说她在发案当天在R大学图书馆里。但是，在对这事实立证之前，就被检察官以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证言能力为理由给否决了。”

“简直是胡闹。”石川这时躺在沙发上，他瞥了一眼刚吃完午饭走进来的给他担任秘书的儿子荣之介，一只手拿着烟斗，做起直线体操来了。他用力伸直两腿，上身猛然挺起。“月冈和我……一同作练习生……老朋友……不过……他年轻时就不彻底……办事爱半途而废……啊，好疼。”

“不碍事么？”

“不行啦，上了年纪，已经年过花甲啦。”石川又缓缓地做起操来。“不过……选聘月冈的……也许不是池端和香子……而是池



端恒太郎呢。”

“是的，是池端教授。”

“月冈……遵照池端教授的意旨……提出了心神丧失……所以……你去拜访月冈之前……最好……先去说服教授。”

“我想先去拜会精神鉴定人松田教授，了解一下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记忆以及证言能力等等。因为月冈先生也是以松田先生的诊断为根据的。”

石川俯卧，伸直两腿，挺动腰肢，象蜻蜓似地。他的烟斗一刻也不离手，抽一口动几下身子，仿佛是一个会冒烟的玩偶。一会儿，他做完了操，坐在沙发上朝着阿久津说道：

“你说想去了解精神分裂症，你懂得精神病学么？”

“一点儿也不懂，”阿久津吐了一下舌头。“我现在就开始学。”

“现在开始……”石川有点儿不耐烦，不再说下去了。他用梳子梳头，但是，蓬乱的头发不但没梳光，反而更加直矗矗地立起来了。

阿久津坐在自己的桌前，开始阅读厚厚的池端和香子的精神鉴定书。按照鉴定书格式，先是家属病历、本人病历、然后是本人在犯罪时的精神状态、现在的精神状态、诊断与考察，以及鉴定主文。大概是精神病学者的习惯，文中使用了大量难懂的汉文，这些专用语常常影响阅读兴趣。但是，本人和家属的陈述是用问答体记录的，而且记录当时的人物动作和表情，读起来很有意思。他在那些难懂的名词旁划上红线，继续读下去。读到鉴定主文，也就是诊断要点时，沉思起来。记录当中出现的池端和香子，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女人，而到了诊断阶段，就突然强调她的异常表现，这一点给人印象颇深。而且，他只不过读过一点有关精神分裂症入门的书，不可能具备更多的知识，必须下功夫读专业书，然后再判断鉴定书。他正在暗下决心，石川律师叫他。

“有什么事么？”

“我已经给你准备了精神病医学书籍啦。”

石川把摞起来的几册书推给阿久津。《临床精神医学》、《精神分裂症》、《精神鉴定》、《犯罪精神医学概要》等，都是他想要读的专业书。

“这些如果还不够，你就去T大图书馆吧。那里书籍和杂志都齐全。松田教授最近发表的论文，你也看一看，很有参考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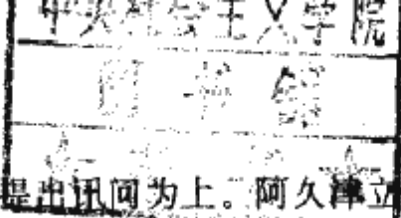
“非常感谢……”

阿久津刚刚表示谢意，石川忽然转过身去，匆匆忙忙地抢在儿子之前，抓起响起铃声的电话，说了些什么。他对回到事务所的青年律师眨了眨眼睛。阿久津就在事务所这样活跃的气氛里，读起文献来了。

他一直在事务所里看书看到深夜，他忽然想起幼时的朋友阵内彻曾对他说的话来。“精神鉴定和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直对警察和检察官保持沉默的和香子却对松田先生说了实情。所以，松田先生是最了解和香子的。”

只要一开始调查某一件事，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就不肯罢休，这是阿久津的性格。星期六和星期天，他用了两整天读完了石川律师借给他的书。星期一，他去T大学图书馆，从著者索引查出松田教授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犯罪》、《精神障碍与责任能力》两篇，细心阅读。他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给松田教授打电话，约定见面了。

星期二，也就是阿久津访问Y医院以后第4天的下午，他来到了N医科大学犯罪精神医学教授室。四壁都是书架，摆满了犯罪学、精神病学等专门书籍。装资料的铁柜，显得那么森严。松田教授头发稀疏，戴一副老式圆型眼镜。虽然他说现在是空暇，却不断有人来请示，报告，或者报社打来电话征询意见，实际上仍



然很忙。对于这样繁忙的人，还是集中提出讯问为上。阿久津立刻转入正题了。

“先生，您认为池端和香子与案件无关么？”

“她那样说的。”松田教授的口风很谨慎。

“您对她这种说法怎样看？”

“怎样看？……我又不是审判官，我愿意保留我的判断。”

“可是，先生在法庭上的发言肯定了被告的交待的真实性啊。”

“是啊……但是……”

“但是，检察官完全否定她的交待的真实性，审判官和检察官亦步亦趋，结果判刑了。”

“太残酷无情了。”

“是太残酷了。我认为在今后的公审庭上，证明她的交待是真实的才是获得无罪释放的捷径。所以，我作为雪森厚夫和阵内勇吉的辩护人，特意来请您大力相助。”

“您和月冈律师商量过么？”

“还没商量。我想首先拜会先生，详细了解她向您交待的内容之后，找到事实根据，再和月冈律师商谈。”

“说老实话，关于池端和香子的鉴定内容，月冈先生叫我保密。”松田教授的鼻翼上已沁出小小的汗珠，面有难色。“上次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阵内勇吉的哥哥，询问勇吉和她的关系。她告诉我，说他们俩没有关系。不料，月冈先生对这件事大发脾气，他说这样重大的问题如果让检察官发现，她的全部交待就会被定为谎言了……”

“先生在鉴定书当中，把她和勇吉的关系全部删掉了，而且把她和雪森厚夫的关系也差不多都删掉了。”

“那是因为……”松田教授象孩子淘气被大人抓住了似地胆怯了。“月冈律师认为池端和香子处于病态，她只是受雪森厚夫的操

纵和被Q派所利用的。”

“我认为他这主张并不能击败检察官的‘妄想’，因为池端和香子和Q派确有瓜葛，和雪森厚夫也确有来往。所以，她是一个具有自主能力的人。鉴定书上有关她在这方面的记忆，记载得很少。”

“所以，月冈他……”

“先生，池端和香子和雪森厚夫是有非常亲密关系的，是一对情人。男女相恋，不是美好的么？月冈先生所谓的思想激进的前科犯引诱娇生惯养的女人，简直是对事实的恣意的歪曲。他俩是一体的。所以，要证明池端和香子，就必需证明雪森厚夫无罪。现在已经发现了有关雪森厚夫在发案当天确实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了。就是这个。”

阿久津出示那张照片，并说明了找到它的经过。

“这样一来……”

“是的，雪森并不是这一案子的罪犯。因此，池端和香子也就不是犯人了。也就是说，她向您交待的情况是真实的。由于她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现在只有鉴定书的记载是唯一能够证明她是无辜的材料了。不过，除此之外，您还听到了她更多的交待，我希望您能把那些告诉我，那样的话，雪森厚夫和阵内勇吉的无辜都可得到证明，从而也证明池端和香子是无罪的了。”

“但是，毕竟月冈律师是她的辩护人啊。”

“月冈律师并不是‘她的’辩护人，而是池端教授‘派给她的’辩护人。她在法庭上从来也没有表示过委托月冈律师为她辩护的意愿，在这种情形下怎么能进行十全十美的辩护啊。先生，我希望您抛开月冈律师，以一位精神病学者和犯罪学学者的身份来加以深思吧。”

，“这……虽然您这样说……”

“您是月冈律师聘请的鉴定人。但是，在一审判决结束后的现在，我认为您可以作为个人自由发言，因为这对池端和香子是有益的。您诊断池端和香子为精神分裂症，在补习学校时以‘自我臭味妄想’发现症状，然后在 R 大学工学部入学之后，又出现拒绝上学、沉默孤僻的倾向，最终坠入被害妄想狂，是吗？”

“是的。我在精神鉴定书上详述了她的发病过程。”

“我已经拜读过了。可是，我觉得池端和香子即使在发病之后，也有正常的时期呢。”阿久津直盯着对方圆形眼镜里的眼睛。

“你说她正常……不，她是精神分裂症患者。”

“嗯，那固然是的。但是，病也如同潮水一样有涨有落，病情有恶化期，也有不恶化的时候，这是我从您的大作《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犯罪》一文中转卖的货色，您看是这样么？”

“唔，你看了那一篇么？”松田教授露出显然是友善的笑意。

“哈啾。最近，特别是 60 年代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发生了变化，已不是从前克尔特·舒纳达所说的‘第一级症状’，即所谓构想声化、幻听、思维丧失、影响体验、作为体验等明显的症状；如果借用先生您的话来说，那就是‘非定型’的或者‘紊乱型’的增多了。并且，象躁郁病那样只在病相期表现异常，而在其他时候又大体上正常的过去被诊断为‘非定型’精神病的类型，也有增加的趋势，对么？”

“你读得很仔细呀。完全正确。”

“那么，池端和香子也是新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者至少也应该算作‘非定型’的吧。”

“可以那样说。而且……”

“可是，先生在鉴定书里并未强调这一点。处于一审的情况之下，也是必然的。因为月冈先生强调心神丧失，审判官对于精神医学无知。他对于精神分裂症尚且不懂，对非定型精神病这种概

念就更无法理解了。”

“您对精神医学十分精通啊，是学医的么？”

“不是，我是法学部毕业，只不过临时抱了3天佛脚。”

“3天就能掌握这么多知识……我真想让医学部的学生们向你学习呢。”

“假定池端和香子是非定型精神病，那么，可否认为她除去住院和门诊期间之外都处于正常状态呢？譬如说昭和44年（1969）1月，塔日前后和2月11日发生本案时，还有她去北海道旅行时都没有任何异常。再说得明确一些，她是出自自己的正常的意愿参加示威游行的，也是出自正常的意愿与雪森厚夫恋爱的。”

“可以这样认为。”松田教授似乎已经被阿久津的发言动摇了他在法庭上的主张，眯缝着眼睛不住地点头。

“问题在于她被捕后的沉默。先生在法庭上宣称她的沉默并非出于自由意志，而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缄默症。鉴定书上也按同样的意思作了记载。但是，那只是为了强调她现在异常而作了某些夸张的，不是么？检察官敏感地发现了，反而被他指责她既然异常就没有证言能力，把她的无罪申诉完全推翻了。”

“的确是那样。她费了一番苦心的申诉付之东流了。”松田教授第二次点头。

“为了使申诉有效，就必须证明她即使遭到逮捕之后，包括精神鉴定阶段，她是正常的。如果不能证明她完全正常，那么，至少也要争取能够证明她是有证言能力。先生在《精神障碍与责任能力》一文中涉及这一问题，您言明刑事责任能力与证言能力是各自分开的。不是么？譬如，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一个未满14岁的少年，当他目击杀人犯时，他是具有证言能力的。您是这样说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池端和香子。她向先生您所作的申述，恰恰就成为证明她无罪的有力的证据了。但是，把这份申诉提交

法庭时，池端和香子对于检察官的反问必须给以强有力的、肯定的、有证据力的回答。”

“那样的话，她的无罪申述能取胜么？”松田教授好似有一半在问自己，他沉思着。阿久津尊重教授的意志，默默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松田教授说道：“如果她的申述对她有利，我可以给你。只不过是录音，还没有整理为记录……。不过，有两个条件。为了便于今后的公审斗争，应该得到月冈律师的谅解。其次，因为牵扯到池端和香子的许多私人秘密，所以，也要征求她本人的同意。”

“我明白了，等您提的这两条办妥之后，我再来拜访吧。”

第二天，上午10点，阿久津律师来到位于四谷的月冈法律事务所访问月冈律师。占据了整个一层楼房、高大明亮的房间，远非石川法律事务所所可比拟了。好几位女事务员，还有几名日文打字员，正在打字、复印。一排排的办公桌，起码拥有10名小律师，简直是商社或者旅行社办公室的派头。虽然预先电话联络，预约了见面时间，却已有先到的客人，阿久津只好在几间会客室当中的一间里等候。过了一会儿，一阵急促的皮鞋声，矮胖的月冈律师匆匆忙忙地走进来了。

“噢，让您久候了。马上叫人送饮料来，您喜欢咖啡、红茶、日本茶、乌龙茶或者啤酒？”阿久津要咖啡，月冈就拚命地按响桌上的铃，叫来一个女青年，让她送来咖啡。

“这铃是去年美国律师团来参观时送的，据说是印第安人相互联络时用的，这形状有多么奇特呀。咱们开始吧……”月冈律师猛然住口，他那戴着浅色太阳镜的眼睛望着阿久津。但是，他等不及阿久津说明来意，就口若悬河地讲起来了。

“关于您的情况，我已从石川君那里听说了，上次开司法研究所同仁会的时候，他夸奖您，他说他那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位超

积极的。积极是好。我这里有很多年轻人，但缺乏积极性。什么事我要不详加布置就不干。不过，石川君象一头‘睡狮’，自己不动手，都交给下边的人放手去干，恐怕也是原因吧。至于您电话里谈的事，就是说希望和我组成共同辩护，……您提出这要求，我也是很高兴的。不过，你也知道，要采取共同步调，是有一些困难的，您理解么？”

阿久津只是默默听着，因为他早已料到对方会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果然，月冈又讲了下去。

“第一，是委托人的感情问题。池端恒太郎教授由于雪森厚夫的自白而把自己的女儿卷进去遭到逮捕，所以恨他。因此，要和雪森厚夫的辩护人联袂，那简直是荒谬。第二，池端和香子一直保持沉默，而且今后还可能沉默下去。一审当中，她对我这个辩护人也没讲一句话。虽然沉默是被告的正当权利，但是，连自己无罪都不申明、不进行自我防卫，这样的被告叫你无计可施啦。我想，即使你当她的辩护人，情况也不会改变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您年轻，池端和香子更不买你的账了。第三，是和Q派雇用的律师们的关系，也许这是最大的难题。您也知道，Q派的人们先交待的是雪森厚夫是主犯、Q派成员是从犯；但是，公审时他们又一下子改口，说他们无辜冤枉，辩护人说主犯是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与Q派没有关系了。他们抱着只顾自己的小集团的利益，Q派以外的人死活与他们无关的态度。即使结成共同辩护，也只能为雪森、池端、阵内三个辩护，而与Q派的对立会影响你不可能充分地辩护。唉，这个案子麻烦透了，我对你直说吧，我已经厌烦了，如果不是碍于池端教授的情面，我早就抛开不管了。”

仔细聆听的阿久津，象在法庭上对法官致敬似地点了点头，然后以对方同样的速度说道：

“第一个和第三个困难，可以认为是异株同根的吧。就是说，



如果雪森厚夫是真的罪犯，特别是主犯的话，池端和香子以及 Q 派的 3 个人的犯罪责任就可以减轻。池端教授和 Q 派雇用的律师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一直拒绝组成共同辩护。但是，如果找到了雪森厚夫不是真犯人的决定性的证据，那么就可以向全部都是无罪的方向努力，也就有可能组成共同辩护的小组了。那个决定性的证据就在这里！”阿久津从皮包里取出那张照片。

月冈律师一看那照片，立刻跳起来，走到房间的尽头，突然一转身，象钟摆似地踱来踱去。

“这是雪森厚夫，梅花盛开，好象是假日，人很多，和他说的的一样，这是在神代植物公园拍的么？这可是一大发现啦，是谁、在什么时候拍的？”

“植物公园附近 Y 医院负责娱乐疗法的女士在昭和 44 年（1969）2 月 11 下午 3 点半至 4 点之间拍摄的。我见到那位女士，得到了准确的回答。当天，Y 医院的护士带领病员去赏梅，这一事实在病栋日志上有记载。”

“干得好，这就有意思了。”月冈律师十分兴奋，手拿着那照片说道：“有了这新证据，就可以击败检察官的虚构了。唉，惭愧，我到现在为止，一直怀疑雪森厚夫，所以也怀疑池端和香子。因为我既然是辩护人，当然要为了她的利益说她无罪，但是，心存怀疑嘴上也就硬不起来了。检察官抓住这个弱点，给我下了绊子。他妈的！”月冈律师已年近六旬，但他兴奋得象个年轻人，涨红了脸，懊悔得直跺脚。

“至于第二个困难，”阿久津很冷静地谈下去。“如果告诉池端和香发现了新证据，说服她为雪森厚夫着想，我认为她会停止缄默，在法庭上做证的。她爱雪森……松田教授说。松田教授那里还有鉴定书上不曾采用的大量的诊察记录，那里边似乎有她和雪森厚夫关系的赤裸裸的告白。而且，松田教授还说，她的沉默并

非精神分裂症的缄默症，也就是说，并非病态的异常，而是出于正常的，是受自由意志支配的。”

“自由意志？……那么，她为什么在法庭上不申明他无罪。已经有过好几次那样的机会……”

“恐怕是她对组织的不信任造成的吧。据鉴定书上讲，她对组织抱有独特的厌恶。如果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来找她的警官、检察官、审判官，她一概不理。法庭，在她的心目中只不过是组织恣意制裁个人的滑稽戏罢了。我看她就是这样。”

“可是，作为辩护人，她不肯认真地对我讲话，我可怎么办呢。”

在她看来，月冈律师也是组织的一员，所以，她不信任他，对他不肯敞开心。阿久津看出这里有很大的问题。

月冈律师把照片还给阿久津，咚地一下坐在沙发上。沙发大得可怕，把矮个子月冈显得越发渺小，好象缩成了一个小孩子。

“总而言之，由于这张照片，今后的公审将要大为改观，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了。不，是我认输了。我们必须以此为突破口，竭尽全力为全体被告的无罪而努力了。如您所说，我们必须联袂为全体被告辩护了。既然如此，那么，我所申述的三点困难，第一点，池端教授由我去说服，为他的女儿争取无罪，我想他会同意的。第二，池端和香子，您去说服一下吧。我去做池端教授的工作，告诉他，阿久津将是未来的辩护人，得到他的谅解，你去拘留所访问她吧。第三，Q派雇用的律师们，你看能够顺利地取得一致么？我可是吃够他们的苦头了。”

“Q派策划、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执行，这不是警察和检察筑起的空中楼阁么？如果雪森和池端无罪，被判为共同共谋主犯的Q派自然也无罪了。辩护也应该能够共同合作了。”

“那些人，办不到的呀。”月冈律师象鸟儿似地又从沙发上跳

下来，在屋里急促地踱来踱去。“刚才我已说过，他们只考虑Q派的利益。大家都是一样的律师，他们却把自己称为‘革律’——革命的律师；把我们称为‘资律’——资产阶级律师。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新干线爆炸事件被告声援会’，许多激进分子参加进去，辩护活动横遭他们的责难。”

“不过，过去把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判罪对Q派有利；现在，如能肯定地证明他俩不是罪人，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吧。如果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统一在全体被告都无罪的这个基点上，参加声援会的市民增多，他们也就不能只顾Q派的利益了。”

“也许是我的头脑古板。”月冈律师停住脚步，交叉着双臂，象小鸡似地一歪脖子。“什么市民介入啦、市民运动啦，我不相信。毕竟你是新时代的人啊。哪一年大学毕业？”

“昭和43年（1968）。”

“唔，你是全共斗<sup>①</sup>时代的了。”

“那时C大学的校内学运刚刚开始，不过，我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

“总之，第三个难题的解决必须谨慎，否则就会失败。好吧，我们希望由于新证据的出现，案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月冈律师因为还有客人，阿久津告辞，他送到门口。

阿久津回新桥的石川法律事务所去，路上按照老习惯，又到神田书店街去逛逛。近两年由于学运干扰，这一带很乱。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那些涉猎旧书的男男女女安详地来来往往，又是昔日风光了。只是为了防止投石而把人行石铺道改为沥青路面了，那阴郁的黑色路面上，留着时代的伤痕。学生们和他

---

<sup>①</sup> 即全国大学生共同斗争总部的简称。

几乎是同龄人，但是，人家穿随随便便的牛仔装十分潇洒，而他却是藏蓝西装系着领带，显得老气横秋的了。

他走进从前常去的法律书店，从书架上抽出池端恒太郎著的《刑事诉讼法》改订版，翻看着。这本书被列为司法考试必读，在学校时曾精读过。但是，当了一年律师，经验告诉他著述和实际辩护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

例如，刑事诉讼法第319条规定：“强制、拷问或者胁迫取得的口供，经过不当拘留或者拘禁之后的口供以及其他疑为非任意的口供，不得做为证据。”池端教授赞扬这一条是强调保护人权的战后民主的成果。但是，新干线爆炸案的被告，却在警察拘留所里受尽了违法的审讯。这样的事实在他的著述中则丝毫也没有触及。大概是由于长年闭守在大学研究室里，只知读书和思考，司法界的现状已经视而不见了。

还有，池端教授解释宪法第37条第2款：“刑事被告应获有对每一个证人充分地反问的机会”是反问权的保障，并且说，未经反问的供述就是传闻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然而，在实际公审当中，反问遭到了忽视，以刑事诉讼法第321条第1款第2号前段的“在检察官面前记录的供述材料”为证据的事例是很多的。池端教授的著述当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法律规定与实务之间的差异。

改订版《刑事诉讼法》是今年4月1日发行的，也就是在发生了新干线爆炸案，进行了许许多多违法审讯、检察官非法维持公审等等事件之后发行的。但是，池端教授的著述仍然一如既往，片面地强调尊重人权。阿久津对池端教授陈旧的思想感到可怜，把那本新书又送回架上。他忽然想起来，来神田的目的是去雪森厚夫从前的工作地点的。

布川汽车修配厂的加油站，插着许多面三角形彩旗，象运动会上的万国旗似地飘扬着。青年们身穿野战服，头顶战斗帽，“欢迎”、“谢谢”，喊口令似地向顾客问候，机敏地工作着。

走过旁边的收费停车场，就看见修配车间了。再走过起重机高高抬起的汽车和满是油污的各种机械，就来到挂着员工单身寮塑料牌子的门前了。他想要按铃，但看见门半开着，他便走了进去，向一位正在厨房水池洗东西、身穿和服的女人问了一声：“请问，金原园子桑在这里么？”

那女人回过头来，似乎把他当做银行来吸收储蓄的了。

“你找她有什么事？”

“实在冒昧，我是雪森厚夫的律师，我想和金原桑私下里谈几句话。”

那女人一边擦手一边走出来，头发和穿着朴素整洁。她把接过来的名片托在布巾上，仔细地端详着阿久津，小声而且诡秘地说了一声：

“我就是金原，有什么事？”

“找到了雪森桑无罪的可靠的证据了。”阿久津也小声地说道。

“这种话在这儿谈不合适，请进来吧。一会儿就午休了，大家都回来。”

他被领进寮母室，八块榻榻米的房间，花瓮上生着白花，香气弥漫。

“好香啊，是什么花？”

“哟，”金原园子冷笑了一下，这青年人太无知了。“那是洋水仙。”

“这就是洋水仙啊。”

“律师先生只懂得法律，不知道花名啊。”

“嗯，一点儿也不懂。我是北海道人，北国的野花还认识一些，东京的花名是一窍不通。”

“这花原来是非洲产的。北海道，那，你和雪森桑是同乡喽？”

“真正的同乡，我是根室人。”

“是么……因为这个才给他辩护？”

“也有这个因素。我和阵内勇吉的哥哥是小学和中学同学。”

“原来如此啊。雪森桑和阵内桑都是好人，怎么遭了这场大祸。”

“我也是阵内君的辩护人，他俩都是无辜的，特别是雪森桑，他有完整的不在现场证明。为了补充某些情况，请金原桑多多帮忙。”

“当然可以。但是，为什么找我呀。”

“因为我看过有关公审的全部材料，在布川汽车修配厂各位的陈述当中，只有金原桑对雪森桑和阵内桑最抱有善意。”

“是呀。”金原园子的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指着车间和加油站说道：“就连平时很亲近的人，在他俩被捕以后就翻脸不认一眨到底，把他俩形容成大坏蛋了。律师先生的职业是保守秘密的，我才敢背地里告诉你，最坏的就是社长。”

“就是布川一郎啦。”

“是的。最初这个布川汽车修配厂是个小修理厂，只有布川和我以及两个工人。后来发展到能做车检的大规模修配厂，把空地建成收费停车场，附设加油站，都是雪森的功劳。他不但懂得汽车和车床，在经营上也很灵通，而且身体那样壮，就象一只能干活儿的工蜂。因为他从前当过下级军官，对青年人有统率能力。所以，干了三四年，人员就增加了七八倍。把这个第一个有功的人辞退，并且把他当犯人逮捕，往他身上泼脏水的就是社长啊。说什么停车场筑防御工事是给激进派学生准备逃避场所，狩猎是伪

装，以便获得炸药，那都是假话。学生们闯进来时，他非常着急，拼命地想方设法，而且他是猎户的儿子，本来就喜欢狩猎。社长沾人家的光去北海道狩猎，反倒……不过，有一个比社长还坏的人，那就是藤山君子。”金原园子直起身子，往前蹭了蹭。

“就是社长秘书兼事务员的那个人吧。”

“律师先生什么都知道啊。是的，她是个坏女人，她有丈夫孩子，那么大年纪了还引诱社长呢。”

“……现在怎样了？”

“您听我讲啊，”金原园子又往前蹭了蹭，两手拄在矮桌上。“辞退雪森时，找来了一个汐见达郎来代替。”

“汐见达郎，……嗯，他对本案没有任何供述。”

“是的。他对雪森一无所知，他是接替雪森当车间主任的。这人三十来岁，独身，人长得漂亮，他引诱那个40多岁的胖女人君子，勾搭上了。社长当然大发妒火，可是，他又不敢辞掉汐见。因为汐见是计算机专家，他一走汽车上那些什么电子装置就无法处理。后来君子不上班了，跑到汐见家里鬼混。抛下丈夫和孩子，和一个比她小10岁的男人同居，您怎么想……”

“人家互相爱慕，那又有什么办法呀。”

“不是的，并不是互相爱慕。君子真正爱的是雪森桑，我早就看出来。”

金原园子找到阿久津这样一个听她讲述的对象，简直是喜不自胜，翻弄着白眼珠只顾一味地说下去。

“君子醉心雪森，我也是个女人，很敏感。雪森桑一去社长室，君子就心神不定，眼睛里直冒火，别人去时她可不是那样。可是，雪森最讨厌君子，她被碰了一鼻子灰。所以，从那时起，她就恨雪森了。依我看，说阵内桑偷钱的那两次盗案，都是君子干的。她自己偷窃，归罪阵内，最后倒霉的还是介绍阵内来会社的雪森桑

呀。警察为什么不怀疑君子，丢了钱社长为什么不报案，我想不通，我就报了派出所。这一来，社长慌里慌张，赶快撒谎说钱找到了，包庇君子。结果赃款并未找到，阵内桑反倒成了罪犯，这都是绝对可靠的情况啊。喏，律师先生，请您揭穿君子的罪行吧。这次爆炸发生之后，刑事警察来调查，一口咬定雪森是犯人的也是君子。那时君子在北海道和阵内的父亲大吵大闹一场，她自己又偷了四十万圆，所以利用这机会给雪森和阵内栽赃，社长就听信了。社长这个人对君子言听计从……”

金原园子只顾热衷于诽谤君子，讲起来没完，好象忘了阿久津的来意了。阿久津暗想：……这个女人也是爱慕雪森的啊。

阿久津瞅准时机，拿出了那张照片。金原园子死盯着地看着。

“这是雪森桑，多年轻啊。这人，我在法庭上看他，现在老多啦。唉，每次公审我都出席。”

“能看出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么？”

“能看出来，这件风衣是英国制的，他最喜欢的那件。领带是意大利的，上面有圆球形图案。这是他被开除那天穿的。”

“你记得他当天扎的领带上的花样么？”

金原园子好象生气似地瞪了他一眼，说道：

“当然记得啦。这条领带是他48岁生日时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最后那一天，他扎着这条领带，我非常高兴呢。他对我说，要离开会社了，我说替他搞签名运动，让他等一等，他说蒙您多关照了，就走了。”金原园子的眼圈儿一红，涌出泪水来了。

“如果这是那天穿的服装，那么，雪森桑就有了完整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了。因为爆炸时他正在神代公园啊。”

“是啊，那个人绝对是无辜的呀。唉，多可怜，宣判了死刑。”金原园子悲悲切切地哭起来了。大概已经午休了，传来门声和工人们说话的声音。其中有一个人叫了一声，“母亲，打扰了……”



闯了进来，金原园子尖声尖气地大吼一声，“现在有贵客，出去！”把那人赶走了。

阿久津等待她擦干了眼泪，又恢复平静。

“可以请您当证人么？”

“当然可以。”

“我在公审庭上提出这张照片作为新证据之前，请您对任何人也不要泄露此事，要绝对保密。如果被检察官知道，这事就难办啦。”

“放心吧，我这个人最不爱说话，嘴紧。”虽然金原园子眼睛通红，却露出笑脸来了。

阿久津在金原园子相送之下走过车间，里边高声谈笑的两个人转过头来，一个是秃头，肥得象一头海驴的中年男子，另外一个令人联想到狐狸，是一个高鼻梁的男人。金原园子告诉阿久津，那就是布川社长和汐见达郎。

“喂，园子。”布川一郎扯起喇叭嗓子叫道。

“我们正要去你那边呢。”

“真讨厌，我现在这副样子。”金原园子不高兴地嘟囔着。但是，马上就笑容满面，迎着走过来的社长。

“你的寮里再住一个人，男孩子，山形县人，19岁。”

“我告诉过你早就满员啦。定员两个人的房间都住上三个人啦。”

“想想办法吧，是个好青年，高中毕业，当过一年修配工。汐见君的乡亲。”

布川一郎毫不掩饰地死盯盯地盯着阿久津，然后又转过头去面向汐见达郎。车间主任装模作样地向金原园子鞠躬。

“好吧，既然是汐见桑的故乡人，我就给你塞进去吧。”

车间主任微微一笑，又施一礼。

金原园子向布川一郎介绍阿久津。

“这位是律师，负责给雪森桑辩护的。”

布川一郎好象忘记了雪森是何许人似地，满面狐疑。

“雪森桑已经找到决定性的不在现场证明了，出事的当天，他不在东京站，在一个公园里，恰巧别人照像把他给照在像片里啦。一点儿也不错，连那天他扎的领带和穿的风衣都照上了。”阿久津拼命地给她使眼色不让她说，金原园子已经一口气讲出来了。

“嘿，找到照片了么？”布川一郎问阿久津。

“是的，”阿久津并不回避，直截了当地回答，“找到了雪森桑无罪的决定性证据。”

“那太好啦，”布川一郎抚摸着他那排球似的肚子。“那可好极了。是啊，他如果不是犯人的话，我的会社也就得救了。由于这件案子，生意一落千丈，愁死人啦。”

“那像片上把我送给雪森桑的那条领带照得清清楚楚呢。”金原园子十分得意地又添上一句。阳光照在她的白头发根上，黑发是染的。

“是那天扎的领带么？”汐见达郎问道。

“是的。意大利安吉罗·里特利克，是我送给他的情人节礼物。”金原园子一边向阿久津挤眼，一边高兴地说。

刚才她说是生日礼物，现在好象忘了，阿久津感到不安。证人发言时在细节上出现这样的漏洞，那就正好成为检察官弹劾的靶子了。

“不是生日礼物而是情人节礼物么？”阿久津慎重地问道。

金原园子猛地一震，但是，她反而更加强调地说：“刚才是我忘记了。是2月14日情人节的礼物。那天不是2月11日么，我看他忽然被解雇，怪可怜的，就赶快把准备好的领带送给他，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扎上吧。他那时伤心的样子，我忘不了

啊。喏，社长，你凭什么解雇他啊，让他遭到莫须有的嫌疑。”

“解雇和那案子无关嘛。”布川一郎耍赖地说。

“不，有关系呢。”金原园子似乎要在汐见达郎面前显示她对社长的影响能力，放肆地说道：“你这个社长如果不解雇他，他就会干活儿干到晚上，证明他不可能到犯罪现场去了。因为他午间回去，所以才遭到嫌疑，让他回去的不就是社长么？”

“不，我告诉他可以干到3月嘛，那家伙自以为是地不干了才回去的。”

“你那样做就不对。那天，你突然解雇他，无情无义呀，布川修配厂能发展到今天这样规模，是人家的功劳啊，你一句话就解雇人家，太狠毒了。”

金原园子一边用拳头捶打布川一郎的胸部，一边又哭泣起来了。呜咽的声音惊动了工人和停车场上的顾客，佇足观看。布川一郎尴尬地笑着，直往后躲。

金原园子瞪着走过来要庇护社长的汐见达郎，又不顾一切地大吵大嚷起来。

“君子最坏，她偷了钱又陷害别人，你告诉君子，如果雪森、阵内宣告无罪，下一次就轮到把她关起来了……”

“好啦，园子，安静些吧，在律师面前象什么样子。”布川一郎安抚她说。

“对不起，我告辞了。”阿久津向大家一鞠躬，走出停车场。

他暗自思忖，假如是情人节礼物就麻烦了。如果雪森是被解雇之后才扎那条领带的话，那就和公寓老太太所说一清早就看见他扎了那条领带的证言相互矛盾了。

阿久津回到石川法律事务所已经过了下午1点，秘书荣之介告诉他，月冈曾打来4次电话。

“4次？”阿久津吃惊地立刻给月冈挂电话。听筒里传来震耳的

声响，阿久津只得把听筒离开耳朵 10 公分才能听清。

“总而言之，池端教授不同意，新证据究竟有多大可靠性，他表示怀疑。他还说，即使雪森有了证明而和香子没有也是枉然。本来您那么好的建议……”

“不，不，”阿久津辩解地说道。“并不是什么好的建议。我认为只要雪森厚夫找到确实的不在现场证明，检察官指控他和和香子犯罪的论据就推翻了。”

“我也这样说，可是，他不同意。”

“既然出现了雪森厚夫的新证据，和香子的也一定会出现的。”

“那……还没发现。”

“只要去寻觅，我想总会找到。查一查她有关当天行动的陈述，也就是松田教授发表的精神鉴定记录，说不定会得到某些启示呢。”

“作为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池端教授坚信他的女儿疯了，他不相信女儿的话，并且指责是由于雪森那个前科犯才使女儿疯的。”

“不着边际。”

“等一等，还有话。他说，是那个前科犯把他女儿拉进革命运动，又以伪供把她弄成共犯了。我告诉他，那与事实恰恰相反，对他进行了种种说服。但是，最关键的是不在现场证明问题，我对他说不清楚，谈不下去了。您能不能在一两天之内见一见池端教授？”

“明白了，就那样办吧。不过，我要先会见池端和香子。因为我有两三件事，必须见她核实一下。我还想得到她的同意，阅读全部鉴定记录。总而言之，请您转告池端教授，一两天之内我一定登门拜访。”

电话挂断了。阿久津正要去拘留所，吃过饭叼着烟斗回来的

石川律师把他叫住了。

“是月冈的电话吧。他在说池端教授顽固，无能为力吧。刚才他第3次来电话时，我接的。他絮叨了半天，其中，可能有一个月冈对你不便出口的理由呢。”

“是什么呀。”

“就是你太年轻了。你和月冈联袂辩护，不论是教授还是月冈都信不过。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理由，以你的力量能够突破。”石川仰卧在沙发上，搬住两个腿肚子，象大虾似地蜷曲身体，开始练直线操了。

池端和香子隔在钢化玻璃的另一面。她的容貌在报刊杂志上刊登过各种各样的介绍。但是，许多照片故意夸大她的狂妄，常常形容她目中无人。但是，眼前的她，白皙的面孔、长发垂肩，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她很清秀。阿久津自我介绍是雪森厚夫的辩护人，她立刻瞪大了眼睛。

“他现在怎样了？”

“他很好，很惦念你，还叫我向你问候呢。他给您寄过几次信，但是在押人员禁止通信，没得到许可。他还说这次连累你了，实在对不起。”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又不能怪他，因为这是‘组织’干的事，请转告他，不必责怪自己。”

“我一定转达。你也很好么？”

“还算好。虽然缺乏运动，但是看书的时间很充裕。看书累了就读乐谱，听音乐。还要坐禅、复习舞蹈，倒很忙呢。只是在这种地方，没有自由，所以意志消沉……”

“我这次来，是因为发现了雪森厚夫桑的确实不在现场的证明了。”阿久津把那张照片给她看。池端和香子叫了一声“是他”，目

不转睛地凝视着。

“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照的么？”

“我想是那时候照的。这件风衣是他喜欢的。”

“领带呢？”

“头一次看见。他平时喜欢素气的，不喜欢直线和圆圈儿，好几条领带上是植物、动物的图形。这个圆球图案不是他喜欢的，也许是别人送的礼物吧。”

“这照片是出事那天下午3点半至4点之间，在神代植物园拍的。这就是雪森的不在现场证明了。因此，认为他和您是共犯的检察官的主张也就破产了。所以，我想进一步找到你的不在现场证明。”

“不在现场证明么？那么，律师先生相信我是无辜的了？”

“当然。雪森桑不是犯人，一审判决的男女二人共同犯就推翻了。所以，您也就不是犯人了。”

“真的么？”

“真的。”

“我很高兴。那个月冈律师根本不相信我，所以，我觉得说也无用，就保持缄默了。我对松田先生，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全部……说了些实话。那是因为我想知道我有什么病。不过，律师先生，您为什么想证明我冤枉呢？”

“因为您的冤枉是真实的。”阿久津不知为什么觉得那声音里缺乏自信。

“真实。”池端和香子嘟囔着，她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深深的皱纹损伤了她那白皙而又美丽的容颜。“人们不可能了解人世上的真实，这就是我在这次审判当中得到的结论。我任何事也没有干过，我是一个有一点迷途，不大正常的女孩子。可是，我根本没想到过什么爆炸新干线。‘组织’逮捕了这样的人，交付审判，

判决了无期徒刑。如果问这是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组织”竭尽全力去追求真实的结果。我始终沉默着。“组织”必定要把一个人的声音按照他的意志加以歪曲的，我除了沉默还有什么路可走啊。”

“您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沉默的么？”

“是的。”

“可是，我认为您如果为自己申张无罪不是更好些么？被告保护自己是当然的权利。”

“我用什么证据来证明我无罪呢？对不起，我受父亲的薰陶，对法律算是懂得一些的，比如说，我连不在现场的证据也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证据么？证据是隐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的。雪森桑的照片就是踏破铁鞋才找到的。昭和 44 的（1969）2 月 11 日，你都做了哪些事，仔细地回忆一下，试试看，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松田教授的精神鉴定书上的记载，那上面是这样写的：早晨，走出西新宿富士见公寓，到 R 大学图书馆阅读化学杂志。在学生食堂午餐之后，3 点半回公寓……也就是说案件发生时间 3 点半至 4 点，你在公寓。”

“大概是那样。不过，我没说过 3 点半回到公寓。”

“的确，鉴定书上并没有那样写，但是，松田教授在法庭上却那样做证了。很奇怪啦。”阿久津在心里象查阅资料似地寻找记忆。富士见公寓的管理人员交待过池端和香子 4 点回寓，记载在警察的调查材料上。由于月冈律师的主意，松田教授把和香子回寓时间改为和调查材料一致了。

“那么，你是几点回到公寓的呀？”阿久津问时，准备好了记录。

“不知道。我没带过表。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2 月 11 日日落是 5 点 17 分。是日落以后么？如果你能把回

寓以前的活动谈一谈，也许就能有个估摸。可是，你为什么不带表啊？现今的学生当中不带表可是少见的啦。”

“学生不带表很奇怪么？”池端和香子似乎不懂阿久津询问的意思，不停地眨眼。

“上课、下课、考试、还有其他活动，都需要表吧。”

“啊，那些事……根本用不着带表。上课有铃声，考试也一样，路上更用不着那些用数字换算的时间了。”

“上学的时间怎么掌握呀。比如为了赶上上课，起码应有一个闹表吧。”

“没有。早晨醒来的时间大致上是一定的，如果困倦，即使勉强起床去听课，也听不进去……”

“是这样啊。不过，也有需要看表的时候吧，比如，等人的时候。”

“我等在有表的地方，比如车站、咖啡店、街头；那些地方钟表多得令人厌烦。”

“总算使我放心了。因为你在必要的时候也知道看表啊。”阿久津笑了。

“嗯。”池端和香子觉得阿久津执拗地询问她不带表的事十分可笑，也噗哧地笑了。

“那么，请问你2月11日的活动。首先，几点起床？”

“不知道。说是早晨也许接近中午了。那一阵子每天都很放纵，跳舞跳到深夜，服用S. L. D. 沉浸在幻觉里，过着昼夜不分的生活。所以，问我几点起床也……”

“那么，去R大学是在上午吧。”

“我有起床之后去新宿街上散步的习惯，所以，我大概上街了。是啦，我想起来了。因为一周前我服下的S. L. D. 还残留在髓里，看街上的高层大楼好象忽然崩塌，高速公路突然塌陷了，汽



车象一群流星似地坠入地洞里。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的街道了。头脑里的线路出了故障，时断时续。百货店象怪兽张开大口，人群被它不停地吞吐，大约已接近中午了吧。我从西口走到东口，又走到新宿3丁目，然后乘地铁到四谷，由那里去R大学了。我想去图书馆看书消磨时间，不料是节日……唔，那时我想起今天是建国节，图书馆闭馆，无奈，我去学生食堂，因为肚子饿了。”

“学生食堂假日也开饭么？”

“大学里有许多单身寮，所以假日食堂也营业。那里人很多，我看见有人戴着盔帽。下午在清水谷公园里举行‘反对纪元节复活集会’，我记得有一个人用便携式麦克风高声吼叫。没遇见熟人。好象不仅是R大学的，也有许多其他大学的学生。后来，我去化学系图书馆去了。在地下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什么奇怪的地方……”

“在研究室的一端，收集了许多书。”

“那就是你说的奇妙么？”

“不，奇怪的是研究室。那里是物理系切替先生的研究室，它和普通的研究室不同，您去一看就会知道，首先，旧钟表就有一百来个，都是切替先生从垃圾箱中捡来修好准确地走着，所以，屋子里全是滴滴达达的钟表声。实验水槽里养着金鱼、鲤鱼、鲫鱼和鳊鱼。桌上是堆积如山的图章，切替先生爱好刻印。”

“真是一位奇怪的先生啊。”

“奇怪吧，而且，切替先生还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噢，前不久切替先生忽然来看我，他相信我无罪，为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祈祷才回去。”

“他很可亲么？”

“嗯，非常亲切。他人缘很好，研究室变成了学生们的休息室，我也常常去玩。切替先生假日也到研究室去，所以，那天我想到

那儿看看，走下地下室。”

“去那个图书室……研究室么？那是在几点钟？唔，你不知道时间。”

“我知道。我不是告诉过你有一百个钟表么？有摆的钟表和有鸟儿的钟表，一齐报时，真是美妙的音乐，有的人为了听钟表声特地到那里去呢。我是差一点儿不到1点到那里的，不大一会儿就听到1点的报时了。然后看化学杂志，S. L. D. 弄得我头脑发昏时，看那些化学方程式和算式多的论文，心情就平静下来了。”

“遇见谁了么？”

“我直到现在还在回忆。我在1点钟之前到那里时，一个人也没有。研究室经常不上锁，我就随便走了进去，坐在后边图书室里。2点的时候，切替教授和几名女学生一起回来，我不愿见那些学生，我就故意不出响声，悄悄地继续看书。一会儿，室内又安静了。我走出来，切替先生正在拆卸一座大型振摆式钟表，是他从大学的大件垃圾堆拣回来的，那钟表原来是摆在校长室里的。”

“那么，你和切替先生交谈了吧。”

“嗯。谈有关钟表的发展史。这个钟表是大学创立以来有历史的了，把它扔到大件垃圾堆，校长太不象话了。我确实在那里呆到3点，因为我等到钟表齐鸣，报过3点。”

池端和香子忽然不说了，阿久津停下记录，抬起头来。她已经疲惫不堪了，她那苍白得象尸体似的额上，耷拉着海藻似的蓬乱的头发，十分凄怆。

“怎么啦？”

“不行，后来谁也没遇到。我走出切替先生的研究室，走上学校前边的四谷土堤，信步走着，忽然想去教堂，就走进了车站前的教堂。我虽然在幼时接受过洗礼，上高中以后就不参加星期日弥撒，不信教了。不过，伤感时就爱去教堂。当时，也是那种心

情。教堂里正举行葬礼。”

“是谁的葬礼？”

“是一个女人……。那里摆着一位老妇人的照片，祭坛上灵柩旁鲜花围簇，参加葬礼的人站在教堂前半部，唱诗班唱赞美诗第656号。656号是很有名的，我也会唱。‘汝身交给主，主愿助你……’就是这一首。然后，司祭用香和圣水向灵柩告别，他们围绕着灵柩，摇动香盒，掸撒圣水，那仪式非常美。我看着看着就祈祷起来了。我已经多年不祈祷了。当我醒悟过来时，仪式已经完毕，四周静悄悄的了。天已经快黑了，我走了出去。然后就回到新宿的公寓，天已经完全黑了。”

“在那葬礼上遇见什么熟人么？”

“没遇见熟人，但是我看见别人了。司祭奥田神父，他是大学神学系教授。他是天主教徒却坐禅，他在大学俱乐部主持坐禅，大家都认识他。不过，他在远远的祭坛上，我在最后一排座席……那教堂很大……我想那位神父大概没看见我。”

“为什么这样说呀？”阿久津在语尾上加重了语气。“既然你看见神父，那么神父也可能看见你呀。而且教堂里人们集中在前半部，你身边空无一人，不是很明显的么？”

“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几个修女和参加葬礼迟到的人，而且，后边有些阴暗，恐怕并不明显。”

“最后一排是最惹人注目的。我在大学时为了取得教员职务，曾去高中教课。在教室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最后一排的学生。离得最远的反而离得最近。你不是对松田教授也说过，在大学里总坐在最后一排，于是就觉得老师的脸凑得太近而不自在么？”

“是呀，确实是那样啊。”池端和香子的身上好象忽然燃起火来，目光一下子亮了。“那时我看一切都是平板的，没有深度。远处的东西反而感觉很近，似乎有点儿异常，但是，现在想一想那

也许只不过是把常见的感觉夸大了一点儿罢了。”

“不管怎样，我去见一见奥田神父，问问他是否看见你了。放心吧，我看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不过，举行葬礼的那位老妇人，你虽然忘了她的名字，但是，是否记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唔，我根本不认识她。照片离得很远，看不清脸面。不过，可能是一位修女，参加的人们当中蒙面纱的女人多，修女也来了很多。请等一等，也许那位修女穿的制服和我去过的 F 学园修女一样，黑头巾、白边儿，可能是圣 M 会的修女。”

“没看见熟识的修女么？”

“我看的都是她们的背影。”

“你祈祷的时候，结束了葬礼的修女们从你身旁走过，那时也许看见你了。她们会说看见你正在祈祷，所以没和你打招呼就走出去了。这种可能性，总不至于一点也没有吧。”

池端和香子不禁笑起来，笑得快要痉挛了，她耸动着瘦削的肩膀。

“对不起，阿久津桑，因为你太自信了，我就觉得可笑。我一听见别人满有自信地讲些大道理，就憋不住笑。我父亲也是那样，学法律的总离不开带法律腔调吧。”

“是那样子么？”阿久津苦笑着。

“这种可能性，总不至于一点也没有吧。”池端和香子模仿阿久津的腔调说道。

“我服了你了。”阿久津沮丧地说道。

“阿久津桑，你和我是同年吧？”

“小 1 岁。1945 年生，战后的第一代。”

“我还是姐姐啦，可是，你已经是律师了。大学是直接考取的吧。”

“嗯……”

“我落榜两次呢。大学念到一年级下半年，不能毕业了，失学了，监禁在这样的牢狱里，岁月蹉跎。”

“您还年轻呢，我这个做弟弟的这样说有点儿不大合适，但是，要往前看。喏，一审判决是基于误认事实作出的，是不合理的，用我们的力量来推翻它吧。”

“我们……”

“是的。你和我把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检察官和审判官推翻！”阿久津把手心贴在眼前的玻璃上，做出摧毁它的样子。

“好啊。”池端和香子也把手心贴在玻璃上，纤细的手指好象握在阿久津的手心里滑动着。

“我希望得到你的允许，我想看你对松田教授所做的陈述的全部记录。”

“为什么？”

“为了正确认识你和雪森厚夫的关系。”

“不过，我并没有对松田教授全部都说出来呀。我和他的事是我俩之间的秘密。不过，你如果想看，你就看吧。”

“那么，确认一下，你允许……”

池端和香子又笑起来了。

“确认吧，阿久津桑确认的事我就确认，好么？”

“我还有一件事要确认一下。”阿久津非常认真地问道。“您爱雪森厚夫么？”

池端和香子收敛了笑容，又显出伤心和失望。

“爱这个词太广泛了，反而没有意义。我只想告诉你，我对他的感情，依旧和被捕之前一样，丝毫也没有改变。缠绕着他身心的漫长的过去的痛苦和他现在的烦恼，以及他的坚强或者脆弱、希望或感伤，我心中都与他共鸣。”

“这已是非常明确的确认了。那么，您和守屋牧彦的关系又如

何呢？”

“他就另当别论了。我无法理解他，他追求我，但我一直在逃避他，我觉得他令人惧怕。”

“他不能使你心中共鸣么？”

“是的，我和他没有共鸣，他和我不同世界的人，所以我并没参加他的革命运动。”

“你和田川信一、深谷昭人的关系如何？”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在法庭上是头一次见面，由于检察官说塔日他俩和我一同逃进布川汽车修配厂工人宿舍，我才想起若有其事。当然，并没交谈过。”

“守屋、田川、深谷，他们三个都说并没有犯罪。关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律师先生。”池端和香子忽然变为另一副神态，她挺了挺身子，十分严肃地说道，“他们在法庭上的发言，实在令人无法理解。究竟Q派是什么？说起来好象在守屋君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活跃分子，其实，他们只是偶然的聚会，并没有组织什么党派。谁来也行，谁去也行，就是那样一个松散的集团。”

“不过，他们自称为Q派，而且Q派还雇佣了两名律师。”

“所以我才无法理解呀。律师先生，”池端和香子面对面地盯着阿久津。“子虚乌有的派别出现了、不曾干过的案件里我被当做犯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阿久津走出拘留所大门时，已过了下午4点。他今天早上会见月冈律师，然后去访问金原园子；下午访问池端和香子，神经一直紧张，他已经疲倦了。但是，一想到事情正朝着自己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他就又斗志昂扬了。排列着探视室的小巷子里，那些探视回来的人，无精打采地走着。脚步匆忙的阿久津几乎要从

背后撞着人家。他们都和拘禁在高墙之内的某个人有关连，然而，他们对于大墙里面的日常生活一无所知。短暂的会见，墙内的真相几乎是来不及诉说的。阿久津想象着池端和香子住的单人房，但他所能想象的只不过是抽象化了的普通的地方罢了。当他是一名司法实习生时，曾经参观拘留所和监狱。但是，他那时想当法官，并没有更多用心地观察监狱和拘留。他认为作为对犯罪者的理所应当的处罚，加以监禁也是不得已的处置方法，独居房和杂居房意外地清洁明亮，不象“监狱”或者“牢房”那种字眼所象征的那样阴惨和黑暗，事实表明了这是文明民主的国家的恩赐。但是，这一次蒙冤的人被非法监禁，于是那高墙厚壁、结实的铁栅栏在他眼里就变为压迫人权的可憎的设备了。至少，在这次案件当中，警察和检察官合法地盗用法律的名义，以这压迫人权的设备，把池端和香子那样美好的年轻姑娘囚禁起来了。怒火中烧，阿久津的脚步越走越快，几乎是小跑了，碰撞了行人，惹得人家直皱眉头。

走上石阶。小菅车站位于一个高台上，从那里能够一览无余地望见荒川铁桥和镇上的风光。那远离街镇，建在高大的围墙里的巨大的混凝土堆，就是拘留所。没有任何情趣的四方形建筑，只是为了监禁人的实用主义结构，不论你怎样偏爱，也找不出一点美感。虽然任何地方的任何建筑都或多或少具备一点美感，而唯独这座监狱，却把美感完全拒于门外。池端和香子、雪森厚夫、阵内勇吉都监禁在那丑恶的建筑之中，被强制度过丑恶的生活。阿久津被河风吹拂着，他沉思着。

电车来了，车内空荡荡的。阿久津坐下之后，摘下胸前的律师徽章，在座位上擦着。几天前，和石川律师闲聊时，他提起因为律师徽章金煌煌地，被 Y 医院院长误认为假冒的律师，石川律师说，“你每次坐电车时擦一擦就行啦。”自那以后，他就努力擦

起来了。这一努力果然收效，镀金已经剥落一些，露出发白的底子，他的威信也似乎大为提高了。他想尽快弄成石川律师那样的银白色，不停地擦着。坐在前面的中年女乘客诧异地看着他。对不起，这不犯法。阿久津暗暗吐一下舌头，满不在乎地继续干下去。

车站前的教堂，虽然面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却静静地耸立在繁茂的花草之中。从前，阿久津时常经过这里，仰望那斜阳照射下美丽的十字架。今天早上去月风律师的事务所时也由这里经过，却没去注意那教堂，他为自己的粗心而感到惭愧。

去年春季，他从司法研修所毕业时，曾去欧洲各地进行一个月的毕业旅行，他看到许多教堂，特别是当他看到竭尽当时的智慧和人力、一砖一瓦地砌起来的高耸入云的法国哥特式大寺院时，他为基督教具有如此伟大的权威能够调动这样庞大的精神力量和财力物力而惊呆了。但是，对于基督教只有一般常识的阿久津，并没有因此更多地触动他的灵魂。

现在，眼前这座渺小的教堂与哥特式大寺院根本不能相比，建造也低廉简陋，从它身上无法去发现信徒们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然而，它在金黄的阳光照耀之下，似乎连教堂的内部也闪出光芒，虽然它沉浸在闹市喧嚣的海洋里，却如污泥中的一颗宝石发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它传播着静穆。这景色太迷人了。可是，为什么先前看到的那座实用主义的监狱那样丑陋，而这座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仅仅为了耸立而耸立着的教堂反而却那样美好。他暗自揣摩着。

进门的左右两侧都有联络处，年轻的男士穿着礼服站在那儿。再往里走，风琴奏着乐曲，正举行结婚典礼，神父为新婚夫妇祝福。阿久津从人们的肩头上向前瞥了一眼，就立刻走出去了。他不了解教会里的布置，趁此机会在外面绕一圈儿看看。他看一位



神父正在快步向里院走去，他立刻叫了一声：

“那位神父先生……”

回过头来的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白人。

“哈呀，你有什么事？”那人眨着他的蓝眼睛。

“神父，您是这个教会的么？”

“是呀。不过，我不是神父，我是修士。”

“啊，修士……这个教会里有每次葬礼的记录么？”

“那当然有啦。为了不至于葬礼弥撒和婚礼弥撒发生冲突，都是事先预约举行日期的，有预约登记册。”

“我可以看一看么？”

“当然可以。谁死了么？”修士点点头，悲伤地叉着手。

“不是的。我是律师，我想了解前年 2 月 11 日下午是哪一位的葬礼。”

“前年，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在事务处都有登记，来吧。”

随着修士来到教堂旁边的事务处，阿久津递上名片，那位修士也说“名片、名片”，在堆满文件的桌上没找到，又在抽屉里翻出一张发黄的名片来递给阿久津。“很抱歉，这名片被雨淋湿了，虽然难看，但是卫生。”名片上印着：

东京拘留所·K 医疗少年院教导员

C 监狱·U 监狱慈善探视委员

雷奥波特·拉拉

“您是西班牙人？”

“是的，你很善于观察。你会西班牙语么？”

“不会，不过我知道西班牙有一位著名的评论家马利阿诺·拉

拉。”

“您真有教养啊。您……噢，您是律师，这和我是有些关系的，因为我常常去拘留所和监狱。唔，教堂的预约登记册就是这个，什么时候的？……1969年2月11日，下午么？嗯，1点是结婚弥撒，佐藤先生。3点是葬礼弥撒，修女特列古娅·弓……这怎么读？”

“那是弓削，奈良时代有一位弓削道镜大法师呢。”

“原来她就是修女弓削，闻名已久了。”

“这位修女弓削的葬礼弥撒用了多少时间？”

“记不得了。那要看情况，葬礼弥撒大概30分钟，可是，还要举行告别，致悼词和吊唁的人说话长短不同。”

“一般要多少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所以在预约时要预定为两个小时。”

“那位修女弓削的葬礼由哪位神父主持？”阿久津仔细地看那预约册。

“是奥田神父。”

“果然是他，”阿久津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放下那本预约登记册。“奥田神父是这个教会的专职人员么？”

“不是。”修士拉拉摇着双手，他说时声音那么大，把阿久津吓了一跳。“只要是神父，谁都可以主持弥撒。奥田神父是R大学的教授，不是本教会的司祭。”

“那么，要想拜会奥田神父，就必须去R大学啦。”

“是的。不过，这是神的指引，他正在做婚礼弥撒，一会儿就来了。”

“那太好了。”阿久津坐在门厅里的椅子上等待。墙上贴着圣经研究会和默想会的介绍，还有奥田神父主持秋川溪谷坐禅会的海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走进来一位身穿黑西装的瘦小的神父。

联络处的女人向神父悄悄说了几句，那位神父就象一个影子

似的忽忽悠悠地走了过来。

“我就是奥田，您有什么事？”他的声音圆润动听。

“哈咿”。阿久津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明自己是律师，而且被聘为新干线爆炸案的辩护人。

“那么，到司祭室吧。”

神父在前，挺着腰杆，象演古典戏似地迈脚步。阿久津心想，那就是禅僧的步伐吧。

两人对面落座之后，阿久津说明了来意，神父沉思一下说道：

“这个，想不起来呀。……因为我们作神父要主持许许多多葬礼……有时葬礼和婚礼重叠了。今天上午就在这教堂主持葬礼、下午去 R 大学校内的礼拜堂主持婚礼，然后又在这里主持婚礼。”

“那天是一位修女特列吉娅·弓削的葬礼。”

“修女弓削生前我们很熟，我记得是我给她主持的葬礼。但是，那位池端和香子，我可记不得了。”

“您认识池端和香子这个学生么？”

“很熟悉。她是坐禅会的成员，也是这次案子的被告，不久前就拘留了。”

“她说，那案子发生时，她坐在礼拜堂最后一排，观看了那次葬礼。”

“是么，如果我能想起来就好了。”

“神父在祭坛上，最后一排不是看得很清楚么？”

“不，因为祭坛上很明亮，所以对下面座位看不清楚。而且，做弥撒时我专心祈祷，对教堂里并不留意。”

“那是自然的了。”阿久津失望了，神父的证言已没有指望了。

“不久前我见过雪森厚夫。”神父忽然说道。“在拘留所的教诲室里，他也不承认犯罪。”

“这真凑巧啦。真没想到神父会见到雪森，我就是他的辩护律

师。”

阿久津简单说明了找到了雪森厚夫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所以更需要找到池端和香子的证明了。

“不能为你效劳，太遗憾了。修士弓削的葬礼弥撒……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修女弓削是圣 M 会的么？”

“是的，所以我想，圣 M 会的人一定来了不少。不过，我也记不得了。”

随着敲门声进来一个大约三岁的男孩，跑过去抱住神父，又回过头去招呼后边走来的母亲，阿久津趁机走了出去。

虽然日影笼罩在教堂上了，但它在明亮的天空之下更加挺拔壮丽。修士拉拉站在入口石阶旁，指挥一些人收拾婚礼结束后的礼拜堂。

“刚才，多谢了，”阿久津向他致意。“您的工作很忙啊。”他说话时望着那些人把盆栽的蔷薇和石竹花搬出去。阿久津忽然想起一件事，向修士问道：

“葬礼时祭坛上的花也是他们搬进来的么？”

“是呀。不过，天主教不用纸花，必须是鲜花，而且不写名片就摆起来。”

“摆鲜花也是您指挥么？”

“当然。那是我的工作。”

“那就是说，葬礼时您在堂里了。”

“我差不多都呆在那里，因为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我来料理。”

“那么，刚才我请您帮我查找的修女特列吉娅·弓削她的葬礼您还记得么？”

“可是，葬礼太多太多啦。”

“那倒也是。”阿久津继续说道：“在那次葬礼上，我负责的一

名被告，女学生池端和香子参加了。她说她坐在最后一排。如果这一事实得到证实，她就有了可靠的不在现场证明了。因此，我去请教奥田神父，但他不记得了。”

“且慢，”修士拉拉又高声嚷着。那些搬花盆的人们吃惊地回头看他。“我记得在修女特列吉娅的葬礼时好象有点什么奇怪的事，这个、这个……”修士交叉着双手，举在鼻子前边，好象在嗅着。“那个女学生是什么样子？”

“浅灰色的牛仔裤，红毛线衣，外罩藏蓝色短风衣。”

“我问的不是服装，是那个人的特点。”

“脸色有些苍白，瘦瘦的，大概有些伤感。她似乎已经多年没进教堂，忽然想要祈祷才走进来的。”

“多年不来，那就不是常来的了。那也许是她……”

“您想起了什么？”

“是的，想起来了。修女特列吉娅葬礼时，有一个异样的女人在教堂前徘徊，她望着那十字架，自言自语道：那十字架就要融化了，快要坠落了，多可怕呀。我很忙，只觉得她可能是疯子，等我再看她时，已经不见踪影了。后来，我们收拾完礼堂时，又发现她一个人坐在那儿。”

“坐在什么位置？”阿久津忍不住问道。

“跟我来，”修士拉拉走进教堂，指着一处椅子。那是倒数第三排最右边的一个位置，不是池端和香子所说的最后一排。“她就坐在这儿。别人们都是坐着，祈祷时跪着，她却盘着腿，所以，我觉得她是出了什么毛病。”

“她在盘腿打坐，是吗？”

“大概是坐禅吧。可是，在这礼拜堂里从来没有打坐的呀。后来我又看了看她，依然在打坐。又黑又冷，我向她说会感冒的，她也不动。我又喊了她一声，她忽然下地走了。”

“她几点回去的？”

“天已经全黑了，那是几点啊。”

“日落是5点半左右。葬礼弥撒由3点开始，赞美诗第656号在什么时候唱？”

“这……好吧，跟我来。”修士拉拉指着在堂里祈祷的几个人，他把手指竖在嘴前：“不要妨碍他们。”

在事务所后边，有一个简陋的平房，修士打开一扇门，邀阿久津走进去。里边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木椅、一座圣母母子石膏像，是一间修道院式的小房间。

“这是我的房间。你看，葬礼的程度，每个人都差不多。”

打开一张铅印的葬礼程序，右边写的是葬礼弥撒，左边是告别仪式的顺序，很详细。赞美诗第656号是告别式开始时唱的，然后是“香和圣水的超度”。

“那就是说，池端和香子从下午4点至5点半是在教堂里的了。”

“哈啍，是那样吧。”修士拉拉的蓝眼睛望着他，挠了挠鹰钩鼻子。

“是的，那就是她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了。修士见到的那个疯女人，无疑就是池端和香子。她被指控于当天下午3点半至4点之间，在东京车站为了爆炸新干线而放置了炸弹。修士知道那件案子么？”

“当然知道，那是一桩轰动的案子呀。不过，使我吃惊的是，她就是那个爆炸新干线的R大学学生。那天，下午6点，我去做弥撒，回来看到电视报导那个事件。可是，究竟怎么样啊，她就是那个R大学的学生么？是真的么？不过，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肯定是她。说什么‘十字架融化了’，大概是她吃了S. L. D.产生幻觉所致吧。而且，她是奥田神父坐禅会成员，所以她在教

堂里也打坐。”

“您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见奥田神父的吧。”

“有了修士的证言，她就可以无罪了。务必请您出庭作证。”

“如果对她有益处，当然可以啦。不过，如果我能救她，那也是意想不到的神的指引了。”

修士拉拉露出和善的微笑，前去准备6点的弥撒了。

虽然天空还是乳白色，但是四周已经笼罩着夜色了。从大学里出来的学生象流水似地奔向车站。阿久津又累又饿，真想找个地方喝一杯。但是，既然已经来到R大学，索性就把另一个问题也调查一下吧。他决定去化学系图书室兼切替研究室，证实一下池端和香子的供述。

一走进大学校门，就听见跑了调子的管弦乐演奏，重复演奏着布鲁克纳<sup>①</sup>的第四交响乐的开始部分，女学生们清脆的说话声，男学生穿着运动服跑过去，体育馆里一片欢声。在男女学生当中，混杂着黑衣的神父和修女。阿久津怀恋这告别已久的大学里平静的生机勃勃的空气，他停下脚步，用双拳捶打胸部，做深呼吸，以便更多地吸进那空气。这时，忽然有一个女人呼唤他：“律师先生。”原来是Y医院的水野阳子，她那浅黑的脸上堆着笑容。

“噢，你多管来的……”阿久津手足无措了，他那副怪样子被人家看见了。

“你在干什么？”

“深呼吸。因为这大学里空气好，所以我想更多地吸进肺里去。”

“象大猩猩似地捶打胸部干什么呀？”

“表示新鲜空气已经顺利地吸进去了。”

---

① Josef Anton Bruckner (1824—1896) 奥地利浪漫派作曲家。

“多有趣儿呀，我也试一试。”水野阳子抽动着她那好看的小鼻子，深呼吸着。“噢，胸部象触电一般，真舒服啊。”她抚摸着丰满的胸部。

“可是，太阳的阳子，你来做什么呀？”阿久津好象十分耀眼似地望着她。

“我来看看，这是我的母校啊。我常来请心理学研究室的教授亲手替我修改墨迹测验结果。可是，纯粹的纯桑来做什么呀？”

“我来拜访切替先生。因为，那件案子的池端和香子很可能找到不在现场证明了。我刚刚取得证言，说她当天下午4点至5点半在教堂里。她去教堂之前在切替研究室，所以几点离开这里，就是关键了。”

“了不起，你简直是大侦探了。”阳子用力地鼓掌。

“你认识切替先生么？”

“当然。有名的副教授。我在校时常去他那里玩。”

“他不是工学院的教师么？”

“嗯，不过，他教我基础物理。他的研究室很难找到呢。好吧，我带你去。”

阳子走在前面，校内果然容易迷路，狭窄的地方密集着大小不一的建筑，台阶和拱廊不时切断了去路。忽然来到一个公园似的庭院里，走下台阶，有一条堑壕似的小路，那里有一扇门，门上贴着纸条：“任何人皆可自由入内。切替四郎。”

宽敞的室内，仔细一看，还有水槽和煤气，是一间实验室改装的，在柜橱隔起来的地方，一个满面胡须的人正面对桌子工作着。阳子很随便地走过去，坐在桌前的长椅上，向阿久津招手。

阿久津走到那位胡子先生面前，递上名片，为贸然拜访表示歉意。

“请坐，我马上就干完这个。”切替点点头，又对阳子致意，



“啊呀，少见啊。你是水野桑吧。”

他用刻刀在一块长方形石头上巧妙地雕刻着，桌上摆着他刻的大大小小的石印。

“请你按一下看看。”

阳子在切替先生的建议之下，把印章蘸上印泥，按在纸上。

“要这样按呢。”切替用力把印章按在印泥上，印泥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印形。那些印章既有名戳也有汉文，有阴文也有阳文。

“真好看啊。”阿久津说道。

“您刻一刻试试看。”切替把印石和刻刀推给他。

“不，我的手很笨。”阿久津谢绝了。

“刻完了。”切替放下刻刀，吹了吹刻下的粉末，蘸上印泥，按在纸上。四个字：石火光中

“这是先生的雅号吧。”

“是的，”切替先生向阿久津解释道。“人生犹如在石火光中争长竞短，光阴短暂啊。这是《菜根谭》<sup>①</sup>中的话。人的一生活如石火迸发，一瞬即逝，所以争什么私利，太无聊了。可是，律师先生有什么事？”

“我是池端和香子的辩护人……”

“啊，是这样啊。我和她很熟，她是我的学生，经常到这儿来。大概两周之前，我去拘留所看过她。也见到了那位雪森厚夫桑。我告诉你，他们是无辜的，判决是错误的。我每天都祈祷，希望他们得救。来吧，大家一起祈祷吧。”

切替先生闭目合什，敬虔地垂下了头。阿久津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水野阳子。阳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但她立刻也做出祈祷的样子。

---

① 中国明朝洪自诚著。

阿久津讨厌那一套，索性趁这当儿看了看周围。有许多钟表，柜橱里，桌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小小、大大、各式各样的钟表，一齐走动着，现在差12分7点。这么多钟表很快就要报时了。期待和恐惧使阿久津感到不安了。

水槽里放满了水，有鱼游着。那大概就是和香子说过的养着金鱼、鲤鱼、鲫鱼和鳟鱼的鱼池吧。切替先生抬起头，水野阳子也扬起头来，和阿久津互相望了望。

“先生仍然是老样子，一说到什么事马上就祈祷。啊，肚子饿啦。”

“有空心面条。”

“这也是老样子，方便面、空心面，那可吃不饱啊。”

“您说他们无辜，有什么证据？”阿久津问道。

“没有什么证据。但是，只要看他们的眼睛就能看出来，他们的眼睛是晶莹剔透的。”切替平静地说道。

“可是……”

“您不要怀疑他们，他们否认了犯罪。相信吧，特别是池端和香子，我很了解她，她这个人绝对不说谎话。”

“不行，”水野阳子叫起来。“先生真是异想天开，法院是重证据的。不过，这位阿久津是大侦探，把他们两个的不在现场证明都找到了。”

“且慢，”阿久津制止她讲下去，问切替道：“我想向您请教的就是池端和香子在发案当天的行动，当天的事情您还记得吧。”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池端君到这里来玩，一直呆在这里。”

“先生和她是在几点见面的？”

“大概三、四点钟吧。不过，中午吃饭时在学生食堂就看见她了。”

“那天您也去学生食堂了么？”

“我和学生们去那里吃汤面，有人说池端君也在那里，所以我才看见她。本来想叫她，但是，我知道她性格孤僻不合群，所以就没叫。一会儿，她走了，我想她可能去研究室了。”

“您为什么那样认为？”

“因为节日里只有我的研究室开放，而且，她面带忧郁，我预感到她有事要和我商量。所以，我很快就回来了。那时大概是一两点钟。我对时间总是记不清。”

“先生，您太差劲儿啦，有这么多钟表还弄不清时间。一两点太含糊了，误差一个小时呢。”水野阳子说道。

“哎呀呀，我的弱点就是不知道时间啊。”切替先生捋着他的胡须说道。

“那，这么多钟表还有什么用，这些不是先生修好的么？”水野阳子随手拿起桌上一只坐表。

“这些是为了送给你们呀，你喜欢哪个都可以拿去。”

“我喜欢那个。”水野阳子指着立在室中心的那个巨大的有摆的钟。她走近那个钟说道：“这钟太大了。”

“德国西门子公司产品，钟摆一动就是1秒，它原来是放在校长室里的。”

“我很想要它，但是，拿到公寓去会把地板压塌呢。”

这时，7点报时，各种各样的钟表齐鸣，西门子钟象寺院的大钟一样发出震耳的声响。

“真吓人！”阳子大惊小怪地跳起来。“这钟声使我回忆起学生时代来了。唉，多么美好啊。”等所有的钟表都响完之后，墙角上的一个钟才敲响。

“啊，那里还有一个象我似的别扭鬼呢。”

“那座西门子大钟，就是那天您修理的吧。”阿久津问道。

“是的，那时我正在埋头修理。你看，前年圣诞拾回来，新年

开始修理，复活节完成。不是夸口，是真的。”切替说道。“有几个自命不凡的神父，修理时任意往钟里灌铅，并且减少了几个齿轮，所以复原时很费事，下了不少功夫才修好。可是，好容易修好了，却没有人肯要。送给结婚的和毕业的，人家都嫌太大，怎样，律师先生，您拿去吧。”

“我还是谈那天的事。”阿久津又把话题拉了回来。“先生在学生食堂吃完汤面之后，回到研究室时是几点钟？”

“我记不得了。我有饭后散步的习惯，我想那天也是如此。”

“那么，您记得那天吃的是汤面么？”

“我每天午餐都吃汤面。”

“……您回研究室时，池端和香子已经在那里么？”

“她已经在那里了，她一直呆到傍晚，所以，池端君不可能是犯人。她在这里，我可以当证人。”

“那怎么行啊，先生，”阳子又插了进来。“您必须有准确的证言才行。从这儿到东京车站，不论坐电车或者的士，只要30分钟就可以到达呢。”

“池端和香子说她1点之前到这里，在图书室里看杂志。2点，她听见先生带几名女学生回来，3点之前先生送走她们，然后自己单独回来。那个图书室在哪儿？”

“已经撤了。那图书室只不过是用三合板围的间壁。”

“您记得带几名女学生到这儿来么？”

“不，我经常和学生在一起……我有可能带她们来过。”

“池端和香子说她是3点过后离开这里的。”

“应刻是更晚些才离开，因为发生案件时她在这里。”

他的话已经说得出了格了。阿久津大失所望。如果池端和香子走出切替研究室的时间是3点半左右，在土堤上缓缓行走之后，如拉拉所说那样于4点到达教堂，不在现场的证明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她如果在3点离开研究室，那就象阳子所说那样，有去东京站再回来的可能性。因为检察官就是推定池端和雪森是在3点半购买新干线站台票走上站台的。虽然池端和香子说她听了3点半报时之后才离开，可是，和她在一起的切替先生却没有任何记忆，和香子陈述的可信性也就减弱了。

“总是弄不清呢。”水野阳子焦急地对阿久津说道，“后来，我仔细看了有关那案子的剪报，看来关键就在于池端桑3点半在什么地方了。”

“你说得很对。先生说她在这里呆到傍晚，她自己说3点以后离开这里，这两个证言之间的矛盾如果解决不了，就不能向检察官提出反证。”

“是呀，很对，我记不清了，真糟糕。其实，当我听说池端君被捕之后，我就想起她当天下午曾经来这儿，这情况可能对她有用。我给月冈律师打过电话，但是，因为时间说不清而没被采纳。”切替先生歉疚地低下了头。

“如果说她在这里呆到傍晚，对她反而更为不利。好吧，以后想起什么再联络吧。”

阿久津告辞，阳子也告辞了。天黑了，校园内人影稀疏了。

“阿久津大侦探，你认为这案子前景如何？”

阳子玩笑似地问道。

“不在犯罪现场的立证；雪森厚夫是百分之百，池端和香子是百分之六十。”

“才百分之六十……没有把握呀。”

“平均起来就是百分之八十了。嗯，有把握。”

“毕竟是大侦探，颇有自信啊。”

“你那样认为么？池端和香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呢。说我颇有自信。其实，我总是提心吊胆，不敢放心呢。”

“我知道。刚才当你发现切替先生的记忆靠不住时，你那脸色就象立刻要自杀似的了。”

“被太阳大侦探给看穿啦。我想加点油，和我一同去吃饭好吗？”

“我也饿坏了，走吧。”

阿久津叫住一辆的士，告诉司机去新宿。

餐厅里喧嚣的气氛和流行歌曲包围着他俩，他俩却与人群隔离着。阳子说话声音大，笑起来好象空气都在震荡，醉意越浓，她的声音越大，阿久津听起来却十分悦耳。这几天，疲于奔命的阿久津，和这个同龄的女人毫无顾忌地谈笑，非常开心。

“……总而言之，切替先生是个怪人，教基础物理却非常喜欢机械，成了废品再生的名手，而且还相信梦境的预言，是个神秘主义者。有一天他梦见第二天下午两点地震，大家都等待着，果然在那个时间发生了墨西哥大地震。这一来，相信先生的神秘力量的信徒就增加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这次他相信池端和香子是冤案，说不定也是梦中得到启示的呢。”

“可是，先生的记忆太不具体了，从不在现场证明的要求来说，恐怕作用不大。”

“这正是先生的可取之处呢。他总是先相信一件事，然后才加以证明。而且，只要是他相信的事，他就一定能够加以证明。”

“哟，你对切替先生信仰颇深啦。”

“是的，”阳子深深地点了点头。“我一方面批判他那样的异想天开，一方面却又对它无法抗拒。我考入心理学系大概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吧。虽然我是个劣等生，勉强毕业，没有什么成就，但是，我明白了现在的心理学对人的心理几乎是并不理解的。精神分析发现了无意识，似乎由此就了解了一切。其实，无意识却是无限的神秘。走下大山还有大海，而眼前的大海就是无限的神秘，

不理解的事物反而更多了。”

“你说得多么深奥啊，真不愧是一位心理学家。”

阳子咯咯地发出特殊的笑声说道：“这是我的老师永井教授的意见啊。”

“你是那位永井教授的学生么？”阿久津久闻永井教授的大名，他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而且还是犯罪心理学专家。N 医大的松田教授是正统派学者，只进行犯罪与精神病关系一类的保守的研究；与之相比，永井教授却研究现代课题，比如家庭暴力、少年堕落等等，因而蜚声于新闻界。

“永井教授还这样说过，心理学的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弗洛伊德、容格<sup>①</sup>都是伟大的精神分析学者，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理的发现者，充其量他们也只是以真理为招牌的理论家而已。即便是他们的言论就是真理，也必须把他们各自的意见统一起来才行，而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永井先生说得真玄妙啊。”

“尽听我胡扯了。现在该轮到阿久津先生了。喏，你是怎么当上律师的啊？”

“这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却又最不好回答。我在学校时一直向往当一名法官，既可以秉公执法，又是一个稳定的职位。但是，就在我毕业前后，发生了学潮和武斗事件，许多同学被捕，我参加了‘救助’，在旁听公审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法官采取高压政策，我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当我作为一名司法实习生时，仍旧希望当一名法官。如果毕业时石川律师不邀我去他的事务所，我也许那时就当上法官了。”

“现在，你为当一名律师而满足啦。”

---

<sup>①</sup>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瑞士心理学家。

“不知道。我只是拼命地干。”

“拼命地干那就是满足的标志了。我真羡慕。”

“你的工作也很有趣嘛，每天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

“倒也不乏兴趣。不过，是不是一心一意，还谈不上。毕业后干了3年，当初的干劲儿减退了，再加上薪水又太少。”

“你毕业3年了？那，你和我是同年毕业的了，1945年生？”

“不，我是1946年生，生日大。”

“咱们是同期同学了。”

“3年了，老啦，我。”

“哪里话，我才老了呢。不过，我倒宁愿再老些，希望赶快超过30岁。”

“啊，奇怪的愿望。”

“二十多岁的律师人家总是瞧不起，年过三十就多少有一点儿威信了。”

“还是二十多岁的律师好，你现在就有威信呢。”阳子放下酒杯，瞅了一下手表，快到10点了。

“你倒是带着手表啊。”阿久津觉得有点儿稀罕。

“这有什么奇怪，我的工作离不开表啊，心理测验、娱乐疗法……”

“因为池端和香子是绝对不带表的，所以，看见你带表就觉得奇怪了。可是，你该回去了吧。”

“我一个人住公寓，没有时间限制啊。”

“是么，我以为你是东京土生土长的，家里管得严，这也是池端和香子的影响吧。你老家是什么地方？”

“你猜猜看。”

“流利的东京话，你起码也是关东地方的人，最远不超过静冈县。”



“错了，我是大阪人。高中以前一直在大阪。”她忽然带出关西口音了。

“根本不象，你的口音已经完全没有大阪味儿了。”

“因为我进行过彻底的矫正，我的工作就靠说话，所以必须把乡音清除掉。”

“你既然不怕回去迟，咱们就再玩一会儿吧。去跳舞好么？”阿久津邀请她。

两个人已经喝了十壶酒，脚跟却依然稳重，而且还能跳土风舞。只是脚步和音乐节拍不大一致，频频地冲撞别人，这才是酒醉的证明。阳子咯咯地笑着，乳房摇晃着，阿久津要去搂她，她扭动着细腰下面的臀部，巧妙地逃脱了。阿久津并不隐讳他的欲望，又去追她，那女人深知挑逗男人的诀窍，刚要被捉住，又溜跑了。

结束尽情饮酒、尽情跳舞的学生时代之后，阿久津已经很久没和女人玩了，他现在玩得忘记了时间了。

他俩走出舞厅，已经过了午夜两点。街上的霓虹灯已经有一半熄灭，他俩在彻夜营业的中华料理店里各吃一大碗汤面。在他送阳子回公寓的路上，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旅馆。

阿久津醒来时，阳子已经走了。他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四，阳子说过9点半在病房开会，所以8点就离开这里了。枕边遗留着阳子的一根长头发，使他回忆着她那健壮的身体，又燃起旺盛的青春欲望。但是，它只象残火那样，在内心静静地燃烧着。小桌上放着一张由手册上撕下的纸，上面写着阳子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阿久津把号码抄在手册上，一看表，早已过了9点上班时间，已经是10点15分了。他急忙向事务所打电话，接电话的不是荣之介而是石川律师，阿久津立刻想起他吹过来的浓烟。石川告诉他

说月冈律师有过联系，叫阿久津于今天下午去池端教授家见面。

“听明白了么？你的嗓子怎么有些沙哑？喝多了吧。现在在哪儿？”

“我在某处。”

“是啊，刚才我给你的公寓打电话，你不在嘛。嗯，好啦。可是，你做好会见池端教授的准备了吗？”

“准备得还不充分。昨天我见到池端和香子，她说在发生事件当天从 R 大学切替副教授的研究室去车站前的教堂。所以，我去拜访了切替副教授和教会的修士拉拉，得到了一些相当确实的不在现场证言，但是……”

“相当确实……那就不是绝对确实的了。不过，也只好认为是已经准备好了。总而言之，就把它当做随手带去的礼物送给教授吧。”

“我指的准备并不是有关不在犯罪现场的事。”阿久津用手捂住话筒，清了清嗓子，调整了一下声音，他的头脑立刻准确地运转起来了。“我希望会见 N 医大的松田教授，请他把精神鉴定书中未曾使用的原始资料给我看。因为我想了解池端的家庭情况以及和香子与雪森厚夫的关系。”

“那虽然是很慎重的措施，但是，没有时间了，对方很着急。”

“为什么那么急促，上诉趣旨书的提出期限还有一个月哪。”

“因为池端教授后天要住院了。虽然月冈没明说，但是，很可能是癌症。”

挂断石川律师的电话之后，阿久津立即和松田教授约定了下午在研究室看鉴定资料，然后又通知池端教授，由于不得已的情况，今天不能前去，希望改在明天。对方说明天要去住院，要忙于准备，不大高兴。但是，最后折中为明天上午 10 点会见一个小时。阿久津办完一切该办的事情之后，才算安下心来。

阿久津搭乘的士回到月岛公寓，装束打扮之后，到附近的四喜饭铺子里，吃了两份饭团子。空肚子填饱，精神恢复，好象去游泳场游 2000 米也没有问题了。

N 医大的松田教授把速记记录和录音带全都交给阿久津。他回到事务所，把桌上的资料拨拉开，立刻听起录音带。每盘 2 小时的磁带 6 盘，全听完就得 12 个小时。再阅读那些速记记录，加起来就只好准备干一个通宵了。阿久津强迫自己开始了工作。首先听有关池端和香子历史的录音带。

当那些小律师们埋头工作时，石川律师也并不去和他们说话。年轻的同事们也深为体谅，不去打扰阿久津，各干各的工作。荣之介来问他晚饭是否要四喜饭，他回答说请他代买，等到送饭的送来，他才想起中午吃的也是四喜饭。

阿久津听腻了录音带，就阅读速记记录，瞌睡了就站起来工作。当天刚拂晓时，他已经全部听、看完毕了。然而，他并没有从资料中获得与他付出的辛苦相称的新发现。池端和香子对松田教授的询问固然作了如实的回答，但是，总令人觉得有些吞吞吐吐，并不干脆。特别是对于和雪森厚夫的交往，并未详谈。这一点，并不是松田教授故意删除，而显然是由于和香子在发言当中的节制。不过，从整体上来看，弄清楚了下列事实：她是一个与政治无缘的学生，她不属于 Q 派或者任何一派，所以，更谈不上接受 Q 派命令而且为之行动了。她如果抓住这一点在法庭上详加申辩，很可能对一审产生重大影响。阿久津觉得十分遗憾，同时他也认识到作为今后对付法庭的策略，她的发言是不可少的了。

并于她的精神是否异常，刚刚学得一点皮毛知识的阿久津，越是查阅资料越是坠入五里雾中了。她有时在男人面前觉得自己发散体臭，有时分不清远近、世界失去了立体感变成了扁平的，有时又恐惧着组织对她不分昼夜的监视。阿久津对于这些实在无法

理解。池端和香子这个女人在他眼中就是一个谜。雪森厚夫并没有把这个谜一般的女人当作什么异常的人，非常正常地与她交往，这样的事实只用“爱”这一现成的概念是无法理解的，阿久津觉得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谜了。

上午10点，阿久津准时按响了池端家的门铃。他在对讲机上通报了姓名之后，嘎地一声，铁门开了。院内有一座石门，从石门到玄关，绿树成荫，藤萝花架十分漂亮。但是，杂草丛生的路边和倾落下来的木墙板，都诉说着这家庭里发生的不幸。出来迎接的是池端夫人，她的脸面和女儿一模一样，仿佛就是和香子上了年纪。但是，几乎是扶着墙壁走出来的池端教授，却是一头白发，干燥的皮肤上布满斑点，老态龙钟了。阿久津曾在司法讲习所听过他的讲课，看见他如此憔悴，不由一阵心酸。

“您们正忙于收拾，前来打扰，十分抱歉。”阿久津恭恭敬敬地说道。

“哪里，哪里。本来应该我去拜会，让您特意前来，实在不敢当。”池端一改电话中的语气，变得十分圆滑了。

“贵体欠佳么？”

“唉，胃癌。”池端教授轻轻地咳嗽了一下。“自从出了这桩事之后，胃一直不舒服，一周之前确诊为胃癌的。”

“这实在……”由于对方意外地开朗，阿久津反而无话可说了。

“主治医是我的高中同学，从前我对他说过，如果是恶性的，就告诉我。”

“这个，您大概已经听说了，我是雪森厚夫和阵内勇吉的辩护人，我想和月冈律师共同辩护。”

“我听说了。请您多帮忙吧。”

“哈咿……”原来一心一意只想得对方会反对的阿久津，这一来不知所措了。他沉默着。于是，池端教授象给学生讲课似地说

道：

“我听月冈桑说雪森找到了确实的不在现场证明了，我认为这对和香子也极为有利，所以，对你俩共同辩护不表示异议。但是，雪森引诱我的女儿，并且毁了她，又由于他的伪供连累我女儿遭受最严厉的判处，这些事实是不能原谅的。我虽然赞成共同辩护，但是这两者的事实关系必须明确地讲清楚。”

说完这些话，池端教授就象长途跋涉似地痛苦地喘息着，夫人担心地蹙起眉头，带出尽快结束这次谈话的样子。阿久津并不想和这病弱老人争论，但是，既然前来，目的还是要达到的，所以又说道：

“我的话可能象是反驳您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您把雪森当做使和香子与本案连在一起的罪魁祸首是不对的，他也是受害者呀。”

池端教授似乎在注意地倾听，于是阿久津便放心大胆地讲了下去。

“雪森和和香子被捕，是由于警察当局对雪森的偏见造成的。他不但是前科犯、持有炸药、进行过爆炸试验，具备了几重的条件，而且他工作的布川汽车修配厂也有人恨他，对他中伤告密。”

“这些情况我是能够理解的，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确是受害者。但是，正是由于他和和香子来往，她才被当作案件的当事人。如果不和他来往，也就没有今天的情况了。”

“和香子和他要好，是出自她自己的意愿的，所以，交往本身并非他的责任。”

“不过，你知道，雪森这个人比我女儿年长 25 岁呀，而且，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前科犯。跟我家女儿根本不相称。如果我女儿和他要好，谢绝也是常识吧。”

“雪森厚夫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要好

是他们的自由。”

“原则上自然是如此。然而，他把比他年轻 25 岁的女人带到下宿里侵犯了。”

“先生说的是昭和 43 年（1968）10 月 11 日，国际反战日之夜吧。那天夜里，他并没侵犯和香子。”

“那样的说法能够相信么？”池端教授的声音里有些激动了。“那是违反常识的呀。那以后，和香子立刻犯了病，不得不再次入院，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我查阅了松田教授的全部资料，和香子陈述得十分明确，当天夜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她为了庇护他而说了谎话。”

“不，”阿久津强迫压住自己在语调里不带出激动的成分。“这次，和香子自被捕以来没说过一句假话。这一点她和其他被告大不相同。所以，我对她的这个发言是相信的。”

“那是当然的啦。和香子是由于别人的谎言而被判有罪的。”池端教授兴奋得浑身发抖，说话也语无伦次了。“那个雪森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才把和香子供为共犯的。”

“不对，”阿久津更加冷静了。“他的谎言是在强制和逼迫之下说出来的。不仅是他一个，除了和香子之外，全部被告都是被迫认罪的。”

“一审时已经否认有强制行为了。作为证人出庭的警察和执行审查的检察官都不承认有那种事实。”

“二审就要不同了。我要彻底地揭穿在现在名为警察拘留所的代用监狱里干了一些什么勾当。哪一个文明国家能够允许把逮捕的嫌疑犯放进猪窝（拘留所）里日夜相继地呵责审讯、强迫交待这种野蛮行为呢？持有绝对权力的多数警官，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残酷无情地逼迫着一个人，这样蔑视人权的行径竟然出现在

自诩为先进国、经济大国的日本！”

“那些事我了解得很清楚。”

“对不起，我在刑法学最高权威的先生面前班门弄斧了。但是……”阿久津犹豫了一下，现在指出池端教授的著作《刑事诉讼法》脱离了日本的现实，是有可能把对方驳倒的，但是那需要时间，倒不如强调二审时能拿出有利于和香子反证更好。他说道：“现在，起码能够确定两条：其一，就是我请月冈律师已经对您详述过的，雪森找到了不在现场证明；其二，在我进行的调查当中，为和香子也能找到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和香子也能找到不在现场证明么？”骄矜自恃的池端教授，一下子颓然了，他喘息着，耸动着肩膀。

“哈嘞。前天，我去R大学，查清了出事当天下午，和香子一直呆在切替副教授的研究室，下午4点至5点半，她在车站前的教堂里。这两点得到了切替副教授以及教会事务所一位名叫拉拉的西班牙修士的证言。”

“证言……为什么月冈律师没发现啊。”

“因为和香子一直沉默。前天，和香子桑对我陈述了她当天的行动，我立刻就到R大学和教会去，找到了证人。”

“前天，你见到和香子了么？”池端夫人从一旁插嘴问道。

“是的。”

“她很好么？”

“是的，她很好。”

“她根本不想见我们。”夫人深深地叹息着。“我们几次要求探视，她都拒绝了。她在法庭上也根本不看我们。这是为什么呀？”

“阿久津桑，她随便地对你讲了情况，于是就发现了不在现场的证明。她早这样做该有多好呀。”池端教授百思不解地问道。

池端教授忽然变成一个软弱的慈父了，他耸着单薄的肩膀，垂

下了生满白发的头。夫人还在不停地叹息，呆呆地望着那荒芜的庭园。

“她是我的长女，善于照顾弟弟妹妹，学校里成绩也好，又能帮我做家务，非常听话，一直是个好孩子。”夫人不等别人问，自己就说起来了。“可是，自从她没考上大学，就开始堕落了。跟男人往外跑，不肯呆在家里，父母说她就闹别扭，不用功，吃迷幻药和睡眠药，迷迷糊糊。她两次落榜之后，才勉强考上大学。一上大学，就胡闹起来，什么解散大学啦、革命啦的。再加上那个姓守屋的下流学生，影响她又游行又武斗，到处乱跑。最后，弄得神经错乱，住进了医院，终于被雪森这个社会渣滓所引诱，陷进地狱里去了。我对什么革命和主义一窍不通，对精神病也不懂，但是，我知道她的堕落和病源，都是男人造成的。因为她在家里本来是那么好的孩子，到了外边就学坏了。”

“是啊，”池端教授点头。“男人们都无情无义，那个雪森是下流胚，而守屋 又是个意想不到的坏人。”

“说的是呀，”夫人接着说。“最初他以你的得意门生的姿态出出进进，你为他的学习帮了不少忙。可是，当他知道我们反对他和和香子的婚事之后，突然举起叛旗，对你讥消讽刺、批判斗争、坐喷气式，最后把和香子也从家里带跑了。”

“一点儿也不错，”池端教授就象把阿久津当做守屋似地狠狠瞪了一眼。“那小子想毁掉我的全部研究成果，多么恶毒的犯罪，你能想象得到么？我去法国留学时期的读书笔记、25年来我所写的读书笔记、论文草稿、日本以及世界各国的监狱调查资料，全部被他给毁掉了。今后我已不可能再进行研究了。你知道，所谓法律学就是文献、调查与思考的结晶呀。它必须象建塔似地，一砖一瓦地积起来，一旦它的基础全部毁掉，就不可能再修复了。”

“能肯定那就是守屋牧彦干的么？”阿久津好似在自言自语。池



端夫妇却好象蒙受了最大的侮辱似地，向阿久津吼起来，“当然可以肯定，我能肯定！”

“实在抱歉，”过了一会儿，池端教授为自己刚才的不冷静感到了羞惭，又恢复了软弱无力的病人的腔调了。“学潮当中，我担任过学生问题的处理委员，塔日我也负责进行了调查。占据法学部研究室的是Q派，Q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就是守屋牧彦。而且，守屋把我的刑法学视为资产阶级科学，加以敌视，他完全是个狂人。就是这个狂人感染了和香子，她才发疯了的。”

“您使用狂人和疯子这类字眼儿，无疑是贬意的。但是，年轻人对当今的社会却看得很准确。”阿久津丢掉了客套，直截了当地说道。“前天我去看和香子时，她也对这个社会发表了准确的看法，我深受触动。过去，自从她精神不正常以来，出现过几次患病的征兆，那也是事实。但是，自从塔日到发生本案，以及公审当中和现在，她一直都和现在一样准确地观察着事物……松田教授是这样认为。”

“那么，她为什么不愿和父母相见啊？”池端教授痛苦地问道。

“因为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和香子当作疯子，疏远了她。坦率地说，就连月冈先生也犯了这种错误，为什么她高高兴兴地会见松田先生和我，并且直率地讲给我们听，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真难以理解，她对母亲象陌生人似的。”夫人含着眼泪说道。

“和香子只跟平等对待她的男人交往，那就是守屋牧彦和雪森厚夫。”阿久津对夫人说道。

“她糊涂了……”池端教授说道。

“不过，这却是事实。这一点，请您务必理解，你们能理解她，她对父母也就会敞开心扉了。”

“孩子他爸，身上不舒服么？”夫人走到忽然靠在椅背上的丈夫身旁。

“我要告辞了，”阿久津站起来说道。“不过，我想确认一下，我和月冈律师组成共同辩护，但是，我不希望您武断地认为雪森或者守屋引诱并且毁掉了和香子。而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全体被告的无罪而努力立证。”

“请等一等，”池端教授一面让夫人擦拭额上的冷汗，一面喘息着。“请坐一会儿。既然你那样说，而且那样做对辩护确实有利的話，那么，我撤回对雪森的主张。不过，守屋另当别论，我对他以及Q派的成员，绝不妥协。所以我不希望你和Q派的律师共同辩护。”

“那就不好办了。全体被告的辩护如果不能一致，就不能战胜检察官。”

“假使Q派成员不是新干线爆炸犯，那么，真正的犯人又是谁呢？”

“这，我不知道。”

“你看，”池端教授好象怜悯这位年轻的律师眼光太短浅似地说道。“主张被告全体无罪是不现实的。和香子和雪森，还有那个青年人阵内，即便这三个人无罪，也不能把Q派包括进去，他们很可能就是真正的犯人。我是快死的人了，请你听我的话吧，和他们划清界限，不要相信他们……”

池端教授一口气说完，精疲力竭地喘息起来。

“孩子他爸，你休息一下吧。”夫人劝慰丈夫。池端教授以目示意，叫阿久津不要走，夫人搀着他走进去了。阿久津走到窗边，茫然地望着庭院。杂草丛生构成一种野趣，梧桐和百日红都吐出新绿。隔着古老的建仁寺矮垣，望得见寺院里宽阔的屋顶和树林，这在繁华的闹市里，的确是罕见的景观。乌亮的走廊地板和雪白的屏风门相辉映，显示出这宅子是建于战前的，或者更为古老。阿久津仿佛在鉴赏古寺，眺望着屋檐和屋瓦。池端家的宅子是江户

时代<sup>①</sup>传下来的一座颇有来历的寺院，池端恒太郎是次子，所以只继承了寺院旁的住宅。生长在这古老家庭的和香子要弃家而走的心情，阿久津是能够想象得到的。

“劳你久等了，”夫人回来了，弯下她那瘦削而又白皙的脖颈行了一礼。“我丈夫尽说些失礼的话，实在抱歉。学潮和案子弄得他昏头昏脑，现在又为这病焦躁不安。”

“这病也的确难为他了。”

“不，虽然他自己认为是癌，可是主治医师却说他只不过是溃疡。所以，一有人来他就想用话套出秘密，看看主治医师是否向谁泄露了些什么。月冈律师就被他套住了，他说主治医师说过很可能是癌……。啊，您说我女儿也找到了不在现场证明，我非常高兴，您一定要胜诉，宣布我女儿无罪。跟您说实话吧，我觉得月冈先生有点儿靠不住。不过，月冈先生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承办了许多案子，太忙了，现在还为某政治家的受贿案辩护，整个事务所都忙得不可开交。激进派学生的案子，他并不喜欢办。刚才我丈夫说Q派很可能是真正的犯人，您怎样看？”

“说老实话，我也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在侦查时并没发现Q派出现在现场的证据。所谓Q派共同策划爆炸新干线，很可能是当局虚构的。”

“那样的话，和他们的辩护律师共同辩护不是很好么？”

“我很希望那样。那样不但便于辩护，而且也能有效地摧垮检察官的虚构。”

“那么，就依照你的想法去办吧。”池端夫人忽然哭起来了。“飞来横祸，孩子被判无期，实在太可怕了。我丈夫和地方检察长是大学同学，那时去请他帮忙，然后就放下了心。没想到一审就

---

<sup>①</sup> 由德川幕府建都江户起，至幕府灭亡（1603—1867）。

落得这样惨的结果。”夫人泣不成声了，阿久津只好等待她停止哭泣再告辞。

## 第二章 星

一旦被判死刑，我就是死刑囚了。拘留所里待遇的改变，就证明了这一点。把我和无期徒刑的囚犯隔离开，收监在死刑囚集中的角落里了。在这监禁重罪犯人的零号区内部，无期徒刑囚犯和死刑犯是有严格区别的。光荣的死刑囚雪森厚夫，我也出息了。

有一件事就沾了出息的光，那就是和我一起放风的人，选为已经确定死刑的若林干雄和高崎光雄了。原来以为已被处刑了的高崎还活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未决囚和已经确定了死刑的囚犯放在一起。但是，若林和我有过一起聆听奥田神父教诲的关系，高崎过去与我很有交情，官方也许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对我的处境会好些，以便把我培养成虔诚的、顺从的死刑囚吧。

今早的放风又是安安静静的，我们三个人都不去运动，躲在萧瑟的秋风里聊天。

我们三个人一边晒太阳取暖，一边小声和睦地交谈着。一个剃了光头的汽车修配工、一个眇一眼的木匠、还有一个从前是铸工的白皙的美男子，三人在一起谈论什么，谁能想象得到啊。女人、犯罪、释放的美梦……不，您猜错了，我们在谈死后怎样处理尸体。若林，这个在雪国长大的颠覆电车杀人犯，为他不能进入故乡的祖坟而哀叹。

“我多么想埋进祖坟呀，但是，把被处死刑的遗骨和祖先以及父亲的遗骨放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讨厌我的。户口上要填写‘死刑死亡’，无可奈何呀。我死后最好立刻烧成骨灰，用飞机撒下去。”

高崎没有亲人，他说死后把尸体捐赠医科大学，给学生们解剖实习用。

“你打算怎么办？”若林问我。

我是无辜的，和已确定死刑的他们不同，所以我没有想他们所想的那些问题。但我被他这突然一问，不由得踌躇了。过了一会儿，我好象胸有成竹地答道：

“我的父母的坟墓在海边上，那里面对着鄂霍茨克海，是个宜于远望的好地方。当然，我也想放进那墓里而不可能被放进去。所以，我希望把我的尸体放在浮冰上。开春，浮冰南下，然后就融化了，我的尸体就被鲨鱼吃掉，消失了。”

“那么麻烦，官家替你干么？”高崎笑了。

“他们如果不肯，就请他们把我烧成骨灰，求妹妹放在浮冰上。”

看守来了，我们的聊天中断了。

回到牢房之后，我一边用心地干活儿，一边还在想着我的尸体在浮冰上流逝，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秋风猛烈地吹打着混凝土墙壁，古川大叫“新古久”的声音也被风刮散了，十分宁静。

阿久津律师前来会见，是为了商议下周开始的上诉后第一次公审。这个戴深度近视眼镜学者风度的清瘦的青年人，发言直截了当，令人信服。

在战争当中，军官学校毕业的新任少尉相信只要按照《作战要务令》办事就能取胜，而且不避枪林弹雨身先士卒向前冲锋。这样的青年军官比老谋深算的下级军官更受士兵们的拥护，他们能在战争中一举取胜。但是，当战局陷入一进一退、敌我交错的长期战时，有经验的下级军官则更善于带领士兵。一方面我觉得这年轻的律师可靠，另一方面我也似乎发现了他的某些弱点。这也

许是我被许多人出卖过而形成的扭曲了的人生观所致吧。然而，他毕竟是充满自信而且和蔼可亲，我顺从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

阿久津律师频频来访，出现新证人、律师之间的协商，他都详细地向我报告，使一名士兵的我能够掌握全部战况。从前的那位饭野律师根本不考虑这些，偶而来一次，也是为了辩护工作不顺利而诉苦。多么大的差别呀。他希望能够尽快进行对新证人的讯问，以便对检察官来一个攻其不备，在公审当中争取主动。我想起《作战要务令》中的纲领的一节，“综合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战斗因素，在关键地方集中发挥优势兵力是取胜之要诀。”不禁笑了。

商议完了之后，闲谈当中我打听和香子的近况，她打算在二审时发言，所以现在正在熟悉公审经过。她并不恨我，我的内心豁然开朗了，虽然面对着艰难的战斗，但是能有她这样一位战友，我感到无限的幸福。

“你的回忆写得怎样了？”阿久津律师问我。自从来到小菅，我开始写回忆了。写起来我才发现这是一件痛苦的工作。宿娼、盗窃、侵占、开小差、说谎、出征、屠杀……我所犯下的都是为人们所不齿的事啊。我是与和香子不相称的下流男人。但是，我之所以敢于拿起拙笨的笔，就是要写给她看。在罗臼山里温泉时对她许下的诺言一定要实现。

“我抓紧干活儿的间歇，每天都写一些，写我潦倒的过去。虽然这是痛苦的，但是必须写。”

“为什么必须写呀？”

“因为我许诺和香子了。虽然痛苦，却能坚持写下去，大概是由于想要认识一下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吧。在狭小的牢房里，通过和自己对话，自然而然地就在反省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阿久津律师鼓励似地点了点头，这种时候，他那样威严，看

起来就象我的长辈了。因此，最近看他胸前的金色徽章，也和卓有战功的老律师的银色徽章有点儿相象了。

第二审公审。这次的法庭比地方法院小，感觉象和法官促膝而谈似地。虽然上诉审判被告没有出庭的义务，但是全体被告都出席了。六个人都缺乏日照，脸色苍白，和香子在我的左侧，我一直望着她那苍白的脸。她的一呼一吸、一举手一投足，我都清楚地感觉到了，仿佛她就在我的怀抱里。我看见彻吉、宋子和金原园子在旁听席上。我惊讶地看见虎吉那矮胖的身影也在后边，他是头一次来旁听。

为什么检察都是一副面孔啊。堂前检察官40岁，身高175公分，虽然比一审时的大贯检察官年纪大、个子高，但他浅黑的脸膛、高鼻、锋利的目光，都和大贯一模一样。大概也是少爷出身，圆润的嗓音也很相象。

例行公事的姓名、身份讯问时，和香子初次开口了。相隔两年半没听到她的声音了，她的声音似乎沁透了我的全身。唉，一别至今，真的过了两年半了。那时我们正在幸福的顶峰，为什么今天要遭到如此的苦难啊。

四个被告的辩护人组成了辩护团，Q派的木田和宇泽、和香子的月冈、我和勇吉的阿久津律师，其中除去月冈之外，都是年轻人。木田和宇泽大概三十五、六岁。月冈律师宣读辩护团联名提出的上诉趣旨书。一审判决是严重的事实误认。第一、所谓Q派与雪森、池端共同谋划爆炸新干线，并没有这个事实，所谓的证据并不充分。第二、雪森和池端在2月11日下午3点50分至4点之间，并没有安放炸弹的事实。同日同一时刻，雪森在神代植物园，池端在车站前教堂里，有确实的证明人。月冈律师宣读时，以说书的腔调尽情地发挥，特别是读到有关被告不在犯罪现场的



立证时，他象在舞台上亮相似地向法庭里环顾了一圈儿。但是，那位堂前检察官却纹丝不动，毫无表情。

两个多小时的宣读结束之后，检察官站起来宣读答辩书，不但内容和第一审雷同，就连大贯检察官写的文章也照搬上来，简直是炒冷饭。如果说还有一点新意，那就是断言雪森和池端的不在场证明完全不能成立了。“……因此，被告人等上诉的趣旨是没有理由的。”检察官宣读完毕，以机械的准确咚地一下坐下了。间不容发，阿久津立刻向审判长要求发言。

“证据申请书上记载的四名证人现已到庭，请您同意现在当庭作证。”六十多岁的审判长对青年律师鲁莽的发言十分惊异。

“这些证人要立证什么呀？”

“证人水野阳子和金原园子是被告雪森厚夫的发生案件当天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人；证人雷奥波特·拉拉和切替四郎是被告池端和香子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人。”

“检察官意见如何？”

“同意证人申请。但是，希望证人调查于下次公审进行。”

“审判长，”阿久津振振有词。“证人水野阳子是Y医院娱乐疗法负责人，证人金原园子是布川汽车修配厂寮母，证人雷奥波特·拉拉是车站前教会事务长，证人切替四郎是R大学副教授，各位公务纷忙，如改为下次公审出庭，恐怕四位很难聚齐。今天四位证人都在场，正是证人调查的大好机会。”

“检察官意见？”

“那么就请辩护人进行主讯问，检察官的反讯问希望在下次进行。”

“不妙，”月冈律师在背后向阿久津耳语，但是声音很大，连我也听见了。“如果进行主讯问，对方就全部摸了咱们的底，证人调查可以改在下次举行。总而言之，主讯问和反讯问要在同一天

举行。”

阿久津律师同意证人调查下次进行。他的面颊通红，沁出了汗水。接着关于下次公审日期，辩护人和检察官又发生了分歧，阿久津律师主张下周就开，堂前检察官却要求拖到一个月以后。审判长征讯四名证人意见之后，定为10月5日。仍然是在一个月之后，作为被告人，我觉得这样长的等待太难熬了。

虎吉、末子、彻吉，他们三人来探视了。

“哥哥，我向你道歉。”虎吉深深地低下了头。“我误会了，怀疑哥哥，太不应该了。”

“虎吉，请你抬起头来，是我不好，作了伪供，倒了霉。”

隔着玻璃不能握手，但我们的心的心已经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末子看见丈夫和哥哥和解，擦拭着眼角。大家讲起阿久津律师能干，我对彻吉说：

“你找到了一位好律师，谢谢。”

彻吉那被阳光灼晒的面庞象孩子似地腼腆，然而他晃动着他那宽阔的肩膀，要打架似地叫道：

“这要怪国家，不摧毁国家是不行的。”

虎吉怯生生地望着彻吉，从前他对儿子可不是这个态度。现在，父亲怕儿子了。彻吉搞“情报船”投机生意，为了证明舅父和弟弟无罪而竭尽全力，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从窗口能够望见对面牢房的屋脊，鸽子在那上边整齐地排列着。两只鸽子之间的间距50厘米，又飞来一只，准确地落在离它们50厘米的地方，于是，形成了50厘米间距的一行。它们有时飞起，但是，飞回来时又以等距排列起来。间距并不固定，有时是30厘米，有时是1米。我的双手一边制做货签儿，我的眼睛一

边望着鸽子们的“规律”。它们也会望着我们，并且觉得我们这些人按着均等的间隔关在铁窗里是很奇妙的“规律”。说不定自古以来就循守着间距规律的鸽子会嘲笑人类到了现在才模仿它们的做法呢。

“反讯问开始。”审判长宣布。堂前检察官面向水野阳子。

“这张照片的拍摄日期是什么时候？”

“刚才律师先生已经说过了嘛，1969年2月11日3点半至4点之间。”

“你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

“这张照片由我保存，是为了编辑《Y医院十五年史》而拍的，照片按编年顺序排列，它编在1969年2月那一栏里，所以拍摄日期是肯定的。”

“那就是说拍摄的那一天，你并非出自记忆，你是推定的。”

“当然啦，”水野阳子有点不高兴，她那清脆的声音里显然有一股劲儿。“两年之前的照片，不可能全都记住拍摄日期的呀。这张照片里梅花盛开，有许多人赏花。可是，1969年2月我们去看过3次梅花，这在Y医院叫做赏梅疗法，我可以推定它是那时的照片。”

“3次……都是在什么时候？”

“2月9日、11日、14日，一共3次。”

“这是你的记忆么？”

“不是，这是从我的《娱乐疗法日志》查出来的。”

“3次当中，你推定它是2月11日的照片的根据是什么？”

“9日晴、11日高云阴、14日阴，这张照片是高云阴天，所以肯定是2月11日拍的。”

“那也是推定的呀。你并没有这张照片拍摄日期的记忆，难道

拍摄时间是你的记忆么？下午3点半至4点，你记得很清楚啊。”

“是的，我记得时间。那天，我们下午两点半到达公园，为了赶在4点半晚饭之前回医院，所以急匆匆地拍了纪念照。从公园到医院，病员们慢慢走需要30分钟。所以，我们是在3点半至4点之间照的。这不是推定，我记得非常清楚。”

“记不清日期反倒能够记住时间么？”堂前检察官的话里带刺。

“这很正常嘛，”水野阳子猛然晃动一下结实的身子。“这是记忆的规律，具体的时间比日期容易记忆，尤其我是负责娱乐疗法的，要在指定时间内带领病员行动，所以经常注意时间。”

“你果然不愧是学心理学的，懂得的真不少。时间记得很准，日期却记不清；年就更记不住了。有这样的记忆规律么？”

“喏，就是这样的。”

“刚才你说根据你保存的相册推定那张照片是2月11日拍摄的，那么，也可以说你并不记得它是昭和44年的啦。”

“昭和44年……我不使用昭和这种年号。”

“我是说，你并不记得那是1969年的照片，而仅仅是推定。”

“我根据确实的证据说它是1969年的。我的相册是按年代顺序整理的。”

“7月底，我到贵院请求看那相册，可是，并不是按年代顺序整理的，顺序是紊乱的。首先你为了把它找出来就费了很长时间。”

“因为先前给阿久津律师看时弄乱了顺序，再加上检察官先生来得突然，……我有些紧张，就弄得更乱了。”

“你是哪一年到Y医院工作的？”

“从1968年4月开始，大学毕业立刻就去那里了。”

“你从昭和43年4月开始工作，马上就拍摄《Y医院十五年史》照片了么？”

“是从5月底医院举行运动会开始的。因为我在学校时是摄影

组的成员，给运动会照像照得很好，院长看见了，就派我到《十五年史》去拍照了。”

“那么，《Y 医院十五年史》所用照片是在你之前就有人拍摄的啦。”

“是劳动疗法主任根本先生拍的。”

“那就是说，你所保管的相册当中也有根本先生照的照片了。”

“当然有啦。”

“占全部的几分之几？”

“大概一半吧。”

“那么，这张照片就不能肯定是你拍的了。恕我冒昧，您的房间里的柜橱整理得并不能称之为整齐，在那样的杂乱之中，相册就更为紊乱了。”

“刚才我说过，从前相册是整理得很好的。”

“但是，那相册是插入式的，照片可以自由替换，即便这张照片是昭和 44 年拍的，也有可能是被替换的。”

“我才不干那种事呢。”

“虽然不是故意的，也可能下意识地做出那种事吧。当我请求借阅那相册时，不是就有两三张掉在地板上么？”

“可是，赏梅疗法那些照片都有底片，可以证明是当时一起拍的。”

“那底片的顺序和相册上洗印出来的照片顺序不一致，有的遗漏、有的与其它底片混在一起，所以，更无法证明是昭和 44 年 2 月 11 日所拍了。难道不是凭着极小的可能性推断出来的么？”

“不过……”水野阳子进退两难了，她咬着嘴唇。

“审判长，我表示反对。”阿久津律师提出抗议。“现在的讯问是把结论强加给证人。”

“同意反对。”审判长说。

“那么，我撤回刚才的讯问。”检察官轻描淡写地作罢了。“不过，我要进行下面的讯问。您最近常常和阿久津律师见面么？”

“哈啾，不时见面。”

“是为了研究今天的证言么？”

“是的。”

“7月底，你说过你和阿久津律师于5月初次见面，是吧。”

“我说过。”

“从那时到现在，见过几次面？”

“这……我没数过。”

“见面的次数数不清了么？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前天。”

“10月3日，那是星期日呀。”

“星期日不能见么？”

“星期日阿久津律师工作的石川律师事务所休息。自从5月以来，你以数不清的次数频频和阿久津律师相见，而且假日也见面，理由何在？”

“审判长。”阿久津律师忍无可忍，打断了检察官的话。

“我正在发言。”堂前检察官十分沉着，继续讲了下去。“10月3日晚10点5分，你和阿久津律师走进西新桥3丁目P旅馆，第二天早晨7点相伴走出，被巡逻的御成门警员看到。那样长的时间，都在研究证言么？”

“下流！”水野阳子叫道。

堂前检察官仍然平静地说：“您和阿久津律师频繁出入旅馆、同伴同宿的事实都被警官目睹，自5月至前天，至少已被目睹10次了。”

“你们跟踪，太卑鄙啦！”水野阳子叫嚷着，她浑身颤抖着。

“辩护人为了从证人那里得到有利的证言而与证人同宿，就不

卑鄙了么？”

“这和证言毫无关系。是个人的私事。”

“你能证明么？”

“我只要不犯法，干什么都是我的自由。”

“不，我问的是你能证明你的个人行为，也就是与辩护人的同宿行为与法律的证言行为无关么？”

“那当然无法证明了。不过，那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啊。我可以发誓，与证言绝对没有关系。”

“我的话完了。”堂前检察官象汽车离合器退回原挡似地，以准确的动作坐下，紧紧地闭住嘴了。从他那意志坚强的脸上看得出，他决心不再多说了。

“辩护人对该证人继续进行主讯问么？”审判长问道。

阿久津回头看了看月冈律师，几位辩护律师凑在一起商议着。“真糟糕”，“重整旗鼓吧”，“不要再出丑了”。我只听到月冈律师的只言片语。阿久津律师站起来，通红的脸上流下汗来，他擦了擦眼镜上的呵气，他说：

“不再进行主讯问了。”

内心的懊恼完全暴露在脸上了，他毕竟年轻。

阿久津开始对下一个证人金原园子进行主讯问了。

公审时，金原园子总是热心地前来旁听，但不知为什么她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愿被人看见。今天，她身穿一身黑色捻线绸和服，扎了一条蜡染的红带子，打扮得十分得体，简直看不出是一个操持家务的寮母了。当她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碰时，她的眼角上掠过一丝笑意。

“你记得被告雪森厚夫是哪一天被布川汽车修配厂解雇的么？”

“哈嘞，是在昭和 44 年的建国纪念日。”

“当天，你和被告最后一次见面是几点钟？”

“下午不到两点。因为要分别了，所以我到寮外去送他。他从停车场走过，我一直看着他。”

“你记得那时被告的服装么？”

“哈啾，红色带圆球图案的领带，浅茶色风衣。”

“你记得那领带的牌子么？”

“当然记得，”金原园子脉脉含情地向我微笑。“因为那条领带是我送给雪森厚夫的礼物啊。安吉罗·里利特里克，意大利名牌货，三万圆买的，是情人节礼物。”

“这照片上的是那条领带么？”

“是的，是我送他的礼物。”

“他身上的风衣也是那天穿的么？”

“哈啾。他穿的是这件风衣。雪森桑对风衣和西装很考究，尽穿外国货。这一件就是英国切斯塔·巴里制的。”

阿久津满意地点头，刚刚坐下，堂前检察官立刻站起来反讯问了。

“审判长，为了准备反讯问，请求该证人暂时退庭。”

“多长时间？”

“只要两三分钟就行。”

审判长和陪审推事商议了一下，同意了检察官的请求。便衣法警把金原园子带出门外，检察官命令事务官在桌上摆出3件风衣和5条领带。3件风衣都是浅茶色，很象是我的风衣；3条带红色圆球图案的领带，1条粉色条纹的，还有1条牡丹花和白色草形图案的，都是我的东西。

“这3件风衣当中有1件是证物第37号，5条领带当中有1条是证物38号，都是本案发生当天雪森厚夫被告着用的，在侦察阶段被告已经供认。其他几件都是被告本人的所有衣物，为了检



验证人的记忆，请求向证人展示。”

“同意。那么，请证人入庭。”

金原园子忐忑不安地回到证人席上。她畏缩地看着桌上的风衣和领带，一个劲儿用手掠起鬓角上散落下来的头发。

“请证人到桌前来。”堂前检察官离开座位，走向桌前说道。与检察官那彪大的身躯相比，证人就象一只小鸽子。

“这些都是被告雪森厚夫的所有物。请你指出当中哪一件是昭和44年2月11日下午两点之前你和被告告别时，被告所穿的风衣和领带。不，不许接触，请站在1米以外……对了。”

金原园子筛糠似地颤抖着，她为了制止颤抖抱起双臂，但是依然止不住。她惊慌失措，本来已经准确地指出了那件证物风衣，却又摇了摇头，指了另外一件。3条红色带圆形图案的领带，连我也很难分辨，她犹犹豫豫地指了一条。

“这件风衣和这条领带，和照片上的一致么？”检察官出示照片问道。

“我想是的……”金原园子声音很小，竟至中断了。

“你从前也给雪森厚夫送过礼物么？”

“哈啾，三年前开始，每年情人节都送他一条领带。”

“这些领带里，有你送他的礼物么？”

“哈啾。”金原园子指着其中3条带圆形球图案的领带。

“都是带红色圆球图案的，为什么？”

“我认为雪森桑扎这样的领带好看。”

“刚才，证人所指的风衣和领带，都不是被告雪森厚夫犯罪当日所着用的，因此，可以立证这张照片并非当天所拍，而是以前拍摄的。反讯问结束。”检察官说得很快，他根本不理睬阿久津表示抗议，他向审判长行了一礼。

“辩护人对该证人进行再主讯问么？”审判长问道。

辩护律师们商议了一下，阿久津无力地站起来，回答说“不进行再主讯问，要求接着对被告雪森厚夫进行讯问。阿久津小声对我说，“请你冷静回答。”从他那深度的眼镜后边投过来鼓励的目光。

“这张照片照到的人是你么？”

“是的。”

“是什么时候照的？”

“昭和 44 年 2 月 11 日下午？”

“为什么你认为是在那天下午？”

“那天对我来说是特殊的日了，所以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被曾经在那里工作了 7 年的会社解雇了。我失魂落魄地收拾行李，于 2 点之前走出会社，从御茶水上快速电车到三鹰，在车站南口乘上去调布的巴士，3 点回到公寓，然后立刻去神代植物公园了。”

“在公寓里换衣服了么？”

“没有。因为回到房里太郁闷，所以我就穿着原来的衣服出去了。”

“那么，你直接去植物公园就行了，为什么又回到公寓？”

“因为我提着东西，放在布川汽车修配厂更衣柜里的工作服、洗脸用具、技师证明、英语辞典都在我手提的纸袋里，去散步不方便。”

“到神代植物公园是几点？”

“大概 3 点半吧。我很熟悉园里，就一直往梅林走去，在那里遇见精神病医院的病员和护士们。”

“你怎样认出他们是精神病医院的？”

“在我的公寓附近有一个精神科的 Y 医院，我常常遇见那里的病员和护士。那时，我听见有人喊护士长，我就知道他们是精神病医院的了。病员们排列起来等待照纪念像，一位胖胖的中年

妇女跑过去坐在正当中。”

“你就是在那时被照上的么？”

“我说不清。但是，有七八个人以梅花为背景，他们蹲着，大概是我由那里经过，被照上了。”

“你是几点走出神代植物公园的？”

“4点半时我听到通知5点关门的广播，我缓缓地走向园门，差一点儿不到5点走出来的。”

“那么，你在神代植物公园的时间是几点至几点？”

“下午3点至差一点儿5点。”

在阿久津讯问之后，堂前检察官要求向我反讯问。阿久津告诫我：“对手很厉害，要当心。”我认为这是申辩我不在犯罪现场的好机会，我勇敢地面对着讯问。

“被告雪森厚夫，你经常去神代植物公园么？”

“是的。因为在公寓附近，去散步很方便。”

“花开季节才去么？”

“嗯，因为我喜欢花，所以趁花开季节去观赏。梅、桃、樱、木兰、玫瑰……那公园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

“你从前也去赏梅么？”

“是的，我每年都不放过赏梅的机会。”

“你在神代植物公园里经常遇到精神病医院的病员和职员么？”

“常常遇见，因为他们也来赏花。”

“你怎么就知道他们是Y医院的？”

“那倒看不出来，因为他们也没拿着什么旗帜。不过，能看出他们是精神病医院的病员。不少人臃肿、动作迟缓，而且还有人因为服药而浑身发抖。机敏地带领那些人的就是护士。”

“如果被告雪森厚夫年年前去赏梅，而又常常遇到精神病医院

的人，那么，这张照片就不能认为是昭和44年2月11日拍摄的了。”堂前检察官有如一尊沉甸甸的铜像，冷冷地看着我。他这副神态，简直和一审时的大贯检察官一模一样，仿佛是大贯检察官长大了躯体，变成堂前检察官了。

“这……刚才我说过，从我身上穿的服装可以辨别出来。”我的声音有些沙哑，勉强强才抵住检察官的诘问。

“但是，这张照片的焦点是对着照纪念合影的人们的，被告的影像发虚，领带看不清晰。正如金原园子所说，她从前也曾送你相同牌号的领带，你也有相同颜色的风衣，所以，这张照片也许是前一年、或者前两年照的了。”

我下决心要说个明白。

“我对金原桑十分抱歉，我对于圆球形图案，不，不仅是圆球形，我对圆啦、直线啦、几何形图案的领带都不喜欢。我喜欢把花草昆虫等大自然图案化的领带。所以，金原桑送给我的领带一次也没用过。但是，被解雇那天，我去寮里向金原桑告别时，她打开箱子，拿出原来准备在情人节送我的领带，当场送给我，我为了表示感谢，立刻扎上给她看，就那样离开了会社。”

“你说一次也没用过，可是，这些领带都有用过的痕迹。”检察官拿起证物以外的两条领带给大家看。

“那是在镜前扎着看过的。但是没到外面去过。”

“你有能够证明这一事实的证据么？”

“证据么……因为，我并没说谎。”

“被告雪森厚夫，你在当天，昭和44年2月11日早晨上班时扎领带了么？”

“哈啾。”

“你回来的时候，扎上了金原园子证人送给你的礼物领带，那么，早上那条领带怎样处理了？”

“这个……”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我是在寮母室里扎那条送给我的领带的，另外一条是忘在那里了，还是揣进衣袋了？

“你不觉得奇怪么？你记得扎上的领带，却记不得摘下的领带。”

“我记不得了。”

“我再问你，早上扎哪一条领带走出公寓的？”

“我记不得了。”

“如此说来，只能这样解释了。被告看了这张照片，又听了金原园子证人的陈述，所以你就说仅仅记得对你有利的事实了。”

“不是，圆球图案的领带是金原园子送给我的礼物，这一点我记得。因为马上要永远分手了，印象是很深的。”我非常激动，但是嗓子却无情地沙哑了。

“你被解雇，离开会社，最后穿什么服装，印象应该是很深的。你在更衣室脱换工作服，最后一次扎上领带，最后换上西装，当然，印象也应该是很深的。”

“不。”我绝望地大叫起来了。

检察官质问结束，我的双腿立刻瘫软了，踉踉跄跄地走回被告席。

审判长宣布，休庭至下午1点半。我们又被看守戴上手铐，一个一个地带出去。这时，和香子突然朝着我大叫道：“不要怕，努力干吧！”女看守慌忙狠狠地拉着手铐，和香子被拉得向前仆倒在地板上了。两名肉蛋子似的女看守拼命地制服一个可怜的姑娘，那情景和公审一样地蛮不讲理。

我故意在两名挟着我的看守当中放慢脚步，让他们拖着走，回到了地下室临时监房。在铁窗之下吃着凉透了的盒饭，我心中布满愁云。好端端的阿久津律师的奇袭，却遭到了老奸巨猾的检察官的反攻。虽然我想救援这位年轻的排长，但我也是一名无力的

老兵呀。我忽然苦笑，我简直象一个局外人观看着阿久津与堂前争斗，而我还有一个劲儿为阿久津的年轻而担忧呢。

“挨打了吧，”有人拍着阿久津的肩膀。石川律师甩了一下他的白发，象刀割似地在阿久津的脸上划了一下。

“挨打了。”阿久津低下了头。

“你的眼镜脏得一塌糊涂了。”石川说时，向月冈律师点头致意，他和木田律师、宇泽律师好象是老朋友，亲密地攀谈起来。阿久津擦拭眼镜上的汗和手垢。在旁听席上呆坐着的是水野阳子。阿久津走过去，她爽朗地笑了。

“你有点懊丧啦。不要怕，努力干吧！”她模仿着和香子的声音。

“我内疚得很，给你添了烦恼。”

“我没有什么烦恼啊。”

“可是，咱俩的秘密暴露了。”

“那也无奈。咱们又没干什么坏事。反而是把它当作坏事来宣扬的检察官才更坏呢。派两名警官跟踪10次，检察官低级趣味，那是不齿于人类的下流行为呀。我认为对方坏，对我并没有妨碍，可耻的是对方，但是，不能容忍的是发案当天的照片被检察官用诡辩给歪曲了。我已经怒不可遏了，我一定要把事实澄清。”

“你怎么干？”

“我现在正在想。首先，把底片全部按年代顺序加以整理，因为那房间里太乱了。其实，我要是整理起来，就一定要整理好，否则不罢手。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什么也不要做了。这也能算做道歉么？下午我也旁听，结束后我等你。努力干吧？”

水野阳子刚走，月冈律师就急不可待地匆匆走过来。

“大家准备一边吃午饭，一边研究下午的作战方案。你的老板

也出席。”

“是吗？”阿久津不高兴地皱着眉头，虽然他是在石川法律事务所工作的小律师，但是，这件案子完全是自己揽的，与老板无关。事先不和他商议就来参加作战会议，不合道理。但是，不等他发表什么意见，石川已过来把阿久津拉到一旁去了。

“哭丧脸也要看地方啊。振作起来，遇到这么一点点波折就气馁可不行啊。”

“我不气馁。可是……”

“不要轻视堂前检察官，他一直在东京地方检察院负责公安，和大贯检察官是莫逆之交，他俩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他是专抓证人短处的专家。你虽然勇敢，热心，但是疏漏太多。一般来讲，跟证人睡觉而被人跟踪，这就全是漏洞了。被人家跟了10次，你就没发觉？”

“我一点儿也没发觉。”

“在警官监视之下和证人睡觉，这样的律师就是失格了。”

“不是证人，只是和一个女人。”

“这样的主张能通过么？在这司法界。天真，天真。总而言之，今天的辩护我看不下去，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对你进行再教育。”

“放心吧，我自己能行。”

“混蛋！”阿久津头一次听见石川律师如此激动。“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你自己干，失败了怎么办？雪森厚夫就要接受死刑的判决啊。想尽一切办法也必须救他。这和医生一样，如果治疗失败，就等于杀死病人。”

“我估计可以取胜，只要加强证据的证明力就行了。”

“想是那样想，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从前我也办过两三件冤案……”

“我们先去啦。”月冈律师带着木田律师和宇泽律师，一边往

外走一边说。“第一东京律师会馆4号室，先给你订下午餐。”

“你听着，”石川的白发竖起来了。“辩护人一方认为是确实和明了的，检察官能够把它变为不确实和不明了。公审就是这种伎俩的重复表演。这一次，你预想到对手的反击了么？”

“没有。本来打算奇袭，反而遭到了奇袭。”

“那是由于对方完全掌握了你的底牌了。不论你主张什么，都要预想到反论。就和医生预想到药的副作用一样。下午的讯问也是你么？”

“哈啾。下午是池端和香子的不在犯罪现场立证，因为证人是我找到的。”

“好吧，我该说的都说了。其余就由你自己去干吧。我下午有事，现在就走。”石川律师转身就走了。

下午，头一个证人是切替四郎。我认出来他就是今年春天来探视我的那个人。面颊和下巴上都是胡须，嘴上的胡子虽然剪过，但是遮住唇部，看起来难以吃饭。证人宣誓时，他读完印制的“我宣誓，作证时凭良心，讲实话，不隐瞒，不添加任何枝节”的誓词之后，说道，“我不太清楚良心是什么，所以我只服从我主耶稣。”并划了十字。而且，不等阿久津发问，他就顺口说道：“池端和香子是无辜的。”审判长警告地说：“对你质问再回答。”

阿久津律师问发生案件当天下午有关池端和香子呆在切替研究室的事实。切替四郎证明下午两点至3点多，他和和香子在一起。堂前检察官开始反讯问。

“你所说的3点过后，是看了表么？”

“检察官先生，您来过我的研究室，一定很了解，我那里有很多旧钟表，全都修好，准确地走动着。”

“那么，池端和香子离开时是3点几分？”



“几分我可记不得。”

“奇怪啦，能记住3点，却记不住几分。”

“因为3点报时，所以知道是几点。又过了一会儿，池端桑才离去。”

“那么，请问，上次我去您的研究室时，是几点去、几点回的？”

“检察官先生是下……2点或者3点来的，谈了谈发生案子那天的事，我刻完了一个图章，所以……您是3点或者4点回去的。”

“到底是3点还是4点？”

“不是3点就是4点。”旁听席里有人轻轻地失笑。

“那么，你能不能说清楚是3点之前，还是之后；4点之前，还是之后？”

“我忘了。”

“我是下午3点10分离开你那里的。对于您来说，钟表报时已经听惯，再也不是引起你注意的对象了。讯问完毕。”

检察官刚坐下，切替四郎说道：

“还没说完，检察官先生。”

“证人发言要先征得同意。”审判长责备切替四郎，但他仍然不顾一切地说下去。

“3点时我的钟表都报时了。那时，池端桑说：‘先生，这么多钟表都在唱着3点啦、3点啦，多么动人啊。这是地球在转动的证明么？’所以我记得那是3点。过了一会，她就走了。”

“她走时是3点几分？”

“大约和我谈了10分或者15分钟，所以她是3点10分或者3点15分离开那里。”

下一个证人是修士雷奥波特·拉拉，黑色卷发，鹰鼻的西班牙人。由于证人切替四郎弄清楚了池端和香子走出R大学的时间，阿久津律师的主讯问也口齿伶俐了。年轻人啊，已经从上午

的失魂落魄重新站起来，精神十足了。

“你说过昭和 44 年 2 月 11 日下午，在车站前教堂举行修女特列吉娅·弓削的葬礼弥撒时，看到一名奇怪的女子，那个奇怪的女子现在在这里么？”

“就是她呀。”拉拉伸手指着和香子。“上午我就看着她，一点儿也不错，她就是当时的那个女人。她很引人注目，天气很冷，她却把大衣拿在手上，穿着牛仔裤和红色毛线衣，我们正在准备葬礼，她在那里转来转去，碍手碍脚的。大概是修女弓削人缘好，送来的鲜花全摆满了还摆不下，又往门外摆，我正在指挥。她就在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面前徘徊，我真着急，她又指着塔上的十字架，说那十字架就要融化了，要坠落下来，多可怕呀。所以，我认为她的头脑一定出了问题。”

“那是几点钟啊？”

“因为修女弓削的葬礼是 3 点开始的，迟了一会儿，大概不到 3 点半，喏，3 点 20 分吧。”

“你看表了么？”

“哈啾，哈啾，到 3 点半了，真糟糕，我叫他们快些摆花，很着急。可是，就在那时，她已经不在了。”

“后来，你又看见她……啊，我先问你，修女弓削的葬礼最终是在几点开始的？”

“整整迟开了 30 分钟，所以，3 点半开始。”

“结束是在几点？”

“一般葬礼弥撒和告别式合在一起要 1 个小时。所以大约 4 点半结束。”

“可是，修士拉拉，在葬礼进行当中，你在教堂里看见被告池端和香子么？”

“看见了。因为我在典礼当中要给神父准备祭具，要在教堂里

巡视，出出进进。我忽然又看见她坐在最后一排，吓了我一跳，因为她在长椅上盘腿打坐，合什当胸，坐禅呢。你看，在教堂里坐禅的女人是从来也没有的，而且是在葬礼进行当中啊。后来，葬礼结束，会场收拾完毕，我又过去看，教堂里空无一人了，她还坐在那里。”

“那是在几点？”

“葬礼 4 点半结束，又收拾了一会儿，已经过 5 点啦。”

阿久津向拉拉行一礼，露出满意的微笑。3 点 10 分或者 15 分在切替研究室，3 点 20 分到车站前教堂，然后在 3 点半的葬礼上坐禅，在教堂里呆到 5 点过后——和香子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是完整的了。

堂前检察官开始反讯问了。

“请问，拉拉桑，教会的葬礼都进行哪些内容？根据不同的人，内容有变化么？”

“内容……是仪式程序么？程式是固定的，任何人都是一样。首先是葬礼弥撒，然后是告别式。”

“刚才你说过，两者加起来需要 1 个小时。”

“是的。葬礼弥撒 30 分，告别式 30 分，不过，有时也不一定。”

“奥田神父主持的时候怎样？”

“奥田神父的说教比较长，也许延长了一点时间。”

“那么，葬礼弥撒就要超过 30 分，比如说，有没有 45 分钟的可能性？”

“有啊。”

“你看见池端被告时，葬礼进行到什么程序了？”

“葬礼弥撒结束，我松了一口气，回事务所去了一趟，那就是告别式刚开始的时候。她在最后一排。”

“告别式开始，也就是 4 点 15 分，那时在进行什么仪式？”

“赞美诗第 656 号的合唱，一贯是这样的。”

阿久津律师开始讯问和香子了。因为这是她在法庭上初次发言，所以引起全场的注目，无不竖耳静听，就连咳嗽声也没有了。多么令人怀恋的声音啊，和香子的声音通过耳膜，象热血似地传遍了我的全身。

和香子说她当天下午一点之前走进切替研究室，3 点过后从那里走出来去车站前的教堂。

“你为什么要去教堂？”

“我在大学前边的四谷土堤上漫步着，觉得很孤单，就想找一个地方坐禅，我想起教堂里一定不错，所以去教堂了。”

“你在教堂遇见谁了么？”

“嗯，在教会前边遇到刚才证言的修士拉拉了。不，不是遇见，因为我服迷幻药的后遗症发作，看教堂象橡胶似地软化了，塔和十字架就要融化而倒塌，我想通知人们这里危险而走近修士，他告诉我不要怕。不过，他大概听我说的事情稀奇古怪，以为我是个疯女人，他脸上露出厌恶的神情。我因为害怕教堂塌毁，又走回土堤。过了一会儿，病态发作消失了，教会又在我的眼中恢复为坚固的了，我才走了进去。里面在举行某人的葬礼，主持葬礼的是奥田神父。播送着赞美诗第 656 号。神父在坛上用鲜花装饰的棺旁撒香，我看见那些，心里立刻安定下来，我就打坐了。葬礼结束，人们都走了，周围很安静，彩色玻璃已经渐渐黑暗了。这时，修士呼唤我，小心感冒。后来，我就回去了。”

“那是几点？”

“不知道。天就要黑了。”

堂前检察官要开始向和香子反讯问，和香子却对阿久津说：“我可以回答一切问题。我已经不能再沉默了。”

“当你在切替研究室听到 3 点报时时，为什么要说‘先生，钟

表在唱，3点啦、3点啦’。”

“一百来个钟表有三分之一报时，简直是美妙的音乐，我很久没在先生那里听报时了，所以非常高兴。”

“莫非你的目的是加强切替先生对于3点的印象么？你故意说‘3点啦、3点啦’未免不大自然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围有一百来个钟表，没有必要你特意去说3点吧。”

和香子睁大眼睛，不理解检察官的用意，检察官若无其事，继续质问。

“那天，你为什么要去教堂？”

“刚才我对律师先生说过，我感到孤独。”

“以前什么时候去过？”

“这……大约两三年没去过了。”

“那两三年之中，你没感觉到孤独么？”

“感到过孤独，我是人啊。”

“但是，你并没有去教堂。那么，为什么你单单在发生案件那天特意到教堂去呢？”

“为什么，为什么，你问的为什么太多了。当时我感到孤独，正巧遇到一座教堂，我就进去了。”

“教堂前广场上准备葬礼很混乱，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你为什么单单要靠近修士拉拉，向他说什么十字架要融化了呢？”

“我并没有去靠近修士拉拉，是他靠近我的。十字架融化是我当时看到的，我打算警告大家。”

“难道不是为了给修士拉拉加深印象，证明的你存在么？”

“这是和刚才一样的混帐质问，绝对没有那种事情。”和香子怒目圆睁。是的，检察官的质问里是包含着阴险的毒计的。

堂前检察官在时间上把审判官作了3等分，看一会儿这个，再

注视一会儿那个，然后又陈述着他的意见。

“根据以上证言，第一，切替四郎证明被告池端和香子于昭和44年2月11日下午3点10分至15分走出R大学工学部切替研究室，证人雷奥波特·拉拉证明被告于同年同月同日下午3点20分在教堂门前与证人相遇，在这两处，被告都故意向各证人确认时间，我认为这是在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第二，根据被告的供述以及雷奥波特·拉拉的证言，可以立证被告于同年同月同日下午4点15分左右，歌唱赞美诗第656号时在教堂内。但是，这仅仅能够立证发生案件当天下午3点20分和下午4点15分当时的被告的行动，而上述两个时刻之间的55分钟被告是在该教堂内、或者在其附近，都没有确实的证据。”

堂前检察官停顿一下，又继续说了下去。

“下面，我请求以东京最高检察院事务官与御成门警署成员协同调查的结果为依据，立证的趣旨是从车站前教堂到达东京车站新干线专用第18号站台的时间。假日的下午，利用的士，从四谷车站停车场到东京车站八重洲出口，大约15分钟；再加上由车站前教堂徒步到的士停车场3分钟；东京站八重洲出口二楼咖啡厅至18号站台4分钟，共计22分钟。如果利用电车，自四谷站乘快车到东京站为10分钟，加上等电车和徒步，共计20分钟，不论利用哪一种交通工具，都有在上述的55分钟内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检察官坐下了，他给庭里留下一片窒息的沉默。

“他妈的！”

辩护律师席里只有月冈律师嘟囔了一句，其他人默默无语，反而在旁听席里好象远远地投石击水，引起一阵微微的波澜。

审判长征求意见，可否将下次公审日期定于两周之后，辩护人方面要求延缓，最后决定为一个月以后的11月2日。

搭最后一班车回到牢房。我疲倦极了，很想躺下，但是，值班的说非经医务人员诊断，不能批准躺卧。无可奈何，只好靠在墙上写这篇日记。写完，现在已是深夜，房里已经“暗灯”，我在幽暗的灯光下挥动钢笔。太疲劳了，浑身僵硬，沉重，冰凉。但是，反而兴奋得不能入睡。

难道法庭不是审判犯人的地方，而是把无辜的人民诬陷为罪人的地方么？难道检察官不是代表公益担起查明真相的职责，而是官官相护，一审的大贯检察官和二审的堂前检察官形同一体以诡辩陷害为己任么？

我和和香子什么也没干，然而却宣判我死刑、和香子无期，和香子哟……

我把全身的重量移向右脚，身躯向下沉，然后猛然用力伸直。身子象一根轴，旋转起来，快速的旋转，好象空气撕裂了，时光飞逝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旋转着。左脚趾在冰上，身躯向后高高飞跃。掌声、喝彩声。旋转四周跳成功了！

在那映着银白色光辉的冰场上，我自由地滑行。自由自在——就是说，脱离了家庭、大学、监狱和一切组织，真正的自由自在。我象暴风雪中飞翔的白隼，凭我的意志，支配我的躯体，在冰上滑行。雪森厚夫穿过银白色的暴风雪，象奥运会选手似地挥手，向欢呼的人们致意。

“久违了。你已经获释了么？”“获释了。”“不用批准么？”“由谁批准？”“当然是组织的批准啦。”雪森厚夫的脸色阴郁了，速度立刻减慢了。“我不该问你那些讨厌的事了。振作起来吧。”雪森厚夫差不多停止了，冰刀缠在冰上，倒下了。你在冰上摔倒，这可是头一次看见呢。我前去搀起他那沉重的身体，好重啊，我的力量并不能搀起他来，喂，你自己起来吧。“不要怕，努力干吧！”

我叫起来……我醒来了。我真的叫起来了。

午夜，小小的窗口，一半是黑暗的天空，一半是银白色的隔墙。隔墙后面是男监，这边是被隔墙分隔出来的女监，也就是大牢房里开辟的小牢房。唉，我被置于独房里，是小鸟笼中的小鸟啊。我的名字是女囚，称呼号码为74号，在大日本国家组织制造的监狱里，在狱中之狱的小小牢笼里禁闭着。为什么，不知道，有谁知道，请告诉我吧。

那天早上突然被捕，被投进拘留所，从早到晚，每天每天每天，你是犯人，你是爆炸新干线炸死两条人命的杀人犯，交待交待交待，不停地对我吼叫。我觉得他们太愚蠢，我保持沉默。于是，我被关在拘留所，拉进法院，被他们诅咒为不知悔改的、怙恶不悛的凶犯。我并没有提出要求，他们就给我做精神鉴定。你这个女人毕竟头脑有问题，杀人是必然的了。既然头脑有问题，判处死刑也没有意义，特别恩顾，减刑一等，改为无期徒刑，叫她一生一世在狱中强制劳动吧。

我并不希望出生在被人称做日本的组织横行霸道的岛国上。但是，我出生了，被命名为池端和香子，大人教会我日本话，我被当作日本人养育长大。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的意志。

我是一部车，被删除了梦想、停车、驶出界外和抛锚等等本应具有的多项功能，而单单强调了它的前进。我被送进学校，升学是唯一的目标，前进前进，只有前进。在狭窄的路上挤来挤去，我疲倦了，我想停止，驶出界外，我不愿再是一部车了。于是，组织里的人们就惊慌失措，说我疯了，堕落了。我两次落榜，最后考进了大学，也不过是走进了一家制车厂。我被送上流水线，给我装上知识的引擎，以免我脱离公共组织的公路，前进前进，前进！我被名为教授的总工程师和名为助教的工人浑身凿孔，扭上螺钉，不时进行性能试验，打上合格的印记转到下一道工序。



偶尔发生的大学学潮，那就是车的叛乱。砸烂工厂，我觉得很对，我为之忘乎所以。车跑上岔道乱冲乱撞，组织的监视人和总工程师惊慌失措，赶快制止。塔就是组织整治它的车间的象征。塔日，也是组织与车决战的象征。车败北了，虽然悲伤，但也无奈。这正是因为车在其性质上只有前进的机能，当它向着破坏前进前进再前进时，终于，撞在巨大的墙壁上了。

那天早上，我突然被捕，理由是我是一群叛乱分子之一，我是组织重视的新干线的爆炸犯。纳粹为了报复而逮捕和屠杀居民，就采用这种手法，由此可见，纳粹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组织，而组织就必须为它所蒙受的损害而捏造罪犯并加以惩罚。但是，我只不过塔日参加了示威而已。关于我在新干线爆炸那天的行动，那个穿藏蓝色西装的组织的间谍，也就是那个自以为是惯于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检察官，却指责我在犯罪现场。组织的语言就是数字，某年某月某日、几点几分，你在现场、你在现场、你在现场！本来，时间是不必附加什么数字的；但是，组织为了把我平平常常的一天描述为特殊的一天，它就无尽无休地添加数字。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风，也要描述为什么什么风，风速几米，添上数字，说明风只有方向和速度。检察官遵循把人“车化”的思想方法，他的头脑只会机械般地呆板地活动。

那一天，我走出切替先生的研究室，在土堤上走着，忽然产生幻觉，看见组织都崩溃了。旅馆、银行、学校、车站都干透了，象一座崩落的沙峰似地坍塌而扬起烟尘。天上降下火来，一切的一切都在燃烧。教堂前的广场上有许多人，那塔就要倒下来砸碎他们，不得了，我跑下土堤。

钟塔上的十字架正在融化，就要坠落下来，我叫人们赶快逃避。但是，这时幻觉渐渐消逝了，我发现了人们用惊奇的目光看我，把我当作精神病病人，我就从那里逃走了。

一会儿，幻影消失了。旅馆、银行、学校、车站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我明白了，这幻影是我刚才服用迷幻药所致。但是，我知道这些幻影是正确的，也许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或者一万年之后，那幻影就会实现。一流的旅馆、一流的银行、一流的学校、一流的车站，从神的永恒来看，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虚妄之物。幻影告诉我，钻进那里而感到安心和满足的人是愚蠢的。我在教堂里坐禅，我是自由自在的。一切都是空幻，教堂和仪式都会消失，组织也是狗屁！

那样自由自在的时刻，组织蛮不讲理地硬把无聊的数字（真无聊哟）塞进来。“下午3点20分至4点15分，这55分之间，被告赴东京车站，企图爆炸新干线。”

冷，凛冽的寒风象尖刀似地从缝隙里钻进来。雪森厚夫在法庭上的发言，象磁带录音机快转似地在我的耳朵里响着。他的鬓角苍白了，显然苍老了。我的眼里充满泪水，银白色的围墙看上去也弯曲了。我并不为自己哭泣，但是，为了他，我哭起来了。

忽然，我想起证人席上水野阳子丰满健康的姿态。她是R大学毕业生，我在切替先生的研究室里见过她几面。她总爱纵声大笑，处在欢闹的中心。我一遇见有人来，就躲到隔壁图书室里，不显眼；可是她却十分显眼。她好象是阿久津的情人，她和那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律师是理想的一对儿。我愿为他们祝福。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暗藏着阴暗的不愉快，把我赤诚的祝福弄脏了。这种不愉快和我看见年轻女看守或者囚犯看见同年的人在铁窗外自由走动时所产生的心情是一样的。她大概在精神病医院里工作，负责心理疗法。我住过的医院里也有这样的人，她们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对病员持有同情心和理解，并且勤恳地工作。水野阳子大概也是那样的青年人。然而，医院里的职员、医生、护士以及心理疗法的负责人，都是与病员本质不同的人。他们恰如看守

对待囚犯那样，站在比病员优越的地位上，从安全的高度向洞穴中蠕动的精神病患者伸出救援之手。是的，我对水野阳子产生的不愉快，就来自这人与人的本质不同的感觉。

“大大改观啦！”阿久津在室内环顾四周，象大猩猩似地捶了捶胸部。桌上、架子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散落在地板上的破破烂烂也不见了。

“你看，一切都彻底整理过了。”水野阳子挺着她那突起的胸部，把相册给阿久津看。从前5册，现在增加到20多册了。她同时拿出底片夹子。“我是这样做的。我首先询问了胶卷厂F社，把底片按照出厂番号排列，再根据底片把照片全部重新排列。于是，弄清楚了那张照片用的是1967年5月出厂的胶卷。”

“那可不行，那张照片就会当作1968年拍摄的了……”

“你别急嘛，”阳子信心十足地打断了阿久津。“你看，照片上的人物是限定了的呀。这张赏梅的照片是1968，或者1969年拍摄的，不可能早于这个时间。因此，我调查了那张照片上的病员入院年月日和护士的录用或退職年月日，作出了一览表。1968年4月以后入院的有3个人，同一时期里录用的护士有两人。就是这个人 and 这个人。也就是说，这张照片绝对不是1968年的，而准确是1969年拍的。”

“精确的推理……”

“别急；还有更精确的哪。1969年2月去赏梅3次，9日、11日、14日；但是，这位护士是2月10日录用的临时工，而且，2月14日雪森桑飞行北海道，已不在东京，那么，这张照片就绝对是2月11日拍的了。”

“完美无缺！”阿久津搂住阳子，在她额上亲吻。“这就行啦，这一来检察官也无法反证了。恐怕他就说这是合成照片也办不到

了。”

“办不到的，咱们有底片。”阳子离开阿久津，坐在椅子上咯咯地笑起来。

“我这方面也有成果啦。我发现了圣M会的尼姑，她把那次修女弓削的葬礼全部录音了，那录音带配着解说：1969年2月11日下午3点22分，修女特列吉娅·弓削归天葬礼现在开始……。从而判明了池端和香子听到的赞美诗第656号是在3点55分开始唱的。光33号列车开门时间是3点50分，只要池端和香子没有光速，她就不可能从东京站来到四谷车站前的教堂来。”

“完美无缺！”阳子模仿着阿久津的腔调。“这一来，检察官就不可能反证了。”

“不过，那位堂前检察官爱吹毛求疵，什么录音开始的时间不准确啦，半路上插入多余的情节啦，各种各样的刁难。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真实，而是面子。所以，他越刁难就离真实越远。我们就要抓住他这一点。”

“这次对我也是个学习。我们发现了确实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对方就竭尽全力来破坏，把本来很明白的给弄得暧昧不清了。”

“是的。雪森厚夫说得好，当你想袭击敌人的薄弱阵地并且占领时，很可能遭到意想不到的反击而被迫撤退。突击和混战，战争就是这两者的重复。虽然预先用炮火彻底压住敌人的反击力量，在可靠的掩护之下，冲锋就能稳操胜券；但是，要那样干就需要象美军一样的绝对优势的物质条件。喏，能差遣有搜查权的警察的检察官就是美军，我就是孤军作战的旧日本军，所以才不得不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打冲锋啊。”

“好艰难呀。”

“非常艰难。不过，托你的福，总可以从混战当中杀出重围吧。”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整理底片和找全相册的大浦护士

长，你还记得么？你头一次来医院时见到的 E 病栋的护士长。喏，就是雪森桑所说的那个快活的护士长啊。她不值班时就来帮我。报上不是刊登你的活动情况了么，还登了 Y 医院的照片，她立刻就干劲十足了。她是医院里的活字典，护士和病员她全认识，所以帮了我很大忙。”

“你真有办法。”

“不仅大浦护士长，在这医院里传开这件冤案之后，涌现了许许多多表示支持的人。”

“不过，报纸上说辩护团提出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被检察官全部推翻了。”

“可是，唯有 A 报独家支持辩护团的主张呢。”

“是啊，A 报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特辑《有关新干线爆炸案的 7 个谜》，尖锐地触及警察审讯的内幕和检察官的虚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了。写那篇报导的记者和田良江到我这儿来采访，非常热心。去你那里了么？”

“我向你交待吧，她是我的同班同学，R 大学心理学系毕业。”

“噢，原来是你幕后操纵啊。不过，心理学系毕业当上社会栏记者……”

“当新闻记者和毕业院系没有关系……”

阳子一边说话，一边收拾，准备回家。她收起证物底片和照片，梳头发，拿起手提包，带领阿久津走到门口。已经到了下午 5 点，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摩托，护士们正在回家。这时，从病栋走出一个有点儿肥胖的女人，笑咪咪地走过来，她就是大浦护士长。

“就是上次那位律师吧，请你努力干吧。”

“谢谢你多方帮忙。”阿久津点头致意。

“哟，你俩出去啊。”护士长看看阳子，又看看阿久津。“年轻

人多好啊，高高兴兴地。”

阿久津和水野阳子到达切替研究室时，听见门里象吵架似地骂声、喧闹声、鼓掌声，乱成一团。他俩面面相觑，这时看见了贴着的会场指示：《声援新干线被告第二次例会》。喏，正是这里。推开门，吵嚷声一下子静止下来。50多人围成圆圈坐在那里，站在当中的大胡子向他俩招手。那就是切替副教授。他穿着神父式的黑色长袍。

“我给大家介绍，这位是辩护团阿久津律师，这位是雪森桑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水野阳子。”

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立刻消失了。“你看，刚才争论得可激烈了。和这两位也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仅仅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是不够的，应该抓住更根本的问题……”

这时响起“同意”，“一点也不错”的呼声。但是，另一方又喊道：“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和审判无关”。双方都在起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们举着拳头，变了脸色。他们大概是Q派成员，狂叫着，那些戴盔帽的集团吵得最凶。

“请大家安静！”切替举起身边的大钹，咣地敲响，震耳欲聋的怪音镇住了起哄的声音。“一个一个地发言，那、你！”他指着一个女人。她头戴盔帽，厚嘴唇，象一条金鱼。她一张开大嘴，尖锐得可怕的声音就从那一口里出外进的牙齿中冲了出来。

“我想问一问刚来的阿久津律师，你为什么只顾为雪森和池端找不在现场证明？”

“因为为他俩申冤是最重要的头等大事。”阿久津说。

“那么，别的被告怎么办？守屋桑被判处死刑、田川桑和深谷桑被判无期，对他们一点儿也不辩护嘛。”

“他们由木田律师和宇泽律师负责，请你问那位木田桑吧。”阿久津在盔帽的人群中发现了木田律师。

“不对！”金鱼女士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我问的是你的辩护态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你认为爆炸新干线是革命行动还犯罪行为？你不懂，一切犯罪都是革命。”

“我不懂那种……”金鱼女士不等阿久津说完，又打断了他。

“新干线是什么？它不是统治者引为自豪的经济成长的成果么？爆炸它、毁掉统治者的面子，正是革命的英雄行为。所以，即使是真的犯人，也应该从根本上批判判刑不合理。你那叫什么辩护，因为有不在现场证明，请恩赐他俩无罪吧，难道不是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么？那样一来，就必然要追究真犯人。由于你现在主张他俩不在现场，Q派的某些人就要受到警察的调查，又要说Q派的某某是真犯人而进行迫害和捏造。我认为，追究真犯人是应当的，是反革命，是反动。这就是这件案子的本质。”

“不对，绝对不对！”阿久津说道。金鱼女士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站起来，他和她对峙着，而且，也和盔帽集团对峙着。“什么不对”，“资产阶级律师”，“胡说八道”，“开玩笑”……那些人又喧嚣起来。

“你们说得不对……”阿久津开始讲话了。他在学生时代获得一种经验，当周围喧闹时，用小声说话反而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收到镇静的效果。果然，“听着”，“听听律师说话”的喊声四起，吵嚷声平息下来了。

“……你们听着，在这件案子里，6名被告被判为共同共谋主犯。就是说被告当中，一些人谋划爆炸新干线；而另一些人负责执行，所以未参与执行的人也被定为共同主犯。就这样，不论是被指控参加执行的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或是仅仅参加谋划的守屋等人，都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了。也就是说，检察官的起诉是以6个被告紧密结合进行爆炸的判断为基调的。不料，发现了雪森桑和池端桑的不在现场证明。虽然上次公审检察官企图采用

诱导讯问和诡辩来推翻证明。但是，后来声援会的各位声援，A报以及舆论界的支持，冤案的呼声逐渐广泛，已经形成了可能反击检察官的局面了。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要清楚，如果雪森桑和池端桑的不在犯罪现场完全立证，他俩宣告无罪，那么，根据共同共谋主犯的理论，守屋、田川、深谷、阵内等四个人的起诉事实也就完全推翻了。”

响起一阵掌声。“说得对”，“律师说得对。”

“不，他说得不对。我和我的论点有分歧。”那位金鱼女士说道。她大概为了配合阿久津的腔调，降低了她的调门儿，摆出一副镇静样子。“由于不在犯罪现场证明的立证，雪森、池端和阵内有获得无罪的可能性。但是，守屋、田川、深谷三个人反而更可能被定为有罪。你连夺取胜利的战术还不懂呢。”

“你不必担心，在法庭上检察官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上谈。连检察官都不曾提起的事，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它列为问题。而且，Q派既然与爆炸案无关，又何必畏惧呢？公审只是以法庭为舞台的斗争，对方在舞台之外有什么动作，你装做不知就算了。再说，如果主张什么爆炸行为的正当，反而会使法官更怀疑了。”

“那些法官根本不可靠，他们是权力的走狗。问题在于应该彻底地否定审判，象你那样仰审判官鼻息的软弱态度是不行的。”

“你胡说些什么，”水野阳子爆发了。她巍然挺立，宛如罗浮宫美术馆石阶上耸立着的胜利女神。“我一直在听你的发言，你所渴求的只是你们一派的利益呀。你说彻底否定，说得怪好听，可是，现在正在审判当中，一审已经判处两名死刑、三名无期、一名五年徒刑了。二审里如不能挽救他们，就不堪设想了。在病人面前，与其浪费时间彻底否定，还不如抓紧治疗解除病痛，这才是最紧迫的吧。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阳子的声音象女中音歌手一样圆润，传得很远，金鱼女士和



盔帽集团都被震慑得噤住了声音。

切替副教授捋着胡须说道：“继续讨论原来的议题吧。首先，为了确定雪森桑和池端桑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声援会对于新证人和新证据的发现，采取全面支持的态度，大家同意么？”

“没意见！”全场响应。

“其次，对待舆论问题。今天 A 新闻的和田记者到场，所以，我们想听听她的宝贵意见。和田桑，大家都知道，她就是第一个在报纸上主张本案是冤案的。”

“怪难为情啦。”一位晒得黑黑的二十五、六岁的女士，一边说一边站起来了。看来是一位不拘小节的人，没有化妆，短发，满是皱褶的裙子。“我不是声援会的人，今天只是来采访各位的活动，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谈。”

“起码应该给我们提一点建议吧。声援会在社会上应该怎样进行工作？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和田桑是怎样转向主张本案是冤案的啊。”

“开始的时候，我对警察和检察官的发言也是囫囵吞枣儿，相信是激进派的共同谋划，一审时顺着那条线采访，写了报导，实在惭愧。但是，旁听了上次公审以后，我的看法就改变了。”

和田记者中断了发言坐下了。切替副教授慌忙问道：

“这个，你为什么改变了看法呀。”

“我坐着发言。腿太累了，整整一天走也走累了、站也站乏了。因为我看见公审时，雪森桑和池端桑有了确实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检察官偏要推翻，而且他缺乏理由，所以我产生了疑问。而且，我看雪森桑和池端桑毕竟不象激进派那样搞政治运动的人，从那时起，我就单独采访，改变了态度。”

“记者桑，请你停一下，”金鱼女士又发言了。“你不要采用激进派这个名词好么？虽然我们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搞政治运动的学

生，但并不过激。我们只不过忠实于以科学的眼光观察现实政治情况所得到的答案而已。我们赞赏你总结自己的过去而主张冤案的勇气，但是，我们希望你更成熟些，不要使用激进派这一轻蔑的语汇。”

“同意！”盔帽集团如同有人指挥似地异口同声。

“本来嘛，”金鱼女士一兴奋起来就尖声尖气地，“警察从一开始就抱着偏见，先入为主，认为新干线爆炸案的犯人一定是激进派，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他们就根据这条线索强行侦查。我派以守屋为首的三个人以及与他们有过接触的池端、雪森、阵内被非法逮捕，在连续拷问和威胁之下自白。警察进行这样一连串的诬陷的基础，就是爆炸犯一定是激进派的偏见。”

“且慢，”阳子站起来。“你的发言好矛盾呀。矛盾，矛盾。刚才你不是说爆炸新干线是革命英雄行为么？有这样思想的派别被视为爆炸犯是很自然的了。”

“我希望你说得准确一些。我说的有爆炸愿望的人和爆炸犯是不同的。我们的确怀有爆炸的愿望，而且现在仍然有。但是，我们绝不是爆炸犯。权力对此不严加区别，反而认为怀有爆炸愿望的人就是爆炸犯，这是短路了的结论。本来，任何拥有革命思想的人，都会产生爆炸新干线的动机。但是，如果把仅仅有动机的人都当作犯人，就得逮捕成千上万的人了。那就不是什么治安维持法了。”

“那么，我问你。如果真犯人出现了，你怎么办？如果他承认自己是犯人而自首，对他不应该起诉么？”

“我看是不应该的。因为一切犯罪都是革命，所以不应判罪。真犯人根本就不应该交出去嘛。”

“胡说八道。这就是激进派的理论么……”

“我说过不要用激进派这个词儿嘛。你还是不懂啊。”金鱼女

士又尖声尖气地叫道。

“可是，你的发言就是过激呀。你才一点儿也不懂呢。这个声援会就是为了替被告申冤才成立的吧，也就是说要把被告所受的冤枉向社会宣传，并鼓励被告，支持辩护律师，这才是它的目的呀。可是你们刁难努力工作的律师，分裂支援会，这就是过激呀。”

“你们声称搭救被告，可是只搭救一部分被告，这就是问题啦。现在，守屋被告对声援会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上次我们去探视时，他就说，如果仍然是这个样子，Q派的人就退出。目前发生了警察和检察机关带走声援会成员加以审讯，并对于守屋、田川、深谷三被告重新进行审察，这些事实是一连串的反侦查真犯人的行动，本来这应该是声援会当前最重要的活动。但是，声援会却闭着眼睛，尽顾一些鼻子底下的琐事，热衷于为一小部分被告立证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这就是问题。”

“说得对”，“同意”，“改组声援会”，“解雇资产阶级律师”……盔帽集团全体起立，手挽手组成游行队伍向前进发了。切替副教授后退着，周围的桌上和架子上，那些旧钟表有的坠落地上，有的被摔在地上，响起一片破坏的声响。

“停止暴力，大家商议嘛。”切替打算制止，刚拿起铜钹，就被人给抛掉，他的黑袍底襟挂在虎钳上，撕破了。

“这是干什么，太野蛮啦。”阳子刚要出去，阿久津拉住她的手，把她拽回来。

“不要盲动。”

“可是，他们太野蛮啦。”

“对声援会心怀不满的各位，实在抱歉，请你们出去。不过，请停止毁坏东西，这里是研究室。”阿久津大喊着。

“叫我们出去是什么意思，你别装模做样啦，资产阶级律师。”

金鱼女士在他面前挥动拳头，张开她那厚唇的大嘴，象是要

咬人，阿久津赶紧躲开。十几个盔帽集团成员占领了刚才切替副教授站着的室中心，金鱼女士摆出司令的架子，开始演讲了。

“第一，我要求声援会的目标放在反对警察和检察部门侦查真犯人上。现在当局的侦查正在波及声援会的会员身上，这是最紧急的议题。大家怎样考虑，请发表意见。”

在场的三十多个人，没有人发表意见。切替副教授坐在椅上，开始刻石章了。三位修女茫然地背朝着她。几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男女低着头一动不动。水野阳子与阿久津面面相视嗤之以鼻。金鱼女士又说道：

“如果没有意见，就可以认为是对于当前的运动目标全体一致通过了。”

“欺骗！”阳子大声叫道。

金鱼女士皱了一下眉头，但她并不把阳子放在眼里，继续说了下去。

“第二，我们要求撤销切替先生的声援会会长职务。虽然切替先生创立声援会的功绩应给以正确的评价，但是，他过分地追求神啦、基督啦的反动幻想，遇事就强制会员进行原始行为的祈祷，这绝不能允许。关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表意见。”

切替副教授一边运用他的刻刀，一边平静地说道：“因为我并不是由别人任命的会长，所以也没有必要由别人来撤职。如果由别人担任会长，我非常感谢。不过，神与基督并不是幻想，对于我来说，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实的现实，这个人世才是幻影呢。”

“先生讲的尽是些不科学、不合逻辑的话，所以不行啊。”金鱼女士说道。她对切替副教授讲话毕竟还是有一点礼貌。“你相信看不见的神，那就是盲目信仰。”

“那些眼睛看不见的、无法测定的、数学上无法还原的，以及根本不能成为科学研究对象的，都是神。”

“开玩笑！”一个戴盔帽的说道。切替副教授并不反驳，只是摇摇头而已。

“第三，我们要求声援会更积极地进行活动，不要停留在提倡声援被告这个题目上，应该去旁听公审、募款、保护会员人权、拒绝搜查真正犯人等等，写文章登在支援报上，并且举行街头示威。”

“反对！”阳子说道。“声援会并不是政治团体，没有必要搞示威游行。而且，我根本就不愿和你们这些戴盔帽的走在一起。”

“真理只有一个，”切替副教授也发言了。“只要能够证明全体被告是无辜的就足够了。正如刚才阿久津律师所说，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最好限定在公审取胜上。为了这个目标，各位才来到这里，不仅有学生，还有会社社员、家庭妇女、修女、护士，大家主义不同，立场不同，但是走到一起来了。Q派的各位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先生，你又老调重弹啦，”金鱼女士跺着脚。“你对事态认识不清啊。象你们的干法就不可能得到无罪的结论。你们听着，6名被告里，有3名是我们Q派的人。我想声明，我们是拥有2分之1的发言权的。况且，我也希望你们正视一个事实，是由于那两个人的伪供，才使我们的3个人被判有罪的。”

“你不要弄错，”阳子站起说道。“并不仅仅是他俩做了虚伪的交待，除了池端桑之外，其他5个人全都做了伪供。也就是说，Q派的3个人全都自白了。你们Q派方面责任重大，是你算错了帐了。”

“请木田律师发表意见吧。”阿久津朝着躲在盔帽集团背后的木田说道。

木田和宇泽律师自一审以来就一同为Q派3名被告担任辩护。当阿久津提出二审共同辩护的建议时，他反对得最强烈。“Q派的3名学生，对雪森和阵内抱着轻蔑和不信任，他们既不是Q

派成员，又不是学生，而是前科犯，所以，肯定会出卖。而且，他们认为犯人就是雪森。共同辩护是困难的。”但是，阿久津和月冈律师苦口婆心地对他讲，如果不组成辩护团，就无法战胜检察官，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说服了他。

木田律师往前走，盔帽集团给他让出一条路来。他走到前面，小声地自言自语似地说道：

“上次公审，阿久津律师为雪森、池端两被告立证不在犯罪现场，检察官当场反证，暂时好象检察部门占了上风。但是，说老实话，检察官的反证是牵强附会的，没有说服力的。检察官对守屋、田川、深谷3名被告又开始了新的审讯，对Q派的人也以传唤的形式着手侦查，这就是他们对雪森、池端两被告已经绝望，而认为执行爆炸另有犯人，并对Q派全体都产生怀疑的佐证，守屋等3名被告也心情动荡，——还不是动摇，情况很是紧急。所以，我认为既然经过艰苦努力才结成6名被告的辩护团，如果把这一有利的形势弄坏，我同意刚才阿久津律师的意见，那不是良策。辩护团应该保持下去，我认为声援会方面，Q派与其他各方的分裂也是不可避免……”

“那不行！”盔帽集团中有人喊叫。接着就又有人喊“判徒”，“木田律师有问题”。

金鱼女士代表Q派发言，责难木田律师。

“你是Q派的律师，为什么反对我们的要求？”

“不，这一点必须讲清楚。我不是Q派的律师，我和宇泽律师都是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三家家属聘请的私人律师。只不过因为三位委托人是Q派成员，所以才和你们联系。”

“那么，木田桑就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律师啦？”金鱼女士问道。她虽然态度傲慢，但是带着一点担心的阴影。

“我从来没这样说过。辩护团和声援团都是单独独立的团体，

应该互相支援，我呼吁不要搞损害独立性的相互干涉。”

“木田律师说得对，”阳子说道。“我们声援会的人不懂法律。但是，法庭上就是律师与检察官的高度的法律知识的竞赛。譬如，取得一份证言，律师也必须严防检察官捣鬼。这一类事交给辩护团办，我们对被告精神支援就行了。6人被无理逮捕已经两年8个月了，他们身受孤独、轻蔑、重刑判决之苦，我们要支持他们，这才是建立声援会的初衷。”

“不过，我们不能满足于那种不彻底的活动。不仅是精神支援，还要有实质的，也就是必须以实力来排除检察部门对Q派的追查，否则，木田律师所说的那种严重的情况就无法突破。我们要求……更确切是说：我们宣布，现在我们退出声援会，单独成立声援会。”金鱼女士说道。

“就是说要分裂为两个声援会了……”

“是的。这是守屋被告的愿望，我们应该满足他的要求。”

“你们想分裂就出去好了，反正这个声援会没有任何纲领，是志愿结合的嘛。”

“今后，我们发布我们的声援会新闻，开展监视辩护、街头示威、旁听、募款等活动，在必要时也可以以实力来摧垮你们的声援会。”

“太无理……”

阳子的呼声被盔帽集团的便携式扬声器压下去了。他们举起右手，高呼口号，“争取宣布被告无罪”，“反对辩护资产阶级化”，“坚决反对侦查真犯人”，他们推开桌子，踢倒椅子，投掷架子上的旧钟表，踩碎玻璃，喊着号子挽起手臂蛇行着前进，在研究室里绕场三周之后，冲破关着的屋门走出去了。

他们走后，其他人立刻收拾残局，捡起扔在地板上的旧钟表，把碎玻璃扫起来，摆好桌椅，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研究室的样子。当

人们围着切替副教授坐下时，不知由谁开头，大家一下子就笑了起来。其中阳子的笑声咯咯咯地最突出，逗得大家大笑。笑声收敛时，所有的钟表齐鸣，报时了。晃一下钟摆就是一秒钟的西门子大钟，发出浑厚的钟声；闹表则尖声尖气。在地板上摔坏的那些钟表，发出喑哑的声音。在钟表声的洪流之中，人们又大笑起来了。阳子笑得捂肚了。等大家终于安静下来，切替副教授站起来说道：

“来，为被告们的无罪能够立证，大家祈祷吧。”

“先生，你又逗我笑啦。”阳子一边揩着眼泪，一边笑。但是，一会儿她就合起手掌，虔诚地低头祷告了。那么多的钟表，滴滴嗒嗒地，听起来好象地球在呼吸。

盔帽集团走后，余下的人对声援通讯的编辑，与被告通信以及探视进行了分工之后散会了。最后留在房里的就剩下切替、阿久津、阳子、和田良江四个人了。

阳子看着堆在桌上坏钟坏表，叹了一口气。

“先生好不容易修好的，又给弄坏了。这里的钟表有一半报废了。”

“没有报废呀，修修就好啦。”切替说道。

“这些压遍的就不行了吧。”

“和人不一样，机械不报废，弯了的把它直过来。碎了的把它粘起来，缺少的就添补上，总可以修好。”

“这些表，先生还想再修么？”

“当然。其实我非常高兴，提高我的修理兴趣了。”

“先生真是个怪人。我肚子饿啦，有吃的么，没买什么东西存放着么？”阳子不得切替先生允许，就去冰箱里翻腾。那冰箱生满了锈，是切替从大件垃圾场捡回来的旧货。阳子从冰箱中取出鸡蛋、猪肉、土豆、卷心菜，麻利地烹调起来。



“请稍候一会儿。现在给你们做阳子通心面。”

“喝点酒好么？”切替从书架上取下几册摆在一起的《天主教大辞典》，书后边隐藏着的秘密柜橱就露出来了。他伸手从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瓶法国葡萄酒。

“奥斯庇斯·德·波奴 1961 年出品，这可是好东西啊。因为我爱喝葡萄酒，给法国神父刻一个图章，他就送我一瓶酒，好酒还多着呢。”

“先生真了不起，这是秘密酒库啊。”阳子跑过去往那里探看。

“这是学潮当中发明的。在这个研究室被查封之前，我用一夜的工夫修成这个秘密柜橱。查封研究室的学生把所有的东西都砸坏了，唯独没有发现它。”

“邓蒂斯<sup>①</sup> 的智慧啊。”

“什么？”

“洞窟王爱德蒙·邓蒂斯把斯巴达的宝物藏在小艇的秘密柜橱里。”

和田良江拔开瓶塞，向玻璃杯里斟酒，他们三个正在杯觥交错，阳子的饭菜也做好了。

“酒太高级，我做的菜就逊色了。”

阳子虽然那样说，却吃得津津有味。她边吃边喝酒，一会儿就醉眼惺忪了。她忽然若有所思地笑道：“Q 派的人们多可笑啊，他们尽想些什么呀？”

“并不可笑。今后很难办了。因为在公审时不得不对 Q 派的三名被告共同辩护，所以，今后他们对辩护团会施加压力，逼我们走向激进呢。”阿久津用叉子卷着空心面，皱起眉头。

“您对今后的公审看法如何？”和田良江俨然是记者采访的腔

---

① 大仲马小说《基督山恩仇记》里的主角。

调。

“可以说是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啦。”

“那样怯懦可不行，因为咱们有确确实实的新证据啊。”

阿久津闭上眼睛，暗示阳子不要多嘴。和田良江虽然是新朋友，但她是记者，有关新证据的事是不应该对她讲的。阳子敏感地懂得了阿久津的信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她是最能喝酒的人，酒瓶里已经所剩无几了。

“我们立证，检察官以反证来推翻。目前大概就是这样的拉锯战吧。”阿久津心情沉重地说道。

“公审可能拖下去么？”

“象上次一样，纠缠不清，一拖再拖。一两年里看不出终结。”

“这全怪检察官太毒辣了，上次你已经提出了确切的新证据，却被检察官的牵强附会和诡辩给推翻了，太叫人生气了。他妈的，喝吧，先生，再拿一瓶来！”阳子大叫道。

切替把横放在一旁的另一瓶酒轻轻地拿起来，摆在酒篮子上。

“这是法国霞托·马尔河 1953 年产品，因为年久，已有沉淀，不要让它泛起。和田桑，轻轻地拔塞子。”

和田良江轻巧地拔下瓶塞，给大家斟酒，她说道：“你看公审要拖多久？”

“我看，五年到十年……”

“不是开玩笑？”阳子叫道。大概她太激动，一口酒噎住了。

“当然不是玩笑。其实，我们这个文明国、先进国、经济大国大日本的审判，才是世界上效率最低、最不合理、最忽视人权、错审和误审最严重的呀。总而言之，冤案层出不穷，而且要使冤案平反，就得经过可怕的漫长的岁月，这就是现实。错误地被当作犯人逮捕而得到平反的，幸浦事件 10 年，八海事件 17，青梅事件 15 年。所以，我们这一案子也不可能简单地了结啊。”

“10年……无法忍受啊。池湍和香子被捕时24岁，她的青春要消逝了，可怜……”阳子哭起来了。她仰着脸号啕大哭，泪流满面。

“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啊。”阿久津用手帕揩着阳子的眼泪。

“不能象希奇考克的《电话号码M》、艾里修的《幻女》、伍尔里奇的《恐怖的迷途》那样把冤案彻底平反么？”

“遗憾得很，象电影和小说那样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阿久津用手帕轻轻地在阳子的眼上按了按。

“喏，良江，你要大写特写啊，用舆论的影响力给生锈的审判注上些润滑油。”阳子夺过阿久津的手帕，用力擤鼻涕，然后抓过酒瓶往和田记者的杯里猛地倒进酒去。

“我要写啊。可是，报社里阻力很大，我们编辑部的人都是50年代学运的过来人，他们因为被告里有激进派，就对冤案抱怀疑态度。而且，最不关心被告的人权问题的就是政府方面和原来的左翼政党。所以，我在各方面采访时，反应最敏感的是普通人、学生和家庭妇女……他们以公平的明亮的目光看穿了这一案件的本质。由于他们的支持，我才能写下去。”和田用手抚着她那鸟窝似地蓬起的头发。

“我希望你不仅对这个案件，而且对日本的其他冤案更多地进行宣传。”阿久津说道。

“的确，刚才您提到八海事件和幸浦案件，其实，冤案太多了。另案逮捕、在拘留所里强迫交待、起诉、判刑，他们这种一贯的制造犯人的作法简直令人发指。电视记者把嫌疑犯在警官的怒吼之下交待的镜头当做天经地义地播放，而观众也就毫无批判地观看。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到嫌疑犯还有什么人权，在这样的精神土壤之下，冤案将会无尽无休地制造出来了。”

“的确如此。在即将迎接21世纪的现在，我国还保持着名为

警察拘留所的无视人权的代用监狱呢。”

“那是因为只要保留着拘留所，就可以制造国家所需要的犯人啊。”

“喏，阿久津大侦探，我对池端和香子啦、守屋牧彦啦，这些年轻人的心理，喏，也就是同龄人的心理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对雪森厚夫这个人，我却一点也不理解。那位叔叔在想些什么？他好象打过仗、住过监狱，有过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经历。”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一则他不愿谈及过去，再则他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再加上我们年龄相差悬殊……不过，他外甥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班生，所以也不是毫无缘分。作为北方寒冷港口的同乡，也有共鸣之处。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经常呆在角落里的人，不配摆在中央的人。”

切替副教授划着十字。

“是的，他是生存在那些高踞中央享受荣华富贵的人们的脚下的受苦人。因此，他更了解那些支撑繁荣的人们的欺骗、罪恶和缺陷。一看他的脸，我就想为他祈祷。”

“我去采访，被他拒绝了。池端和香子和其他被告都和我见面了，只有雪森桑不行。所以，我也不想写他了。”和田记者说道。钟表敲响8点了。阿久津正在盘算约水野阳子去新宿过夜。

来电报了。

10月30日6时5分父逝 母

虽然阿久津律师对我说过父亲生病住院了，但没想到他会遽然去世。自从被捕以后，我们一直不曾见面，我决心不见他。但是，他毕竟是父亲啊，一看见电报，立刻就流下眼泪了。在单人牢房里又被隔离了的一个姑娘的小小的泪珠。下次母亲再来，和

她见面吧。

发白的天空，有一颗星殒落了。我以为是泪水障目，再仔细看时，已经消逝了，也许是流星。我回忆起风莲湖畔那晶莹的星空和闪烁着的流星。眼前这发白的、好似涂上毒药的天空怎么会是相同的同一个天空啊。但是，父亲就在这白色的毒液之中升天了。

我追忆着父亲的一生。他是一座大寺院的主持的次子，著名的刑法学家，一男二女之父。我是个给父亲增添烦恼的女儿，有时出走，有时精神异常，最后终于成为刑事被告而使父亲悲哀。然而，成为刑事被告并不是我的过错，是在我要想摆脱组织、在逃脱之中被捕的。父亲不相信我是无罪的，他想用精神病患者、无责任能力者来求得赦免。所以，我不愿见他了。我希望父亲了解我的内心，但是，父亲去世了。

长夜难寐夜更长，打开白天看的唐·路德的《神圣的委托》，由于灯光减暗，看了三行就眼睛痛了。我忽然想起雪森厚夫，他那暗淡的眼神，好象注视着我阴暗的内心深处。不知为什么，他能够理解我，我谈到关于组织的事，精神科医师就以“你是被害妄想症”的目光来蔑视我，但是他却对我温和地微笑，他本人对于组织也深有同感。

清晨，仍然是发白的天空。但是，由银白色的无机质的天空，变为布满乌云的天空了。海鸥在飞翔，缓缓地向着有水的方向滑落。鸦群飞来了，黑色的翅膀湿湿的，闪着瘆人的光亮。早晨的点名，开始了监狱里的一天的课程。

我是女囚，称呼号码是74号，哈啾。

平时送早饭的杂役只从送饭口把手伸进来，今早却从那洞口往里偷看，死盯着地看着。真讨厌，我叫他赶快滚开，那眼睛却

笑了。是他，头儿，佐藤银次。他的嘲笑就象向我身上泼了脏水。他用伪证陷害我，自己却减轻了刑罚。

愤怒使我操起圆珠笔，今天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欲望，我停止了自愿劳动，对啦，和香子，我为她写……写下去。

### 第三章 寒 乡

我出生在雾多布岬附近的一个寒村。但是，我只是在入伍当兵之前，从那里路过一次。那里是从湿原渗出来的小河入海处的一块狭窄湿地，十二、三家低矮的房屋挤在一起，我出生的房屋早已无影无踪了，打听当地的人，据说是某年冬天被海啸吞没了。

在我幼时记忆里，家里的墙壁倒塌了，看见外边一片白色。那白色好象是无数蠕动的可怕的猛兽，又好象是滔天的骇浪汹涌而来。那大概就是在那个海边小屋里的经历留下的印象吧。

我两岁那年，也就是大正 10 年（1921），我们全家搬到根室，那年根室本线火车通到了根室。父亲从前打渔，到根室以后改为开澡塘了。所谓的澡塘，规模很小，父亲烧火，母亲和姐姐坐帐房，是个家庭营业。两年之后，码头附近一家小吃店倒闭出售，我家就把它买下，开始经营食堂了。关闭了刚刚上了轨道的澡塘，改为经营生疏的食堂，我听姐姐说，是由于发生了一场不幸。母亲至死也没弄清楚这次事件的真相。

澡塘下午 3 点开门，于是有一位未过门的寡妇第一个入浴。虽然不知她有多大年纪，但是她是一位白皙的美女，身材和姑娘一样匀称。她象洗温泉似地泡在清澈的浴池里，悠然自得，在其他客人进来之前就离去。母亲坐在帐台前，入神地望着那寡妇漂亮的身段和略带凄清的表情。

有一天，和平时一样第一个入浴的寡妇慌慌张张的走出来，穿上衣服就匆忙回去了。母亲忐忑不安，呼喊孩子们的名字，厚夫立刻跑来，但是不见比他大一岁的造雄。母亲叫来芳子，到处寻

找，忽然看见浴池里沉着一个小孩。

后来，芳子回忆当时，母亲那样小的个子，不知由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她抓住年幼的孩子的双脚，象甩菜叶子似地抡起来，然后给他敲打后背，疯狂地呼唤雄造的名字。芳子被别人提醒，赶快去叫正在烧火的父亲，当他俩回来时，母亲在不动了的孩子面前已经哭得痛不欲生了。

那个寡妇刚要入浴，发现浴池底上沉着什么东西，来不及看清楚就吓得仓惶逃走了。不，她看清了是一个孩子，但是吓得昏了头脑，忘了告知帐台上的母亲就走出去了。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只要那寡妇及早告知，那孩子就可能得救，人们都后悔不迭。那寡妇再也没露面，谁也不知她是什么人。以后，我家就不再经营澡塘了。

对于经营澡塘时期的事，我已经毫无印象了。只觉得不去离家最近的澡塘而特意去很远的澡塘有些费解。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比我年长一岁的雄造哥哥是淹死的，那时我已经是小学生了。

我家开的食堂挨着鲜鱼市场，鱼腥和海带味儿很强烈，从早到晚都听得着黑脊梁 海鸥的鸣叫。食堂门面朝着大海，在窗口上夏天卖冰，冬天卖烩菜。走进带窗棂的拉门，右边是厨房和长桌长椅构成的简陋的餐室，里面有一间4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雅座，一张炕桌是给客人用的。二楼有两间宴会用的6张榻榻米的房间，只在楼下挤不下时才使用。从厨房往里，细长的走廊通向正房。所谓正房，也只有4张半榻榻米和3张榻榻米的两间，我们一家5口就住在那里。院子里有一间铁皮屋顶的仓库，那里是父亲的工作间。

生意很兴旺，大概是我和襁褓之中的妹妹末子妨碍手脚，就把我们送到附近的保母家里去了。早上，保姆抱着末子，拉着我



的手去她家，到了傍晚或者夜里送回来。保姆的容貌已经记不得了，她没有孩子，孤单单的家里有些幽暗。有一次末子哭了，她大发雷霆，打了她一巴掌，我也哭起来。于是也挨了一巴掌，我记得非常疼。

保姆嗜酒，她很想来店里喝上一壶，姐姐告诉我，那时我和保姆一到店，我就对母亲和姐姐说：“给奶妈酒。”也许是保姆教给我说的吧。总而言之，朦朦胧胧地，我还记得她拿起小酒杯一饮而尽时吧嗒嘴的情景。

保姆看我还有点儿用，就对我和蔼了。不再打我，还带我去海边捡赤贝，上高台上的金刀毗罗菩萨庙去看码头。母亲忙于干活儿，顾不上照料我，我就把保姆当做母亲一般，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我都愿意为她去做。恐怕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发生了件痛苦的事。

我对这件事回忆过无数次，但是每次回忆内容都多少有点儿出入。有一次，我4岁，也许5岁了。母亲摆出一副从来也没见过的可怕的面孔，把我带进正房那间3张榻榻米的房间，那里有另一个婶娘帮忙，按住我的手腕，我吓得连哭带号，母亲在我的食指上放一块白色的东西，干艾，点上了火。又烫又疼。但是，我并不是因为疼痛才哭，而是由于无缘无故地这样对待我，我非常气忿。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为了告诫我不做坏事。我手指上的隐隐的伤痕，就是那次留下的。又过了很久，才告诉我“坏事”的内容，说我从装零钱的篓子里偷了铜钱儿。可是，我根本没觉得我有过偷盗行为。

装零钱的篓子用带子挂在厨房的柱子上，小孩子一伸手就能够着，我想，可能是保姆怂恿去替她偷一毛钱的铜币的。否则，我不会从那个曾经被告诫过不许碰的篓子里偷钱。偷来的钱，幼小的孩子根本不懂得花。然而，也许是违禁的偷窃给幼小的心灵带

来了快感，后来，我络窃时（是呀，我干过络窃），明知那是禁止的，危险，反而恣意地干，大概也是这种心理的萌发吧。

给我火灸时，帮助母亲按着我的，记忆中仿佛是一位婶娘；其实，也许就是姐姐芳子。芳子姐姐比我年长12岁，真象婶娘，她照顾我的襁褓，开设食堂时她又当侍者又跑外送饭，给母亲打下手。我被送到保姆那里以后，我向保姆讨好或者模仿保姆时，姐姐就生气，她经常说：“咱们家的孩子，可不学那些。”何况我为保姆偷钱，那就更不能容忍了。

比芳子姐姐小4岁的是新一，新一的挨肩儿弟弟是启司，启司比我年长7岁，虽说他是我的哥哥，倒不如说象一个小叔叔。新一和启司很要好，他俩都已是小学生，他们到街里和郊外游玩，把我这个弟弟排除在外。我只能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末子在院子的角落或是晒东西的台子上悄悄地玩娃娃或过家家。我家附近只有一个木船作坊和两三家饮食店，都没有小孩，在我上学之前，只有末子给我作伴儿。

起初，父亲在厨房里很卖劲儿地烹调。但是，他这人天生不惹人喜欢，不会接待顾客，自打有一天和客人争吵之后，再也一到店去了。夏天帮人家下定置网捕马哈鱼，冬天出去狩猎。他戴着海龙皮帽，穿着带橡胶层的雨衣，拿上枪，一走就是几天。猎到鹿和熊，他就在仓库里剥皮，把野鸭和雷鸟以及其他许多猎到的鸟类和动物，制成标本。这就是父亲的形象。后来，他又干过许多行当，在港内的小蒸汽船上当船员，在捕鲸船上当水手，但是，我始终把他当作猎手。我为当一名猎手的儿子而自豪。

我喜欢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摸他的枪，从枪口往里看，我真想变成一个小人儿，在那光亮的、豪华的隧道里漫步。我用手指钩住扳机，猛地一扳，幻想那发射的轰鸣会使我这个小孩子的力量扩大好几倍。光滑的枪托贴在脸上，想象着追逐森林里的

动物。因为要被父亲发现就会挨骂，所以，估计差不多了，就赶快把枪放回原处，悄悄地离去。

父亲沉默寡言，但是，一喝起酒来，话就多了，他一边擦枪，一边讲起打猎的故事。我蜷缩在哥哥们的身边，围着摇曳着红红的光焰的火炉，听父亲讲述猎熊和炸狐狸的故事。炸狐狸现在禁止了，是用一种制成食饵形状的模式炸弹炸北狐的。3公分长的土纸圆筒里装上火药和磁器碎片，外面用野鸭或者马哈鱼肉裹住，狐狸把它当做食饵，一咬就爆炸毙命了。嘴部炸裂的狐狸，最多时在仓库里吊着好几只。制造这种炸药也是父亲的重要的工作。他把红色和白色的粉末放在乳钵里细心地研磨，把土纸弄湿，一边在炉边烤，一边做成纸筒，我喜欢看他那十分专注的神情。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讨厌孩子们问话。“讨厌！”他大喝一声，孩子们就鸦雀无声、死盯着地望着父亲那粗大的手指头在工作。

当我升学上高小的时候，芳子姐姐在钏路造纸厂当了工人，新一在小樽仓库工作，启司在花笑港当搬运工人，都有活儿干了。店里由母亲一个人料理，父亲在根室港一边当摆渡汽船的船员，一边打猎。喏，就这样全家都劳动，可是家计仍然紧张。一到年关，母亲就拨拉着算盘，不停地叹气。关了澡塘另开食堂，借了许多债，利滚利、越滚越大，全家劳动也追不上。可是，我并不懂得那些事，每天固定一分钱的零用，还嫌不够。

小学校旁边有一家粗点心铺，卖些糖果、饼干、面包、洋画儿、气球、玻璃球等物，但是，一分钱只能买一个糖球儿。玻璃纸袋的糖豆儿七分钱一袋，要买它就得一星期忍耐着不买别的零食。一毛钱的烤鱼和面包就更不敢买了。

普通家庭里的孩子每天有零食吃，这一点我是到同班同学家中游玩时才知道的。原崎雄次是医生的儿子，在学校里坐在我的邻桌，和我很要好，所以邀我去他家玩。前面宽敞的医院已经使

我惊讶，但是，走进后院，那带屋檐的门洞、路旁的花木以及里边阔气的玄关，就更使我惊奇了。原崎自己有一间屋，那里有桌椅和书箱，有许多一两块钱一本的书，柜橱上摆着铁皮制的船和马车，是使我为之惊叹的了。我和哥哥们挤在一间三块榻榻米的小屋里，只有一个用苹果箱代替的桌子。提到玩具，就是那几张洋画儿、和末子共用的娃娃和几个玻璃球儿。后来，女侍送来巧克力面包和红茶，我的惊异就达到顶峰了。

“妈，给我点儿零食吃吧。”我一回家就对妈妈说。“你说什么呀，每天都给了你一分钱嘛。”我想妈妈一定会这样对我说。果然，她就是这样说的。我偷钱就在这以后不久，偷过好几次，但是，头一次偷钱的情况，我记得最清楚。

这一阵子，那个装零钱的吊篓已经不见了，店里收的钱都装进上了锁的抽屉里，母亲一直监视着。我盯住了放在五屉柜上的启司哥哥当搬运工存放日薪的储蓄箱，那是他自己做的木箱，上了铜锁。大概因为锁得牢固，启司哥哥非常放心，他回到家来随便便地把硬币投放进去，看见我只是微微地一笑。

我细心地研究了从那个小口取出硬币的方法，最后，我发现按着与投入口平行的方向摇晃，硬币就会蹦出来。我的手巧妙地动作着，一下子蹦出来一个五毛钱硬币。我想，五毛钱是一个大数儿，丢了立刻就会发现，所以又放回去。又摇荡，这回蹦出一毛钱硬币了。我攥着它跑出去，到点心铺买了一袋糖豆儿和一个小圆饼。去哪儿吃啊，去离家不远的寺庙，会被发现，在路上吃又太难看，最后跑到牧场去了。

那个耸立着圆形仓的明治牧场，进口有一片落叶松树林。我钻进林里，向四下看了看，空无一人，这才开始吃起来。那时落叶松林荫正浓，雾气弥漫，可能是夏天。现在来看，就用不着费那么大手脚逃避了，但在那时，用偷来的钱买东西，如果被别人

发现，那可就大事不好，母亲知道，少不了又用艾火灸。不过，偷来的糖豆和小圆饼都非常好吃。然而，与原崎家吃的巧克力面包相比，当然差得远了。

一毛、五分，我偷来钱就去买吃的，已经干了好多次了。因为哥哥并未发现，我就大胆了，最后连五毛硬币也拿出来了。但是，有一天，那个储蓄箱在原来的地方不见了。柜子里、抽屉里都找不见，恐怕是发现我偷钱，藏起来了。我静候着，迟早要挨骂。但是，哥哥缄默着，母亲和父亲也一言不发。这种沉默，反而使我害怕。好象每个人都在监视我，看我什么时候伸手偷家里的钱。

有一天，街里有人办丧事，母亲关了店，去帮人家做饭。因为我家干饮食行业，所以常常得到办丧事的邀请。我从学校回来，家里空无一人，我走进店里，随手拉一下装钱的抽屉，不料母亲忘了锁，忽拉一下子就开开了。10圆和5圆的钞票直晃眼，我不去动它，抓了几个1毛和5分的硬币装进衣袋里了。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好了，偏偏贪心不足，我又偷了3个5毛硬币，抓了一大把1分铜币。然后我把余下的硬币在抽屉底上弄匀，以免察觉。赃物往哪儿放啊，这可是个难题。最后，我把钱装在果酱空罐里，埋在明治牧场的落叶松树林里了。不料，母亲一回来就发觉了。

“厚夫，是你偷的吧？”“我不知道。”“可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呀。”母亲正在追问，父亲和哥哥也回来了。启司把我带到里边那个3块榻榻米的房间里，“就是你偷的，藏在哪儿啦？”“不是。”“混账东西！”启司冷不防打了我一个耳光，当搬运工以后忽然力气大起来的哥哥，这一巴掌就把我打倒了。哥哥抓着我的胳膊拽起来，又打了第二下。“我偷了，是我偷了，我错了。”我哭着认错。并非我有意悔改，而是我怕哥哥打死我。

当天晚上，哥哥提着灯笼，和我一起到黑暗得怕人的落叶松树林里去挖那个罐子。在父母面前，倒出罐子里的钱，我按照哥哥教我的说道：“我错了，请原谅我吧，再也不犯了。”低下了头。父亲叉着双臂，把脸转向一旁，母亲哭着说，“喏，你可不能再犯啦。”然后教训我，让我知道为了开食堂而借债，家境如何困难，劳动所得的金钱何等宝贵。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店里打下手了。放学之后，别人在郊外或者街上嬉戏时，我到店里去洗餐具，或是去送饭。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提着沉重的送饭食盒是够受的。但是，给我的零用增到每天2分钱了，父母和哥哥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很快活。而且，我还能吃到剩汤面和炸猪肉的碎渣之类，很优待我了。我已经从每天下午难耐的饥饿中解放出来了。

逢年过节，我帮助家里给债主家送礼。我家也有别人来送礼物，比如曾经无偿地帮助过他们张罗丧事的枪店啦、青菜店啦的。但是，他们送来的礼物，立刻改变了包装，又转送给别的人家了。那么好吃的蛋糕、点心、罐头，家里谁也吃不上一口。

我去那些债主家里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论是哪一家债主，走出来的女佣、男仆或者女东家，他们那贪婪的目光都是一样的。我见到他们时，规规矩矩地跪下行礼，头部几乎挨在门槛上。我不断地诉苦，卑躬屈膝地磕头，这种演技我很拿手，虽然没有人教我，但是我这颗孩子的心已经知道这样一来对方就被优越感所陶醉，事情就好办了。而且，碰巧了还有人赏我5分硬币呢。

钱一到手，我马上就花。我从来也不想把钱攒起来买一件什么东西。哥哥们在这一点上恰恰和我相反。

小学校位于热闹街，所以学校里有许多商人家里的子弟，还有一些官员和军人的孩子。就象现在上中学似的，也有从远远的

别海和滨中，逾越校区前来走读的。既有功课好的，也有服饰华丽的，象我这样穿两个哥哥的旧衣服的，格外刺眼。为了避免他们看见我的裤子破了，我只好不到校园里去玩。

虽然我回家就得帮店里干活儿，没有时间用功学习，但我在学校里的成绩却非常好。算术和语文是我喜爱的课目。我的手巧，手工总是全班第一名。我制作的精巧的根室码头模型，在学校门厅的玻璃罩子里展览了10年。我最喜欢的是5年级时开的地理课。望着地图，山河村镇，象小盆景似的。记忆铁路的线路和车站名称也很有趣，东京、大阪、鹿儿岛，后来我浪迹的地方，也许就是那时预先在幼小的头脑中留下的印象造成的。

尽管我成绩好，我却一次也没当过班长或者副班长。就说那个医生的儿子原崎吧，虽然理科功课很好，但是语文听写就不行，算术鸡兔同笼还得我教他。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当过好几任班长。

到了6年级，我们分为升中学的和上高小的，那时我才发现，当过班长和副班长的都在升中学的组里。毕业时的名次，那些功课比我差得很多的也在我前面。唉，高小组就被人家看做酱渣滓了。

我从4年级到6年级的班主任是小川老师，他是个光头，象个和尚。其实，他真是刨路一座寺院的和尚的儿子，早晚要当和尚。这位小川老师嗜酒，在教室里也散发一股酒味儿。我家是饮食店行业，对酒精味儿很敏感，但是，别的同学还以为老师有特殊的体臭呢。

5年级的时候，新年前夕，我提着年礼去债主家，在街上遇着提着包裹的原崎。“你去哪儿？”我问道。“去小川老师家。”这时我才知道他给老师送礼，这也就是他当了好几任班长的原由了。

当升学问题摆在面前时，我曾对父母说过想上中学。父亲很

冷淡地说：“不行，没有那笔钱。”姐姐和哥哥都是高小毕业就去干活的，我也明白不可能单单让我上中学。虽然芳子姐姐在造纸厂增加了工薪，她想资助我上中学，但是，谁也不表示态度。我就在老师发的调查表上的高小两个字上划了圆圈交上去了。

升学组在放学之后由老师给补课，我非常羡慕；但是，我也为不必再上课而高兴。我也不去店里干活儿，我逃避了一两天，看看母亲没说什么，我就每天都去玩了。所谓的玩，并不是和小朋友们模仿士兵，在浮冰上捉迷藏，或者到牧场上乱跑那一类孩子们的游戏；我喜欢独自远离街镇，跑到无人的湿原去，去那因为危险而禁止孩子们前去的地方探险。

一到冬季，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就都结冻了。40到50厘米厚的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形成马橇和狗橇的最好的通道。可以说冬季的交通最方便了。但是，到了4月上旬，冰就松软了。有一天冰会裂开顺流而下；同时，冰消之后河水泛滥，水漫山野，湿原就是一片汪洋了。到了那时，封锁岸边的浮冰，也开始裂缝，顺着风向向大海流去。架在岸上的渔船也要回到大海，开始春季打渔了。我就是在这时候到风莲湖去玩的。

开始的时候，我沿着陆地去看国岱（喏，咱俩乘雪摩托去过的那个半岛），钻进椴松林，追逐时常出没的北狐、野兔和松鼠，在盛开各色各样的野花的湿原上嬉戏，无数的小鸟，鸣啭声使我听得入迷。离开学校、食堂、家庭和朋友，一切的一切都远离了，孤独一人，我又高兴又轻松。然而，顺着陆地能够到达的地方是有限的，如果能有一只船，就能自由地在风莲湖上航行，并且溯流而上。于是，我开始制做木船了。我在风莲川岸旁的椴松林里发现了一棵枯树，把它锯下4米长一截儿，用手斧削起来。因为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大力气，每天只削一点儿。我是以父亲的皮船为模型的。“要进湿原就必须用平底船，水下有许多杂树，普通



船会撞上。”我相信父亲的话，我要做成皮船式的平底船。前面我说过，我的手很巧，会干活儿，木刻得到过老师的夸奖。而且，在小学6年级同学当中，我的体力算是强的。干了两个来月，一只独木平底船做成了。仿佛是南洋土著人的独木舟，用桨划起来前进得很顺畅。我从风莲川顺流而下，来到风莲湖，又顺着细小的支流划行，我的活动范围一下子就扩大了。

沿着水路前进，湿原呈现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早春，树还是光秃秃的，虾夷樱花盛开，雾在花朵上结晶，白色的倒影映在水面上。微风吹来，水波潋滟，仿佛无数珍珠在河面上滚动。那里绝无人迹。

我为独自一人能这样自由这样快乐而心情激动。我觉得同龄的同学们挤在街镇里太幼稚，太傻气了。我装做上学的样子，直接跑到河边，推出小舟，孤独地游荡，已经着迷了。那时，父亲在蒸汽渡轮上当船员，经常不在家，母亲在店里很忙，没有谁来责备我。只有比我小两岁的末子常常怀疑地问我：“你今天去哪儿啦？”大概是因为我没往学校的方向走吧。这也是小孩子的常情，她也许看出哥哥的行动，但是并不想告诉父母。

我不但逃学，下午帮店里干活儿时也欺骗母亲。有一天，送汤面时，我从收回的钱里昧下了1毛钱。过了两三天，又昧下了5分。都买了吃的。但是，我需要一根鱼竿和鱼钩，那要用5块钱，我在等待机会。

恰巧，在小樽工作的新一哥哥回乡来了。他把钱包随随便便地丢在五屉柜抽屉里，我看见了。那个蓝布钱包里装着我从来没见过的10圆和5圆钞票，但是，对于一提钱就想到硬币的我来说，银币和铜币都比纸币更有吸引力。我拿了10个5毛钱的银币，装进自己的衣袋。我跑到钓具店里去买鱼竿、鱼钩、漂子、铅坠。老板问我，“你想钓哪种鱼哪？”我回答说，“什么都行。”我只想快

些离开那里，我并不了解钓不同种类鱼要用不同的鱼竿和鱼钩。我只知道父亲去湿原钓鱼时用的是小竹竿和小鱼钩，用蚯蚓做鱼饵。我认为有了这些，什么鱼都能钓上来。我把买来的全部钓具，都送到隐藏在椴松林里的小船上。

本来我以为很快就会被发觉，没想到过了好几天还未暴露，我放心地开始准备探险了。我从父亲的工作间里偷来防蚊的涂药、干粮、小刀，又从店里偷来豆酱、盐、火柴。我想弄到一件橡胶雨衣，但是找不到，就用一件旧蓑衣来代替。我佯装上学，却直奔小船，玩到傍晚回来，天天如此。

暑假里的一天，我忽然想买一块磁铁，又想去偷新一哥哥的钱了。但是，钱包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正在到处乱翻，隔扇门拉开了，新一走了进来。他不听我的辩解，直截了当地追问我上次偷的那5圆钱。并且告诉我，卖钓具的老板已经告诉父亲，说我买了鱼竿和鱼钩，大家都在怀疑我。但是，新一哥哥没象启司那样把我一巴掌打倒，反而叹息起来。

“喏，厚夫，你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你不知道偷窃是坏事么？”

“我知道。”

“知道为什么还干？”

“我想要那些东西。”

后来，父母、哥哥、姐姐、警官、检察官、审判官和各种各样的人，反反复复地问过我这句话，而我的回答，基本上仍是那一句。人们说既然知道那是坏事不干就算了嘛，但是，欲望战胜了我的意志，这是我心理上的弱点。当然，我也踌躇过。但是，当眼前摆着金钱，又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被那金钱诱惑而产生的强烈的欲望，要比微弱的踌躇强大得多了。银币和钞票，作为欢乐的源泉，它具有强烈闪光的一刹那。很久很久以后，我和那些纵

火犯、强奸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犯罪分子交了朋友，他们说，当你只要动手袭击就能得到女人，或者用一根火柴就能把对方的家宅焚毁时，那女人和家宅就成为你欢乐的源泉，闪烁着光辉，使你产生无可遏制的欲望。仅仅一枚银币，它就具有足够支配一个孩子的心灵的力量。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已经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意义的存在，一切存在都有意义，一切存在都有力量，它们支配着人的心灵。所以，问我“为什么偷”时，我回答“因为想要”，实在是表现力太差了，我只不过说出了事情的极小的一部分。并不是因为“想要”才偷窃，而是因为有一枚银币的存在才“想要”，原因和结果经常被颠倒了。但是，刑事警察、检察官和审判官，也就是社会上的常见的有识之士，却总把欲望摆在前面。其实，具有邪恶欲望的人，“由于”看见一枚银币，才犯罪的。而且，我知道任何人都有盗窃的欲望，如果单单认为仍然是个孩子的我是邪恶的，那就是由于我了解那一枚银币所具有的力量。由于这一枚银币的力量，盗窃之后的我与一刹那之前的我相比变化了、充实了、扩大了。一向沉浸在平凡的日常生活里，无精打采地生活着的我，忽然走进日常没见过的梦一般的境界里去，那才是真正的欢乐。当然，新一哥哥问我时，我还不可能分析到这一步。不过，那时我已经了解“想要”这一欲望的内涵了。我只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向哥哥解释清楚。

那天晚上，父亲又狠狠地责骂我，他悲叹，为什么他一向在人生路上规规矩矩，竟然生出这样一个不正经的儿子。他又打又踢，把我的脸也打肿了。我虽然承认了盗窃，认了错；但是，用偷来的钱购买的鱼竿和鱼钩，我却没说出来放在哪里。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家，去风莲川乘上小船，决心不再回来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出走。我觉得父亲说得对，我是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孩子，是一个被家庭抛弃了的孩子。但是，我并

没有死的决心。我逆流而上，越走越远，冲进广阔的湿原，我只想寻找一个没有街镇、学校、家庭，也没有一个与自己相识的人的世界。但是，我希望见到一个人，他可能隐匿在湿原的最远的地方。

他就是风莲仙人，是父亲在讲湿原故事时，和那些狐狸、兔子、小鸟一起讲出来的。他是一个白发老人，象刮过原野的风那样飘忽不定，你刚看见他，忽然又不见了。他以狩猎和钓鱼为生，身上背着旧式步枪和鱼竿。父亲见到过仙人好几次，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湿原上的动物、植物，他都能说出拉丁文学名来。不过，他特别不愿接近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接近父亲一个人，而且也是极为肤浅的交往，他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如此孤独，都无从了解。我早就想见到风莲仙人，做这只小船也有这个目的，我知道只在河边划来划去是见不到他的。这次下了决心，一定要划到最远的地方，去寻找风莲仙人隐匿的地方。我拼命地往上游划去。

风莲川曲曲弯弯，岸边北苇郁郁葱葱，从树根上分杈的谷地榛和从岸上伸向水面的一半沾水的泥柳，构成独特的风光。虽然河流有时出现浅滩，但是，都是粘乎乎的缓流，小孩子的力量能够划上去。麻烦的是沉在水里的朽木，船一旦骑在那上面，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摆脱。我只顾贪看美景，一下子就被朽木给陷住了。这时下起雾来了。那是当地特有的浓雾，叫做海雾，从大海那边一阵阵涌上来，象米汤似地覆盖了地面。看不清哪里是岸边、哪里是河水，稍不留神就会被泥柳枝挂住，差一点儿摔进河里。然而，没有比雾里的湿原更美的风景了，远方朦朦胧胧浮现出一片紫、黄、白色的鲜花。过了一会儿，它们露出鲜明的轮廓，摇曳着出现在眼前了。我把船靠在岸边，用蚯蚓钓鱼，不管什么鱼，我只想弄到手，在岸上烧着吃。但是，下起雨来了。

暴雨好象把雾膜穿烂，铺天盖地地倾泻下来，披上蓑衣根本

挡不住，一会儿就变成落汤鸡了。又冷又饿，我走上苇地，想要点火，但是一切都是湿的，天也黑了，眼看着水也涨起来了。这时我才知道湿原并非就是原野，河水泛滥漫过了河岸，湿原顿时是一片汪洋了。我拚命地划船，迷失了方向，当我终于摸到了椴松林的大地（那里真牢固啊，名副其实的大地哟）时，已经是傍晚了，总算未溺死、冻死。我被猎手救回家里，父亲气急败坏，挨骂是必然的，没有办法。发烧生病，照看我的是母亲，母亲在店里很忙，抽空儿就回来给我换冷毛巾。我向她坦白了偷了5圆钱买鱼竿鱼钩的事，母亲指着嘴唇，暗示我不要声张。

我到花笑高等小学上学了。那是昭和7年（1932）4月，“满洲国”刚刚成立不久。那些上了中学的同学，身穿学生服，背着皮书包，十分神气；我仍在小学校里，除了换到角落里的教室之外，别无变化，所以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不过，新同学是从各地小学里来的，倒也觉得世界宽阔了一些。因为功课好的都上了中学，第一学期我考了第一名，头一次得到父亲的夸奖。由于功课不费力，我就在店里卖劲儿地干活儿。临近毕业的寒假，我给附近的药店仁天堂卖药，提着写着“仁天堂药铺”的纸灯笼，嘴里喊着“本店设在缘町，仁天堂，退烧解热养医丸、冻伤请用白龙膏”，在街里叫卖。3个小时1毛5分钱的工钱，但是，如果卖到5毛钱以上，给3成佣金。浮冰袭来，街上冷得要命，在那样的寒夜里，冻得直打冷战，但是为了赚钱，我仍然坚持去卖药。起初我喊不出口，又不认得街里住户的后门，所以只能卖两毛钱。我一晚上才赚1毛5分钱，不合算。可是，有一天忽然卖了将近1圆钱，我立刻振作起了。在这当中，我也找到了窍门，在干沾水活儿的饮食店、酒店一带，贝壳装的白龙膏卖得多；在水手的小客店里，创伤膏容易卖。变换叫卖内容，大胆到店里去兜售，用这些方法就能多卖。

赚回的钱，全部交给母亲，母亲就把那些钱装进叫做“地狱瓶”的小型储蓄箱里。寒假结束时，母亲叫我把那些钱捐赠镇公所兵事科去。我也不懂什么叫兵事科，反正去到镇公所就说这钱捐献给去满洲的士兵，人家叫我去找恤兵部。

“你赚的钱全部捐给国家，我们表示钦佩。”负责的人说道。当面敲碎地狱瓶，数了数，有6圆多，他在收据上给我画了个双圈儿。

过了两天，母亲大声叫道：“报上登出你的事儿啦。”

——少年义举、爱国赤心——

报上用这样的标题，记述了我在严冬卖药，将全部所得捐献的壮举。班主任教师接受采访时，说我成绩好，经常考第一名，在家帮助食堂工作，是个模范少年。父亲非常高兴，他说：“厚夫也了不起呢，可不是没用的孩子呀。”

可能是这条新闻报导提高了我的声誉，仁天堂药局也传过话来，叫我高小毕业就住到药局里去当小伙计。

药局坐落在街角上，顾客盈门。店主是个50多岁的老太太，胖敦敦的，人很能干，她雇了一名年轻的药剂师，连抓药带看门。我的工作推销员、送药和晚上串街卖药。工作并不是很苦，但是，夜里我睡在指定的黑暗的药库（有可燃物、不许点灯）时，对前途感到有些不安。原因是，父亲认为来药局工作能学医药知识，将来当一名药剂师，我也这样想过。然而，来了之后，每天什么也不教我，而且，如果配药时我问药剂师，他就申斥我“不要妨碍工作”。我打听后边的女佣，她说要当药剂师必须医药学校毕业，为此要费几年时间，花许多钱呢。

第一次领工薪，给了我5圆。寒假时串街卖药，10天就赚了6圆，现在昼夜不停，还加上串街，30天才给5圆，不合算。药局压低小伙计的工薪，她们赚得太多了。药剂师配制的化妆水，只

用了一点点药，其余都是水，装上小瓶，贴上标签，一瓶就卖3毛钱。我看那就是水变成了3毛钱。这种化妆水能治冻伤，卖得飞快。傍晚，药剂师工作完了，躲在他的房间里放唱片，听当时的流行歌曲“鹿儿岛小调”。

雾岛的花儿  
国分的烟  
喷火的地方是樱岛火山  
哟啾、哟啾，樱岛火山

他一遍又一遍地放着。

从我睡觉的药库窗口，能望见邻居家一间小屋。有一天，那里来了一个男人，白天也躺着，象个病人。我看那人好面熟，搭讪着一问，原来是启司哥哥的同学石桥阿胜。于是我想起来我小时他常常来玩，带我去牧场散步，淘气地给我抽烟，又辣又苦，呛了我。

我穿过后边的小木门，就到了阿胜的屋里。他在屋里很憋闷，给我讲他长期在大阪海港当搬运工的故事，新奇有趣。大阪是一个比根室大得多的城市，街上有电车，几万个烟囱林立着，外国的大轮船络绎不绝，女人比这里的漂亮。在小樽干活儿的新一哥哥什么也不给我讲。我对内地的大城市十分憧憬。

我对母亲说起见到阿胜的事，母亲立刻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要和他接近。”“为什么？”“他得了肺病，从大阪得了病回来的。那病传染，传染上就没法治了。”“阿胜会死么？”“会死的，他病了很久啦。”

我从窗子看着阿胜病得憔悴的面孔，好象那屋里充满了细菌正在蠕动。阿胜发现了我，笑着叫道“过来玩呀”，我慌忙缩回头

去，不做声了。大阪是一个梦一般的大城市，但是给年轻人染病，太可怕了。我轻轻地关上窗子，挂上窗钩，用包药纸把窗缝糊住，以免从邻家刮过风来。当然，我再也不去看阿胜了，我晚上铺那薄薄的被褥时也静悄悄的，免得阿胜听见我在那儿。我问药剂师有没有治肺病的药，他和往常一样不耐烦地说，“哪有那种药！”

6月底，母亲告诉我在东京给我找到了工作。我已经在药局住了3个月，再也不想干了。我的表哥（母亲的姐姐的儿子）在横滨经营房地产，他的朋友在东京开设代书事务所，需要一名助手，来信说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

我能去东京，并且能上学校，我一听就心想往之了。离开家，走出根室这个小地方，不是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干比较干净的事务工作，我很满意。

动身那天早晨，父亲穿着船员制服，把我叫进屋里对毕恭毕敬的我说道：“你一直给父母惹麻烦，你要记住，别人的钱绝对不许伸手。今后要是再伸手，就要住监狱啦，牢牢记住。还有，在征兵检查以前，绝对不许你回根室。”

父亲对我说了两个绝对。要过5年之后才轮到征兵检查，不许我回家，是叫我努力工作。我在药局里学会了爽爽快地回答“哈啾”了，我就照那样回答了一声。这是去东京啊，不用说5年，一辈子不回来也行。父亲又说：“你手巧，算术好，到那儿上工业学校，干建筑行业吧。”对于将来，我根本没有目标，我也答应了一声“哈啾”。

我到东京上野车站是在7月初，那烟雨之中的大都会，人口之多使我大吃一惊。而且，一个个都显得那么聪明，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往哪儿去，颇有自信地在街上走着。我生怕迷路，按照事



前教给我的，叫了一辆1圆的士<sup>①</sup>，直奔位于城东区龟户的代书事务所。那事务所门口有代书两个金字，透明的玻璃窗里边坐着40多岁的主人和比他略微年轻的太太。他们没有小孩子，夫妻俩都在事务所里工作。

主人是个小个子，圆脸，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留商人式的平头，这一类型的人在商业街里是很多的。太太细高挑儿，脸色黄白，很文雅。后来听说，她是从良的。总而言之，两个人都是城市派头，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话，粗鄙的我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拼命地按着双膝也止不住打哆嗦。

第二天，太太带我去上野动物园和去浅草看观音菩萨。大象的鼻子和长颈鹿的脖子令我惊奇，观音堂大得不得了，根室的金刀毗罗神社显得又小又土气了。虽然东京曾经是我那样憧憬的地方，但是，自己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好象要被东京排斥出去似地惶恐不安。

我的工作是听从主人的吩咐，整理文件资料和参考书，听差跑路，并不算累。星期天去测量土地，主人使用简易测量仪器，我按照他的命令拿着标杆在指定的位置上站着。主人的生意就是把测量结果和土地登记册对照，发现地目变更就通知地主，并写申请书一类的工作。然而，怎样贿赂土地登记所的职员，从那里尽快得到情报，倒是生意中的难题。把地目变更的情报写成材料，去找地主，以争取承担这项工作，这也是我的事。因为经过测量，许多地方能增加两成土地并能获得国家承认，所以，人们都认识到测量有好处了。

我每月工薪10圆，另给5毛钱看电影钱。比在药局里好多了。虽然工作很快就适应了，但是阴雨连绵，又潮湿又阴郁，很不好

---

① 不计路程，上车收费1圆的的士。

过。这在没有梅雨的北海道，是想象不到的，这种天气真糟糕。

有一天，天晴了，马上就是酷暑，主人夫妇带我去江岛海水浴场。因为在根室夏天也很冷，不可能在海里游泳，所以，当我看到穿泳装的人们和遮阳伞时，感到十分新奇。主人夫妇向大海游去了，我望着他们，又羡慕又自卑，这时我才知道根本不会游泳而只会划小船有多么蠢。

到了9月，我进了位于本所横纲町的N大学附设的工业学校夜间补习班。在那里学3年就可以上N大学附设的夜间高等学校。再努力就能上大学。过去已经绝望了的大学，又为我打开了希望之门。从龟户骑自行车到本所大约一刻钟，太太为我买了学生服，4圆5毛钱学费也替我交付了。我幸福得如在梦中。离开根室药局，这一步走对了。为了报恩，我努力工作，学会了应用文件的书写格式和测量技术，我已经能够代替主人照料事务所和出外测量了。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很可能顺利地度过人生了。但是，由于偶然的一件小事（我发生过多次这种偶然的小事），我又遭到了挫折。

年底，我给妹妹末子寄了一本一月份的《少年俱乐部》杂志，这本杂志5毛钱，因为我家从来没买过，都是借别人的旧书看，这次我给她附有赠品的新杂志，妹妹一定会高兴的。果然，末子来信了，她非常高兴，向我致谢。赠品的军舰，父亲工作之余细心地做好，摆在壁龛上。她翻阅着散发油墨香味的杂志，非常高兴，哥哥能买这样贵重的书，真了不起。末子直到如今仍然爱写长信。她告诉我家中情况，谈到启司哥哥得卧病了。他得了和阿胜同样的病。本来，当搬运工的启司哥哥最近和替人梳头的姑娘要好，打算过了年就结婚的。由于对方父母反对搬运工这种职业，不同意这门婚事，所以启司去她家时就脱下搬运工的衣服，换上西装。启司不听母亲的劝阻，经常去阿胜那里，传染上肺病。母亲伤心不

已。我给末子写了很长的回信，当然我并没有忘记告诉她，我正在上学，为了当一名建筑师而努力学习。

过年的时候，我去横滨表哥家，从龟户骑自行车去的。因为那时公路上车少，为了节省电车费，我从东京市内去哪儿都骑自行车。表哥也和我的母系亲属一样皮肤很白，戴金框眼镜，完全是城市人模样。他在一家相当大的房地产会社里工作，他家有一个独立的院落，虽然狭小，却很整洁。他刚结婚不久，年轻的女主人给我端出节日的菜肴和屠苏酒。我带来母亲寄来的鱼糕，送给他们。我尽情地吃、喝，屠苏酒使我醉了，话也多起来，讲了些故乡的情况。表哥也是象我这么大年纪上东京的，在房地产会社当小伙计之后上夜校，一直到大学毕业，被聘为正式职员。他带几分炫耀地教育我这个表弟：“你也要努力奋斗啊。”我奉承地说道：“表哥在亲戚当中是最有出息的啦。”他很喜欢我，留我住下。睡觉时表哥对我说：“我妻子是女子中学毕业的，能娶这样的妻子是不简单的，你也一定要娶一个女子中学毕业的呀。”

第二天，表哥夫妇带我在横滨市里游逛，在能够望见港湾的饭店里请我吃洋点心。大小船只出入港口，码头规模之大和兴旺的气象，根室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真希望有一天自己有钱住上这样的饭店，也请别人吃洋点心。再回到龟户，我立刻就觉得代书事务所寒碜了。

我上工业学校了。但是，总是安不下心，真是怪事，表哥那样勉励我，本应发愤图强，不知为什么反而觉得用功也没有前途了。一边工作一边上大学，当一名职员，住进整洁的房屋，娶一位女子中学毕业的妻子，这种生活对我合适么？我在思考着。当我奉承表哥“最有出息”的时候，我的话里多多少少有一点讥讽。其实我很矛盾，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没有什么设想。

有一天晚上，主人给我一个月的学费4圆5毛，我没交给学

校，在归途上吃了中国面条。吃了头一次，就想第二次，馅饼、洋点心、面条，我每天晚上都吃，4圆5毛很快就花光了。我本想用2月份的学费补交1月份的，但是，到了2月，又把钱吃光了。夜校6点上课，5点半下班，来不及吃晚饭就跳上自行车。9点下学时，肚子已饿得无法忍受了。所以，不少人都在休息时在附近吃东西。一向按捺着的欲望，现在又放纵了。

3月，到了升级的时候了，没交学费就不能升级，如果说出来，主人就会知道我把钱花光了。这时，我发现了事务所书架上有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专业书，我想起父亲没钱花时卖动物园鉴。我就抽出两本，拿到旧书店去卖，卖了两圆。我又卖了5本，刚够5圆，交了1月份的学费。其余的钱就想不出办法来了。正在无计可施时，我在事务所里发现了主人的存折和图章。我在家里偷钱时也是如此，我具有小偷的敏感，很快就能发现别人藏东西的地方。主人的存款大约250圆，我取了其中的50圆。为什么没有全部取出，现在看来很奇怪，当时似乎认为偷50圆对主人影响不大吧。如果用它来交那两个月的学费也就好了，可是，意外地获得这样一大笔钱，就变心了。我想去遥远的地方旅行。这也是我的老毛病，手里一有钱，不管那钱是从何而来，有什么用项，总是首先想到用它能干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从来不考虑把钱用光之后的后果，没有什么不安。金钱好比是能够实现某些梦想的魔杖，而我只知道盯住那些梦想。

我穿着学生服走出主人的家，好象是出去办什么事，女主人看见我，没说什么。我在浅草买了高腰皮鞋和雨衣，由东京站登上大阪的夜车。我只想远远地离开根室和东京。

在大阪，我去观看码头。虽然阿胜给我讲过那里有几万个烟囪和外国轮船，但是，在我已经看过东京和横滨的眼里，也觉得没有多大看头儿了。而且，大阪离东京太近，生怕被人家抓住，所

以还想远走。我忽然想起药剂师的唱片里翻来覆去地唱的鹿儿岛小调来，鹿儿岛和根室一样也是边远的地方，我决心去看看。

鹿儿岛正是春天，我徘徊在新绿的城山，又好奇地参观了铁匠町，在温暖的春风里游荡了一周，囊中告罄了。偷来的50圆，两周就用光了。只好先卖掉无用的雨衣吧。我拿着雨衣前去文馆大街的估衣店。那里是一对60岁左右的老夫妇开设的，老爷爷看了看雨衣，他说这是东京制的雨衣呀，你也不是鹿儿岛人。

“卖了雨衣，你打算怎么办？”

“把那钱花掉。”

“钱花掉以后又怎么办？”

“我没想。”

“这孩子，你让父母担忧啊。你家在哪儿？根室……好远哪。真没办法，给家里写封信，让他们来接你吧。”

他给了我一张明信片，我当着老爷爷的面给母亲写了信。来到信筒前，父亲那盛怒的面孔在我眼前一闪，我把明信片撕了。我对老爷爷说把信寄走了。老爷爷叫我住在他家楼上，等待家里来电报。但是，等了两三天，当然不会来电报，我也表演得疲倦了，就从老奶奶的钱包里偷了5毛钱，去鹿儿岛车站买了一张到串木野的车票，上了火车。但是，在离熊本不远的地方，被车长查票发现，把我给交到车站上去了。

头一次进拘留所，铁栅栏里又黑又湿，跳蚤虱子到处乱爬，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地板上铺席子，一条毯子连铺带盖，没有枕头。那里有五六个大人，都是须发蓬松，怪吓人的。他们抓阄，大笑起来。那个抓中了的满身刺青的汉子脱得精光，钻进我的被窝。他也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我也脱光，屁股眼上有一个又热又硬的东西顶上来。汉子用劲儿，可是并不顺利，我吓得要哭，但是嗓子好象卡住了，发不出声音。汉子搂着我，弄那一个地方，我

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射精了。接着，汉子也射精了。他不住地说好孩子，好孩子。他们每晚都换人，象我那样当成女人的叫做“阿恩扣”，男的叫“卡帕”。第4天，头一天把我当女人那个汉子又来搂我，终于成功地把阴茎插进肛门，我听着他那高兴的声音，我似乎变成了女人，浑身发烧，直打冷战。

第10天，我被叫出去。母亲在刑事警察身旁坐着，看见我她惊呆了。

“你还活着啊！”

我缩着脖子，等着责骂。但是，母亲哭了。母亲说，警察通知“前去认领”，以为一定是死了，所以穿了丧服奔来。我跟着母亲搭乘火车和渡轮，一连走了5天，母亲一言不发。只是到东京时，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那50圆，已经还人家了。”

南方的鹿儿岛春意正浓，根室却是寒冬，河流湖泊都结着厚冰，大海也被浮冰严封着。父亲看见我一言不发。父亲既然如此，哥哥启司也不肯对我说话。只有妹妹末子叫了一声哥哥。反正我干了坏事，在冰冷的家里抬不起头来。

家里冰冷并不仅是由于我，在里边的3张榻榻米的小屋里卧病的启司也是原因之一。他和阿胜得了同样的病，咳嗽和痔瘕折磨着他。阿胜春起死了，启司恐怕不久也是死的命运。他面颊上好象涂了红，眼睛眶耷着，整个人都脱相了。阿胜病时，母亲叫我们提防病菌，但是自己的孩子病了，她却毫不嫌弃地接近他、照顾他。不过，我和妹妹进哥哥的房间时，她就狠狠地瞪我们，把我们赶出去。

启司可能是在搬运工作中累坏了身子。今年新年，他和邻居的梳头发的姑娘结婚了，住在女方的楼上。但是，一听说他得了肺病，立刻就分手，把他送回家来了。母亲对对方不讲人情十分生气，父亲只说了一句“没法子”。

那年夏天，经常下海雾，发红的太阳好象没有一点儿热气儿，来店里的水兵们打着冷战要烫酒喝。

有一天，一位人们称呼他所长的40多岁的绅士看见我干杂活儿，他问道：“小伙计，去铁路上干好么？”母亲垂头施礼，请他帮忙。所长高高兴兴地答应了。我对大人们的醉态已经司空见惯了，以为他也不过是开了空头支票。不料，却是真的，从10月，我就在铁路上工作了。

我的身份是钏路铁路管理局根室保线区雇员，也就是最下级的杂役。顺便说明一下，中学毕业的雇员就比雇员地位高，不同学历，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早7点来到保线区工棚，从车站外边的贮煤场取来煤，燃起客车用的圆火炉。打扫完房间，把火炉中的焦渣弄掉，再添上煤，等屋里暖和，正好到了8点，职工们上班了。50个人组成的保线区，人人都“杂役”、“杂役”地呼唤着，吩咐我为他们做事。倒茶、买烟、火炉子不热、帮助核对工程合同、没有火柴了……一直忙到下午5点，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佣员的日薪是8毛钱，每月收入20圆，是代书事务所的两倍。过了3个月，工薪积攒起来，一共60圆，是一大笔钱了。腊月的某一天，先在这儿工作的雇员讲起嫖女人的事，对于尚且不懂得女人的我来说都是新鲜事。听着听着我想起在熊本拘留所被男人们搂过的那些事，于是我就揣了10圆钱，往烟花巷里去了。纸隔扇窗里坐着浓妆的女人，在那里招徕客人。我一看就浑身轻飘飘地了，走进了第三家。那里的女人叫我铁路先生，因为我穿着雇员制服，戴着铁路制帽，一望便知。

鸨儿坐在方火盆旁，一边向我敬茶，一边问我要什么样的。我回答说“要好看的”。于是，带进来一个20来岁的小个子女人，和我去一间小屋里。电灯泡的光亮照着两个枕头的被窝和一个柜橱，

好象到处都是火红，我脸也发烧，我象一个热气球似地摇摇晃晃地搂住那女人。16岁的初次尝试，1圆5毛钱的快感。

一旦干起来一件事，就没有止境，这是我的禀性，每夜宿娼，60圆很快就用完了。于是，我看中了机关里的购买部。先用传票购买杂货和表，然后从工薪中扣除。我用传票购买10圆钱一块的表，送到当铺里抵押，可以得到3圆；以2圆5毛买1斗大米，送到旅馆里卖2圆。这样，到1月末发工薪那天，我的工薪袋几乎是空的了。我羞愧得不敢回家，在街上一直徘徊到深夜。当我回到家中时，家里灯火通明，很多人正在吃喝，我觉得蹊跷，原来是启司哥哥死了，正在守夜。哥哥的脸象浮水一样苍白，母亲的泪水滴落在他脸上闪亮着。

我连日去不光彩地方，也在那天晚上暴露了。因为守夜葬礼要开支，叫我交出工薪，从我的空工薪袋发现了问题。父亲追问，我只好交待了一切，他狠狠地打了我的嘴巴，又用拳头杵我的胸口。新一哥哥前来劝阻：“我来照顾他，爹，别生那么大的气啦。”

结果，我在铁路上只干了4个月，就跟着新一去小樽了。顺着运河有一排仓库，仓库后面就是搬运工们住的临时工棚，汗臭、鱼腥、纸浆和腌菜味，混合在一起，到处是腥臭。大房里住20来个汉子，我在一个角落上挤一个地方睡下。

新一在仓库里负责清点搬运的货物，因为他只摆弄帐簿，所以人们称呼他“雁皮”先生，那是因为古人做帐本使用雁皮当封面吧。我也想干那种工作，但是老板叫我当搬运工。

完全是体力劳动，穿着大半截儿的日本旧式劳动服装，肩上垫一个棉垫儿，把钢材、纸浆、棉花、大米、无数的小木桶，从船上运到仓库，从仓库运到船上。虽然我对体力颇有自信，但是终究敌不过那些久经锻炼、肌肉发达的大人。我气喘吁吁地坚持着，第1周最艰难，浑身的肌肉象针扎似地疼痛，连骨头都火辣



辣地。出汗，冻住，再使劲儿把它刮掉。

下雨和下雪天歇工，我渴望着那样的天气。因为雨雪而歇工，只要上班，就给3成工薪，如果是在工作当中被雨雪阻挡停工，给7成。所以，有一句顺口溜：“上班3成，淋湿7成。”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工薪是把每月仓库卸货总量用人数除，这个得数叫做“一个工”，班长增加5分，叫做“一个半工”，普通人是“一个工”，我是“6分工”，只有大人的一半。

我的工薪由新一哥哥保管，我怀里无钱，既不能喝酒，也不能嫖女人，闲时就在工棚里呆着。想看书，电灯太暗，只好早睡。一个下雪寒冷的夜晚，搬运工们嚷嚷着，“东京发生吓人的事情啦。”我掀开被子，到事务所新一哥哥的房里去。

“发生什么吓人的事啦？”

“好象是陆军把大臣杀了不少，刚才从东京来找老板的主顾说的。”

“报纸上怎么没登啊？”

“嗯，咱们这儿什么都来得慢啊。”

新一也放心不下，扭动收音机的旋扭，但杂音太多，什么也听不见。

不过传说了一阵之后，搬运工们很快就把这事忘掉了。对于他们来说，那也不过和海面上颠覆了一只鲑鱼船一样。

我努力工作，一心想要挣一个工的收入。到了夏天，肩膀和手臂都长肉了，扛重载也不觉得受苦了。去澡塘洗澡时，照着镜子，魁伟的体格使我心神荡漾。为了锻炼腰腿，大家不爱扛钢材，我抢着扛。这情景老板看在眼里了，秋天之后，我领一个工的工薪了。一向把我当做孩子的大人们，忽然把我当做成人了，新一也一改过去管理孩子的作法，把工薪给我，我也能饮酒和嫖娼去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一直认为非常严肃的新一特别爱玩，又能

喝又能嫖。可是，当他不喝酒的时候，却教训我：“适当的饮酒嫖娼，是大人们逢场作戏；象你在根室那样放纵，那是小孩子气。”

在搬运工里面，30多岁已经干了10来年的人居多。他们浑身肌肉发达，象摔跤的，走路时迈四方步，其次是20多岁的，而象我这样十几岁的就很少了。腊月底，在仓库里捣完年糕，趁着酒兴，大家赛跑。老板当裁判，比赛搬运纸浆，把纸浆装在两轮车上，看谁跑得快。两轮车很难掌握，一不留神就会摔倒，那是需要力量和运动神经的比赛。没想到我是第一名。接着又在仓库的土地上比赛摔跤，我不费力气就把30多岁的对手推出圈外，战胜了七八个。第九个是新一哥哥，小时候嬉戏时我和他摔跤被他摔出圈外，正式交手，这还是头一回。我俩互相从腋下扭住对方，我一个上手提带挺腰摔，就把哥哥摔出去好远。哥哥的腰圪在梗梆的土地上，疼得咧嘴，半天起不来。我惊讶自己的力量，赶快去扶哥哥起来。哥哥说：“厚夫，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一边抚摩腰部，一边苦笑着。结果，摔跤我也获得第一。老板为了表彰，给了我一封赏金，打开封套，果真有一张5圆钞票，我用它买酒请大家喝，我是个受欢迎的小伙子。

第二年夏天，芦沟桥事件引发了中日战争，搬运工里不断有人被征去当兵打仗。12月中旬，新一哥哥也接到了红帖子。<sup>①</sup>那天，庆祝攻占南京，镇上的人都到街上看提灯游行去了。新一几年前刚服完兵役，他是陆军上等兵，他一只手挥动着太阳旗，向欢送的人大声说：“我此去一定要为祖国争光。”他去了，再也见不到他回来了。

哥哥在仓库里的工作都交给我了。所有那些工作，在帐簿上记录库存、制定搬入和装船计划、如果有主顾租用仓库时货物往

---

① 召集入伍的通知书是红色的。

哪里存放，都要用脑筋。当然，我也和搬运工们一同卸货或者装船，虽然繁忙，但是负点责任，我干起来颇有些洋洋自得。那些比我年长的搬运工之所以服从我，一是新一哥哥多年工作留下的好印象，二是老板也有所关照。当然，当中也有嫉妒说风凉话的：“这小子，太狂啦！”但是，我超群的体力帮我说话，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

就这样，当了3年搬运工，转眼之间到了我接受征兵检查的年龄了。虽然我一直努力工作，也获得了负些责任的地位，但是，我觉得一当兵就前功尽弃，干工作太傻了。我的情绪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波动太大……。

1月末的一天，虽然寒风料峭，却已春意盎然，阳光把家家屋脊上的积雪照得通亮，造纸厂散发的酸臭气味向这边袭来。因为原定的卸货未到，搬运工们在太阳地里歇着。老板把我叫进事务所，因为事务员感冒请假，他命令我去一趟银行。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往里一看，全是10圆钞票。“一共500圆，去车站前的银行存起来。我相信你。”老板说道。

火车站位于高台上，从那里眺望街里和大海，一望无边。我正在观看，开进来一列火车，是去函馆的。我看着车厢上写的开往地点，从前学过的地理常识在脑海中闪现，从青森至函馆，搭渡轮，本州、东京……。我立刻买了一张去东京的车票，上了火车。和往常一样，我根本不考虑老板和仓库的人们如何焦急，一味只想怎样花掉这500圆。口袋里揣着巨款，仿佛自己也神气起来了。然而，我并不知道干什么才好。首先去看看一直向往的餐车，吃了一客咖喱饭，然后心满意足地睡了一觉。

列车南下，冬季枯干的树木有的已萌芽，有的绽出新绿了。东京春意正浓，女人的服饰漂亮得耀眼。5年前在代书事务所当小伙计仿佛是梦里一般，我又在熟悉的大都会里徜徉了。在浅草买了

一套西装，扎上领带，戴上手表，打扮成一个职员模样，于是上了吉原的妓楼。女人对我健壮的身体吃惊，我说我在学校时是橄榄球选手。北方的寒风刮得我显得年长三、四岁，我的性欲旺盛，一晚上射精四五次也不在意。女人们对我感兴趣，一遍又一遍地纠缠。

在吉原呆了一周，玩腻了，再向南行。从纪州渡海到四国，在四国逛一圈，又回到本州，荒唐绝伦的旅行。5月末，仅1个月就花了480圆。从东京到根室三等车的车票18圆，加上吃饭，余下的钱紧紧巴巴地够我回乡。我还记得6月中旬兵役检查，总之，我必须回根室。

火车到达钏路车站，我猛然想起父亲的面孔来，盗窃500圆巨款，父亲不会默默地让我进家的。根室回不去了，我就从钏路下了车。只剩1毛5分钱了，正在无计可施，忽然想起在造纸厂当女工的芳子姐姐，不知道地址，就沿着钏路河去寻找工厂，到处打听，到了晚上，总算找到了芳子住的单身寮。

“是厚夫呀，警察到处找你哪。没办法，自首去吧。”姐姐大声嚷着。

芳子说和我一同去警察署，她换衣服，让我等一会儿，她就走进去了。我站在那里，过往的女工好奇地打量我，我为了躲避她们，退在黑暗里，然后就跑到夜色笼罩的街上去了。我害怕派出所的红灯，背后好象有人追赶，我穿过一条大街，来到码头。走过卖大碗饭的饭铺门口，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只有1毛5分，不够吃饭。我绝望地离开了街区，顺着海岸边上的小路走去。星光照耀着苍白的海涛，我不时走过小小的村落，到处都静寂无人，黑黝黝地。只要大海在身边就不寂寞，海浪是我的好友，和我交谈着。

但是，那条小路在半路上往山里岔去，走进了树林。星光被

遮住了，漆黑一片。杂草丛生，小路时断时续，恐怖向我袭来，不会出现熊啊。细心一听，咕咕地鸟儿在叫。好象是花斑猫头鹰，在高大的树枝上双目炯炯闪光。它大得有如一头熊，眼珠子怪吓人的。我刚要逃走，忽然一阵风声，它那巨大的翅膀划了一下我的脸，我伏在地面上避开它的袭击。那只巨大的花斑猫头鹰在星空下披着银色的光辉飞去了，那是没有羽翼声响的特殊飞翔。我害怕再遭攻击，继续伏在地上，身子麻痹了，不会动了。灌木里有小动物在活动，大概是小鹿，或是兔子。过了一会，我勉强能动了，立刻爬起来顺着坡道向海边走去。我找到一只海岸边上的渔船，睡在里边，很冷。我盖上帆布，听着海浪唱着摇篮曲，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

蚊子紧紧地叮在我脸上，天已经亮了。北方的夏夜很短。我站起又上路了，为了不让人看见，我顺着山路走入林中，肚子饿得无法忍受，只好收集款冬叶子上的露水喝。从枝叶之间洒下的清晨的阳光令人清爽，我又打起精神，拨开灌木丛向前走去，心里已经决定了去哪里，我要沿着岸走到根室。至于在那里有什么在等待我，我也决心不去考虑了。我的精神十分顽强，我能够把不安和忧虑都暂时搁起，只当做眼前并没发生什么事，现在只关心路不好走和肚子饿。我小心谨慎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如果往林中走得太深，就会迷路，所以我留意不远离右边有海岸。伐木人踏出来的羊肠小路蜿蜒到崖上，路断了，出现了一片碎石的斜坡，左边鞋子磨坏了，小脚指被岩石划破。坡下就是村与村之间相通的大道，去那儿走该有多舒服，但是我怕遇见人，只好往偏僻的地方走去。崖上有一间小房，女人们正在晒冰鱼<sup>①</sup>，肥肥的鱼肉引起我的食欲。我躲在大白桦树后等待时机。女人们

---

① 北海道一带特产的鱼，约30厘米长，大头细身。

进屋去了，我悄悄地走过去抓过两条，突然狗叫起来。女人们——老太太和小姑娘——喊叫捉贼。我一边用石头打狗，一边逃跑。脖子上碰了冰凉的东西，我用手一摸，一大堆血，原来是一只死乌鸦。吊在屋檐下防贼的乌鸦掉在我脖子上了。一股恶臭令人恶心，好容易偷来的鱼也被血弄脏，不能吃，抛掉了。

恶臭招来苍蝇，我用手驱赶着，到小河边去洗脸。上衣丢了，一文不名了。在树林里拨开草丛走着，鞋已经张口了，用手巾把鞋绑住，曳足而行。傍晚，在小丘上找见一座小小的神社，是荒草里的一间破屋，我踉跄着走进去，躺在地。蚊群缠绕，海浪声隐隐可闻，我心里想，就此死去倒也罢了，又睡着了。

清早，眼前是蓝色的海湾。厚岸湾啊。街镇就在对岸，我一直避人眼目走到这里，现在必须从街里穿过去了，我豁出去了，走进了街里。也许人家把我当做鬼魂了，谁也不屑于一顾。当时大小船只靠岸，正在卸鱼。满载海带的小船也回来了，那是所谓晒前的海带，鲜嫩可口。家家院子里都全家出动晒海带，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豆酱汤的香味儿。我正在用鼻子嗅着，忽然有人叫我：“哥们儿，开船啦。”我上了摆渡，才想起来身无分文。但是，到达对岸，和人们一同下船，并没特别向我收费。船上搭乘了一大群打渔的年轻人，大概把我当做他们一伙的了。我穿着汗湿了的衬衫、皱皱巴巴的裤子、日光灼晒的黝黑面孔，活象打渔的。

来到街镇的尽头，在一块稍微高一点的地方有一座寺院，看上去那寺院颇有来历，屋顶又精致又宏伟。我走到后边，叫了一声有人么，不见有人出来。我走进屋里，一股炖菜的香气扑鼻而来，高压锅咕嘟咕嘟直响。我暗自盘算，如果和尚出来，我就说两天米水未沾了，请他怜悯给些吃的。但是，当我第二次呼唤时，却走出一位美丽的姑娘。她仪态高雅，和卖春女人完全不同。我自惭形秽，当她问我“您有什么吩咐”时，我只答道：“请给我一

杯冷水吧。”姑娘伸出纤细白嫩的手，用长柄杓从水罐里舀出冷水，倒在杯子里。冰凉的水，沁入肺腑。“真甜。”我赞叹着，姑娘面带笑容说道：“这是山里的泉水。”我浑身泥污，她一点儿也不怕。我向她道谢之后走了出去。

我又饿又累，身子沉重得象一滩泥，但是，少女的一杯清泉，使我体内重新涌出力量。我回味着少女的微笑，内心燃烧起在妓女那里从来不曾有过的喜悦。

弥漫在海上的大雾，笼罩在树梢上，又降落到地面上，乳白的空间扩大了。这是本地特有的粘粘乎乎的海雾。我倍加小心地走着，以免迷路。下午，我来到一片苇地。

苇地枯黄，但已从根部发出嫩嫩的绿叶，预报夏季的到来。谷地榛树象站岗的士兵，东一棵西一棵地挺立着。朦胧的雾里，浮现一片模糊的红色，逐渐地轮廓清晰了，露珠下的红花好象是结晶体；然后，它又在雾中隐隐地消逝了。我正在回想上小学时学过这种花的名字，又出现了黄色的花儿。那是根室河骨<sup>①</sup>，接着又是白色的三叶柏……都是湿原上的花儿。广阔的湿原展现在雾里了。我高兴极了，走到河边，踏上了沿着河岸的钓鱼人的小路——在湿原里唯一能步行的地方。鹈在唧唧地叫着，这种长嘴水禽我走近它也不逃避，继续叫着。蚊子不停地叮咬，我也不去驱赶，我悄悄地向它接近，伸手扑去。说时迟那时快，鹈飞走了，我失去了食物。我疲乏极了，只好喝水。虽然肚子饿，但已不再有什么感觉，全身都倦怠无力了。鞋破了行路艰难，但是我的身体并不屈服，我还能走，我告诉自己，我尚未倒下。我眺望着左右晃动着的白色植物，那是群生的绵菅，象无头的扎枪似地在风中摇曳。它们并不随风披靡，而是各按各的方向，仿佛和我内心的矛盾状

---

① 睡莲科多年生水生植物。

态一样。我想起那个少女白皙美丽的面孔，我可以返回去，向她说我已经快饿死了，我是偷了500圆的小偷，请你给我食物，然后送我去见警察吧。一种强烈的、难以抗拒的欲望要我把自己交给她。但是，雾突然之间散了，我改变了主意。

雾在海上象把地毯卷起来似地消逝了。伸进蓝色大海里的海岬好眼熟，那是我从前多次来过的雾多岬呀。再仔细一看，眼前扩展的就是辽阔的湿原琵琶濼。我知道这里离我出生的村落很近了，顿时又有了精神。日暮时，到达了那个寒村。过去的陈迹，荡然无存了。问了问路过的老太太，她说那一带被海啸全部吞没了。海浪冲击着寂寞的沙滩。大概是由于整天下雾，寒风习习，为了找个睡觉的地方，我走到小学校去。窗子黑洞洞的，值夜的老师不在，门没锁，我进了教室。我收集了20多个椅子上的座垫儿，堆在讲台上，钻进去睡。但是，座垫儿太小，滚落下来，我冻醒好几次。我梦见变成幼儿，不停地哭泣，雪白的海浪袭来，我又惊醒了。

第二天，又是浓雾笼罩，还不时下起雨来。由于疲劳、困倦、饥饿、寒冷，有好几次我陷入沉睡，我真愿就此死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仍然向前走着。我已经神志不清了，看到了奇怪的景物，但又说不清那是梦还是真。

在黑黝黝的海边上死了一只黑鸟，乌鸦啄着它的红色腹部。黑鸟尸体数量增加了，鸦群也越来越大。海浪起伏，象受伤的野兽急促地呼吸。

烟雾里忽然露出马头，几匹马奔驰着向我袭来，其中还有小马。我急忙躲闪，它们从我身旁掠过。小马摔倒了，腿折断了，悲伤地嘶鸣着。但是，母马没回来。

无人的牧场，灯塔，耳边响起雾笛。挺立的岩石，浪花飞溅。大风围着墓碑呜咽着。落叶松树林……街道……。



我终于捱到根室了。我经过了哪里，怎样走过来的，我都没有记忆了。我推开家门，看见母亲惊讶地望着我叫了一声“厚夫”，我就倒下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首先看见的就是妹妹末子忧伤的样子。母亲赶快过来，姐姐芳子也转过身来，另外一个陌生人大概是刑事警察。

原来是我误会了，警察寻找我只是因为我的出走。我拿走的500圆，父亲求亲告友已经借钱全部还给老板，和解了事了。我听了这些，就放下心来，拼命地吃，3天后完全恢复健康了。母亲很高兴，但是父亲照旧不说话。母亲叫我去向父亲认错，父亲只说一句“你这个混帐东西”，把脸转过去了。

6月中旬的征兵检查越来越近了，我无论如何也必须检查合格，当一名士兵。我一直给父母和家人添忧，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无用的浪子，只有当兵是我的出路。能当上帝国陆军军人，不但全家光荣，而且也能踏踏实实地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在检查之前大约1周，我给钏路连队区司令官写了一封血书。我用“肥后守”小刀割破左手无名指，用新毛笔蘸着血写在桑麻纸上，愿为祖国效劳，我过去给父母添忧，但现在痛下决心，希望入伍当兵。我把上小学时给药局夜里兜售赚下6圆钱捐赠恤兵部的事也写上了，结尾是谨请体察私衷，批准入伍。

检查的前一天，我去理发店，剃了光头。检查那天早上，扎上母亲给我缝的带前帘的兜裆布（只遮住前边，屁股裸露着），来到花笑高小的风雨操场，那里是检查站。来到阔别的母校，觉得很是依恋。在乡军人<sup>①</sup>穿着军服在场内服务，宪兵监视着。在测定身高、体重、胸围、肺活量等项目的过程中，我观察着那些裸

---

<sup>①</sup> 日本政府把复员军人组织起来，名为在乡军人。

身的壮丁，毕竟这里是渔民之乡，体格好的人很多。但是，我干力气活儿锻炼出来的筋骨，比他们一点儿也不逊色。在这里只有体格才有价值，国家只想利用壮丁的躯体，所以才检查和选择。

教室的讲台上坐着一名中尉，他说我“甲级合格。”

“谢谢！”我非常高兴地说道。这表示国家承认我是最优秀的男子汉啦。

“你有什么要求么？”

“哈啲，我要求参加中国派遣军当步兵。”

“为什么想当步兵？”

“哈啲，因为我喜欢走路。”我想起了从钏路到根室，不吃不喝，3天走了200公里。

“你给司令官写血书啦？”

“哈啲。”

“可敬的行为。”

“谢谢。”

我向父亲禀告了我是甲级，他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笑容。

“是么，你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啦，祝贺你，我很高兴啊。”

第二天傍晚，父亲看报时惊讶地把我叫去。

“登出你的事啦。”

一个小栏目里，登载着我写血书的事。“向司令官递交血书，青年壮志为国奉公。”“……如此有为的青年，必将成为皇军的模范士兵……”

“厚夫，你写血书，我怎么不知道。”

“我没对你说。因为，我写了血书再检查个乙级，你又要生气了。”

“这小子。”

父亲非常开心地拍着我的肩膀。他搔着苍白的头发，又擦了

擦眼角，说道：“我很高兴，喏，厚夫，努力干吧，为了大家、祖国，拚着劲儿干吧。”

10月初，现役召集令发下来了。“应于12月1日，至旭川步兵第20连队报到入伍。”

我为了锻炼身体，就去启司哥哥生前的会社里，干了两个月搬运工作，我的肌肉立刻结实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完全恢复在小樽时的体力了。

11月30日，天还没有大亮，我家的食堂门前就聚集了一大群人。我穿着新一哥哥的军服，肩上斜挂着写着“入营”两个字的白布宽带，站在人群中央。白头发的在乡军人会长致词：“祝贺你入伍，在这非常时期成为帝国军人，是非常光荣的，希望你为国尽忠。”然后是街道的代表，也说了那一类祝贺的话。我前一天就下功夫背诵了答词，我响亮地说道：“……至于我家，只剩下年老的双亲和姐妹们了，请各位多多关照。”我低下了头。母亲垂首不语；父亲深深地点头，但是，找不见末子的身影。一群人送我到花笑高小，根室的壮丁都在那里集合，人群密集，太阳旗和“祝入营”的旗帜随着海风飘动。

十几名壮丁穿着各样的服装，有的穿学生服、西服，也有的穿和服，就属我穿的军服最引人注目，不知不觉地我就被拥为中心，町长之流都向我致词祝贺。然后，以青年团的军乐团为前导，开始了游行。

替天征不义  
我军勇无双  
欢呼送远征  
告别父母乡……

我走在壮丁最前面，大声歌唱。街里万人空巷，小学生沿途呼喊万岁，摇晃小旗。妇女团体竞相喊叫，在乡军人会、青年团、街道会、各团体的人也一片欢呼。整个城市都为祝贺新兵入伍而沸腾起来了。当我们经过热闹街走上护国神社的坡道时，我自然而然地走起正步，得意洋洋地了。我会唱许多军歌，一唱起来就从头到尾，只字不漏，人们无不赞叹。在护国神社祈祷武运长久之后，来到根室车站，站前庞大的人群使我大吃一惊，远远超过了金刀毗罗神社祭日的盛况。万岁声象狂涛一般此起彼伏，壮丁被密集的人群挤得无路可走，如果不是从部队来接兵的下级军官横冲直撞地领路，我们恐怕连火车也上不去了。

7点，火车准时开动，我寻找母亲，但窗外尽是陌生人，一个个面红耳赤，两眼通红。街里青年入伍受到人们如此热烈的祝福，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同时我也寻思着，如果检查身体时发现了什么缺陷而被命令“即日回乡”，那该多么丢人啊。

夜里11点到达旭川，又黑又冷。为了迎接明天的活动，急忙就寝了。

我被分配在第二机枪中队第四班，班长是陆军教导学校毕业的伍长<sup>①</sup>。我当然是一颗星的二等兵了，在老兵一等兵和上等兵的带领之下，开始了新兵生活。

5点起床到晚上9点熄灯，完全是严密纪律束缚着的生活。但是，与铁路保线区的佣员生活相比，还是轻松的，只要你按照命令行动就行了。你按照班长的命令去跑步、卧倒、吃饭、收拾皮鞋、被服、刺刀，就能得到表扬。受到表扬当然高兴。我这时发

---

<sup>①</sup> 日本旧军制，士兵最低者为二等兵，顺序向上为：一等兵、上等兵、伍长、军曹、曹长（后三者为下级军官）。然后，准尉、少尉、中尉、大尉、少佐、中佐、大佐、少将、中将、大将。

现军队里的情形是很不错的。

根据我当搬运工得来的经验，你要想在某一个组织里得到承认，就必须使他们知道你的名字。我想出了主意，去下级军官室，给班长收拾用罢的餐具。我在吃饭时刚刚吃到八分饱，就急忙跑去

“第四班雪森二等兵来给班长撤餐具。”我在外面报告。被叫进去时，恭恭敬敬地替班长收拾，撤下餐具。这样干了三顿饭之后，就记住我的名字了。

有一天，班长集合新兵问道：“你们谁会军人敕諭<sup>①</sup>？”忠节、礼仪、武勇、信义、俭朴，这五条谁也知道；但是，班长要求的是背诵敕諭全文，所以没有一个人会。我决心要比其他人先背下来。可是，新兵在白天一点空暇也没有。我就在晚上9点熄灯之后躺在床上，借着走廊里的灯光读敕諭。用普通速度读一遍敕諭要12分40秒，每晚读两遍。白天上厕所时也读。10天之后我全背下来了。恰巧班长在第10天又问：“谁会背诵军人敕諭？”能举手背诵下来的仅我一人而已。

新兵基础教育两周结束，自12月中旬开始进入机枪中队的专业训练。九二式重机枪是重武器，必须练得操纵自如。枪身28公斤，枪座27.5公斤。我跟着老兵到枪厂（武器库）去帮助进行机枪分解擦拭。我力争比别人先学会机枪的分解和组装。在这种情况下，我天生的好奇心和手巧，都起了作用。

把枪座固定在地面上开始射击，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袭击目标的点射和袭击一片的扫射。此外，还进行了机枪的分解运送。两名士兵抬着28公斤的枪身，两名士兵抬着27.5公斤的枪座，其余的士兵背着20公斤的弹药箱，在隆冬雪地上行军，那是需要体

---

① 明治15年（1882）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发的对日本军人的敕諭。

力的。因陷脚的深雪里踩出路来，每天走 50 公里开外的路程，在山路上不断出现掉队的人，班长怒骂着、打嘴巴，倒下去的几乎要断气了，还得爬起来。机枪中队如果缺少一个人就不能作战。对于当过搬运工人、成天搬运 100 公斤以上的货物的我，这 20 公斤左右的枪支和弹药箱是轻松的了。我帮助倒下的人扛背包，搀扶他们，那些骂我向班长和老兵谄媚的人，经我一帮助他们，立刻就对我亲近起来了。

军队对于我来说是个舒服地方。两个月之后，我已经锻炼成合格的士兵，中队长在队列前面表扬我是成绩优秀的新兵。

在训练当中度过了腊月和正月。2 月的一天，午夜两点，全体行动，新兵不带武器轻装集合，连队长宣布向中国进发。向连队神社参拜之后，列队向车站走去。深更半夜，大雪之中，不少街民喊万岁，沿途相送。本来是隐蔽出发的，街民们怎么得到了情报，实在令人纳闷。

## 第四章 泥 泞

我被编入旭川步兵第2X连队，那支部队原来是守卫北边的，从满洲调到了华北。不料这一年的新兵，又有一部分被送到华中的其他连队去了。似乎是由于执行南进的方针而从华中向华南加强兵力。总而言之，2月初从小樽启锚的万吨轮，在两三个港口装载新兵之后，于2月底驶进了扬子江。只是当有人说到那是一条江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是江，它太大了。独特的帆船增加了异国情调，各国商船和军舰往来游弋。在南京江面上，我们换乘溯江而上的小型货船。第二天早上，抵达了某个港口，我们上岸了。

小樽尚在飞雪，大陆已经春回。麦苗青青，菜花金黄，缓缓的坡地延伸至遥远的地平线，时起时伏。本以为这里是血腥的战场，但是我看到赶牛和挥铍的中国农民悠然的样子，感到惊奇。他们对日军的行军并不表示关心，仍然干着他们的营生。

傍晚，部队到达B封。我们机枪中队住在接管的民宅里，点着油灯，在地板上铺上粗席，裹上毛毯睡下了。黎明鸡叫，天亮时贪睡的老牛才哞哞地叫。那声音很怪，听老兵说那是水牛。

第二天就开始实战训练了。机枪中队不配备步枪，所以，白刃战时就用刺刀拚。我们用木刀练习短剑术。重机枪的训练在麦田里进行，农民辛苦耕种的麦苗在我们脚下践踏，装上枪架，架上机枪，假想着追击敌人，抬着机枪越过几个山坡。傍晚，满身是汗，没有浴室，用冷水擦一擦，立刻又投入夜间训练。天天如此。

4月的某一天，训练结束回宿舍的路上，走过仓库改装的卫兵

哨所时，看见装着铁栅栏的禁闭室里关着一个中国老人。他身穿白长衫，仪态高雅，看上去是个有身分的人。我悄悄地问值勤的上等兵，他说那老人是邻村的村长，因为替蒋介石探听日军动静，以通敌嫌疑逮捕的。

第二天早晨，负责人事的曹长把40名新兵集合在操场上。一会儿，值勤兵把倒绑着手的老人带来。他浑身泥泞，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肿胀着，仔细辨认，就是昨天的那个村长。他鼻子被打塌了，嘴唇也裂了，显然是拷问所致。

曹长满面春风，还带点儿炫耀地说道：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靶子，现在让你们用活人进行训练。”

村长被夹在两根木桩当中，把他象练习刺杀时用的草袋子似地捆住。肿胀的眼睑下，他那锋利的目光射向我们。

“因为要用他给你们40个人进行训练，所以不许刺他的喉咙，以免他过早死亡。首先由雪森二等兵，开始！”

我拔出刺刀，向前奔去，我已经变成完全按照长官命令机械地动作的士兵了。我刺杀的只不过是“靶子”，不是真的敌军，不论他是人也罢、草袋也罢，都是“靶子”。我不看人的脸、什么也不去想，向他的右胸部刺去。扎透了衣服、刺着坚硬的骨头，又刺过柔软的肉，他惨叫一声。老人睁开眼，瞪着我。那时，我如果能感到良心的苛责，倒还有点人性；但是，我很坦然，甚至还为我第一个完成得很漂亮而沾沾自喜呢。我以准确的身手拔出短剑，老人的鲜血染红了衣衫。我向后转，回到队列。于是，下一个士兵跑去，向老人的腹部猛刺，老人又大叫一声。

大概听到惨叫，士兵们从中队宿舍跑出来看热闹，他们象观看有趣的杂耍，走得很近，有的坐在地上。当中队里征用的中国苦力也来看时，曹长大骂：“不许中国人看，把他们赶出去！”

一次一次的刺杀，老人的叫声越来越弱了，轮到第10个人刺



杀时，他已不出声了。被捆着的右手挣脱出来，揉搓着血糊的胸口，士兵的刺刀穿过他的手背刺去。

“下一个”，“下一个”，曹长喊着口令。第20个士兵不知想些什么，一下子刺中了禁止的喉部。老人的脑袋一下子就耷拉下来了。

“混蛋，你为什么刺他喉咙。你没有为战友们着想的温暖的心么？”

“我错啦。”

那士兵准确地把上体倾斜15度，曹长咋了咋舌。老人已经断气了，不动了，其余的士兵不可能进行活人刺杀了。但是，“下一个”、“下一个”，他们又继续下去。

全体士兵刺罢，把老人的尸体掩埋了。把老人抛进值勤兵事先挖好的坑里，填上土，用脚踩实，在踩实的土上栽上草，消除一切痕迹。但是，毕竟与其他的地方有些异样，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到此以后，在操场角落上发现好多个埋填过的痕迹，现在恍然大悟了，那些大概都是掩埋尸体的地方吧。

“听着，”曹长讲话。“现在训练结束了。让你们这些新兵练习活靶刺杀，是为了今后的战斗。虽然这里表面上是一派和平气象，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残酷的战场。而且，你们一旦被俘，你们的下场就和这个中国佬一样。不，你们会遭到比他还要残酷的屠杀。明白了么？”

“哈——啞。”40名新兵象小学生似地一齐回答。

据说3天之后，一些农民到中队来打听村长的下落。中队长推托说不知道。有一名青年仍然执拗地追问，他就拔出刀来恫吓，把他们赶走了。

虽然这一带的农民都已誓称归顺皇军，但是我发觉他们在背地里对我们充满了猜疑。这里并非平稳的农村地带，这里是用武

力征服的异国，地平线上扩展着的大地是危险的敌占区。

虽然不曾和敌人交火，但是，常常接到发现中国军的情报而下达出发命令。赶到当地一看，敌人早已撤退得无影无踪，只是到逃走的农民家里抢掠粮食、青菜、小鸡和鸡蛋。每次都用掠夺品来欢宴，有的士兵存在着为了饱食而等待出发的卑鄙心理。老兵们夸耀他们强奸来不及逃走的姑娘，这种故事我已经听得多了。但是，我们袭击的村落总是空无一人，他们对皇军的不信任到了如此程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到了很少下雨的6月，附近运河的河水却涨了，不时溢出河岸。这是由于长江涨水，而长江涨水是由于四川省和西藏融雪造成的。北海道的融雪水，不消一天就顺流而下了，由此可见中国是个多么辽阔的大国了。要征服这样的大国，需要有特别强大的军队，看来皇军毕竟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不能向全军下达总攻命令直捣重庆蒋介石老巢，就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8月末，运河水忽然开始减退，连日干晒，干土被风刮到空中，变做黄尘。汗水沾上尘土，每个人的脸都成了土地爷一样的土色。机枪手更加困难，机枪陷进土里，动作不灵。回营后的分解擦拭加倍地费时间。

一个漫天黄尘、象雾一样影响着视线的傍晚，我们中队演习归来，在半路上休息时，听说附近的友邻部队在砍人头，中队长派传令兵去联系，让我们全中队去参观。

山坡的高处，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线，顺坡而下的空地上，农民打扮的中国人在挖坑。他们8个人，挖一个长2米、宽4米、深1.5米的坑。一群士兵围着他们，但是为我们中队让出了席位。我在坑边坐下。大家象在看戏，高高兴兴地喧闹着。因为我们处在洼地，头上的尘土被风刮成黑红色的漩涡，远远地逝去了。

挖完坑，把中国人倒背手绑起来。中尉队长走出来了，30多

岁，看上去象是从少尉军官锻炼出来的。他把挂军刀的铁链弄得直响，向俘虏们讲起话来。

“你们，杀害了我们皇军军人，也就是天皇的赤子，杀了两个。这种杀人行为决不能饶恕。所以，在这里，赐给你们死在日本刀下的光荣。”

俘虏们不懂日本话，莫名其妙地望着那叱咤着的日本军官。风刮来，他们的衣衫随风飘动着。原来昨天深夜，中尉的中队遭到意外袭击，慌忙应战时敌人逃进村里，于是就顺手把村民抓来了。损失了两名部下的中尉得到连队长的许可，对村民处刑。

士兵们拉出一名俘虏，中尉拔出军刀。这时，年轻的卫生兵走出队列。

“队长，为了皇军医术，我想做一个试验。”

“什么试验？”

“听说往血管里注射空气就能死亡，我想试验一下是否是真的。”

“好，试验吧。”中尉收刀入鞘，抱着胳膊看着。

那个卫生兵从急救箱取出粗大的针管，吸进空气。3名士兵解开俘虏的绳子，按着他，另外一名士兵掏出他的胳膊。胳膊很细，但肌肉很硬，是劳动锻炼出来的。卫生兵擦了一下皮肤上的土，也不消毒就扎了进去。注入空气之后，俘虏咳嗽了。但是，仅此而已。卫生兵又给俘虏注射一次，俘虏又咳嗽，但并没有死。

“什么呀，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嘛。”中尉颇为失望地说道。

“哈啾。我明白了，什么作用也没有。”

看热闹的响起一片笑声，年轻的卫生兵也羞惭地笑了。

中尉叫士兵把俘虏重新倒绑，按着他使他脖子伸向土坑，抽刀出鞘，俘虏还未叫出声来他的刀已砍上去。但是，刀陷在骨头上，只砍掉一半。中尉咋了一下舌，一脚把俘虏踹下坑去。从颈

腔流出鲜血，俘虏已经不动了。

中尉擦了擦刀上的血糊，打算把刀插回刀鞘，但是，刀已经弯了，怎么也进不了鞘。无可奈何，只好让卫生兵用绷带裹了放在一旁。不但中尉的刀法欠佳，而且也证明了那刀是个钝货，但是谁也不敢笑。人们唯恐惹恼中尉，都假装没看见。

因为俘虏们没蒙眼睛，他们不得不逐个看着自己的伙伴惨遭杀害。

曹长走近另一个俘虏，挥动明晃晃的军刀，把头砍下来了，头颅象西瓜似地滚进坑里，颈腔冒出血来。但是，那并不象武打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喷溅，只不过象水龙头刚刚扭开那样，流了一点血。3个、4个人都砍完了。到了第5个，他惊吓得从坑边上逃跑了。士兵们捉迷藏似地把他捉住，又把这个连喊带叫的20多岁的青年拉了过去。汽车中队的军曹举起了用汽车钢板制的军刀，这种优质钢据说是锋利无比的，但是，只浅浅地割破了皮。俘虏痛得号叫，这时又砍了一刀，还是浅伤。不知是谁看不下去了，用刺刀在他心脏上捅了一下。

6个人、7个人，到了最后，是一个刚过10岁的孩子。大概是吓傻了，他已经象一个纸人儿似地麻木了。士兵们把他拉出来，细细的脖颈被黄尘刚刚消失之后照耀着的夕阳映得通红。

中尉为了换回开头失败的面子，又走过来了。他借用曹长的刀，只是一挥，头颅就滚下来了，中尉微笑着踹倒尸体，脖腔流血很少，那孩子的无头尸体凄凉地倒在那里。

急忙用土填埋，掩蔽血迹，把那块空地伪装得仿佛未发生任何事情。

过了一会儿，允许附近的农民通行了。担着竹扁担竹篓的老叟走过去了，赶着水牛的老太太也走过去了，人们影子拖得长长地，一派和平景象。

我对皇军的掠夺和屠杀抱起疑问来了。但是，我并没有勇气去怀疑当时大部分日本军人所相信的事情——这次战争是天皇陛下命令的战争，打败蒋介石军队就能给大陆带来和平。反而认为这些掠夺和屠杀是纪律松弛引起的堕落，如果有严格的指挥官就不会发生这些现象，所以，我应该在部队中晋升，取得指挥官地位。

其实，这倒并不是我完全出自幻想，而是因为我除了军队之外，失去生活的信心了。两年服役期满回到故乡，找不到好工作是很清楚的了。那些学徒出身的和做生意的新兵都希望早日离队；我却相反，我希望留在部队里。

我得到中队长的推荐，在南京郊外的金陵部队（华中下级军官候补人员教育队）接受了6个月的培训。昭和16年（1941）6月，晋升为兵长<sup>①</sup>回到原队。和我同期的人不过是一等兵或者上等兵，所以，我是出息得最快的了。

10月，我晋升为1道金线1颗星的伍长了。总算是个下级军官了。

后来，我升为两颗星的军曹，又升为3颗星的曹长，如果运气好可以当上准尉，再当少尉，也就是说打开当军官的大门了。

这时，大东亚战争开始了。

为了支援华南派遣部队攻打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华中部队攻击南边的中国军队。12月24日，称为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战斗开始了。

以加强机枪中队为理由，突然命令我参加这次战斗。我告别了北海道一同来的同期士兵，来到以近畿和四国人为主的新的中队，虽然我心里不乐意，也无可奈何。我担任第2小队第3分队

---

<sup>①</sup> 高于上等兵，低于伍长。

长，指挥 10 名士兵，两匹军马，一挺重机枪。

虽然来此地已经两年，参加大规模作战还是头一次。作为大部队的一员，搭乘火车，又走在长长的队列里，前去参加战斗，止不住兴奋起来，国家一旦朝着某一个方向作出了决定，就变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变为战争，由和平转向战争的剧烈的变化，我已经看见了。

那两匹马，用一匹驮机枪和枪架，另外一匹驮 4 个弹药箱。因此，在道路好走时，士兵们很轻松，不过，一遇到难走的路，就人畜一同受罪了。

大雪将至，横扫平原的寒风砭人肌肤。狭窄的路被大军践踏得稀烂，象水田一样泥泞，不但滑，而且深陷膝部，陷进去就不易拔出腿来。驮着重载的军马一旦倒下，要重新起来很费时间，士兵们不得不扛起一半辎重。但是，扛了东西脚下更重了，陷得更深，要迈下一步就更艰难。成天价都是浑身泥泞的行军，好容易来到了宿营地村落，也无法弄干衣服。连一点菜也没有，用泥水煮的夹生饭倒进肚子里，冻透心了的身子还在打冷战就睡着了。当兵首先就得受皮肉之苦啊。训练演习时的苦与这实战的苦相比，那就象哄孩子呀。

第二天，暴风雪来临了。泥泞一点也未改变，搬运粮食的苦力，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那些不能行动的，就丢在那里冻死，对于中国人就象对待牲口一样。太阳落时，雪停了，寒气逼人。

身为分队长，有责任不断地清点人数，忽然发现少了一名新兵。我到前后的队列里去找，总算在后边的分队里找到了他。当我带领他往回走时，突然在我的分队附近升起桔红色的火柱。我想一定是迫击炮命中了，叫了一声“隐蔽”，立刻卧倒。但是，并不是敌袭，我不解地走向爆炸地点，听到了呻吟，用电筒一照，看见一名二等兵的左胳膊从根部被炸掉了，他已经气息奄奄了。倒

在他身边的江田上等兵军裤上染满鲜血，不住地叫“冷，冷啊”。给他脱下军裤，大腿被炸，血流如注，腹部也炸破，肠子也冒出来了。驮机枪的军马倒在一旁，它的腹部炸飞了半片，原来是踏中了地雷。结果是军马炸死一匹，士兵当场死亡7名，负伤2名。其中，我的分队损失军马一匹、士兵2名。

分队整编了。第三、四分队合为第三分队，我担任新编的第三分队长，统率3匹马、15名士兵，责任更重了。我命令4名士兵用担架抬江田上等兵走在后边。江田上等兵在便携式帐篷布做成的担架上，不停地叫冷。第二天他就死了。我一直和他走在一起，当时如不是去寻找新兵，就和他遭到同样的命运了。

渡过汨水，来到丘陵地带，四面受敌。友军从前方不断“转进”回来。先遣部队攻打长沙被优势敌军包围，退却了。退却要说明成“转进”，这是皇军第一流的欺骗。我们中队的任务是阻击追我军的敌军。

在这里我不愿追述那一连多日的战斗了。但是，我只想说明一点，对于士兵来说，战争并非是勇敢的业绩，只是无限的痛苦。

前方高地的棱线上出现了敌军，朝着转进的友军袭击。捷克式机枪发出轻快的声响。我立即命令分队把机枪架在一个土包后边。敌军的射击很准，卧倒在眼前田地里的友军三个五个地被击中了。平时分队长只执行指挥不射击，但是，这时情况危急，必须保证准确命中，所以我代替射手钩动了扳机。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敌人倒了下去。但是，敌人并不畏缩，从山坡上冲下来了，黑压压的一片，遮满了山坡。我扫射着。敌军已逼近到能够看清脸上的表情的距离了，我的枪弹在他们的胸膛和腹部开了花。友军也转入突击，两军混成一团，展开白刃战，刺刀、大刀和手枪的厮杀。我朝着出现在高地上的敌军后续部队扫

射，枪筒烧红了，用刺刀和奔过来的敌军拼刺，我和士兵共同把第二个冲上来的敌军从左右两侧刺死。敌人总算退却了。

我的分队损失了两匹马、3名士兵，重伤2名。中队损失惨重。但是，没有时间去掩埋死者，或者火葬，因为敌军咬住了转进的友军的尾巴。为了以后有遗骨，只好把战亡者的手砍下来，而把遗体丢弃。我的分队已经砍下5名战亡者的手，装在饭盒里，用三角巾挂在脖子上行军。但是，伤员必须担送，由4名士兵担送，他们的装备由两名士兵携带。就是说，出现1名伤员，就减少6名战斗员。重机枪必须绝对保证搬运，我一个人扛着平时两人肩扛的28公斤机枪，分队长如此，士兵们也振奋起来。

我们不吃不喝地走着，已经记不得走了多少天，有的士兵由于饥饿和疲劳而跟不上，我就帮助他们，搀扶他们。下雨了，全都淋成落汤鸡；又下起雪来，而且是暴风雪。皮鞋在泥里揉搓破了，胡须长长的，满脸是泥，活象野兽。敌军迫击炮和机枪紧追不舍，我方已无力应战，士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这样回到B封时，已是1月20日，自出发那天整整一个月了。

以我的体力勉强支持了一个月的战斗，没想到一点儿伤也没有。但是，分队里战死5名，不，加上江田上等兵，一共6名。还有4名伤员。而我杀死了多少敌军啊，绝对不止10个、20个。在我的扳机之下，大概杀死了五六十人吧。有的射中脸部正当中，有的捂着肚子蹲下，他们象稻草人靶子一样，一下子就倒下，我杀了无数的人哟。战争就不外乎是杀人。在国内杀一个人就是罪犯，而在战场上，杀几十人的是勇士。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次称之为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战斗，皇军完全溃败了。未能占领长沙，我军又被赶回了原来的占领区。中国军强大、勇敢，是伟大的军队。从前在B封周边的讨伐当中，我蔑视中国军的实力，现在知道错了。虽然士兵们单纯地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的占



领喜讯欣喜若狂，但是，我从亲身经历的痛苦当中，已预想到战争前途的艰难了。

4月中旬，我在下级军官室看简报时，得知招募航空兵。在汉口陆军医院体检和口试。培训在内地进行。我向中队长申请应募。当时，虽然下级军官都有机会回内地接收新兵或者送还遗骨；但是，象我这样刚刚调到新的中队来的人，是不可能很快轮到的。所以，我认为只有应募航空兵才有回内地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坐飞机和学习整修技术的兴趣，我在这种情况下所下的决心是很轻率的。

总之，我体检和口试都合格了，5月上旬回到内地。专用轮在似岛靠岸，宪兵检查私人行李，对于屠杀的照片和钻石、毒品查得最严。在广岛码头上，穿白色大围裙的“国防妇人会”列队欢迎，茶点招待；我感到真的回到内地了。

在市里，我最先发现的就是面包店的玻璃柜里全是空的。店里边摆着大面包，我想买，却告诉我那是配售品，不随便卖。肉店和青菜店也都是空的，与粮食丰富的大陆相比，内地的匮乏到了凄惨的境地。我从汉口带回的20个羊羹和40盒“誉”牌香烟，都成了贵重物品了。

我去大阪阿倍野拜访了已故江田上等兵的家。我听说他是大学毕业的，他家的门厅和庭院都很大。因为我事先写信通知，所以他的父母和妹妹都等着我，带领我走进佛堂。那里供着江田上等兵的遗像，是在B封中队宿舍前照的。我给他们讲述江田上等兵战死的情况，但我并没说出是由于马踏地雷。我说在向敌军发动总攻时，因他是机枪射手，被敌人的捷克式机枪射中左肩，仍然未放松扳机，最后腹部中了两弹，壮烈牺牲。

妹妹放声大哭。她长得象哥哥，脸型很美，纤弱的肩膀抽搐着。

我把羊羹当作礼品送他们，简直珍奇极了。内地食物的乏匮、战争的前途，都成了我们的话题，他父亲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把我当作战争专家了，怪难为情。

江田先生在某保险会社里是个干部，妹妹名叫竹子，女子学校毕业之后在家帮些家务，正在学古琴。看是去十八、九岁，笑时面庞十分可爱。虽然刚才一个劲儿哭，以为她是个小心眼儿，不意她在父亲说话当中满不在乎地插起话来。

“哥哥是个学生兵，当新兵时受了不少气。他不喜欢当兵，所以也不报考军官预备学校，就等着早些退役呢。”

竹子说时父母以目示意阻拦她，但她一口气说完，才笑了一笑。

“这孩子，在客人面前把你哥哥的丑事全抖落出来了。”母亲说道。

“哪里的话，江田桑又勇敢又有责任心，是个出色的军人。这和不喜欢当兵并不矛盾，军队里令人讨厌的事情多，所以，能早点儿离开军队最好。”

“你真的那样想么？”竹子问道。

“是的。象我这样的人无处可去，所以才留在军队里……，江田桑在大学里学什么？”

“法国文学。研究波尔·克罗丢。雪森桑看小说么？”

“不，根本不看。家里穷，没有看书的空暇。”

我心里忽然一阵阴暗。我和江田上等兵不论是身世还是处境都不同，他大学毕业，学什么时髦的法国话，还有闲暇看小说……起码人家在如此富裕的人家里成长，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就连这位美丽的竹子，也是女子学校毕业，学习优雅的乐器。

“出去走走吧。”江田先生站起来说。留下夫人看家，江田先生和竹子陪我一同在佛堂街散步，随即走进了高岛屋商店地下餐厅。墙上装饰着画家小矶良平的“新加坡陷落”，播放着军歌，来

客当中许多是军人，看见我这个伍长慌忙敬礼，我在竹子面前觉得很光彩。也许是我酒醉的缘故，记不清江田先生为什么半路上就走了，只剩下我和竹子去看电影。我们去大阪剧场，观众十分拥挤，我把拥挤的人群拨开，把矮个子的竹子推到前边去，虽然有人咋舌，但是看见我是军人，就乖乖地让开了。

看的是什么影片，我已经忘了。但是，我记得我身旁坐着一位少女，我甜蜜地感觉到了她的肌肤的温馨。我送她回阿倍野，她的父母走出门厅，殷勤地致谢。

我的新任地是岐阜各务原中部第××部队。我们的宿舍就在飞机库旁边。航空兵的基础训练从驾驶和实战射击的演习开始。虽然飞机比重机枪又复杂又精巧，但是，机器毕竟是人发明的，我认为总可以了解它。然而，零件名称用的是英语，我被难住了。因为我不懂横写的外国字，只好不去追究语源，囫圇吞枣地死记。全国各地来的下级军官里有很多是大学和专科毕业的，他们聪明，那些学科根本不放在眼里。可是，我每天硬把那些不懂的外来语往脑袋里塞，又漏了出去。尽管如此，我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承认，12月1日晋升为军曹。第二年，昭和18年（1943）6月，我作为应征下级军官生，在岐阜陆军航空整备学校入学了。

7月，连日降雨，我在水浸了的飞机库的角落里，一边驱赶面颊上和手腕上蚊子，一边分解九九式轻型轰炸机的C25型1000马力引擎。课题是全部分解、组装，达到正常运转。我旁边是大专毕业的整备兵伍长，他以高于我两倍的速度分解着。我看了看周围，有的人不但分解完毕，而且已经开始组装了。再也没有象我这样连气缸都没卸下来的笨蛋了。我担心没有资格当一名整备兵了。

但是，更加使我忧郁的是两封来信。

首先是末子的信。本来我到达驻地之后，我们时常通信，但

是，后来我连续调动，就音信隔绝了。差不多过了一年半，才收到她厚厚的来信，信中说新一哥哥战死了，好象死在南洋某岛，没有遗骨，只有一张纸片，就算英灵归国了。战后我才打听到，新一所在的旭川步兵第28连队，在瓜达卡纳尔岛，百分之七十都牺牲了。想不到新一哥哥在小樽车站上的飒爽英姿，竟成为最后一面了。

与末子的信前后相差不久，竹子的信也从各务原部队转来了。真是没曾想的事。去年5月，大阪一别之后，我立刻写信去表示感谢，但无回信。我心想人家是女子学校毕业生，不会理我这个小学校毕业的穷人，并且为此而哀叹。她信中写道，自那以后，父亲中风卧床，忙于照护，今年7月7日，父亲去世了。失去了父亲和哥哥，家中没有男人，十分艰难。我给她写了信，立刻就得到了回信。

由此作罢也就算了，我偏偏在信中对竹子说，我是优秀的下级军官，在整备学校里取得最好成绩，将要得到航空总监奖赏的银表。竹子说那太好了，我预祝你获得总监奖，先送给你带银表的金链子，她当真送给我金链子了。不久就命令我分解和组装轻型轰炸机引擎，弄得如此狼狈。

我让蚊子尽情地吸够我的血，然后打死，我下决心去见竹子。

下一个星期日，我弄到可以延迟到深夜的外出许可证，到大阪去了。竹子的面容十分憔悴，阿倍野家中的门厅和庭院里都杂草丛生、一片荒芜了。我把草割掉，剪了枯枝，整理得变了样子。葫芦水池里的鲤鱼全都病死了，生满了藻类。我把水放出去，洗涮了石底，注入了净水。竹子和母亲这时也整理了父亲的遗物，打扫了室内。

“焕然一新啦，”竹子说道。“这样一来，我也能打起精神啦。”

“振作起来吧。”我说道。

“这么漂亮，简直象新娘子的家啦。”竹子笑道。我搂着她，在她唇上吻了一下。她好象很吃惊，浑身都紧张起来，但是，立刻柔软下来了。她乳房鼓鼓的，紧紧的腰身，那么温柔。

“想结婚么？”我问她。竹子微微地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当母亲从二楼下来时，我俩已经离开，正在观赏庭院。

竹子带我到楼上哥哥的房间里，三层书柜里摆满了洋书，还有一些也好象是很难懂的书。

“这本书送给你，”竹子抽出两本岩波文库的上下集《万叶集》，“是我哥哥最爱看的书。”她翻弄着书页。经过她手指触摸过的那两本书，仿佛就变成珍本了。我畏畏缩缩地说：“刚才说的那事，我刚刚当上军曹，没有什么收入，而且不得不重赴沙场……”

“我明白，”她微笑着说道。“你还要获得航空总监奖，希望我等待，对吧。我也并不急于立即操办。我从上周就在邮局工作了，不干活儿没有吃的呀。这座宅子说不定也要卖掉。如今，我自己以及这个世界和这场战争，一切的一切都不安定，不可能海誓山盟……”

“海誓山盟，这一点我做得得到。”我把竹子搂过来，由于太用力，牙齿相碰了。我舍不得离开她，欲望在我体内膨胀。如果不是母亲在楼下喊叫“西瓜切好了”，我也许当时就冒犯她了。

为了赶6点半的末班火车，不到5点就从江田家告辞了。竹子送我。她和下级军官走在一起很得意，每当士兵向我敬礼时她就微笑着望我。但是，我遇到军官也必须敬礼。一个少尉带着年轻女人从对面走来，我向他敬礼，竹子嫉妒地瞪那女人一眼。

在火车站前，我看见旅馆的招牌，我的双脚下意识地走了进去，她也默默地跟来。8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铺着两个枕头的被窝。我把搂着我的竹子弄倒，她的裸身真漂亮，腰部沁出汗水了。

我用力，她叫了一声疼，然后就感到那一切都很快乐了。我替她擦血，她羞惭地蜷缩身子。

我跑着追赶火车，火车已经启动了。我跳上车去，回头一看，她刚刚跑上站台。我向她招手，她不停地摇摆手帕。

下一个星期日，我又去请求晚归外出许可证，负责人事的准尉让我坐下。

“这话不大好出口，你这家伙这阵子在给姑娘写情书啊。你上次买优待票去大阪，也是去找女人吧。你好好想一想，现在是这次入学以来最关键的时刻，12月份的考试成绩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在12月以前不要和女人来往啦，信也不必寄出去了。”

这个管人事的准尉约三十四、五岁，在军队里吃了十几年饭，是个经过千锤百炼的人，因为检查书信，所以我的秘密他全掌握了。我只好答应一声“哈啾”。

我给竹子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因为考试，外出和通信都办不到了。她也许了解这些，来信也一下子就断绝了。

果然象准尉说的那样，引擎组装竞赛结束之后，又开展了修理损坏引擎的竞赛，200名下级军官当中，我的成绩是第192名。第180名以下的被校长叫去，他说这些人不适于充当整备兵，下一次考试成绩如果再不好，就命令归回原部队。我不愿再回前线去度过那凄惨的日子，而且也后悔向竹子吹嘘成绩优秀要获航空总监奖，以致她相信那些鬼话而结成了那种关系。

12月底，那天大概是26日，轮到我因公外出了。佩戴红袖章上有“公用”两个白字的标帜在非假日期间外出，伙伴们有许多事托我代办。有5块表送去修理，1把军刀送去研磨，我带着10元圆钱离开校门。

我首先到名古屋附近的刀剑店去送那把军刀。本来是求人家研磨，我临时改变了主意，问了问价钱。老板误以为我来卖刀，眯

缝着一只眼睛仔细地看刀刃，又拔掉固定刀身的穿钉检查刀上刻着的匠人名字，爽爽快快地说道：

“好吧，120 圆吧。”

本来我以为最多不过五、六十圆，他给的价钱使我大吃一惊。军曹的薪水是每月 20 圆，所以，120 圆是一大笔钱了。这时，老板又急忙说道：

“……照顾你是个军人，150 圆吧。”

“卖啦。”我说道。这声音来自哪里呀，简直是魔鬼的声音。我又顺坡滚下去了。

在表店里把 5 块表卖了 20 圆。来时为了装表，借了准尉的装地图的皮包，送到百货店“不用物品交换所”，那里的店员说：“照顾军人，破格给你 10 圆，这也是国民的心意。”

我已经不能返校了，我是逃兵了。如果被捕，可能是死刑吧。我听说过有关这样的先例，只要手里有钱就到处流窜，等到没有钱的时候，就用刺刀剖腹自杀。首先，去向竹子告别吧。

第二天早上，我到竹子工作的邮局去，在窗口笑着对她说：“我因公去九州，顺路来看看你。”她站起来打算出来，我阻止了她，向她挥挥手：“多保重！”她的微笑对我来说就是生离死别的预兆了。

我打算尽量远离岐阜，于是南下，渡海到达四国岛。在高松市过年，街上返乡兵很多，我并不显眼，平安无事。我去参拜金刀毗罗宫，正在前面的眺望台上吃桔子，看见宪兵从石阶走上来，我立刻逃到山上，到最隐蔽的寺院里躲了一天。我到德岛、高知、松山，不论到哪儿都好象有人追捕我这个逃兵似的，每住两三天就赶快走开。但是，在火车上也不安心，生怕宪兵讯问是哪个部队的，去什么地方。但是，普通人对军人却非常亲切。在旅馆里没带来配售大米也不说什么就端出饭来，在大碗饭铺排队时，人

们也说“军人优先”，让我最先买。

我几次想死，我买了两瓶拜耳药厂的安眠药加尔茂丁，走进树林，从黄色药瓶里把白色药粉倒在手心上，吃了一大口，苦得吐了出来。想从“顿足崖”上跳下去，又不心甘情愿。靠自己的力量死不了，还是回到学校自首，等着枪毙吧。这样想过之后，就用最后的钱，买了回岐阜的车票。

在车站往学校打电话，中队长在电话里对我非常和蔼地说：“噢，你是雪森军曹么，平安无事么，那很好啦。现在去接你，不要离开那里。”

管人事的准尉和少尉区队长开车来接我。回到学校，中队长就翻了脸，他叫道：“象你这样的人，在帝国军人当中是不容许存在的，把你交军法审判。我命令关你禁闭，一直等到处分下来为止。”这一天是2月4日，我过了一个多月的逃亡生活。

禁闭室就是卫兵哨所后边那间带木栅栏的牢房。在那没有遮挡的牢房里，直挺挺地坐在地板上，命令我敬写军人敕谕。成天在“通信纸”上写毛笔字。直至现在我还会写那些奇形怪状的变体假名<sup>①</sup>，就是那时下的功夫。

我被带到岐阜宪兵队，摘下军衔，生平第一次戴上手铐。审问我的曹长又瘦又小，活象东条大将。我说因为在整备学校里的学科跟不上，所以才逃跑。他不相信，他猜测校内的中队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了掩饰才逃跑的，而且不去宪兵队自首就回到学校，这就是证据。他用竹剑在桌上敲得山响。不过，并没有触及皮肉。我承认了一切违法行为，并且交待了逃亡过程中的全部行动。但是，有关竹子的事，我一个字也没露。

---

<sup>①</sup> 假名为日本根据汉字编造的字母，有平假名、片假名之别。变体假名为明治年间使用的一种平假名。



2月末，在名古屋第三师团司令部举行了军法会议，检察官是佩带白色领章的法务大尉。审判官是三位普通校佐级军官，没有辩护律师。所谓的审判，也只是确认一下宪兵队的审讯，检察官问：“全部属实么？”我回答：“全部属实。”就结束了。快些判我死刑吧，我才不怕呢。

“雪森厚夫身为军曹，本应成为士兵的表率，却缺乏军人精神，犯了逃亡、诈骗、侵占等罪。为此，判徒刑1年零6个月，降为陆军一等兵。”

判决和求刑一致。本来以为要判死刑，却判得这样轻，好象有点儿失望。

军法会议仅仅一天就结束了。三天之后，我被送到大阪府石切陆军监狱，穿上“牢房装”（没有军衔的旧军装），关进了杂居房。

所谓杂居房，是6米乘4米的长方形铺地板的牢房，4米的两面是粗粗的铁栅栏，栅栏外是3米宽的走廊，供看守巡察。一面的栅栏上有一个很低的门，另一面的栅栏旁放着方形便桶。光线从走廊的高窗上泄下，房里很暗，眼前只能看见栅栏和墙壁以及那没有任何装饰的空间。

早6点起床，15名徒刑囚犯面向铁门排成两行，走出牢房，接受早检查。来到院里，立刻两人一组，正步走，到检身所，脱下“舍房装”，浑身一丝不挂，然后一个一个地迈正步从看守面前走过。检身完毕，换上粗布工作衣。然后才允许洗脸，去食堂吃早饭。整个牢房里一共有200来名囚犯，起床后严禁私语，食堂里只有餐具相碰的声响和咀嚼的声音。如果和身边的人说话或者使眼色，立刻就受到看守的责骂。洗完餐具，赶紧去小便，厕所里没有大便处。白天禁止大便，只能晚上在房内解决。

8点开始在车间干活儿。坐在胶合板隔起来的小间里，缝制皮

革子弹盒。手冻僵了，呵热气暖一暖，用大针扎皮革，一不留神就扎破手心，一刻也不能马虎。直到中午12点，4个小时姿势不变，重复着一样的动作。这当中一律不许大小便。尽管早饭不敢多吃稀的，但在寒冷的车间里怎么也控制不住。实在无奈就尿在裤子里。最难受的是泻肚，那也只好任其流淌。大小便事后自己负责打扫，这倒也无所谓，但是，手上的活儿一刻也不许停。我有好几次，忍受着泻肚的恶臭，坚持着干活儿。

12点停止作业，吃午饭，小便。1点开始作业，4点停止。晚饭和小便，然后去浴室。

每周有3次用桶里的冷水擦身，另有3次叫作“灌水浴”，浴室里没有浴池，只在地板上有两行脚印，站在那个脚印上，看守就打开水龙头，从头上流下冷水来。这冷水只流1分钟，要在1分钟之内浇完全身，就得有要领，否则刚弄湿了头就没水了。

每周有一次“灌热水浴”，那时给10分钟的热水，并且用鲸鱼肥皂。温汤水，但对这些隆冬季节用冷水浇头的人来说，简直太奢侈了。

从浴室到检身所，脱去工作服，挂在规定的钉子上，一个一个一丝不挂，先走到看守面前张开嘴检查，然后跨过一根铁棒，那是为了检查是否在肛门里私藏东西带出厂外。然后，正步走，从看守面前走过。检身合格，换上牢房装，又和早晨一样，两人一组正步走，从院里回到杂居房。

6点，晚检查。检查之后，15名囚犯分为两边，面壁而坐，一直到9点。开始的30分钟是正坐<sup>①</sup>，颈骨圪在硬梆梆的地板上，又疼又麻。但是，一动也不许动。手放在膝上也不许变换位置。鼻

---

① 直腰跪着。

子搔痒,也要请求允许。

“12号,”自己报告番号。

“什么事?”

“鼻子痒痒。”

“允许3秒。”

然而,只允许一次,鼻子再痒,也不准搔了,只有忍受。人要搔痒,这是很自然的,不许动,是非常痛苦的。房里虱子、跳蚤、臭虫到处乱爬,咬过的更加痛苦。

这30分钟过后,可以盘腿坐30分钟了。依旧不允许稍动一动。

两种坐法反复交替,一直到9点,才允许躺下了。在地板上裹一条毛毯,毛毯里面就是跳蚤虱子的巢穴,好象为了挨咬才盖上它。大便要按照入狱时间的先后,顺序大便,在众人面前露出屁股屙屎。因为只在这个时间里允许大便,所以,如果你便秘,只好手指伸进肛门里抠出粪便。

10点熄灯。其实,只是减小了亮度,电灯泡永远亮着。因为寒冷,看守在走廊里不停地走动,脚步声一刻也不断。尽管如此,仍然强迫自己睡熟。抓着身上的痒痒,刚刚睡着,又是早晨了,又开始与昨天分秒不差地生活了。

陆军监狱里有的只是禁止和强制,自由根本谈不到。一切具有个人自发性的行为,比如和别人谈话、和家人见面、通信等等,一律禁止。并且,在绝对服看守的前提下,强制劳动、强制列队、强制正坐,形成一个完全管制的与世隔绝的世界。而且,那里也是部队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部队生活中最严酷的地方就是陆军监狱。进了监狱,我才明白,军队就是这样的地方。而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由于厌恶军队中的监狱式的一面而逃跑,反而被送进监狱里的监狱来了。

第一周，我象发疯似地反对命令、纪律、强迫和训斥，我不愿意服从、驯顺、屈服和认罪。我厌烦透了，想把一切都砸烂，自己也得到毁灭。我想咬舌头、用缝皮革的大针刺心脏、正坐时大喊大叫、打倒看守，不，杀死看守……各种各样的怪念头弄得脑子里开锅了似地，头也要炸裂了。然而，怯懦的我并没有疯。为什么没疯，因为那里禁止发疯。看守的眼珠子滴滴溜溜地转，昼夜 24 小时监视着，“要疯，可饶不了你。”

好象为了证实我所恐惧的事实似的，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正坐当中，我们同牢房的一个囚犯大叫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看守跑来，用竹剑没头没脑地在他身上乱打，打得他满地滚。警笛吹响了，看守们都来支援，把那个囚犯抬走了。两天后，那囚犯回来了，脸上肿成紫色，衰弱得勉强能够坐住，显然是被拷打了。他虽然那样衰弱，看守一下命令，立刻乖乖地正坐了。用残酷的拷打打消了那个囚犯的疯劲儿，把他变为模范囚犯了。

两周、三周，我适应了监狱，不再苦恼了。我听从命令、服从纪律，在强制面前驯顺，任凭看守摆布。我看穿了，只有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囚犯，才能舒服些。四周、五周之后，我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囚犯了。看守的意图我能心领神会，看守一皱眉头，我就知道是列队行进时腿抬得不够高，看守用竹剑戳地板，就赶快挺直腰、端正正坐姿势。过了第八周，我甚至体会到囚犯的乐趣了。我和身旁的囚犯稍稍动一下嘴唇就能说话，我也学会了钻看守的空子伸手去搔痒了。

4 月下旬的一天，所长忽然把我叫去，对我说：“你的现役已经期满，也就是说，你是地方的平民了，不能押在军人监狱里啦。因此，把你立即转送地方监狱。”

这对于我真是太意外了，这等于宣告希望在军队里度过一生的我，被军队驱逐了。我有几分不满地问道：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因为我降级为一等兵才解除现役的么？”

“混蛋，谁允许你提问啦。你从现在开始就不是帝国的军人了。就是这些。”

“哈啾。”我以立正姿势回答。

昭和 19 年(1944)4 月的那一天，我由军人复员为地方平民，由陆军一等兵转为一个徒刑囚犯了。4 年零 5 个月的军队生活至此结束了。虽然我曾从军队中开小差，甚至有人称呼我“前军曹”，我也感到光荣。但是，我被脱下军装，转送到“堺”监狱，换上服刑犯人当中最下等的 4 级囚犯囚衣。现在，我的身分已经下降到全世界最低的地位了。

来到普通监狱，首先使我惊异的是与军队监狱相比，这里是个安乐的地方。我在单人房时，除了不许躺卧之外，伸腿、靠墙、搔鼻子、自言自语，干什么都行。而且，一听说我从前是军曹，连看守也另眼相看，大天白日在那里耽于自慰也不说什么。几天之间，我就掌握了在监狱里生活的要领了。那就是，利用前军曹的经历，细心大胆地干。

5 月底，给我戴上手铐、捆上警绳，送到相生造船部队。一听造船部队，以为是军队，其实完全是一座监狱，是强制劳动的场所。在相生湾的西岸斜坡，排列着窗上有栅栏的临时木板房，坡上是第 1 舍至第 6 舍，每舍住着 300 多个囚犯。全体囚犯排成四列，走过一架临时桥，到对岸的造船厂终日劳动。

一开始，我被编入新来的训练所，在那里进行走步、体操等等造船所要求的纪律。这对于从部队上来的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大概看守看见我那机敏麻利的动作，把我叫了去。

“你就是雪森军曹吧，你训练过士兵么？”

“哈啾，训练过新兵。”

“给我当助手训练新来的好么？你现在先试一试。”

我呼出号令，指挥新来的囚犯整队。太简单了，只要按照《步兵操典》上记载的，教他们“个别教练”和“中队教练”就行了。

1个小时之后，把他们训练成队伍整齐、步伐一致的中队了。为了调节一下情绪，我教他们做操，那是我在整备学来的“航空操”，大家很有兴趣，立刻学会了。

“嗨，雪森，真有本事啊。好吧，我请求调你当我的助手。”年迈的看守部长感叹不止。

我被指定为粪夫。所谓粪夫，就是牢房的杂役，用扁担担起囚犯们大、小便桶，倒到山里去。两千人的排泄物是大量的，还要爬上山坡，每天的活儿紧着干，而且星期日也不能停工，是个重活儿。我期待着特别照顾，免除劳动，给看守部长当助手。因为我经常喊号令，同囚的犯人们都叫我“班长”，另眼相看了。

有一天，我正带领新来的囚犯做航空操，副所长来了。看守部长颇为得意地向他介绍。大概因此有了印象，9月，我升为三级囚犯了。我是升得快的了。而且，航空操成为全体囚犯每天早晨必须练的操，我在台上喊号令。

囚犯的囚衣分几种颜色，四级和三级囚犯穿红色、二级蓝色、一级是带白点的。从台上往下看，就象荒芜了的花园。他们随着我的号令象被风刮似地一齐摇晃，我仿佛成了能够自由摆布那花园的神仙了。

10月，我一下子就升为一级，是超越两级的特别进级。看守部长闭起一只眼睛，向我送人情似地说道：“穿红色的给蓝衣和白点喊口令，不大合适。”

这位老部长有气喘病，行动困难，总爱躲在办公室里。本来教育新来的和监督为监牢里服务的杂役（粪夫、医务夫、炊事夫等）是他的工作，但是，一大半工作就交给我干了。

一级囚犯允许单独走动了。只要事先向看守报告，在院内可以自由来往能够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真是莫大的快乐。我总是找个借口，到处转转。

担着便桶的粪夫在连接房舍之间的石阶上气喘吁吁地走着，房舍的旁边是浴室、检身所、食堂、礼堂，全都是仓促修建的简陋的房屋。在一个小高台上有一处猪圈，猪由粪夫饲养。我到此以后就发觉了那里有一股特别的臭味儿，是由于和海风混在一起造成的。造船厂的金属声响吵人，因为都穿工作服，员工和犯人不好区别，其中有半数是犯人。不时有吹哨子的声音和怒骂声象针尖似地刺进耳朵里来。

在港湾外边，我们能看到的那一部分濑户内海的海面上，船在岛与岛之间穿梭航行。运输舰和军舰之间，张起白帆的木船向大阪方向滑去。我思念江田竹子。阿倍野庭院仍然被荒草覆盖着吧。在邮局里分手时的情景和白帆重叠在一起了。从逃兵沦落为囚犯，她将如何蔑视我呀。也许会被当做可憎的回忆而忘却吧。我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了。

山坡下又来了 30 个人，是从姬路少年监狱来的少年。我负责训练他们。毕竟是年轻人，接受得快，他们饶有兴趣地接受训练，形成了秩序井然的集体。教他们航空操，立刻就会了。比预定提前结束了训练，让他们休息。有一个白皙的少年，不停地咳嗽，面颊异常地红晕，额头发烧，好象是流行性感冒。我向看守报告，他命令我带他去医务室。

“你是初次到这种地方吧？”我问那少年。

“哈啾。”那是一张还带着稚气的可爱的脸。唇边有一个小痣，显得皮肤更白了。

“你干了什么？”

“偷了红薯。”

“战时盗窃，重判了吧。”

“两年。”

去医务室的路上，我和那少年亲近起来。诊察时，看见那少年很少生毛的裸体，细腻得象女人。细细的腰肢的下边，柔软的臂部象乳房。医官诊断认为有可能是及肺炎，需要住院。于是，那少年留下住院了。

当天晚上，我辗转难寐，那少年丰满的臂部浮映在黑暗里，引起了情欲。在熊本监狱里被大人搂着的感觉在心里荡漾，产生了要占有那少年的欲望。虽然白昼思念竹子，夜里却渴望得到那少年，多么放荡不羁、意马心猿啊。

不论我是怎样了不起的1级囚犯，夜里也得和普通囚犯睡在一起。杂居房里散发着带有造船厂油污的臭气，鼾声此起彼伏。现在灯火管制，灯泡上罩着黑布。忽然发出空袭警报，电灯熄灭了，一片黑暗。根本听不到广播，不了解情况，听说是大阪一带被炸。看守嚷着“安静”，但黑暗中的喧闹平静不下来。我身旁的囚犯叫过来他的伙伴，缠在一起。

他在造船厂是现场指导，在牢房里是一霸，他可以任意指定夜里的对象。因为，不听从他，在厂里就分配你干危险活儿，所以被他叫去的只好听从他摆布。我耳边听着他急促的呼吸，我思念着那少年。

第二天，我感冒了，发烧。我去医务室，因为高烧、流行性感冒，立刻住院了。好象蓄意这样干似的，其实，并非我的预谋。那少年走了过来。

“班长也病了么？”

“嗯，大概是你传染的。”

“真抱歉！”

“你的病怎样啦？”



“烧还没退。”

房里只有我俩，而且，病房里监视不严，那少年脱光了过来，我搂住他……

住院数日，每夜都在一起，真不愿把病治好。我俩同时出院了。我们要分手回各自的牢房了。

“我愿意和班长在一起。”

“我也愿意，可是，我没有那种力量啊。”

我们分别了，以后再也没有见面。我想到他可能又成为别人的安慰了，我产生了嫉妒。但是，那也不过是很短暂的。在监狱里即使产生烦恼和怨恨，也一会儿就被疲劳给冲淡了。不论什么事都会一桩桩一件件地忘掉，这是生存下去的地方方法呀。这样，时间就象空中抛下一块石头，很快就过去了。

已经有一年多不看报不听广播了。听新来的人只言片语的情报，了解战局对日本不利。德国投降了，硫黄岛和冲绳已经失守，空袭把东京、大阪都炸成一片焦土了。这个相生造船部队，也迟早要被轰炸吧。总而言之，伙食越来越差，大米和小麦少了，只有掺着山芋和青菜的饭和颜色清淡的豆酱汤。大家都饿瘦了，打不起精神，新来的训练和航空操都无精打采地了。但是，看守们也并不责备；他们是上年犯的人，好象没有发火的力气了。

有一天，我突然被释放了。刑期还有两个月，是特别恩典而假释的。也许是为了减少吃口粮的吧。那天是昭和20年（1945）7月4日。

我来时穿冬服，没有夏服，只好要了一套黄绿色的旧看守服。看守部长送我到相生车站，车开时，我已经离开很远，他还在那里挥动帽子，露着他的秃头，看上去要老20岁。

火车开了一会儿，不知遇上了什么障碍停车了。车厢里挤得满满的，动也不能动，热得窒息。等了一个小时才慢吞吞地行驶

了。到了姬路，原因就明白了。街上烧光了，变成黑色的废墟了。到处还在冒烟，好象是昨晚遭到了空袭。还冒热气的瓦砾上，焦渣似的人们在蠕动，唯有那白色的城楼，在废墟的对面，象海市蜃楼似地依然俊俏地挺立着。明石、神户，到处都烧光了。大阪也完了，一片焦土了。那样一个伟大的城市，完全不见了。从车站前，能够一览无余地望见心斋桥大街和佛堂大街了。曾和竹子一同去过的高岛屋，孤零零地矗立着。我从天王寺公园到阿倍野，一路上心里不住地嗝吐，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

费了许多工夫才找到竹子的家，葫芦池还保留了一点痕迹，所以才认出是什么地方。许多废墟上插着木牌或者贴着纸条，告知迁移地址；但是，江田家的遗迹上却什么也没有。竹子去哪里了？她平安么？一切都无从得知，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车站。

历时1周，我才回到根室。列车遭到空袭，抛锚好几次，渡轮缺班，既没有食物，又没有钱，一连三四天只靠喝冷水和走路。

一过厚岸，就被乡情和浓密的海雾笼罩住了。从车站看故乡的街，笼罩在阴郁的灰色烟雾之中。

不用问，当然没有任何人来迎接我。和我被街里的人群欢送入伍时的盛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了。我是个逃兵、徒刑犯，恐怕街里早就家喻户晓了吧。我只盼不要遇上熟人，走下了通往码头的下坡。幸好大雾弥漫，对面没有人。太阳象个圆盘，一点儿热气也没有；已是仲夏，可是还刮着刺骨的寒风。

街上依旧和从前一样，但在路旁到处挖了防空壕，妨碍走路。家家门口都摆着混凝土防火水槽、防火砂袋和扑火掸子，不过是一些摆设儿。我从鲜鱼市场旁边走进湿漉漉的小胡同，那就是我家，雪森食堂。但是，面目全非了。

食堂的招牌不见了；竹编的扉门紧闭着，玻璃窗布满灰尘。我绕到后门。启司哥哥死在那里的3张榻榻米房间外边的窄廊上，坐

着一个弯腰老太太，是母亲密萨。

“妈！”我叫了一声。

“厚夫，是你！”母亲吃惊地要站起来，腰部象闪了一下似地一屁股坐下了。

“我回来啦，一直叫你操心啦。”我拘谨地说道。

“坐下吧，我给你沏茶。”

“不。”我按住母亲，一同在廊子上坐下。

“你不是又逃回来的吧。”

“假释，案子了结，自由之身啦。”

“那就好啦……”母亲哽咽着。“我可惦记你啦，你太叫我操心啦……”

母亲向我诉说，自从我当了逃兵，宪兵来过许多次，骂我们是在押犯的家，有的人用石头砸玻璃、有的客人把桌子推翻，最后只好把店关了，依靠末子去铁路弘济会工作，帮助家计。

“爹呢？”

“还是那样子。这一阵子当上‘乡土防卫队’，拿枪去监视所啦。”

所谓的乡土防卫队，是由三十多民间猎手组成的，警察发给每人30发子弹，躲在金刀毗罗神社的监视所里，迎击敌机。

“生我的气了吧。”

“当然生气了。”

“糟啦。”

“不过，他什么也不说。自从新一死后，他就没有那么大气了，老啦。”

傍晚，末子回来了，搂住我说“哥哥，太好啦，平安回来。”又哭又笑。妹妹天真的样子使我高兴，我不停地抚着她的后背。但是，父亲看见我一言不发，径自走进他的工作间里去了。

晚饭，一边吃简陋的土豆杂烩，父亲背着脸说：

“家里没有你的饭份儿。明天，你去连队区司令部要求当兵吧。”

我想去铁路联队区司令部，却弄不到火车票，末子从铁路弘济会求人，也解决不了。父亲命令我：“你是一个给我们脸上抹灰的在押犯，不许出去走动。”我只好终日躲在废墟似的食堂的角落里。

每天都是海雾弥漫。当雾稍稍稀薄时，矗立在港口上的弁天岛就露出身影。满载铁桶的军方征用的船只摇摇晃晃地驶出港去。黑脊鸥好象等待着这一时刻，立刻成群结队地飞出去猎鱼了。不一会儿，早雾晴了，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我永远难忘的7月14日到来了。

我正在眺望清晨的港湾，忽然听见飞机轰鸣声，是在右边，金刀毗罗神社的方向。朝阳耀眼，看不大清楚，一会儿，5架黑色的机影临近了。我在整备学校受过机种识别教育，立刻辨认出来那是格拉曼 F6F，短短的机身，见棱见角的机翼，绝不会错。

“空袭啦！”我喊叫起来。

“可是，没响警报啊。”母亲说。

正在刷牙的父亲，轻蔑地向我转了转眼珠子，瞪了我一眼，末子笑着说：

“父亲是防卫队，要是警报得首先通知他。”

轰鸣声近了，地也动了。装载铁桶的征用船的前前后后升起了海胆刺形状的水柱。第二架飞机俯冲了，机身下的炸弹看得清清楚楚，那是格拉曼专用的450公斤炸弹。全都命中在船上了，铁桶象沙尘飞扬，船被大火燃烧，眼看着就沉没了。

传来了机枪声，是从海港的运输船上发射的。那些上身赤裸、头顶钢盔的士兵在放枪。另一架格拉曼把运输船轰炸起火，眨眼之间，那几名士兵都烧死了，枪声消失了。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中队的士兵，他们没有应战所必需的步枪，七零八落地，他们逃跑了，格拉曼又扫射了仓库，大概里面有可燃物，立刻大火冲天了。

不远的地方响起枪声。原来是父亲跨在屋脊上，用温彻斯特连发步枪瞄准，放了10来枪也没击中。忽然，格拉曼掉转机头，向这里飞来，似乎发现父亲了。

“爹，危险，快下来！”我叫喊着。

父亲朝着狰狞凶恶地袭来的黑色怪鸟开枪，屋瓦崩裂，一堆堆地滑落下来。父亲穷追不舍，继续向逃去的影子射击。我攀上屋顶，按住他的胳膊，“敌人还会来的，为了母亲，赶快躲起来吧。”父亲呆呆地望了望屋顶上的大洞，慢腾腾地下来了。

母亲和末子躲在壁橱里，蒙着被子发抖。父亲看见从屋顶贯穿下来打裂了榻榻米的弹痕，敌人机枪的威力使他惊讶。“好家伙，”他一个劲儿摇头。

他从房梁上的弹孔推测着机枪的口径。

“以那是20毫米机关炮，打穿了榻榻米，钻进地里去啦。”

“他妈的，没打中。”父亲直咬牙。“差一点儿就打上了。”

“没有那么容易啊，”我给父亲解释。“格拉曼是时速600公里的新型飞机，它用厚防弹板保护着，普通的枪弹会崩回来。”

“是这样啊，”父亲对我的知识表示赞赏。“是啊，你是航空队的呀。”

飞机声消失了，敌机的影子也不见了。几处仓库在燃烧，消防团拼命地救火。

“还会来么？”母亲问。

“会来的，刚才是侦察。下一次该大规模空袭了。那飞机是舰载机，所以，离这里不远就有敌军的机动部队。”

“那，咱们挖防空洞吧。”

“不，还是逃走吧。码头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周围又全是仓库，这里危险。”

“胡说八道，能临阵脱逃么，我是乡土防卫队员。”

父亲吼叫着拿起枪出去了，看他那股劲儿又要干一天监视哨了。

我在庭院里挖壕，从仓库被焚的废墟上检来钢筋，盖在壕上，再厚厚地覆土。母亲在壕里铺上粗席，搬进储备的干面包、干饭和罐头。

“修得很好啦。”母亲高兴地说。

“这样的防空壕防不了 20 毫米机关炮和炸弹，还是弃家逃走的好。”我对她说道。

“可是……”母亲叹了一口气。我懂得她的叹息，意思是说固执的父亲绝对不肯逃走。

末子从班上回来，带来了街里居民开始疏散的消息。最近准有大规模的空袭，然后美军就可能登陆，所以，必须趁现在走。有的把家财、家俱装在车上；有的背着包裹，群众向温根木桥涌去。因为这座桥一旦炸毁，根室就被隔绝在半岛上了。

母亲爽朗地说：

“好啦，咱们家留下。今晚是盂兰盆会，煮红豆饭，大家快活快活。”

全家围着天黑才回来的父亲，开始了晚餐。红豆饭、腌马哈鱼、煮鸡蛋和酒。父亲喝醉了，扬言说：“敌人，今天就来那么一点点。明天再来，我可不能轻饶它。”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默默地听着。带粘性的小豆糯米饭，每一粒都美味无比，吞下去太可惜了。父亲很快就睡了。母亲一边收拾饭桌，一边对我说：

“新一、启司、雄造都死啦。喏，厚夫，你可要活下去呀。”

第二天早晨，警笛惊慌地响起来了，断断续续地仿佛是街镇

在哀鸣。空袭警报……我跳起来时，身穿国民服的父亲已在院子里喊叫着：“敌机来啦，大家快起来！”

港湾里，两艘征用的船只燃烧着。第三艘随着几声爆炸就沉没了。7架格拉曼擦着屋顶从低空掠过。过了一会，又有7架，从水平线上象飞鱼似地飞来，袭击停泊海上的运输船。燃烧起来了，看样子逃不掉沉没的命运了。

“什么呀，光是袭击船。”父亲笑道。

全家正坐吃早饭，嚼着饭团时，警报又响起来了。大家觉得不会有什么危险，谁也没离开餐桌。可是，天崩地裂的一声爆炸，附近的鲜鱼市场炸塌了。转瞬之间，我家房屋也倾斜了，窗上的玻璃象霰弹似地飞来。父亲倒下了，头部、面部都扎上了玻璃。我抱起父亲，揪下玻璃片，给他涂上碘酒，大概扎上十来片玻璃，缠在面部的绷带渗出鲜血。

“爹，不要紧么？”

“没关系。”父亲挺起上身，摇两下头，“他妈的，臭敌人！”他叫得满有劲儿。

“店里起火啦！”末子叫道。大家立刻提起水桶，往店里奔去。我负责用提桶送水。食堂燃烧着，厨房、餐室、窗子，到处是火，通红的火焰嘲笑似地吐出火舌。泼上一两桶水根本无济于事，通红的火焰好嘲笑似地吐出火舌。泼上两桶水根本无济于事，“快逃！”把她拉到外边。

我背着装有急救用品的布囊，蒙上沾了水的褥子，带领一家四口往外逃。唯一的退路就是那条胡同，已经变成通红的火道了。我和母亲、父亲和末子，大家拉住手，先吸足一口气，一下子冲了进去。那火道好象等待我们似地，我们刚冲过去，它就变成一片火海了。食堂也罢，全都淹没在火海里不见了。

往哪个方向逃，我慎重地考虑着。码头上仓库一间挨一间都

起火了，风向南刮，也就是向街里刮。但是，敌机和昨天一样，仍然袭击港内的船舶和码头设施。……那么，向街里逃吧。有啦，母校花笑国民学校是避难的好地方。

全家一列纵队，跑着跑着。但是，有时碰上拖着手压水车的消防团，有时被惊慌失措的士兵们挡住了去路，很难前进。士兵们肩上扛枪，看上去十分勇敢，但是，敌机俯冲的声响立刻把他们吓得望影而逃了。

父亲停下了脚步。

“糟了。把枪忘下了。”

“已经烧掉啦。”我对他说道。

“不，没烧。放在防空壕最里边呢。”父亲决心要往回跑。

“家里是一片火海啦，枪烤也烤着啦。”我站在父亲面前挡住他。

“我是乡土防卫队员，没有枪怎么战斗。”

“唉，爹，保卫家乡是士兵的任务。那些当兵的都那副德性了，不行啦。”

“胡说。我是国家发给真枪实弹的人啊。”

“什么是国家！你给母亲的末子想想嘛。”

“什么，你这个在押犯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动起手来，把父亲打倒在地了。我避开他缠着绷带的头部，只捶他的胸部和腹。我赶快抱起倒在地上的父亲，和末子一左一右架住他的胳膊，用劲儿把他拖往热闹街去。母亲哭着跟在后面。这样奇怪的一家，却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人们都争先恐后地逃着，挤着，哭天呼地。

总算逃到了花笑学校。星期日，一个学生也没有，安静极了。我们躲在曾经检查征兵的风雨操场的荫凉处。父亲象挨了训斥的孩子，缩成一团，吃着母亲递给他的红饭团子。末子给每个人的



铝杯里斟上水壶里带来的茶。码头上发生了大火，几道黑色烟柱直冲中天。本来以为有海风，现在处于无风状态了。那样的话，这里更安全了。不光是我这样想，分驻在学校里的士兵们也隔着窗子呆呆地望着那火。

“家全烧光啦！”母亲的腰更弯了。

“那还用问。死了这条心吧。”

“烧了也无妨，咱们再干嘛。”我说道。

父亲哼了一声。

“烧了也无妨，你说的是什么话。做不成生意了都怪谁？”

“我不好，反正我是一个在押犯！”我的话里带刺。

“住嘴！”母亲威严地说道。“这种话，今后谁也不许说啦。”

难民络绎不绝地赶来，有的人只剩下身上烧焦了的防空头巾和劳动裤，也有的锅碗瓢盆全用车拉来了。码头全完了，海上的大型船被击沉，温根沼的木桥也遭破坏不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不一。有一位昨夜从纳沙布岬逃出来的男人，他身边围着一群人，他说国后岛东部海上有美军机动部队，看样子今天就要来这里登陆。听他这样一讲，好几家吓得仓惶逃走。

格拉曼特殊的不吉利的轰鸣又临近了，直朝着这个方向袭来。无情的怪鸟群，黑色的物体降落下来，我们赶快捂住眼睛耳朵趴下，大地象撕裂一般爆炸了。

近在咫尺的热闹街升起浓烟，到处都燃烧起来，敌人真的要毁掉这个城市了。

“这里也危险，还得逃。”我说道。末子把大家扔掉的、沾满泥土的饭团捡起来。又是一声巨响，震得心惊肉跳。我刚想这是第二起袭击，风雨操场的半个屋顶就被掀飞了，铁皮象纸片似地飞舞。其中有一块落在母亲蒙着的褥子上，幸好无事，操扬里的玻璃全碎了。

我们四个跑着。

“往牧场逃，对啦，去明治牧场。”我对大家说道。

明治牧场在街东边，是一个大牧场。逃进那里，我认为就安全了。回头一看，花笑国民学校从屋顶冒出白烟，窗子里象火炉一样烧得通红。再晚逃几分钟，我们一家人就危险了。

来到高台，望着根室街，码头和码头相连的每一条街都燃烧着，街的中枢部分和热闹街都烧光了。

我们走进牧场进门处的落叶松树林（我小的时候把从店里偷的钱装进瓶里埋在那儿），在那些被北风刮得弯了腰的当地特有的落叶松树下，隐蔽着许许多多的人。好容易才找到一棵“空着”的树，我们四个坐在地上。一躺下蚊子就成群地叮上来，但是，我们连驱赶蚊子的力气也没有了，都躺下了，父亲和末子立刻睡着了，母亲凄惨地对我说：

“这一折腾，什么都丢光了。家、店、三个儿子”

“妈，我还活着，不用怕，我活着呢。”

“就剩下你啦。唉……”

“还有末子、芳子，不用怕。”

“这样一来，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呀。”

“……”我提妨着人们的耳朵，对着母亲的耳朵悄悄说道：“日本打败啦，战争马上就结束。”

母亲的话是“危险思想”。我惊慌地侦察了一下四周，人们象死猪似地躺着。砖砌的大型圆仓在晴空中矗立着，百灵鸟在歌唱，牧场里肥美的青草装点着那山坡。在敌机袭地击下战抖的街、在烈火中痛苦呻吟的街，和这里是多么不谐调的对比呀。

我蒙着的褥子，布满烧焦的窟窿，我的脸部和手上有烧伤和擦伤。中午，父亲醒来，我用镊子仔细地给他清除玻璃碎片，大小共20余个。左脸上扎上5毫米的一块，如果伤到眼球上就失明了。

那天，每隔一小时就有空袭，大火已经从热闹街扩展到周边的街衢了。火焰高的地方，榻榻米和铁皮飞舞，可见火势之大了。我感到这是生育我的故乡的最后一幕了，我凝视着。黑暗了，是火熄灭了么，街里已象燃尽的灰烬一样漆黑了。敌机已不再轰鸣了，草丛里的虫声悲悲切切。

那次空袭之后过了一个月，战争结束了。那天，我作为街民参加劳动，在附近寺院的废墟里挖防空壕。因为广岛和长崎落下威力巨大的新型炸弹，所以，作为海军基地根室也可能再次遭到袭击，需要挖更深的壕。我们十来个人，正在挖一个两米的大洞，到了中午广播“玉音”<sup>①</sup>的时间了，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邻组组长家里有收音机，大家集合在檐廊下，但是杂音太多，听不清。组长解释说，大概天皇说国民们很辛苦啦，但是还要努力。大家又继续挖壕。自从空袭以来，每天吃红薯杂炊，体力衰弱，干力气活儿很吃力。但是，我不愿被人家在背后指点我这个“在押犯”，所以，我一个人干两人的活儿。自烧光了以后，我天天挖壕，首先是为了解决全家的住处，挖了一个大约4张半榻榻米的防空洞。后来为了挣零花钱，在街里到处帮别人挖壕，凭着一把铁锹，我拚命地挖。

“战争结束了，日本战败了。”末子带来这个消息时天已经快黑了。

“不干这愚蠢的活儿啦。”我扔掉铁锹，没有再挖下去的必要了。我伸直疼痛的腰，迷迷糊糊地把双手高高地伸向苍白的天空。

逃难的街民回来了，烧剩下的房屋里燃起灯光，废墟上开始建起临时木板房。我在无人的废墟上徘徊，搜集饭碗、匙、锅、钢

---

① 指天皇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广播。

盃、烧糊了的大米、烧焦了的木棒、电线等等有用的东西，用钢盃做成锅，把电线洗干净、捆成把儿到黑市上去卖。用这钱去网走、带广购买大米、青菜、土豆，再到黑市上去卖。做这种生意必不可少的火车票，我很巧妙地弄到了。我把末子的铁路弘济会会员证改上我的名字，从保线区当佣员时的朋友那里买来铁路员工的旧制服，用伪造的证件、穿上旧制服，混过剪票口。当警察搜捕投机商贩时，我买来的黑市物资也不至于被没收。

可以说那是拚命苦干的日子了，因为光靠末子的薪水是养不了一家四口的，我不得不去干活儿。

一开始，父亲对战败感到懊丧，骂美国。但是，他每天一字不漏地看报，竟然也说出“军国主义已经完啦，今后是民主世界啦”一类的话来。我忙得无暇看报，什么是民主，我根本不懂。不论是当兵，或者做黑市生意，我都是被生活所迫，而不是为了什么“主义”。

从腊月到正月，我做黑市生意赚了不少钱，忽然想起用这钱去大阪打听江田竹子的消息。我借口去带广办货，离开了家。搭弘济会的巴士到札幌，然后买了车票。一到大阪，马上就往阿倍野奔去。

虽然燃烧的痕迹到处可见，但毕竟是大城市，复兴的速度也异常惊人，在那些地壕和临时木板房的当中，木结构的新住宅特别醒目。在我要寻找的地址上，建起了平房，门上挂着“江田”的小木牌。虽然比从前的家屋简陋，但那是铁皮屋顶加玻璃窗，还设有门厅。我叫了一声，没想到出来的竟是竹子。她依旧那样年轻美丽。

“哟，雪森桑。你怎么啦？”

“抱歉，一言难尽啊。和你一直断了消息。”

她请我进屋，我顺从地走了进去。6张榻榻米和4张半榻榻米

的一共两间，虽然狭小，却很整洁，还有厨房。从檐廊上望得见葫芦形水池和冬日枯寂的庭院。她说母亲去附近送替别人缝的衣物去了。

我告诉她，从陆军监狱去相生造船部队，释放后来过大阪，已经是一片焦土了。还告诉她，我在根室遭到空袭。但是，有关入狱的理由，我只说是因为开小差，隐瞒了诈骗和侵占。

竹子家在空袭中焚毁了，母女二人疏散到奈良亲戚家，战后立即回来，重建家园。

“你我都经历了一场苦难啊。”我安慰她说道。

“不过，陆军监狱太可怕了，你到那种地方，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直得不到你的消息，所以到岐阜整备学校去打听过，人家说军事机密，不能泄露。我想你一定是去执行秘密任务去啦。”

“是么？你到学校来找我啦。”

我非常高兴，真想立刻搂住她。但是，我只拉着她的手，爱抚着。小巧而又柔软温暖的手。

“喏，给我讲一讲陆军监狱的事好么？”

“你爱听那些么？”

“爱听。我对那种地方特别感兴趣。现在，我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军国主义研究会’，陆军监狱就是军国主义的典型，多么有趣啊。”

“你们的学问太高深了。我只不过是厌恶军队，开了小差，是因为开小差而被捕关进陆军监狱的。”

“那就很了不起啦，战争当中并不是任何人都敢于反对战争的，你是反战战士啊。”

“战士……我的天啊，”我松开她的手，羞惭地挠了挠头。竹子的夸奖虽然是看错了人，但得到她的夸奖却很舒服。

“喏，明晚有研究会，你去讲一讲陆军监狱，大家一定会欢迎

的。”

“可是……”我没来得及回答，母亲回来了。又是一阵子互谈近况，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留我住下了。竹子和母亲住大间，我睡在小间。

第二天，星期一，竹子去邮局上班了。我去千日前和道顿护城河逛了一天。这里和根室不同，一切都敢于破格。路边的摊贩多得数不过来，物品的种类也多得令人吃惊。陈列的商品有进驻军的罐头、香烟、军用睡袋，还有卖勋章的，金鸱勋章<sup>①</sup>也不值一文地卖掉了。女士们穿的夜礼服、长裙乃至劳动裤，上千件在风中摇曳。我已经是新时代群众中的一员，我为此而高兴。看来封闭在根室那样的乡下是不行的，不到大城市就感觉不到新时代的气息。留在根室的父母和末子，在我的头脑中一闪，但是，眼前的喧嚣具有极大的魅力，他们的面影又遥远地模糊了。

竹子带我来到天王寺公园附近的一个木板房，20来个青年男女，围着煤球火炉坐着。有的穿学生服，有的穿工作服，也有的穿西装，形形色色。他们以友善目光迎接穿铁路员工服的我。

“各位同志，我向大家介绍这位劳动者雪森原夫桑，他在军国主义时期从军队里逃跑，被监禁在陆军监狱，是反战战士。”竹子说道。

我敏感地察觉到会场的气氛，想到自己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于是，就编造了反战战士雪森原夫为了抗议军队的非人生活而逃走，被宪兵逮捕，于是在陆军监狱里饱尝痛苦折磨的故事。响亮的鼓掌、热烈的提问，我细致入微地报告了军法会议和陆军监狱的实况。穿学生装的兴奋地和我握手，他说：“雪森桑称得起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革命家，我太感动了。”

---

<sup>①</sup> 日本军国主义奖给有战功的军人的勋章，共分7级。1947年废止。

会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名字不断出现，特别是斯大林，他就象战时的天皇，抬出他来就有绝对的威慑的效果。如果有谁说一句“这种论点在斯大林的某篇论文中如此说过……”，持反对意见的仿佛害怕遭到清洗似地立刻就禁若寒蝉了。我很想读一读新灵验的斯大林的著作，归途上我问竹子：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么？”

“伟大啊，他是革命之神，他说的话历来都是正确的。”

“我很想谈他的书。”

“还没有翻译。不过，××同志有油印的译本，我替你借来。”

“多谢！”

竹子请我今晚仍去她家住，我谢绝了。我决定去住白天在釜崎看好了一家小店。曾经鼓励我当一名出色的军人的同一个女人，现在却把我吹嘘为反战战士了。我想设法解开这个矛盾。但是，当我躺在一圆钱一宿的小店的两层床上时，疲劳使我立即进入了梦乡。

我在釜崎的废墟上塔起一个“壕舍”<sup>①</sup> 不知那地盘是谁的，但我准备一旦主人回来就立刻搬走。周围到处都是这样非法占据搭建的小屋。住在这儿的好处在于每天清早都有卡车开来，雇用整理废墟的临时工。我忘了干一天活儿给多少报酬，但是，由于通货膨胀，货币天天贬值。从故乡带来的钱早已用罄，不干活儿就没有饭吃了。

我邻居的壕舍里有一位从前的兵长，他教给我做生意。从黑市买进胶鞋，运到农村去换大米，再把大米在黑市出售，这样循环不已，能赚很多钱。不过，条件是必须降低运费。我根据在根室时的经验，提议伪造大阪铁路弘济会会员证，利用铁路员工服

---

① 半地下的临时小屋。

装免费乘车。我俩合伙干起来了。兵长买进胶鞋，军曹负责运输和买大米，赚下钱四六分。

我们的计划如原以偿了。因为不出运费，利润很大。我不停地去京都、兵庫、风山等地农村买大米，虽然碰上好几次突击查缉私贩大米的，但是铁路员工的制服使我脱险了。

为了能见到竹子，木板房里的研究会我仍去参加。混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倾听一些难懂的讲话。竹子似乎居于领导阶层，当讨论陷入混乱时，她就抬出魔杖斯大林，把大家弄得化石似地一言不发，她做结论。倒底人家是女子学校毕业，头脑聪明、有知识，再加上口齿伶俐，而且最要紧的是她长得美丽，全场的男人全都被镇服了。她看出大家顺从她，她就充满自信地满口革命盟主啦、历史的必然啦、武装革命啦地讲个不停。

实在无法想象她就是我曾经拥抱过的女人，她那娓娓动听的声音和可爱的目光都到哪里去了呀。现在，她的声音好象从头顶上冒出来，眼睛瞪得溜圆，和战时疯狂吹捧天皇主义的右翼分子一模一样，只有自己的信念才是真理，一切与之相反的意见都应消灭。我觉得也就是把神州日本换为苏联、大元帅陛下换为斯大林、圣战换为革命、大东亚共荣圈换为坚如盘石的共产圈了。

有一天，她在演说中说，革命已经转入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有思想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导了。我站起来问道：

“那，象我这样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学历的人怎么办？”

“象你那样的黑市商人，叫做流氓无产阶级，思想觉悟低，要特别努力学习才行。”

在会社和工场里工作的工人和学生都用怜悯的眼光望着我。

春天来了。我依旧忙于做生意。不论是流氓无产阶级也罢、觉悟低也罢，反正不动弹就吃不上。我认识到如果竹子等人的革命成功，我这样没有学识的黑市商人首先就要被清洗，所以，对她



越发疏远了。虽说把她当做一次也不曾拥抱过的人是出于堵气，但的确对她的肉体产生了厌恶，几天不见她也无所谓了。

到了樱花凋谢的时候，一天我去冈山买了一斗大米。回来的中途，车到神户站之前，查票员识破了我的假证明，把我带到三宫警署。当时还处于旧刑事诉讼法时期，没有辩护律师就以诈骗罪、伪造公文罪和违犯粮食法罪起诉，求刑3年，判决1年半。当时，审判官补充说道“

“你从前在军法会议上接受过1年半判决吧。根据美军命令，受陆军刑处罚的逃跑罪，一笔勾销。但是，普通刑法处罚的诈骗和侵占罪却由前科遗留下来，也就是说，你这次是第二次累犯了。并且，前刑未服的两个半月，要加刑到这次的刑罚上。”

我垂着头听着。虽然1年半加2个月重了一些，但在粮食困难、就业困难的当时，与其在外面生活无着，倒不如住在狱里舒服，我想到这里也就不再烦恼了。况且，既然有了前科，一犯再犯也无所谓了。

既然服刑，那就尽量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这是在造船部队学来的窍门儿。在报告身分时，我强调从前在药局工作，野战时当卫生兵。由于这些谎言，不但没送我去监狱工厂，反而让我在神户监狱里当了一名护理夫。

所谓护理夫，是在医务部给杂役和看护助手（上年纪的看守长）打下手。我跟着看护助手，推着病人一次服用的药剂和注射药瓶，在病房里巡回。小的外科处置和注射，我也能干。我的手巧，静脉注射比看护助手还要高明。于是，他把一半工作交给我，他巡回二楼，我巡回一楼。

一楼有一个神户的江湖头儿，看护助手命令我给他静脉注射酒精，注射5CC，他就象酒醉一般地舒服。头儿为了感射我，送给我羊羹、豆馅儿点心和香烟。本来甜食和香烟都是被禁止的，这

个头儿却经常不断。后来才知道，看护助手向他们索贿，替他们运送。

我也试着注射了 ICC 酒精，醉得就象被人在头上猛击了一棒，走路蹒跚，被看护助手责骂了一通，但没给我处分。

那时犯罪人员猛增，就象试验用的小豚鼠，把牢房都挤满了。再加上伙食极端恶劣，规定不劳动的囚犯只保证 1600 大卡路里的 5 等伙食，而且，炊事员和看守中间盘剥，送到牢房里只剩下一半了，没有自来水管，发给水罐，但到夏季饮用水就短缺了。军队上回来的看守在管制当中动辙打骂相加，引起犯人的反感。

8 月初，有一天热得人发昏。到了下午，一间杂居牢房里的水罐断水了。犯人要水，但值班的因为天热而嫌麻烦，不去打水。过了约一个小时，当他去开牢房门时，忽然挨打，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大群犯人跑出来，把看守摀住，抢去钥匙，把牢门一一打开。听到骚乱赶来的看守们害怕群起的犯人，逃到外面去了。犯人们在后边追，也跑出牢门，一直往大门奔去。异常的骚乱引起我的惊疑，我从医务部窗口往外望，正看见他们挤出牢门，拥成一团。

但是，多数犯人在这突然降临的不合法的自由面前不知所措，他们麇集在牢房前，用羡慕而又夹杂着恐惧的眼光目送着逃出去的伙伴。他们在持手枪的看守们面前挤在一起，戒护课长鸣枪示警，他们立刻惊慌在逃回牢房。看守立刻敏捷地把铁门关住。

不料，犯人并不回自己的牢房，他们在走廊里乱窜。只有十几个看守，无法使二百多名犯人保持秩序。戒护课长用话筒喊话，嗓子喊哑了也无济于事，反而使他们聚在铁门旁气势凶凶地表示反抗了。穿制服的戒护课长和穿西装的监狱长商议着，他俩的脸上流露出焦急和不知所措的神情。虽然他们必须尽快把叛乱者关进房里，以便去追捕逃亡者；但是，那就必须借用其他监狱的力

量而加重了管理者失职的责任，他们进退两难了。

烈日当头，他们被曝晒着，秋蝉象被油锅炸着似地叫着，时间不停地蒸发着。这时，我走到看护助手面前。

“部长，让我去试试吧，总能够让他们回到房里去的。”

“你？”

看护助手将信将疑，但是他和医务课长商议了，医务课长又转达给狱长。我要求狱长：

“顺从地回房里的，请你既不要审判，也不要惩罚。”

狱长同意了我的请求。我走到铁门前喊道：“大家往后退！”犯人们后退，我趁机钻了进去。

我站在走廊当中的值班台上说服犯人，传达了狱长许诺的条件，请大家顺从地回到自己的房里。首先响应的是前面提过的那个江湖头儿，他拿起从值班看守手中夺来的钥匙，从头一个房间开始，把犯人们赶进去，上了锁。等把全体犯人都关进去以后，他走进自己的牢房，把钥匙扔给我。这时看守们一下子涌进来，立刻狐假虎威起来。犯人们朝他们吹口哨、吐舌头，恣意地嘲笑。

“干得好。”戒护课长称赞道。

“哪里话，我只不过是报答您的恩情。”我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认为对他送点人情将来会有用处的。

戒护课长和值班看守在清点逃亡名单，让我帮忙。因为我每天巡回各个牢房，大部分犯人我都熟悉，所以很快查出哪些人不在，他们十分高兴。

在戒护课查阅逃走者的身分登记簿，抄下原籍、住所和亲朋好友的地址，制成逃走者一览表，再誊写复印出来，都由我来完成。在这当中，警察官不断打来电话，报告逮捕了逃走的，也有的回监狱来自首的，一多半逃犯在当天夜里就解决了。

过了几天，全部逮捕回来了。这时，戒护课长把我叫去，对

我叮咛道：

“这次的事件千万不要对外泄露，因为你最了解内幕，所以特别嘱咐你。”

“对外指的是……”

“首先是进驻的外国军队啊……还有报纸、杂志，拨弄是非的人太多。”

“我明白了。”我向他狡黠地一笑。

他最害怕进驻军突然抽查，唯恐在美军面前暴露过去作为天皇的刑务官拷打思想犯、欺压朝鲜人的劣迹。有一次，来了一名美国兵，年轻得象个孩子。他带着情人来“视察卫生”，戒护课长卑躬屈膝地接待。其实，那个美国兵一点儿卫生知识也没有，不过是随便来玩罢了。

昭和 22 年（1947）2 月初，神户监狱批准我假释，虽然我刑遗留下的刑期还有 10 个月，大概是处理逃犯时的功劳起了作用吧。殊不知，这一特殊的恩典，却使我进退两难了。隆冬季节，衣食住皆无保证，放逐街头，那只有饱受寒冷饥饿之苦了。我不愿再去叨竹子的人情，何况我更不愿让她看见我这副寒酸相。所以，我毅然去东京。

我穿着褪了色而且沾满污垢的铁路员工服，身无一文，只有饥饿，象幽灵似地傍徨在繁华街，到垃圾箱里找剩饭吃。别人咬过的面包、沾了不知是什么菜汤的米饭，贪婪地往嘴里塞。

新宿车站的地道是我的安身之处。我混在流浪者和战争孤儿之间，在恶臭、潮湿和泥垢之中，被虱子和臭虫叮咬着活了下来。有人冻饿而死，于是大家协力把尸体抬到外面去，人们只有到了这时才肯协力，然后就象一群植物，互不关心，也不说话。

有一天下午，革命党在车站前举行演讲会。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站在卡车上，讲到要把贫穷的人从饥饿之中拯救出来，还说

犯罪是革命的，犯罪的人是革命战士。这些话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从地道里爬出来，走近卡车。听众和革命党员发现了我这个神态异样而又浑身恶臭的人，慌忙躲避。我特意使坏主意，走到卡车旁，大叫道：“先生，我肚子饿啦。”那位著名的革命家无视我的存在，继续演讲。我又叫了一遍，两名学生冲到我面前，他俩都营养充足、满面红光。

“你不要妨碍我们啊。”“妨碍言论自由可不好啊。”

“我肚子饿啦。”

“你身体那么棒，为什么不劳动？”“不劳动不得食呀。”

“可是，我肚子饿，肚子饿就干不了活儿嘛。”

就在你一言、我一语之际，一个革命党似的人物拿着报纸走过来，他用纸裹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卡车，就和捏蟑螂似的，那个党员把我弃之路旁了。我浑身乏力，简直象一块腐肉，站不起来了。

“同志，我是无产者呀！”

那位革命党员不回答，反而狠狠地朝我侧腹部踢了一脚。我既不呻吟，也不转身，我在想，这一脚仿佛是江田竹子踢的，她踢我，无可奈何，因为我抛弃了她呀。而且，挨她一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就在我被踢着的一刹那，我浑身感到的并不是痛苦，而是快感。过路人象躲避秽物似地躲着我走过去，人行道的寒冷侵袭着我，这样下去也许会冻死。这时，革命家的卡车旁靠着一辆自行车映入我的眼帘，银光闪闪，象是新车。我跑过去，跳上自行车，全速逃跑。

“小偷！”革命党员追上来了。但是，自行车跑得快，也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力气，我把他们甩掉了。从新宿到四谷，那时的大马路上和现在不一样，汽车稀少，我拚命地蹬车，最后没有劲儿了，倒在站岗的警察面前。

“警察先生，这辆自行车是我偷的，捕逮我吧。”

我晕过去了。

昭和 22 年（1947）2 月，我以现行犯被捕，自从出狱，在外边只呆了两周。

由于我承认了全部罪行，公审很快就结束，5 月初，以盗窃罪判处两年两个月，加上前刑遗留的 10 个月，共计徒刑 3 年。虽然赔偿一辆自行车判得重了些，但是，3 年当中衣食住不发愁，我已感恩不尽了。

5 月半，我被押送浦和监狱。这座位于市区的监狱是以收容东京附近的初犯和短期徒刑犯而闻名的。当我望见高高的水泥大墙里带铁栅栏的窗子时，我为享有国家保证的最低生活而安心了。这种奇妙的心情，我在旭川入伍当二等兵时，也同样产生过。

分配我的工作是做鞋，说不定是陆军监狱里当皮革工的经历造成的。虽然我不想去车间里干活儿，最好能在医务部当一名护理夫，或者在保安课当统计夫。但是，不能表示不满。每天早上脱下大坎肩似的红色囚衣，换上蓝色工作服，去车间。

进门处有值班台，看守坐在那里，这一名看守要监视 40 名犯人。按照工序分工，有的打样、有的下料、有的做帮、有的上底，我做鞋帮，发挥我的巧手，技术纯熟。多余的皮子，一刀削下去，不留刀痕，原来是个鞋匠的作业指导看见了说，保证我将来能成一个好鞋匠。

如果认为自己的工作无聊，就痛苦；不论怎样微不足道的工作也觉得有意思，就能增添乐趣。所以，我这样想。于是，时间流逝得飞快，一会儿就到午饭时间、一会儿就下班了。

和陆军监狱干皮革活儿相比，在这儿做鞋是很舒服的了。手停下打个哈欠也没人管，大小便也自由。甚至于趁看守不在小声说话也没关系。根据劳动量还可以得到微薄的奖金。

傍晚，一回到杂居房，就开始与同住的犯人之间的交往了。

虽然这里没有相生造船部队的房长一类的牢主，但是，浅草的赌徒被大家称为头儿，受到尊重。

他之所以受尊重，并不象神户监狱那位江湖头儿以气力和智力取胜，而是以他那温厚的态度和待人周到的微笑。冷眼一看，他个子很矮，相对地头很大，好象是商业地区小胡同里给花木浇水的退休老人；仔细一看，脸上有伤痕，左手无名指和中指第一节都不见了。

有一次，头儿用他那一如往常的安详的口气，讲述了他的断指的故事。用锋利的菜刀，从指关节上一下子砍下去，把砍下来的指头用盐腌上，用敬神的白木盘托着，送给斗殴的双方。因为这位有来历的徒赌大头目砍了自己的手指，斗殴就圆满解决了。一个手指头能砍三次，也就是说十个指头能用三十次，用它挽救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

他并无丝毫骄矜，只是给青年们平淡地述说那件事。但是，在他那光亮而又发红的残指面前，听他讲述，就感到他具有崇高的威严。当牢里的狱友们由于一些琐事而口角时，头儿只要说一声“请你们到此为止吧”，立刻就鸦雀无声了。

头儿的罪名是私设赌场，据说是在他家赌过纸牌。犯人们在狱中有时对赌博感兴趣地问他赌博的内幕时，他以“正派人不介入那些事”为理由，不理睬他们。

入浴时我才发现头儿的脊背上刺着一个大型美女，民间绘画风格，刺得很巧，令人难以相信那是刺在皮肤上的。他浸在浴池里时，那美女的面颊和颈部就发红，十分娇艳，据说那就是头儿替她赎身的吉原游女<sup>①</sup>。

---

<sup>①</sup> 吉原为东京的妓院区。

有一个绰号叫狐狸的囚犯，为取悦头儿，替他拿饭、洗衣服、收拾被褥。他的头壳很大，下巴很尖，活象狐狸，原来是浅草脱衣舞剧场的喜剧演员。他一边用左手象玩偶似地表演，一边用腹话术说话，逗人发笑。

他大醉之后刺伤了人。和他一起喝酒的剧场里的同事对他说外面来了警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走出去，在路上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胡说八道，混蛋！”他正骂时，一个和女伴一同过路的男人误以为骂他，和他打起来，他猛然掏出小刀刺进对方的胸部。对方已经倒地不动了，他依然往颈部到处乱扎。警察跑来时他还在扎，就以现行犯逮捕了他。

“检察官指责我是为了杀人才刺他的，其实，我并不想杀人。只不过扎起来怪有趣儿罢了。所以，我一个劲儿地扎。我已经知道他死了，还象割牛肉似地扎下去。如果为了杀人的话，就没有必要扎尸体啦。”

“你扎人时，手上什么感觉？”我问道。

“和肉一样。我为什么那么柔软，我很奇怪呢。”

狐狸咯咯咯地笑起来，他把被子当做受害人，反复比划着刺杀的样子。我觉得他的手逐渐染红了，而且，那手多么象曾经刺杀过中国人村长的我的手啊。我把头转过去了。

牢房里靠墙的地方，睡着一个身躯矮胖的人，他沉默寡言，个性孤独。但是，他是一个存在着的庞然大物，我终于发现了她。

他是埼玉的一个农民，嗜酒如命，为了弄几个酒钱，闯进邻村的财主家。他用包袱布蒙面，右手拿着柴刀、左手拿着菜刀，“拿钱来！”他恐吓那一对夫妻，抢走了现金一千圆。但是，平生第一次当强盗的动作、包袱布蒙面、持两把凶器等等迹象都太戏剧化，被人家看出是个外行，于是，这个大酒鬼就被捕了。狐狸嘲笑这个矮胖说：



“你这个人真蠢，仅仅为一千圆就住五年；我杀了人才六年啊。你不会干呀。”

然而，不论狐狸说什么，矮胖子也不吭声。尽管他是狐狸，也接近不了这个木桩子似的人，只好退去。

有一个原来的消防员，他专爱收集女人的内衣。开始的时候是从晾衣服的地方偷，但是，洗过的内衣没有女人味儿，所以，他就潜入年轻女人家里，偷人家睡觉时脱下的内衣和乳罩。有一天夜里，他溜进女大学生宿舍，被夜里回来的学生发现，三个女人合起来把他打倒，绑起来送交警察了。

这个内衣迷遭三个女青年痛打，却喜欢得很，他不无自豪地说：“那三个美人太美了……”

时光飞逝，在狱里迎接了第二个新年，到了昭和 24 年（1949）了。年前，大家都邮寄贺年卡，我也一时冲动，给妹妹末子寄了贺年明信片。自从昭和 21 年正月离家，已经 3 年没写信了。信中我写道，很久没写信，让大家挂念，实在抱歉，不过，我在努力工作。发信地址我只写了监狱的所在地番号，她不会发现我在监狱里。但是，末子立刻回了一封长信，她已经发现我在监狱里了。

……哥哥的信从什么地方发出，我立刻就猜到了。因为我去图书馆查阅了地图，我惦念得不能安眠。我瞒着父母，你告诉我吧。对于我来说，不管哥哥干了什么事，你仍然是我的哥哥。我爱哥哥，所以，对我说实话吧。

哥哥走后，家里发生了许多变化。

我结婚了。你走后不久我就结婚了。那时我瞒着哥哥，其实，我怀孕了，昭和 21 年（1946）2 月，生了一

以才匆匆忙忙举行婚礼。丈夫是阵内虎吉，男孩子名叫彻吉。我们开了一个阵内食堂，比从前的雪森食堂靠繁华街近了一些，是一所铁皮小房子。父亲和母亲都由我们奉养。

父亲卧病。中风，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左眼也看不见了。吃饭和方便都很费力。母亲为了护理父亲，片刻不离，背驼得更厉害了。父亲有时哭泣、有时发脾气，象个孩子，母亲为了哄他吃了许多苦。可是，父亲对往事的记忆却清晰过人，开澡塘时雄造哥哥淹死在浴池里的情况，他就象在眼前似地说得一清二楚，呜呜地哭。所以，你明白了吧，你的真实情况，我不能告诉他。不论他是生气还是哭泣，总之，对病情不利。

芳子姐姐今年和钏路和渔民结婚了。给人家续弦。姐姐已经 42 岁了。虽然婚期延误得太迟，但是，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婚期延误是战争的罪过，不怪姐姐。

哥哥，你几时才能出来？我只有你这一个哥哥呀。你对我非常重要。希望你不要怕苦，努力改造。

我没给末子回信。向她坦白我自根室出奔之后的凄惨生活，只能使妹妹不安和伤心。既然她已经知道我在监狱里，迟早要在某种程度上向她交待，但是，现在却不愿讲，也没勇气向她讲。

盛夏，炎热的一天，我在车间里被叫出去。说是有人探视。原则上服刑的囚犯是不能探视的，我满腹猜疑地走向接见室，铁网的后面出现了末子。她穿着乡下人的长裤，一个肮脏的旅行袋放在身边。

“哥哥，爹妈都去世了。”她大概顾虑着笔录的看守，说话不大自然。

“是么……”

我垂下了头。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就象一片雪原，白茫茫的，什么也想不出来了。

末子忽然扒着铁网，急促地说：

“五月初三，父亲死啦。早晨说话还满有精神，母亲刚刚去厕所的工夫，他就被痰堵住死去了。葬礼很凄凉，熟人都因为战争灾难搬走了，只有两名乡士防卫队员和芳子夫妇，还有我的一家参加。母亲说要修一座墓，就在街里买了一块能眺望大海的墓地埋葬了。后来，母亲越来越衰弱，腰弯得象一把弓，七月初三，正好是父亲的忌日，忽然就死了。”

“是么……”我重复着相同的话。末子眼里闪光的泪珠滋润了我枯干的心田。我的内心似乎开始溶化，象初春的浮冰，开始漂动了。

“母亲一直叨念你。她说，那孩子也不知怎样啦，不论做什么，能活着就好。我多想看见他活着回来呀。想你，想你，每天都在念叨。我告诉她你还活着。有一天，那是一个月之前，我把你的实情告诉她了。”

“告诉她我在监狱里么？”

“告诉她啦。”

“伤心了吧。”

“不，她知道你活着就很高兴，好象放心了似地，后来，一下子就不行了，死了。”

“他伤心啦。都怪我，为非作歹的儿子啊。”

“不是的，母亲很高兴。只是好已经快死了，看不见你活着回来，叹息着。”

说到此处，末子再也坚持不住了，象大浪冲击之下坍塌的沙崖，抓住铁网痛哭失声了。骨肉之亲的眼泪令我痛心，我转过脸去了。不知怎的，我站起身，冲出接见室飞快地跑着。院里有一

株大棒树，阳光灿烂，周围蝉声唧唧。我把脸贴在树干上，树干上有裂缝，蚁群正在一下奔忙。

忽然，一阵怒吼声冲进耳鼓，笔录的看守部长满头大汗地站在一旁。

“你打算干什么，自己随便跑出来！”

“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么？”

跑过来三名看守，抓住我的胳膊，带到管区。立刻开始审讯。单独行动是仅次于逃走的违犯，区长的审问很严厉。什么动机，是不是打算逃走，看见妹妹触动了乡情吧。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醒悟过来时，已经跑出来了。”

“你这样解释，能说得通么？混帐东西！”

“我忘乎所以了，当时只想单独呆一会儿。”

“这种擅自行动，在这里决不允许。”

宣布处罚我轻禁闭两周，并且禁止阅读图书。我被关进了处罚室。剩下我一个人了，这时才满腔悲伤，热泪滚滚而下。母亲的死，对于我来说，比父亲的死更为悲伤。我下落不明，使母亲忧伤，来不及等我向母亲谢罪，她已不在人世了。妈，请您饶恕我吧……。

惩罚刚刚一周，区长就宣布我转移府中监狱了。虽然没告诉我原因，但言外之意，象我这样的难以管教的囚犯，在大多数是初犯和轻犯的这个监狱里无法对付，所以，还是转到累犯监狱去吧。

府中监狱建得颇值得自豪，走进如同高官要员的大门似的严加守卫的门里，夏风中沙沙作响的路旁棒树一直向院内延伸，一会儿，贵族公馆的房屋后边出现了一座石砌的城堡式的大建筑，仿佛是炫耀国家的力量力的宫殿或迎宾馆。

穿过穿制服的守卫恭恭敬敬地戒备着的狭窄的通路，那里巍然矗立着一座三层楼，那里是与喧嚣的尘世完全隔绝的另外的世界。穿制服的守卫把守的铁门里是长长的走廊，那楼里天井洞开，也就是从一楼到三楼敞开的特殊结构，二层和三层都周密地张着防止坠落的铁网。走廊的两侧是我们犯人的宿舍入口，排列整齐。世界上如此采取同样的间隔、同样的形式、同样用铁制的、同样涂着黄色而又排列得这样多的入口，大概是独此一家，的确是富于独创性的大观了。

这条长长的走廊连接着一个大厅，从那里能监视另外三个长廊。也就是说，从这个大厅，能够监视从一楼到三楼、每层相同结构的四条长廊。大厅里有一个佣人休息处似的的地方，那就是管区。建筑物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任何情况，都能从这里立刻奔赴现场。

这个管区象征着犯人和看守的立场，从管区到走廊中间值班台、从值班台再到我们的牢房，伸展着看不见的强大的监视网，这大厅明白地显示了这种管理系统。当我走进这个大厅时，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觉得以往的佣人变为主人、宾客变为奴隶、国民变为犯人，一切都颠倒过来了。

准确地说，服刑者，看守们称之为惩役囚犯的人，就是国家竭尽全力来管理的在押犯。明治41年（1908）制定实施的《监狱法》把拘禁、作业、服装、头发、接见、书信、日常生活等等，事无巨细，完全纳入严格的纪律之中；个人自由意志的行动和态度，一概不允许。

战后，虽然说现在不再是监狱，而是刑务所，不是服刑，是矫正。但是，既然监狱法依然实施，这里就是监狱、我们就是惩役囚，没有丝毫改变。当我被转送到专为累犯设立的府中监狱时，我的心蹦蹦直跳，我明白，我终于走进监狱中的监狱了。

我住杂居牢房，被分配到汽车修配车间劳动。主要修理旧汽车引擎，我在陆军整备学校学到的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也为很久以后干修配汽车职业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监狱里，与众不同的是犯人。

人们一提到犯人，往往想到报纸上大肆渲染的凶恶的杀人犯或者身手非凡的诈骗犯。其实，这些人们往往是只干一次的犯罪者，而那些一出狱就杀人，或者进行足以侵占一家大会社的诈骗的人，我还不曾见过。然而，在府中这个累犯监狱里，我所遇见的犯人，也就是犯罪者当中最严重的犯罪者，他们和我从前所见的人们完全不同。

不论在什么年代，在哪一个国家，形成犯罪者中心的都是盗窃犯。趁其不备偷盗别人的财物，称得上犯罪的犯罪，并且，不论古今中外，盗窃犯都是为数最多的。有一位犯罪学专家，把盗窃比喻为犯罪大厦的水泥，虽然人们能看到门窗和间壁，却对支持那大厦的水泥视而不见了。但是，如果没有水泥，那门窗和间壁也就不存在了。

摩西<sup>①</sup>十诫里，在戒杀戮、戒奸淫之后就是是盗窃。杀戮是盗窃他人的生命，奸淫是盗窃他人的贞操，我认为十诫的基础是把盗窃当做万恶的根源的。

我最初阅读奥古斯丁<sup>②</sup>著的《忏悔录》时，曾笑他为了一个梨何必如此小题大作。但仔细一想，他洞察了盗窃为万恶之源，他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战争是国家进行的大盗，强盗别国的领土和生命。我写到处，看守右食指根上的陈旧的火伤伤痕，我是以盗窃起步走上人生道路的啊。这伤痕是我幼时偷竹篓里的零钱

---

① 以色列预言家。生于公元前14世纪。

② 基督教的第一代教父，著有《忏悔录》、《神国》、《三位一体》等。

的记录，自那以后，我又盗窃过许许多多多次了。在国家公认的大强盗集团里，我盗窃了数十条中国人的生命。这样的我，在府中监狱里所见到的都是盗群了……

昭和 25 年（1950），5 月底，我又穿上那套旧铁路员工服，走出了府中监狱。自那次偷自行车在新宿向警察自首入狱，整整 3 年零 3 个月。我身上只有坐电车到达“保护会”的不到二百圆钱……

当我背后的铁门关闭的那一瞬间，我觉得空气密度骤然变了，好象被别人带上高山，空气稀薄有些窒息。

去年夏天，我在押送汽车中看到的路边榉树，今年底依旧一片绿荫。路上遇见穿制服的看守时，我情不自禁要卑躬地行礼，但是，现在已不必要了，我不由得苦笑。我在门前等巴士，有一个矮个子忽然对我说：

“你是雪森厚夫桑么？G 头儿吩咐我来接你。”他向我行礼。没想到，我跟他去见了曾在狱中共处的 G 头儿，加入了盗窃集团，由充当掩护到正式扒窃，愈陷愈深了。

又到落叶季节了。人们穿上了大衣。这些厚厚的大衣妨碍了我的生意。我焦急起来。但是，这焦急使我有一天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

车里到处都是穿大衣的，简直象大衣商场。忽然，我发现有一位只穿西装的，白发，神态高雅，好象是会社里担任要职的人。他似乎很热，不穿大衣还在擦汗。右边的内兜鼓鼓的，看得出钱夹子很厚。我利用乘客上下车的拥挤，不动声色地接近他。那绅士右手拉着吊环，左手拿一本书，正在阅读，对我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姿势。当我把他的钱包窜出来，用手去接住时，手腕上忽然一阵冰凉，我被闪光的手铐铐住了。那人的姿势对我太有利了，应该有所警惕才是呀。原来那绅士是抓小偷的警察设下的圈套。

府中监狱里和我熟悉的看守鄙视地说道：

“怎么，雪森，你又来啦？”

“嘿，请多关照。”我露出模范囚犯的卑躬的笑容。

“在外边呆了几个月？”

“6个月。”

“这次判了3年了么？”

“嘿，累犯，累犯加重，所以……”

“你也变成地地道道的坏蛋啦。你在监狱的时间比在外边长啦。”

我被塞进四级杂牢房，我带着悔恨，回味着看守的话。他说的一点儿也不错，自从昭和19年（1944）2月在军队里开小差被捕，至今七年，在社会上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半，反倒形成监狱里定居偶尔地到社会上去了。长住监狱，有四次前科的恶棍，这就是我今日的写照了。而且，当我盗窃他人财物，当一名扒手时，并没有一点犹豫。固然，我知道盗窃他人的财物要受到法律制裁，但是，觉得盗窃可耻的心理，已经从我的内心消失了。所以，检察官训斥我，你干的坏事，反省吧，你应感到良心的苛责。可是，这样的说教，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痛痒了。我上次在狱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心丢了。是啊，我的良心丢失了，好象连我的皮肤都翻了一个个儿，也就是说，我是一个颠倒了的人啊。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时光象拨快了的时钟，飞逝过去。和上次入狱不同的是，我一有空暇就埋头看书。收音机里播放着歌曲和棒球，同牢房里的在聊天，我借来图书用心阅读。牢房里的犯人们把我视为异己分子，他们有的高声谈笑，有的故意探头探脑、多嘴多舌，我却处之泰然。但是，使我苦恼的是我爱看的现代史和战争故事书公家很少而宗教书和诗歌倒很多。

我在牢房里隐瞒了我是个扒手，装作一个普通的盗窃犯，在



犯人当中炫耀自己的犯罪，表明我已不是年轻的新手了。遇到扒手当中的一只狼佐藤银次，也是在这时候。他的手巧极了，和谁擦肩而过，就能把手伸进对方怀里，解开扣子，掏出钱包，又把扣子扣好。

我和同牢房的囚犯们保持着距离，避免冲突，在车间里勤恳工作，给值班看守好印象。总之，我努力让官方认为我“作业勤勉、成绩良好”和“品行端正”，以便评为模范犯人。

就这样，入狱两年六个月之后，尚且遗留半年刑期，又假释出狱了。昭和 28 年（1953）6 月，梅雨的一个早晨，我走出了府中监狱的大门。

假释期中要求我从事正业，不交往品行不端的人等等，还必须到保护观察所报到，接受保护司的面询。但是，我刚走出监狱，立刻不愿去遵守了。为了吃饭，我只能行窃。狱里的模范犯人，马上又变成彻头彻尾的坏蛋了。

我按照过去碰头的规矩，到池袋的销赃店与 G 接头，又开始了扒窃生活。我在行窃当中被识破过，同伙伪装成便衣警察，用假手铐救了我。但是，G 在做案时失手被捕，我们的扒手小集团也只好在昭和 29 年（1954）3 月暂时散伙了。

春天了，人们脱下大衣，正是干这一行的理想的季节了。但是，我却一无所获。我一出手，就被人发现。我的周围，特别是从背后投过来监视、指责、轻蔑的目光，使我的手麻木，勉强伸出手去又颤抖不止。因此，那些难得的好猎物都一个个地溜溜走了，夜里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已经连续十天，都是如此了。

我困在屋里，把西装套在棉被上试试身手，轻易地就成功了。可是，往外走一步就不灵了。当天我已经断炊了。这种终日不停地走路的行当，肚子最容易饿了。连买一个面包的钱也没有了，体力显然衰弱了。与此同时，生意也遇到麻烦，真是恶性循环。我

为了保持体力，只好闭门不出。什么食物也没有，只喝冷水，躺着。

我的邻居，一边是学生，一边住着一位老人。学生大概在准备应试，终日坐在屋里，听得见叹息和纸声。老人是依靠生活救济金生活的，领到救济金的头几天，他饮酒，醉了就又吼又唱，钱花光了就一直开着收音机，静静地听着。楼下住着房东一家，厕所的声音、厨房里的声音、餐具声、叫骂声，总之，生活的声音不绝手耳。窗外有轨电车在钢轨上摩擦的声音在公寓里震荡。

这一切声响，都是属于那一边的，属于道德和所有的世界，而我，已被排斥到这一边了。我的归宿，只有在那奢侈的大墙守卫之下的城堡，监狱，好象只有那里才能敞开温暖的怀抱接受我，才能制止不断增长的不安。

第三天，我振作一下，到外边去了。过分饥饿，大概积蓄的皮下脂肪也被消耗了，虽然饥饿的感觉没有了，但是脚下忽悠悠，十分沉重，蹒跚着向繁华街走去。

点心店、面包店、干鱼店，陈列着营养充足的食物。我已无力到食堂或者四喜饭店去白吃之后再逃跑了，我的体力达不到了。所以，只能偷店头的食物，如果因此而被抓住，就正中下怀了。但是，照旧那些可怕的眼光妨碍着我。来到百货店食品部，越发不利，那里充满各种眼光，把我排挤出去，我逃到背胡同去了。

本来没有逃跑的必要，却仿佛被追赶似地在阴湿、没有阳光的胡同里小跑着。在一个街角上有一家食品店，玻璃柜里摆满了点心、面包、奶酪、罐头，琳琅满目，店员不在，这一偶然的机会有诱惑着我。我走进店里，顺手拿起一个纸袋，往里装面包、奶酪和牛奶，当我正在物色罐头时，有人说话了。“你干什么？”原来是一个系着围裙的小个子老板。这也是偶然，如果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年，我会撒腿逃走的。

“别嚷，拿钱来！”我说时抓起切面包的小刀。声音颤抖，小刀也在打战。

“喂，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可要叫警察啦。”老板倒退几步，抓起电话。

“他妈的，拿钱来，否则杀了你。”我用刀子逼近他。

老板突然向我扑来，他力气很大，饥饿的我险些被扑倒。我拿刀子用力戳，但刀子立刻弯了，是个靠不住的武器，但把对方的手腕戳伤，流血了。我推倒老板，他一屁股坐在玻璃柜上，我抱着纸袋逃出去。老板喊叫着追来，我回头一看，变了脸色的老板带领三个汉子追上来了。我逃到繁华街，想混进人群，不料打错了主意，爱看热闹的群众组成一道人墙，把我挡住，不知是谁拽住我的腿，摔倒在地上了。胳膊和后背被重重地压住，不能动了。

由于强盗伤害罪，我被判8年徒刑。只进店里偷窃，并没有强抢的动机，但被发现而发生暴行，就是“事后强盗”了。我伤了对方、有前科、假释当中根本没去保护司报到，这些情况都很恶劣；再加上负责抓掏摸犯罪的刑事警察认识我，在证言当中怀疑我有扒窃活动，对我更加不利。审判官说我是一个无法改造的凶犯了。

昭和29年（1954）6月底，我被押送关押长期犯的千叶监狱。山坡上，丛林掩映的红砖砌的潇洒的楼房，简直象贵族的公馆，迎接强盗、杀人、强奸等等重大犯罪的犯人真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我一走进那高墙，立刻感觉到和我以往经历过的监狱不同，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铁窗、制服看守、身穿浅绿色囚衣的犯人，这些都是一样，但是，那里充满了沉淀了似的凝重的寂静。那寂静死气沉沉，缺少人烟气息。

一队犯人由看守带领着走过来，他们好象戴着透明的枷锁，排

着整齐的两列纵队走着。他们看见新来的也没露出任何好奇，以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动作，走过我的面前。

我被送进四级犯人杂居牢房。这里的情形也很怪。不论是在关押初犯的浦和监狱还是关押累犯的府中监狱，对新来的都特别关心，刨根问底地打听你犯了什么罪、老家在哪里。但是这里只是冷眼一瞥，谁也不搭话。同牢房的犯人之间也很少说话，晚检查之后，全都沉默不语。收音机里转播棒球比赛，出现本垒打，也没有任何反应。我被沉重的沉默压迫着，自己也努力沉默着。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加思索地说话，表示出某些关心，会被当作不合时宜的人而遭到排斥。

我被分配去做木工。那是一个制做桌椅和柜橱的车间，我的活儿是把椅子腿刨光。使用一天刨子，手磨破了，腰也疼。但是，干一两个星期之后，适应了体力活儿，并不痛苦了。我的作业主任是一个60多岁的无期徒刑犯，从明治末年至今已住狱40多年了。

“40年，你一直……”

“不，假释出去过两次。但是，两次都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只好去百货店偷。判了无期，又回来啦。”作业主任苦笑着。

“好容易出去，又回来，很苦吧。”

“不，外面的社会才苦呢。不干活儿就吃不上。还得不断地为了和别人搞好关系而劳神。”

他在这个监狱里是最年久的了，从明治至昭和，从战时到战后，监狱里的变化他了如指掌。昭和初年大批从这里进出的是思想犯，昭和8年（1933）制定行刑累进办法，狱中实行四级至一级的进级制，增加了假释的机会。昭和22年（1947）以前，四级和三级囚犯穿赭红囚衣……

“无期囚犯，在狱里不出事故，混上个模范犯人，十年后是有假释的可能的。其实，由十几年到二十年，我就是那种情形了。但

是，在监狱里住过二十年的人，到了外边反而不适应了。就是说，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完全习惯于囚犯生活了。反正衣食住有官家照应，按照看守的命令动作，自己不必动脑筋，唉，就和幼儿园一样啦。所以，到外边就无法生活啦。”他满脸皱纹，不停地点头。

作业主任是强盗杀人犯。他 19 岁时，恐吓山里的行人，抢几个钱，没想到遭到反抗，用猎枪打死了对方，抢到了两毛钱。他就为这两毛钱丧失了一生。看上去他很有人品，很善良，举止行动也不象犯人。他只盼平稳地活下去，最后死在狱中。

有一次，去木材仓库取木料的路上，他问我：

“判了你几年？”

“八年。”

“很短啦。那样的话，只要好好干，很快就能假释。虽然法定最短服刑期是刑期的三分之一，但是，按目前的行情，平均服刑四分之三就能出去。也就是六年啦。”

“六年就能出去么？”

“要看你怎样干了。就是说，你在看守的心目中有了模范犯人的印象就好办了。那也有窍门呢。”他说时象山上垂训的基督，那么充满自信。

……在牢房里不要交友，友人与自己之间必然有性格和意见上的分歧，交友可能造成对立和冲突。与人交往永远保持适当的距离，只说必要的话，不要多说话。

被人嘲弄时不要反抗。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欺侮别人，对别人使坏心眼儿。我们不生气，不觉得受辱，那些人达不到目的，以后也就不来嘲弄了。

对看守的命令要准确地服从。过渡地谄媚、超出命令范围地取悦看守，反而会嫌你要小聪明，产生厌恶。

不要关心外边的社会。特别对政治和犯罪——这二者本来一样——要佯装不知；只关心狱内琐事，什么食谱啦、作业成绩啦的。

不要回顾过去。虽然犯人没有多大前途了，但是，对任何一点小小的希望也不要放过，心中总要怀着一线希望，而且要为实现这希望活下去。

总而言之，我听了他的垂训之后，似乎有所彻悟，我想了想我的未来。我现年34岁，刑满释放就42岁了。我的一生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希望早些出狱，重新作人。我怀着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尽早得到假释出狱的机会。

我遵守着“垂训”，和同牢房的犯人不深交，在看守面前表示顺从（当然，我心中并不服），作业时努力干。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发现，我已经逐渐变成真正的长期犯了。这时我才懂得，我入狱时曾经惊异过的沉默、犯人们好象是随着看守的开关启动的机器人，那是长期犯的特点。

以无期为顶点，15年、10年，在狱里度过这样漫长的刑期，要有个窍门，那就是使自己处于麻木状态。他说过不要关心外面社会的动向，的确，关心是自寻烦恼，不关心反而好过些。内阁改组、世俗风尚、经济动向等等，一切都与己无关，一切都想通了。一到车间就干活儿，一回牢房就看书，我把自己关在一个狭小的知足的世界里。虽然天天重复着千篇一律的生活，也没感到什么格外的寂寞。时间如同稀薄的空气，没有任何阻力，飞快地流逝了。

我入狱两年了。有一天，管理部长突然来车间抽查。监狱里的管理部长是仅次于监狱长的要员，比看管犯人的看守之长的保安课长地位还要高，对于犯人来说，那是高高在上的很难一睹龙颜的人了。我正非常紧张地安装桌子腿。

“活儿都学会干了么？”有人对我说话。

“哈啾，托您的福，差不多干惯了。”我以军队的立正姿势回答着。然而，一看对方的脸，使我一惊。他原来是战争刚刚结束在神户拘留所发生集体逃走事件时的戒护课长。我心里一动，利用他欠下我的人情，争取提前释放吧。我认真地说道：

“我是雪森厚夫，10年前在神户拘留所受过您的照顾。”

管理部长眨眨眼睛，端详了一会儿，总算想起来了。

“噢，是你呀，还在这种地方悠荡啊。”

“哈啾，非常惭愧。”

三天后，我被管理部长叫去。带领我的看守对我和管理部长的关系很诧异，一个劲儿打听，我没回答。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管理部长打发走看守，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坐在沙发上我忐忑不安，浓郁的尼古丁味儿刺进鼻子里。

“我看了你的档案，这一次你好象在努力干活儿啦。怎么样，木工很苦么？”

“不，不苦。不过，我希望当图书员。”

“为什么？”

“我最喜欢看书，能有书看就是幸福。”

“比如哪些书……”

我列举了战后的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名字。管理部长似乎很钦佩我的博学，一直张着大嘴。

管理部长没说明为什么叫我，我也没问。但是，从第二天我就由木工变为图书员来看，他是还我的人情，而且也是暗示我不要提起犯人逃走那件事吧。

图书员在图书室出工，巡回牢房，把公家的书借出去，收回来，并且编辑一个犯人刊物《希望》，比做木工轻松多了，是一个空闲时间很多的收收发发的工作。

早晨，根据狱里集中起来的犯人填写的借书单，从书架上把

书抽出来，下午用手推车把书送到各监房，并且收回还书。犯人当中看书的人并不多，所以，这工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刊物每个月发行一次，也费不了多少事，余暇就由我随便阅读各种图书了。

书的世界真是太广阔、太深奥了。我埋头读书，在读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视野逐渐地扩大的喜悦。我不断地惋惜，为什么战争刚刚结束时我不知道这种喜悦。

我读《万叶集》，也许是出于对江田竹子的怀念吧。竹子送我的《万叶集》在我逃跑当中丢失了。但是，江田上等兵在精心画上红线的书页上遗留下的熟读的精神，仍然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到了这般年纪，才领会到年轻的上等兵的思想境界。然而，当我读得深入时，却发现诗歌中出现的少女并非江田竹子，而是征兵检查之前我在厚岸古寺里遇到的少女。握着长柄勺的纤细白嫩的手、高雅美丽的面庞、替我舀水时含羞的红艳艳的脸蛋，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二十岁的我怀念着那少女，那是我唯一的恋情。《万叶集》歌颂的并非北海道的大自然，但是，那些花鸟草木，在我眼中都是根室、钏路的原野和湿原。我也模仿着试作几首诗歌，并且多少体会到了一点写诗的喜悦。

我的监房里，平均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无期的。其中也有一审判处死刑，而在二审减为无期的。无期囚犯大多是强盗杀人或者强奸杀人等等带“强”字的杀人犯，人们总以为他们狰狞可怕。但是，和他们在一起居，就发现他们也是极平常的人，这种人到处可见，反倒是府中监狱里的那些职业性盗窃犯当中古怪的人居多。我仔细琢磨着，这些无期犯人，事实上是由盗窃金钱、盗窃贞操发展到盗窃生命的地步了。我虽然仅仅把对方扎伤，但是，很可能碰巧就把他杀死了。在那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讲，所谓盗，是看不见受害人的，所以也不去想受害人是什麼心情。但是，杀人和强奸，受害人就在眼前，他们的痛苦、恐



惧和悲伤你是忘不了的。仔细想想，盗窃的受害人的情况也是一样，想到被我扒窃的受害人，我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了。

其实，那些杀人犯是否对自己的犯罪有所深省，是颇值得怀疑的。也许他们认为自己的罪行已被无期徒刑抵销了，希冀有朝一日出狱再到社会上去呢。至于假释出狱，并不象木工车间的作业说得那么简单，在好多个人当中也只不过选出一个……

当我入狱快满五年时，对我进行假释出狱审查了。条件是“居住在固定住所，从事正当职业”。我给末子写信，请她担任我的保证人。好象抛球似地，回信立刻来了。

哥哥，你还活着啊。我一直担心你消逝在什么地方了，后来以为你死了，绝望了。我给浦和监狱写过好几次信，都以收信人不在给退回来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已经十年了，真快呀。

我当然给你担保，哥哥，回根室来吧，在故乡重新振作起来。最近市面上经济情况很好，总能找到工作，给我家食堂帮工也行。

哥哥，你一定、一定要回来。我想见你，你是唯一的哥哥呀。

不久，妹妹给我寄来了手织的毛线衣和三件一套的西服。还附来全家的照片。妹夫阵内虎吉很健壮，盘石一般坐踞当中，抱着温切斯特连发枪，彻吉是个瘦高挑儿，勇吉象父亲，小个子，耸肩膀。末子和十年前一样年轻，那些男人们都那么怒目相视，而她那白胖的脸蛋上泛着微笑，看上去十分幸福。背景是码头，看得见令人怀恋的弁天岛。黑脊鸥飞翔的天空晴朗辽阔。我凝视着大海上滚滚白浪，决心返回根室了。

假释的决定下来了。昭和 34 年（1959）3 月 5 日，我走出了铁门。

山坡上的白梅已经开谢了，八重梅盛开一片粉红。树已萌芽，风和日丽，再过 5 个月我就 40 岁了。

北海道仍旧是冬天，白雪覆盖的牧场和树林，远方是辽阔的被冰封锁着的大海。越走近根室，雪越大了，寒风把雪花刮进车厢里来了。

我走出根室车站的剪票口，末子过来了。“哥哥，”叫了一声就哭起来。她拉着我胳膊，避开人群，来到角落里，又叫了一声：“哥哥……”搂住我。她的泪眼沾湿了我的下颚，“今后哪里也别去啦，我照顾你。”

外面是暴风雪。我和末子挽着手，踩着每一步都陷下去很深的积雪，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街里已经重建起来了，我好象又走在战前的故乡了。

“还记得？空袭的时候，和爹妈也是这样走着。”我说道。

“记得啦。爹拉着我的手。”

“我拉着妈的手。”

“哥哥长得象爹爹啦。”

“你才更象妈妈啦。”

旁边胡同刮来一阵强风，大雪飞舞，什么也看不清了。我俩跌倒 in 旋风积起的雪堆上，在雪里一边挣扎一边大笑起来。

## 第五章 门

黎明。

整个世界从四面八方压挤过来了，最后，雪森厚夫发现他已被挤在狭窄的墙壁与墙壁之间，幽禁的痛苦使他醒来了。

刚才，他做了一个明朗的梦。初夏，他在鲜花盛开的辽阔原野上漫步着，陪着他一起漫步的是横须贺线爆炸犯若林干雄，他那深邃的眈眈眼很明亮，说话时带一点儿口吃。清爽的风吹拂着一片绵苇，圆形的白穗在风中摇曳，水芭蕉的花瓣也在抖动着。当他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若林干雄的脸变成透明的了。喂，喂，你要消失到哪里去呀，雪森厚夫叫着，黑暗的墙壁恶意地遮住他的视线，布满伤痕的墙面在嘲笑他。

这里是单人牢房，狭长的三张榻榻米空间。尽管在这里当了多年俘虏，却不能适应，一做梦就梦见外面广阔而又自由的天地。

天快亮了，黎明的光线抹掉了对面牢房铁窗上的暗夜，换上了明亮。虽然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但离6点起床还有一会儿吧。雪森厚夫翻一个身，和往常一样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屋里。如果能有一点变化该有多好啊。

今天是二审判决之日，对他来说，这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天：或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死刑，或是减为无期，或者彻底否定一审而宣判无罪。总而言之，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昨天，他把身边的东西整理了一下。从临时取出的私人图书之中，只留下日语辞典、圣经和诗歌集，其他都交回保管。他清点了制作的货签儿，把室内犄角旮旯都打扫干净，便器和水槽也

用肥皂擦洗了。但是，室内并没有什么变化。带有监视孔、换气孔、送饭孔的铁门，扩音器、报知机的按钮、铁网门的衣橱、洗脸池兼桌子、便器兼椅子，还有带铁栅栏小窗子……公家安设的牢房的威严抹杀了打扫和整理的琐细的变化。

麻雀，还有鸽子，都在叫着。大厨房里传出蒸气的声音和杂役们干活儿的声音。每天早晨都是如此。但是，时间却像着了魔的风，没有遮拦地刮过去了。

然而，这飞逝的透明的时间，忽然静止了似地映出了一幅画面，他清晰地回想起若林干雄被处刑的那天早上的情景来了。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了，若林干雄被看守围拢着，他那瘦弱的身躯勉强撑着站起来，他有些摇晃。“到了分手的时候啦”他的声音很平静。雪森厚夫想说，“再见吧，漂亮些。”但是，他发现他的声音已不听使唤，只是“嗯”地呻吟了一下。若林干雄看上去不象30分钟以后就被处死的人，他带着和蔼的微笑和明亮的眼光，点点头走了。

在下一一次基督教教诲时，奥田神父告诉雪森厚夫，若林干雄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乘着信仰从容地迎接了死亡。神父为死者祈祷时这样道：“对于基徒来说，死后的世界并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的。为光辉的若林桑祈祷吧。”

刚才，雪森厚夫梦里梦见了生活在透明的世界里的若林干雄。他那做木工锻炼的结实的身子，被狱中的无所事事弄得柔弱了，低营养使他消瘦，他已经不能再完成肉体所能担负的一切，终于融化在透明的世界了。“象他那样死去，我能做到么？”雪森厚夫问自己。

雪森厚夫知道他是死囚，要根据今天的判决，有可能象若林干雄那样吊死在绞刑架上。那时他将戴着手铐、脖颈套上绞索、在国民的嘲笑声中被国民的组织——国家杀死。当然，他并没干过

什么爆炸新干线一类的勾当，可是，国家的代表，堂前检察官在辩论当中，用诡辩和牵强附会，把被告一方在公审中间提出的众多的反证一一驳倒，并且得出和一审完全一致的结论。在堂前检察官充满自信的辩论之后，阿久津律师的辩护就显得乏力了。遗憾的是检察官，也就是他所代表的国家，依然打算杀掉日本国民之一的雪森厚夫。在军队和监狱里，也就是在国家严格管理国民的设施里，他们象雕刻木片似地规定了雪森厚夫的一生，结果又把他当做废品抛弃了。他生在这个国家并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是谁把他带到这样的国度里来的呀。

要逃出自己的国家，唯一的方法就是自杀，他想过几次，也干过次。这坚固的墙壁，雪森厚夫用手抚摸着，用拳头敲击着那呆板冷酷的墙面。这墙壁象征着国家意志的巩固，用头盖骨往上撞，寻求死亡，就是对国家的最大的反抗。从离墙两米的地方（那里只有那么大的地方），运足力气往墙上撞，激起一阵火花，他以为灵魂会飞自由的空间了。但是，当他醒来一看，他躺在那里，只不过头上撞了一个大包。第二次，看守发现他有些异样，闯进来及时阻止了。第三次……，算啦，总而言之，寻死不成。自杀而死去不了若林干雄去的那个光辉灿烂的世界。不知不觉地，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了。

若林干雄全部承认了他爆炸横须贺线列车的罪行，他想通了，判处死刑是国家执行它的正当的意志。“我杀死了一个人，重伤十一个，所以可耻的死是罪有应得。不过，你另当别论，因为你是无辜的，死刑是不合理的，一定要斗争下去。”他鼓励雪森厚夫。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在勉励一个自杀未遂的人。他的话一字千钧，深深地打动了雪森厚夫。若林干雄死去已经几年了。时间象风一样刮过去了。

雪森厚夫身边的死刑犯人，一个个地被杀了。法官秉承国家

的意志，充满自信地宣判，然后根据他的宣判把犯人吊上绞刑架。高崎光雄，那个干过铸工的煤矿工人，一个拥有健美的肉体的青年，忽然消失了。过去曾经有好几次传说他已处刑，那是因为他殴打看守、自己咬破手臂等等“事故”，被送进惩罚监，所以被误解为处刑了。但是，这一次，的确一去不复返了。他的遗体肯定按照他的希望送医大供学生们解剖了，学生们在解剖那样完美的肉体时，也会为人类的肉体的美而赞叹吧。

“新古久”案件的那个絮絮叨叨的古川荣治，和平常一样，吵吵嚷嚷地去赴刑了。那天早晨，他在走廊的正当中，震撼着整个监牢地大喊大叫：“喂，各位，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之花，新古久要死啦。新子呀，我爱你。再见啦，各位，再见啦。人生难免一死，吊起来一下子就死反而痛快。喂，雪森，不要挣扎啦，象我这样干干脆脆地认罪吧，他妈的……”大概是看守制止了他，声音突然小了。过了一会儿，从楼梯传来唱小曲的声音。虽然他唱得快活，但听起来不无伤感。

胳膊上有裸女纹身的神村胜美，在前来带他的看守面前弯起胳膊，让他们看那个裸女，忽然猛力一击，把值班看守打昏在地。但是，别的看守上来他并不反抗，他继续骂那个值班看守。

强奸50岁老女人并杀死她的上田俊太，恐怕是在死刑犯人当中最出洋相的一个了。他抓住铁栅栏死也不肯离开牢房，几名看守跑来拽他，他就象孩子似地连哭带号，最后给他戴上皮制的前铐，塞上防声器（能把声音完全堵住的工具，是监狱里的一大发明），他象进屠宰场的猪似地乱踢乱蹦，大概直到套上绞索前还在挣扎，也许是戴着防声器死去的。

死刑犯人当中活得时间最长的森田景一，避免了行刑，他是病死的。他否认颠覆电车的罪行，一再申请复审，为了延长生命，他长期吃大蒜保证健康。但是，有一天，剧烈的头痛和恶心使他

突然病倒了。医官诊断他是拘禁神经官能症，把他放置一旁，他就由于脑肿瘤破裂死去了。本来早一点治疗就可以活下来的，由于医官的误诊，把他从人世上一笔勾销了。

真正活下来的人很少。杀死父亲的冈安由助，定为无期之后被送往千叶监狱了。但是，他并不是强盗、强奸一类带“强”字的，所以这样的处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不过，强盗杀人犯山石义夫判无期徒刑，雪森厚夫总有些想不通。

山石义夫说他无罪，真犯人是迷幻药走私犯和他的同伙，而山石义夫仅仅是替罪羊。然而，这种说法连古川荣治都认为缺乏可信性。他委罪于虚构的犯人，企图是那样明显，法官不会被这种谎言所蒙骗的。但是，他依旧我行我素，继续说他的谎话。不管是在法庭还是在监狱，他象孩子似地哭号，为的是给人以精神失常的印象，以便减轻他的罪责。他接受过精神病医师的鉴定，医师来监狱时，他突然发狂地大哭大叫。鉴定诊察结束，他立刻就没有病了。而当他被判为无期押送千叶监狱之前，他已完全恢复常态，笑着和大家告别了。

“大家多保重吧。哈哈，医官和法官全被我骗啦。你如果打算逃避死刑，就得骗他们。什么，装疯卖傻就行啦。法律上有规定，疯子不罚。哈哈……”

山石义夫的笑脸引起雪森厚夫的轻蔑和嫉妒。他轻蔑山石义夫不认罪的卑鄙，却又对他由此获得减刑不再是死刑犯而嫉妒。山石义夫笑着，他好象在等待对他表示赞赏或者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但是，雪森厚夫只是狠狠地瞪着他，一言不发。

雪森厚夫呆望着墙壁，他的目光被挡住了，眼睛象挨打似地疼痛，他闭上了眼睛。各个牢房里传来人们起床的窸窣声。无声无息地流逝着的时间，好象在什么地方挂住，忽然停滞了。6点，起床时间到了。还在那几秒之前，犯人们就凭着预感开始活动了。

预感很准确，刚到6点，起床铃就响起来了。

雪森厚夫习惯性地急忙起床、叠好被褥，但睡意未尽，他用力晃了晃头，然后慢慢地洗起脸来。

虽然红日高照，望得见蓝天，但是，多云，随时都可能转阴。现在已是三月下旬，冬天仍然在嘲笑春天的来临。昨天由阴天转为有时降雨，春寒料峭，但夜里晴朗，旧历十三夜晚圆圆的月亮在暖风中升起。不料，今天早上又这样冷。

“简直捉摸不定，”雪森厚夫自言自语道。他朝着女牢区大墙喊道：“早安，和香子。”他忽然想起梦中和若林干雄相见之前，梦见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和和香子拥抱。

衣柜上有一本订起来的草稿，那是他在狱里一点一滴地写起来的回忆录。他把写在大学笔记本上字迹潦草的原稿仔细推敲修改在稿纸上抄清，一共三百页，加上牛皮纸封面，模仿奥古斯丁的作法，题为《忏悔录》，并加上副题——献给和香子。但是，能否把它送给和香子，他又举棋不定了。当然，检查也是一个问题。他和阿久津律师商量，阿久津律师回答说那不是直接的书信，是作品，监狱里有可能允许送给和香子。“那么就求您转递吧。”然而，下次会见时，他又说：“我下不了决心，我担心她看了以后会怎样想。”请阿久津暂缓转递。就这样，又过了许多年。草稿上落满了灰尘，《忏悔录》几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了。现在已经不想给和香子看了。写的时候是要履行在罗臼山里温泉对她的许诺：“我写出来首先请你看，”并打算把“凄惨的、布满伤痕的过去”告诉她。但是，给她看那“沉重和黑暗的不堪回首的过去”不是只能让天真无邪的那位小姐惊讶和失望么。所以那草稿就一直搁在衣柜上。每次换房或搜查时，值班看守总要揶揄他：“你的杰作”、“不值一文的小说”，等等。但是，他并不想抛掉。不过，他也知道如果被和香子以外的人看到，例如末子或者阿久津律师，都不合适，更



何况负责检查的看守了。就这样，那《忏悔录》就搁置在灰尘之中了。灰尘的积累表明时间的流逝，它已成了钟表的替身了。

雪森厚夫用掸子掸掉《忏悔录》上的灰尘，用旧报纸包好，装在昨天收日记的纸箱子里。为此他又把日记全取出来，长叹了一口气。大学笔记本写了32册，唉，竟然写了这样多呀。在缺乏变化的狱里，每天都不间断，够惊人的了。况且，每天十分繁忙，要干的事太多，时间不够，主动要求做签儿的工作不能停，因为那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依靠彻吉支付的仅限于律师费用，其余未向任何人要过一分钱，包括末子。不过，末子给他送来毛线衣和内衣，还有西装，声援会也寄来书籍杂志。和声援会的人们通信也很费时间，学生、家庭妇女、新闻记者（特别是A报记者良江）、切替教授（几年前已晋升教授）等人，和许多关心他的人保持联系。此外，看书也要时间。他入狱前不爱看小说，现在反而沉溺在小说之中了。浏览了19世纪俄罗斯小说和20世纪欧美小说之后，又读现代日本文学和拉美文学……要读的书太多了，没有时间……

早晨。

“74号，池端和香子。”穿制服的女看守装腔作势地叫道。

“哈伊。”小声回答了一声。虽然满心不愿意，但不回答会招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只好回答。

“哟，房里没收拾啊，昨天命令你收拾的呀。”穿制服的女看守看着那些乐谱、笔记、书籍和毛线衣散放在榻榻米上，皱起眉头。

“今天出庭，巴士8点开车。”

女看守用力把铁门关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池端和香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力朝着铁门吹了一口。

好象要把女看守用白粉掩盖的眼角上的皱纹和毒蘑菇似的嘴唇的印象都吹出去。她用毛毯当座垫，盘腿打坐，打开了贝多芬奏鸣曲全集的乐谱。她开始读作品第110号降A大调奏鸣曲，音乐在她的耳朵里和心里响起来了。各种情景、对话和概念也随着音乐同时涌现了。我弹奏钢琴时就是这样。虽然老师告诉我，听音乐时要聚精会神地欣赏音乐的美，但是，我总是看见许多情景、听到许多对话，是啊，在音乐之外，我总是听到其他声音。

不知为什么，最近我喜爱贝多芬晚年的钢琴奏鸣曲，尤其是最后五首，引起我深深的共鸣。老师说过，理解这一时期的作品需要人生经验，而我过于年轻，还不能理解。但是，现在也许具备太多的理解它的人生经验了。是啊，我已经33岁了。他们毫无理由、蛮不讲理地把我押进监狱，韶华虚度，这样的组织太残酷了。

美好的音乐。贝多芬写这首乐曲时，他的耳朵已经完全失去听觉了。他耳朵听不见，只靠心来聆听。我为了进一步理解这首曲子，曾经阅读他晚期的弦乐四重奏集，但失败了。以我的才能只能从乐谱上听到钢琴的声音，却不能欣赏四重奏。不过，优美的升C小调和A小调旋律，我已经领略了。在牢房里听不到唱片或者录音带，我渴望早日听到弦乐的演奏，但我是无期徒刑，要在牢里度过一生，喜爱的音乐也听不到，我是处于最底层的人了。

送饭来了。我不需要。等一等，我只要茶（淡淡的、温水）。唉，强迫命令式地把饭送来了。因为不送饭组织要追究责任，所以他们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才送饭来。豆腐渣似的豆腐、酱汤发出臭味儿。

第1乐章，中速，如歌的行板，重于表现。幼年时期父亲培养我学钢琴，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好的赠礼，我掌握了绝对音高，读谱娴熟，这些都应该感谢父亲。父亲想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家。我

一首又一首地练会莫扎特的奏鸣曲，被誉为天才少女，刑法学家池端恒太郎先生喜出望外。

父亲死了。低音分解和弦。

父亲死后，他的学生编辑了池端恒太郎论文集，父亲的日记也被编入。父亲坚信我是冤枉的，他以为立证我精神失常，就可以无责任能力为理由争取无罪。既然如此，父亲生前别把我当作疯子，按冤案来申辩我岂不就和他和解了。但是，父亲对守屋牧彦和雪森厚夫是决不宽容的，他在日记里时有诅咒。

第2乐章，活泼的快板……不，已到第3乐章了，慢板，适度地活泼。雪森厚夫的生涯，他好象生在北方湿原里的怪鱼，过着奇怪的生活，他住过陆军监狱和普通监狱，受过许多折磨。“我多次犯罪，多次入狱。”在暴风雪里他向我坦率地承认。那时在风莲川上游，风暴从河面上袭来，把雪和铁桶火炉的火一起刮跑了。

快板，适度地活泼。恰如那次旅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我们在浮冰上捉迷藏，在冰封的湖面上跳舞，在冰洞里看千姿百态的冰佛，在山中温泉……池端和香子至今还在身躯的深处记忆着雪森厚夫与她接触时浑身融化般的感觉。乐谱从手中滑落了。音乐立刻消失了，一切又恢复了寒碜。在这狭窄的、霸道的钢筋混凝土匣子里，让我芳华虚度。豆腐渣、臭酱油。

对面房里的女人们一个劲儿说话，从早到晚也不厌倦，总有话可说，她们哪有时间去思考和阅读啊。婴儿在哭泣，那是女犯的婴儿，大概用奶头堵住，不哭了。女看守申斥。不，不是，她在制止女犯和女犯扭打。

在女区里我被视为不服管制的犯人，隔离在特别房里。女犯们是一些盗窃、纵火、虐杀婴儿等罪犯，不过是一年至几年的徒刑。但是，对于杀人未遂、伤害、颠覆电车等重罪的“激进派”无期徒刑犯人，当然要特殊处置了。而且，刚进来时，我故意逞强，

说话不用敬语，大白天就睡觉，房里乱丢乱放，区长大怒，命令四名女看守把我拽起来，我大声反抗，她们就说我违抗命令，把我的双手用皮革手铐固定在腰部，用皮革制的堵嘴器堵嘴，关进黑房里。过一会儿，我想尿了，但是手上戴着腰铐，无法解下短裤。我怎样挣扎也抽不出手来，呼叫看守，堵嘴物使我张不开口，只能用鼻子呜呜地叫。唉，我无可奈何，只好尿了，正在这时，门开了，女看守们走进来看着我。

区长嘲笑道：“池端和香子，你想撒尿么，好吧，给她脱下裤子。”几个女看守一起动手给我脱裤子。我怎样反抗也敌不过她们，把我象孩子似地劈着腿放在便器（方形的一个洞）上，区长象哄小孩儿似地“嘘——嘘——”地吹口哨，我已无法控制，一下子尿出来了，女看守们一个劲儿看我的胯间，一个人用纸给我擦，她讨厌地慢腾腾地摩擦。我感到羞耻和忿怒，浑身打战，她擦得更慢了。

送来晚饭，我戴着手铐不能使筷子，女看守用匙喂我，我闭住嘴拒绝，一口也没吃。晚上，送来被子和毛毯，解下了堵嘴器，但仍戴着手铐，我象虾似地蜷缩着，怎么也伸不直。要翻身，手铐弄得手疼，毛毯掉了也不能拽，寒冷和疼痛使我又有了尿意，无法睡觉。终于忍受不住，我大声叫嚷，跑来两名女看守，和白天一样，给我扒下短裤，让我蹲下，她俩又一左一右地往下看。

因为我大声喊叫影响了其他囚犯，又给我戴上皮革制的堵嘴器，还加了一条皮带，差一点儿窒息，她们又慌忙放松一些。这种器具把上颚和下颚紧紧勒住，不但咬不着舌头，连张嘴也不可能，而且把鼻孔堵住了四分之一，呼吸困难。并且，许多囚犯的汗水和唾液把那皮革沤得臭气难闻。

早晨，那个胖区长摇晃着肥大的乳房过来，依旧带着嘲讽地问道：“怎么样，池端和香子，不敢了吧？”给我松开堵嘴器，我

困难地呼吸着。因为我没回答，那胖区长又爆发了。“别人问你应该回答，这是礼貌。你就在这里一直关下去吧。”她把门关上了。

我没吃早饭，女看守给我脱了裤子并没穿上，小便能解决了，但困难的是大便，解手之后无法擦拭，只能等待它变成干末掉下去。

傍晚，胖区长放我回房了，两只手腕的瘀血变成紫色，后背弯曲，一伸直脊骨就发出声响，十分疼痛。从这时起，我什么也不吃，一句话也不说，终日打坐，疲倦了就想象着弹奏莫扎特钢琴奏鸣曲、想象着跳日本古典舞。第三天，医官来强制给我补给营养。女看守把我按成大字，医官把涂油的橡胶管从我的鼻孔硬往食道里插，然后用大型注射器注入营养液。我象那次对待警察一样，立刻把注入的营养液全部喷吐到医官和女看守身上。

女看守和我的对立斗争是以她们注入营养液而我把它喷吐出去的形式进行的，她们打扫吐在地板和墙上的秽物累了，把我移到医务部隔离房，然后捆在床上，用点滴注射补给营养。这种方法无法反抗，遗憾得很，我一天天吹气球似的胖起来了。我不能在室内走动减肥，终于投降了。有一天，我表示同意吃饭，这才把我带回女区。

我完全驯顺了，点名时答“到”，白天不躺卧，房内保持整洁。新任的瘦区长（胖区长调走了）把我当作转变的典型，大加吹捧，给我签发“私人图书4册持有许可”、“房内笔记许可”、“使用花瓶许可”等等，免罪符似地滥发一阵。房内能有什么物品，全由区长个人意见决定，原则上私人图书只许有3册，笔记用具是禁止使用的。花瓶也不许使用，所以，这是瘦区长对我的恩典，她施舍一些小恩小惠给犯人，而她所要求的回报就是服从。

任意加以限制、任意签发许可，女看守统治囚犯的范围渗透到牢内生活的各个方面。会见每天限制1次，信每周3封、每封

信不得超过7张信纸，不许购买方便面和咖啡，晾洗涤衣物每周3次，总而言之，人在生活当中的一切必需品和必要的行为都加以限制，一切规章制度并非为了囚犯，而是为了管理犯人的女看守的方便。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一座高大的塔，塔壁是半透明的，塔上许许多多的房间里有许许多多的人正在劳动。塔上的房间越往上越小，一层叠一层。醒来之后，我琢磨那梦中的塔就是组织，在其中劳动的就是女看守们，她们本身并不代表组织，不过是在组织的墙壁里劳动的囚犯。虽然本身就是囚犯的女看守，却统治着我们这些囚犯，所以她们轻蔑和厌恶我们，其实等于轻蔑和厌恶她们的近亲。由于她们被称为“区长”、“看守部长”、“看守”等等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那职称就代表她们，其实，构成墙壁式的组织的最重要的是职务而不是担任职务的人。胖区长走了就任命瘦区长，这种交替，不论是监狱长、局长或者大臣，都是一样。因此，反抗瘦区长个人，组织不痛也不痒。

又一个夜晚，我梦见了一座更高大的塔。虽说是一座大塔，其实是由大大小小的塔摞起来组成的。包含着许多房间的一个塔，它同时也是大塔的一部分，大一些的塔垫在下面，小一些的塔在上面。忽然一道亮光，整个塔都不见了，变做许许多多肥皂泡堆成的山，那些肥皂泡一会儿挤在一起，一会儿四处分散，一会儿又啪地一声破了。不过，塔和肥皂泡不一样，塔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很多很多人，象囚犯似地幽禁在那里。那些人随着塔的变化有的突然被吸进其他房间、有的从消失了的塔里抛掷出来。由此可见，世人都是塔里的囚徒，离开塔便不能生存。我在梦中看见一群人被抛在塔外，他们为了钻进另外一座塔而东奔西窜，但是就在那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生命，终于化做干粉被风吹散了。

我更驯顺了，因为那是囚徒的最高的美德，而不是为了讨好

或者屈服于以区长为首的女看守。虽然瘦区长评价我是模范犯人，但是，我对区长和女看守们并无尊敬之意，当然更不惧怕她们的权威和武力，而是把女看守们看做存在于一个小塔组织中的囚徒、我的同类，而产生了怜悯之心。我看她们的制服如同囚服，她们狐假虎威的样子只不过是奴隶的悲哀。这个被称为监狱的组织并不是永存的，现在，曾经关押我的巢鸭监狱的大墙已经毁掉，建成了名为“阳光”的高层塔式建筑。这个小菅监狱也有一天会消失。顺便说一句，即便是集中了现代科学的精华建造起来的“阳光”大厦，也并非永久之塔，它将在最近的将来由陈旧而走向坍塌。唉，人们的事业多么空虚啊。

总而言之，我认为那些依仗着“监狱”的虚名，向那个小小的塔宣誓效忠，自以为囚犯是由她们统治的那些女看守本身，也是被许许多多的墙壁监禁着的塔内之囚。她们的囚徒性格比我们这些法庭上的囚徒不但强而且长久，因此，当我无罪释放而不再是囚犯时，她们却不得不作为被监禁在塔内的囚徒继续工作下去……

池端和香子在对面房里的吵噪声的伴奏之下，从遐想中醒来，开始收拾房里了。她合上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把它摺在笔记本上。当她把房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之后，在洗脸处放满水，当做水镜子梳头。为了防止用碎镜子自杀，狱里不许用镜子，每月除去10克发油之外，也不许用任何化妆品。和香子淡淡地往头发上擦一点发油。对着水面上晃动的苍白的面影，悲叹起来。

早上7点。

阿久津纯正在冲洗身上的汗水。他在街上整整跑步30分钟，头部血管里的血急速地循环着，浑身肌肉都发热。完成这项目课之后，头脑才轻松地开动起来。水流从头上冲着，他暗想今天可

要大忙了。10点是新干线爆炸案上诉的判决。在那以前，他必须到他的法律事务所重新浏览一下公审记录的要点。根据判决结果，下午的活动将完全不同，但是，不论是什么样结果，会见新闻记者和在“被告声援会”作报告总是不可缺的。此外还要和被告碰头、和家属磋商，今天一天的时间总嫌不够用。如果把一大半事情推到明天以后去办，当然很好，而且也不得不那样。但是，阿久津纯却打算今天把一切都干完。当然，被告们都是冤枉的，宣判无罪才是正当的。自从1971年5月他受阵内彻吉的委托担任辩护，至今天1978年3月23日，长达7年之久的上诉审判，他都竭尽全力进行辩护，他希望今天能结束。如果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那就必须上诉最高法院进行斗争，他已下了决心。但是，他仍然盼望今天结束。

阿久津用毛巾擦身，从镜中看着自己。因为摘下眼镜，轮廓朦朦胧胧，32岁的他皮肤已有些松懈了。虽然每天早晨坚持跑步肚子没有肥大，但已不是青年的体型了。他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脸部，鱼尾纹已很深了，面颊上有小小的斑点了。他对着镜子做一个鬼脸，忽然有人说他：“你干什么哪？”原来是妻子阳子拉开门往里看着。

“呸，偷看迷。这里是绅士的密室啊。”

“咖啡煮好啦。哟，你昨天才去理发，怎么又乱蓬蓬的啦？”

“哈啾、哈啾。”

阿久津更加劲儿用毛巾擦头发，头发全竖起来了，这才发现很难恢复原样，梳一下把梳子挂住了。

“让我来，”阳子跑过来，用吹风机把丈夫的头发烘干，轻轻地梳好。“你尽给人添麻烦，上好发蜡又沾上水，当然梳不动啦。”

头发刚刚梳完，玲子在居室里叫道：

“妈——妈，牛奶流出来啦。”



阳子晃动着最近越发肥大的乳房跑过去，大声责骂女儿。阿久津又做了一个鬼脸，开始刮胡子。肚子饿极了。

建在高地上的九层楼，从那里能远眺东京市中心。东京塔在地平线上象大都会的鼻子似地突起，它下面是楼房的海洋。楼群斜面上受到阳光照射，一闪一闪地好象盐结晶。一边眺望着这个大都市一边用早餐，是早晨的快乐。

“又盖起新楼房啦，把议会大厦也挡住了。”阿久津望着那不知在什么时候竖立起来的大楼施工脚手架和起重机惊讶地说。

阳子端上法兰克福香肠、天然干酪和胡萝卜汁。玲子坐在幼儿用的高椅子上，一边吃酸奶酪，一边模仿父亲说道：“挡住啦！”阳子抓过电话上的记录纸，对阿久津说：

“来了四个电话。A报社的和田记者、木田律师、阵内彻吉先生、R大学切替教授。听说你清早就出去了，都很吃惊，他们说9点以后给你往法律事务所打电话。和田记者的事很简单，请你看一下晨报，因为她已经为辩护一方在政治宣传上尽了很大力量，所以，如果辩护一方胜诉，请允许她优先采访。”

“优先采访？是你许诺她的吧。”

“是的。我们是同班同学，这一点忙是应该帮的。请你看看晨报，A报的报导棒极啦。”

“那是由于我给她提供了各方面的材料啊。”

阿久津慢慢喝着咖啡，浏览着各种报纸，各报头版都以大字报导今天是新干线爆炸案判决之日。对于判决的预测众说不一，A报特别倾向于辩护一方，主张判为无罪。但是，B、C两报却认为求刑精确，推测判决接近检察官的意见，最多也不过是减刑。D报以第三者的立场公平地评论了双方的主张。阿久津意外地发现报纸上的评论以2比1之比有利于检察官一方。阳子敏感地看出阿久津的表情，长叹了一口气。

“不对劲儿啊，报纸上。我们的主张是人所共知的正确的，反而……”

“一切都牵连着判决。可是，你今天打算……”

“先去 Y 医院送玲子上保育所，再帮助两位病员办理一下就职手续，然后赶到法院。很可能不许进去，但是，我作为声援会的成员参加抽签儿。他们规定每个被告只能有一名家属入场，这太过分了，所以又给声援会一些旁听券。噢，一大堆衣服等着洗哪，这孩子没有替换的啦。她倒底象谁呀？一会儿就弄脏了。”

玲子在居室里模仿父亲做鬼脸，咚咚咚地跑来跑去。这样的声响已引起楼下无数次抗议了。

“玲子，别乱跑啦！”阳子责备道。女儿反而又跑又跳，裙子挂住盆栽的桃花倒了下来，盛开的桃花枝芽折断了，花瓣纷纷落下。

阳子气得满面通红，阿久津抱起玲子。女儿一股牛奶、果酱和干酪味儿。阿久津把女儿举得高高的，她又高兴又稀奇地看看这看看那。阿久津抱着柔软地蠕动着的小身子，回想起三年前决定婚事时阳子说过的话：“明年我就 30 岁了。”“咱们趁着年轻结婚好么？”阿久津半开玩笑地说道。水野阳子也半开玩笑地说：“好吧，试一试吧。”两人就决定了。在本乡用借款买了一套公寓，两人住在一起，第二年就生了玲子。所以，他现在抱着玲子，就感到自己对孩子都有一种不严肃的奇妙的心情。但是，生活本身却无法开玩笑，他不在石川律师的事务所当雇佣律师了，在赤坂独立开设了事务所，自己当上“老板”律师，还雇了两名年轻律师。在处理新干线爆炸案件同时，对刑事、民事诉讼一律承担，而且阳子仍然去 Y 医院上班，所以收入是稳定的。

阿久津放下玲子，夹着报纸去书房，他把《新干线爆炸案记要》、有关声援会的文件、上诉趣旨书等装进皮包，又在装满四个

书架的公审记录中寻找。七年的记录是庞大的，看一眼就想起在法庭上和检察官不断争执的那些烦恼而又复杂的岁月了。阿久津知道要从这庞大的文件堆中找出要点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决定在书房里利用这一点仅有的时间进行材料的集中工作。

他坐在椅子上，打开笔记本，忽然想起记者和田良江在A报上有一篇报导，非常扼要地写出了公审经过。他打开了那份报纸。

### 新干线爆炸案的争论点

自一审以来，历时九年，检察一方与辩护一方相持不下的本案即将迎接二审宣判了。检察一方立证被告有罪；辩护一方主张完全无罪，并认为是一件冤案。两者始终针锋相对。现将本案的争论点整理如下：

#### 一、关于共同主犯

检察：昭和42年（1967）4月22日，Q派成员50名集合于本乡1丁目旅馆（即在现在阿久津的公寓附近，从书房能看见旅馆屋顶），以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池端和香子为核心，制定爆炸新干线计划。

辩护：承认有过集会，但没有制定爆炸计划。

#### 二、关于爆炸试验。

检察：R大学工学部化学系学生池端和香子精通爆炸物制作。她发现溜冰场的朋友雪森厚夫喜好狩猎，通过性的诱惑，给雪森厚夫灌输Q派激进思想，委派其进行爆炸试验。因此，雪森厚夫于昭和42年11月17日、11月19日及第二年昭和43年11月18日，共三次在风莲湖畔及其附近进行爆炸试验，为爆炸新干线做准备。

辩护：池端和香子与雪森厚夫的交往纯属个人问题，并不是基于Q派激进思想的结合。虽然池端和香子与Q派成员守屋牧彦

有亲密关系，但她本人不是Q派成员，只是和当时许多学生一样，对激进派有所共鸣。因此，池端和香子不可能指派雪森厚夫进行爆炸试验。雪森厚夫在检察官所指的日期当中确曾进行爆炸，但是，前两次纯属胡闹，最后一次是为了惊吓在附近出没的熊，决非爆炸新干线的准备。

### 三、关于为了筹措活动资金而进行盗窃。

检察：昭和43年秋，T大学学潮激化，Q派因为活动资金枯竭，便怂恿早已从舅父雪森厚夫那里接受了激进思想的阵内勇吉在布川汽车修配厂社长室盗窃现金。阵内勇吉于昭和43年10月14日傍晚盗窃十七万圆；第二年2月7日盗窃四十二万七千五百四十圆，两次现金均亲自交给Q派。

辩护：雪森厚夫向阵内勇吉灌输激进思想并非事实。而且，所谓的阵内勇吉两次盗窃活动也并无此事。因此，阵内勇吉与Q派的激进活动以及本案新干线爆炸并无关系。

那么，到底是谁连续盗窃两次呢？阿久津思考了很久。阵内勇吉自一审以来一贯否认盗窃，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一审宣判他五年徒刑，他立即上诉了。他被警告，如果他是真犯而上诉，刑期可能延长十年。他本来服完五年刑期就可获得自由，却坚决上诉，结果，一审二审加在一起，他已被监禁九年了。真犯人是另有其人的，最可疑的是事务员藤山君子。藤山君子是社长布川一郎的情妇，社长掌管的一切钱财都交她保管。十七万圆盗案发生之后，由于寮母金原园子向神田警署报案，警方刚要调查，布川一郎就匆忙以自己记错为借口阻止警方介入，庇护藤山君子的犯罪。四十二万圆盗案说不定是布川一郎和藤山君子共谋捏造的也未可知。

假如失踪的阵内勇吉是四十二万圆的盗窃犯，那么雪森厚夫

就被疑为共犯，所以，一直在寻找借口要解雇雪森厚夫的布川一郎和藤山君子合谋制造陷阱也是很可能的。他想起了布川一郎那油乎乎的海驴似的秃头和目中无人的眼神。那是一个只知赚钱、卑鄙而又自鸣得意的人。

#### 四、关于交待的真实性。

检察：被告交待了非亲身经历不可能得知的具体的秘密情况，与客观的物证、言证相符，真实可靠。未发现官员强迫、诱供的证据，所以交待具有任意性。

辩护：交待的重要部分曾经几次推翻，而与客观证据无关的各被告的供述却一致，这是很不正常的。被告被长期非法看押在代用监狱拘留所，在强迫和诱供之下才做出交待，缺乏交待证据能力要素的任意性。

使辩护律师为难的是除了池端和香子之外，那五名被告都曾一度交待认罪。特别是Q派理论和行动的领导人、激进的革命派、守塔的中心人物守屋牧彦最脆弱，他最先做出伪证。继而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也一一交待，他们供述的内容和守屋牧彦基本上相同。主要说Q派策划了爆炸新干线计划、委派秘密活动分子雪森厚夫去执行。三个人的供述有如当初统一了口径一般，都明确指出是雪森厚夫一个人干的。但是，在这期间，守屋牧彦又说出是由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两人执行的。于是，几天之后，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也做了内容相同的自供。那就象审讯人员站在指挥台上，指挥第一小提琴守屋牧彦演奏，然后又指挥第二小提琴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重复演奏了同一首乐曲。紧接着，阵内勇吉也做了交待。他说他先认识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又通过他们结识了守屋牧彦和池端和香子，成为Q派的秘密活动分子，他和舅父

雪森厚夫商议用盗窃手段为 Q 派筹措活动经费。最后是雪森厚夫的交待，他的供述内容好象是从前面那四个人的供述上描下来的，过分地相似，因为供述得太详细，反而与后来出现的证据不一致了。总而言之，从五个人的交待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被视为爆炸执行者的雪森厚夫的交待被安排在最后，而由雪森厚夫以外的四个人首先指出池端和香子是他的共犯。

雪森厚夫作为爆炸新干线犯人，受到注视出了名，新闻界流行着由于他的伪供才使 Q 派成员和池端和香子沦为囚犯的论调，其他被告的家属，特别是池端恒太郎教授相信了这种说法，把雪森厚夫当做眼中钉，深恶痛绝。此外，声援会里也有许多人接受了这个说法，其中 Q 派学生们认为雪森厚夫是“革命觉悟低、流氓无产者、前科犯，他把同学和革命战士出卖给权力机构”而对他的辩护抱怀疑，反对他的不在现场立证。最后，某些人脱离了声援会，单独组成“革命战士声援会”（简称革命声援会）。阿久津对池端教授和 Q 派学生反复解释，但只能得到反效果，有时他被指责为“把前科犯和我的女儿等同视之的不讲道理的人”，有时被责骂为“拥护反革命分子的资产阶级律师”。

为什么守屋牧彦第一个交待，这恐怕是由于他是个兴奋型的青年，性格十分脆弱，经受不住警察的逼问。但是，雪森厚夫把自己的情人池端和香子都株连进去，又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守屋牧彦的交待是真假掺半，Q 派果然策划了爆炸计划，而由 Q 派的某人执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把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作为“真犯”，就对 Q 派很有好处。事实上，自从 A 报和刊物以及电视上传播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有罪以来，检察官和侦查单位就开始向 Q 派总部寻衅或者调查其成员。声援会分裂之前，在切替研究室里那位金鱼女士说过：“如果雪森和池端以及阵内无罪，那么，守屋和田川以及深谷就会加罪。”这就说明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况且，在公审庭上，对 Q 派的怀疑只字不提。虽然阿久津对于包括 Q 派成员在内的全体被告都主张无罪，但是，每当他为守屋牧彦等人辩护时，就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因而常常被 Q 派被告聘任的木田律师和宇泽律师抗议，或者奚落。

就在这时，发生了 K 派 6 名突击队偷袭 Q 派总部的事件。他们用钢管乱打乱砸，Q 派死亡一名，三名头盖骨塌陷，重伤致残，并且在血点飞溅的墙上贴了一张“诛新干线爆炸犯”标语，过了不久，Q 派对 K 派进行报复，袭击了 K 派的据点，两名重伤。这样一来，两派使用暴力的残酷斗争越发激化了。到最近为止，两派已经死亡十三名、负伤七百名，逮捕四百名了。

“你不去事务所么？”阳子从门边探进头来。

“我在这里再耽搁一会儿，这里参考文件多。”

“那样的话，你先打个电话。和田记者、木田律师、阵内彻吉、切替教授。我把电话给你拨过去。”

“知道了。”

“我去送玲子。啊，对啦，你走时看看洗衣机漏水不漏？”

阳子匆忙走了。阿久津望见刚才明亮的旅馆的屋顶已经昏暗了，天空布满乌云，他心中一沉，目光又落在报纸上。

## 五、关于不在犯罪现场证明。

检察：昭和 44 年（1969）2 月 11 日下午 3 点 50 分至 4 点，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在东京站新干线专用 18 号站台，混入光 33 号列车 2 号车厢，将定时炸弹置于行李架上，然后逃走。这一事实被小卖店的两名售货员和一名乘客亲眼目睹，属实。而且，两名被告均无不在犯罪现场证明。

辩护：当天下午 3 点半至 4 点半，雪森厚夫在调布市神代植物公园里，恰与来同一公园散步的 Y 医院负责娱乐疗法的水野阳

子相遇，下午3点半到4点之间该医院前去赏梅的护士和病员照纪念像时，把雪森厚夫也照了进去。当天下午3点20分左右，池端和香子在四谷车站前的教堂前遇见该教会拉拉修士，在该教会为弓削修女举行的告别式会场上，她一直坐禅，到5点以后。

这个不在现场证明是最大的争论点：如果不在现场证明成立，以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为执行者、以守屋牧彦为首谋的新干线爆炸案的构想就全部崩溃了，侦查必须重新回到出发点上去。

辩护一方提出的新证据被检察一方驳倒，所以辩护一方不得不再次进行反证。

对于辩护一方提出的雪森厚夫被摄入的照片，检察一方先主张那是犯案之前拍摄的，雪森厚夫身上的领带和风衣都是犯案之前就着用的，而且他在该公园多次遇到过Y医院病员，所以不能断定那照片是摄于当天的。

针对这一论点，辩护一方以水野阳子的发现为反证。首先，根据照像底片乳剂番号向生产厂查明出厂日期是昭和42年（1967）5月，由此证明照片是昭和43年、或者44年梅雨季节拍摄。然后又根据照片上的病员入院、出院日期和护士的录用和退職日期，证明了该照片确实拍摄于昭和44年2月11日。

辩护一方对于照片的拍摄日期的证明是无懈可击的。那上面有3名病员是昭和43年4月以后入院的，还有两名同一时期录用的护士，所以不可能拍摄于昭和43年2月赏梅，也不可能拍摄于昭和44年2月14日早晨雪森厚夫飞往北海道以后。因此，照片是Y医院于昭和44年2月9至11日之间赏梅时所拍，而且恰好照片上有2月10日才录用的一位护士，所以可以立证一定是2月11日拍摄的了。

不料检察一方却强调即便照片是犯案当天所拍，但水野阳子



拍摄的时间不能肯定。阳子的证言说她下午 2 点和护士长、护士们一同带着 63 名病员出发，于下午 2 点半到达神代植物园，又为了赶上 4 点半的晚餐而于 4 点离开公园，照片是离园前 30 分匆忙拍摄的。但是，堂前检察官却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

“你为什么在 2 点半到达公园？”

“为什么？……因为 Y 医院下午的娱乐疗法规定于两点开始，病员走到公园要用 30 分钟。”

“到达公园以后干什么了？”

“立刻带领病员赏梅。那是为了让心情郁闷的病人看看盛开的美丽的鲜花，使他们也能心花怒放。这是疗法的一种。”

“你为什么带照像机？”

“为了拍摄《Y 医院十五年史》的记录照片。”

“也是疗法的记录么？”

“嗯，是的。”

“拍摄疗法的记录了么？”

“哈呀，拍了一些……”

“那么，就是说你到公园之后，从 2 点 30 分就开始拍照，一直继续到 4 点离开公园，对么？……”

“是的。不过，更多的照片是在 3 点半至 4 点之间拍的。这张证物照片也是在那时拍的。”

“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呢？每张照片上并没有拍摄时刻吧。既然是记录性照片，你应该把疗法的全过程都拍上才是正常的吧。你在那天拍的照片是按照拍摄顺序排列整理贴在像册上的，而这张证物照片却排在最前面。”

“所以我在快要离开公园时照了很多，因为要赶在 4 点半回院，心里焦急。”

“一般情况总是开始的时候拍得多，而到后来就减少，这是常

情，您的拍摄方法未免有些反常啦。”

“不，”阳子兴奋起来，声音也抬高了。“那天我只顾进行治疗，开始的时候忘记拍照了。到了快要离开时，我才想起来，所以拍得比较集中。”

“这一类事也有记忆么？”堂前检察官一动也不动地问道。

“什么意思？”阳子瞪着堂前检察官，她那丰满的胸部颤动了一下。

“昭和44年，Y医院于2月9日、11日、14日，共3次前去赏梅，而且3次都拍摄照片，一共多达200张，你怎么能记得哪一张是几点钟拍摄的呀。”

“可是，那天……”

“3天都是下午去赏梅的，和2月9日一样，2月11日是第2次，怎么可能只顾治疗而在开始进园时忘了拍照呢。并不是那样，恐怕你是为了有利于立证被告的不在现场而故意把拍摄时间说成了3点半至4点的吧。”

“审判长，”阿久津忍无可忍站起来了。“检察官把他的个人意见强加给证人。”

审判长点点头。“检察官，请注意你的发言。”

“对不起，我注意。”检察官立刻结束了发言。

阿久津再次进行主讯问，又向阳子讯问证物照片的拍摄时间，阳子也象回答检察官时做了同样的回答。尽管阳子热心作证，但她的拍摄时间，终于未能弄清楚。

这时，堂前检察官猛地站起来，陈述他的意见。

“审判长，根据该证人的证言，第一，被告雪森厚夫被摄影的该证物照片是在2月11日下午2时半至4时之间拍摄的；但是，也有早于上述时间的可能性。第二，自神代植物公园搭乘巴士，20分钟可达三鹰站，由三鹰站乘快速电车37分钟到达东京站。也就

是说，即使加上换乘与等车一共15分，那么1小时零10分也能到达。第三，只要拍照是在下午2点40分之前，那么就可以立证雪森厚夫于3点50分乘33号列车开门时进入车内。”

“诡辩！”阳子叫道。审判长加以制止，她低下头。

关于辩护一方主张的池端和香子的不在现场证明，检察一方承认当天下午2时20分被告在车站前教堂遇见修士拉拉，以及下午4时15分左右参加了弓削修女的告别式。但是，他认为从车站前教堂至新干线站台只需22分钟，所以他主张池端和香子走进了光33号列车。他的根据是池端和香子在教堂里聆听赞美诗第656号时大约是4点15分。

阿久津又举出强有力的不在现场证明，那就是他访问了列席修女弓削葬礼的圣M会的修女，找到了葬礼全过程的录音。录音里有解说词，由唱安魂曲开始，“现在是1969年2月11日下午3点22分。在车站前教会为修女弓削举行归天葬礼弥撒。司祭是奥田神父。”葬礼弥撒结束，进入告别式。告别式开始时唱赞美诗第656首，时间是3点55分。5分钟后，听见4点钟声，所以时间是准确的。既然池端和香子3点55分还在教堂，那么检察官主张的3点50分至4点她在东京站新干线站台就根本否定了。没有比这再有力的不现场证明了。然而，堂前检察官对这区区反证并不示弱，他又把矛头指向池端和香子的行动和记忆。

“你说走进站前教堂时正在唱赞美诗第656首，你怎么知道那是第656首？”

“那是一首有名的歌曲，天主教徒人人皆知的。”

“歌词是什么？”

池端和香子唱起来，她是一个很好的女高音。

“皈依我主，主将愉快地拯救你，忍耐吧，等待春天，积雪消融，鲜花开放。不论在暴风雨里，不论在黑暗的夜里，皈依我主

……”

当她唱第二段时，堂前检察官阻止了。

“很好。但是，当你走进教堂时，在进门处领到一本《故修女特列吉娅·弓削葬礼告别式程序》小册子么？”

“哈啾，站在门口的修女给我的。”

“你记得那仪式的顺序么？”

“大体上……因为我对唱什么赞美诗很感兴趣，所以仔细看过。我记得很清楚，安魂曲、第 602 首、第 75 首，然后拜领圣体时是‘永远的光辉’，告别式是第 656 首、第 660 首。”

“你不仅记住赞美诗的词，而且连番号也记住了么？”

“哈啾，我在这方面记忆力很强。”

“那么，第 602 首是……”

“献给主，我的身心和灵魂……”

“不必唱了。你的记忆真了不起。可是，你走进教堂时正在唱第 658 首。”

“不，是第 656 首。”

“可是，像你这样的记忆力，说是唱第几首也能背下来呀。因为你看了仪式程序，就可以说出距离犯案时间最近的时间所唱的赞美诗了。”堂前检察官的鼻梁刺眼地发亮。

堂前检察官盯着池端和香子的侧脸看了一会儿。她本来从证人台上面向审判官不看检察官，但在这时，好象被那视线触动了似地转过身来。

“证人修士拉拉说，你在葬礼当中——不是告别式——坐在最后一排，在长椅上打坐。但是，你也许不是在告别式，而是葬礼弥撒时看见他的吧。”

“我没参加葬礼弥撒。”

“是么？修士拉拉在葬礼弥撒当中有好几次进出，他说看见你

了。”

“我没出席葬礼弥撒，当然不知道了。”

“你在葬礼开始之前就在教堂门前，为什么不进去？”

“前面我已说过，我服了 S. L. D，产生幻觉，教堂象柔软的橡皮似的，我怕危险，逃到土堤上去了。”

“2月11日又阴又冷，你竟然在寒风凛冽的堤上呆了30分钟么？”

“是的。我一直等待幻觉消失。”

“什么样的幻觉？”

“大街坍塌，一片火海、教堂倒毁把人们压碎。十字架溶化坠落……”

“那样严重的幻觉仅仅30分钟就消失，太离奇了。在有关专业的书上写着，S. L. D的幻觉要持续一定时间而不会立刻消失的……”

“可是，我的幻觉却是有时出现有时消失的。”

“请你作出真实的证言吧。正如修士拉拉的证言所说，你是在葬礼弥撒开始时走进教堂的。你从仪式程序中了解到3点50分至4点之间进行什么活动，然后就立刻离开教堂，或者至少你于3点30分离开……”

“反对，”阿久津说道。“检察官的发言是毫无根据的推断。”

“同意反对。”审判长说。

“撤回刚才的发言。但是，我认为下列几点已经得到立证。那就是葬礼弥撒时被告在教堂里；被告所说听到赞美诗第656首仅仅是被告的推定，客观上并没有根据；被告知道修女弓削的葬礼弥撒以及告别式程序，而且在那里唱的赞美诗她都会背诵。”

堂前检察官那钢铁雕塑似的冷酷的面影又在阿久津纯的头脑

里浮现，他放下报纸。桌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

阳子的声音震得耳鼓痛。

“现在，我在楼下门厅里。”

“还在那儿磨蹭哪！”

“我碰上良江啦。喏，你，见她一下吧。”

“我拒绝私人采访。今天下午专为记者留下时间了……”

“不是采访。有重要情报，我刚刚听到，电话里不便说。”

“没办法，”阿久津用手心按着A报纸说道，“只见一会儿。”

“谢谢！”

“你不快些去医院，赶不上旁听券抽签儿啦。”

“没关系，抽签总要到开庭之前才进行呢。晚去一会儿也一样。”

坐在后边书房里听不见门铃，所以，阿久津来到居室。他把早餐用过的餐具急忙送进厨房，门铃就响了。

“我就象闯进来的强盗，抱歉。”大个子和田良江穿着细腿裤，阔步走了进来。她脸上不化妆，被阳光灼晒得黝黑。她开门见山地说道：

“昨天，我终于见到了肥野警部补。因为我从一个星期以前就找到他的住所，好几次要求会见，一直遭到拒绝。昨天下午，总算有条件地进行了谈话。所以前来和你商量。”

“肥野警部补……雪森厚夫的侦查官吧。就是中了他的圈套作出虚伪交待的。本案一审有罪判决的罪魁祸首，时至今日，他说些什么？”

“他说，那个交待完全是用强迫和诱供由警官们逼出来的，一点儿任意性也没有。”

“是么……一审时他作为检察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交待的任意性呢。”

“他当时似乎是那样想的。但是，后来报上冤案的呼声很高，雪森桑的不在现场证明也很可靠，所以，他重新查阅了该案文件，重新检查他的侦查笔记，认识到他是错误的了。”

“真难以理解啊。他如果早些作出真实的证言就好啦。”

“很难拿出那样的勇气啊。而且，他既不愿有损那些仍然在警界工作的同僚们的名誉，他不愿遭到从前的伙伴们的白眼，似乎有许多理由。但其中最大的理由就是他要保住当时的侦查主任能势警视的面子。能势警视后来晋升为警视长，在N县警察本部担任部长，就在这个3月底退職了。肥野作为能势的部下，在警察署工作……”

“要保护同僚的名誉，又要给上司留面子，警察官一点自由也没有啊。”

“哪个国家也一样。”

“不一样的是为了伙伴们的名誉和面子却把无辜的国民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了。这是不能允许的。可是，肥野警部补谈话的附带条件是什么？”

“只能在今天宣判全体被告无罪时才可以发表。”

“那就是说如果宣判有罪，他就要沉默了。这是一个怯懦而又狡猾的条件啊。”

“他也是无奈呀，他很为难。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吐露了一辈子的秘密呀。”

“很有道理。那么，这件事要我做什么……”

“在我们晚报上发表这个谈话时，想请你写一篇短评。总而言之，在侦查第一线的人揭露警察侦查当中的问题，肯定不会错。”

“那当然是的。不过，要注意违犯国家公务员法……第100条第1款，‘职员不得泄露因职务关系而获知的秘密，即使退職后也是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也想提出忠告。不过，把警察的审讯室里无视人权的审讯当做秘密，也是违反宪法的呀。”

“宪法第38条第2款：用强制、拷问、胁迫得到的交待或者长期拘留或者拘禁后的交待，不能作为证据。是啊，多么伟大的宪法呀。但是，负有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任务的警察，根本没有遵守。由此可见，国家公务员法的保密义务，也不算什么问题了。”

“是吧。所以，我想拜托的就是万一需要的时候，请你替肥野警部补辩护。”

“以我的立场，无法替他辩护；我可以介绍一个有才干的律师给他。”

“我放心啦，没白来一趟。”和田良江浑身放松下来，忽然变得那样柔软了。阿久津对这位独身女子隐隐地产生了欲望，她和肥胖的阳子不同，她象青年一般苗条。灼晒是因为她去滑雪。他的目光盯得她发痒，她眨了眨眼睛。

“我还有一个请求。今天宣判之后，当然在会见记者之后啦，我想请您谈谈对于公审经过的全面的、详细的感想。”

“对于和田桑当然是可以的了。”阿久津笑咪咪地说道。刚才他对阳子说过“私人采访一律谢绝”的话，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太好了。我还有一个请求。”和田良江撒娇地歪着头，使了个眼色。

“我想听一听你对判决的直截了当的预想，是无罪？减刑？还是维持原判？”

“难题啊！”阿久津的目光落在和田良江纤细的腰肢上，心想多么渴望和这女人睡啊。他说道：“有六分把握无罪，我只能这样说。不过，象各报预测的那样，客观形势是对检察一方有利的。最坏的情况就是驳回上诉。”



“如果那样的话，舆论也不能沉默，我就发表肥野警部补的告白，猛烈地反击。”

“可是，发表的条件是宣判无罪呀。”

“没关系，他只是那样说。其实，他真正的目的是出书。《新干线爆炸案的秘密》，他辞职以后一直在写，稿子已经写了一大堆，先在报纸上透露，出了名再在周刊上连载拿稿费，出了书再赚版税，这就是他的目标。”

“金钱与名誉么？”

“不，他恨。他没有学历，在警察内部爬不上去，在最苦的侦查一科里一步一步地走着，直到辞职也不过是一个警部补。可是，办这件案子时他的上级，那位大学毕业的间柄警部，后来青云直上，才三十多岁就是警视正，现在已是警官的明星、御成门警察署署长啦。这样的歧视，使他耿耿于怀，而且，似乎最恨间柄署长。因为他拿到雪森厚夫桑的交待材料之后，得到警察总监奖的却是间柄警部，他什么赏赐也没得到。当时，能势警视对他说，‘你已是即将辞职的人了，可是，间柄前途远大，这一次的功劳，你就让给他吧。’因此，间柄警部获奖晋升，走上了大阪府警视厅管理官这条飞黄腾达的大道。可是，第二年他辞职之后，间柄在部里反倒扬言新干线爆炸案是他一手采用科学的侦查方法才逮捕了犯人的，对肥野连一个字也不提了。他在《科学警察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对于续发爆炸事件的对策》，俨然是那一行的专家，飞快地提升。然而，当报纸发起了一场指责新干线爆炸案是冤案的宣传活动时，他又改变了态度，对此案绝口不提了。而且，在部里，他又扬言那件案子是肥野警部补一手造成的逼供信。这一切情况，肥野警部补都从能势警视长那里听到了。”

“看来，各个部门都是一样啊。”

“是吧。所以，肥野警部补就想把一切的一切都抖落出来。他

说从早到晚，无休止地逼迫雪森厚夫，威胁利诱，陷入催眠状态下之下他才交待的。”

“警察的审讯非常严酷是在想象之中的，我虽然辩护刑事案件，也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我希望能从肥野警部补那里听一听那些情况。”

“昨天，我听了差不多6个小时啦。他，很有表现力。他个子比我还小，象捕鼠的猫似地躬着腰，大声叫道：‘一点儿事情也不要隐瞒，全部交待，全部交待，你能认罪就可以从轻判刑。喂，你干的一切勾当我们全知道，喂！’虽然他是在表演，我看了也胆战心惊。好象我干了什么坏事，如果是在那黑暗的审讯室里，一定会按着他的要求顺顺当地承认一切的。而且，更可怕的是他富有想象力。他在侦查当中的发现，只不过是雪森厚夫这个人物的行动当中的微小的一个点，他能那个点连成线。我学心理学的，我懂得把点想象成线的想象力叫做形态形成能力，而他比这种方法更为厉害。他把分散的侦察资料想象为线，而且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再把他所坚信不移的内容传播给涉嫌者，造成催眠状态，就象施展催眠术的人能使被催眠的人完全顺从他一样，肥野警部补在长期的经验当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种本领。”

“就是说，有了肥野警部补这样的警官，只要逼问被隔离在审讯密室里的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承认有罪，是吗？”

“是的。今天的日本警察能使任何人交待自己有罪。这用简单的、初步的心理学就能证明。”

“涉嫌者的人权毫无保障，在这一点上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后进国。在美国，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米兰达裁决”规定，密室审讯使被审人员受到心理强制，所以不能允许。应告知本人拥有沉默权和辩护人列席审问权以及选任辩护人的权利，只要涉嫌者不明确表示放弃辩护人列席审讯，在辩护人到来之前不得开始

审讯。可是在日本，一下子就带进密室，没有辩护人在场就逼问起来了。”

“不过，肥野警部补的告白是我的特别消息，是绝密的啦。起码在晚报截止发稿之前，也就是下午两点之前啦。”

“我当然不对任何人说。他现在住在哪里？”

“住址保密。反正已经不在他家里了。因为我把他隐藏在某处了。总而言之，我朝袭成功了。”

“朝袭……”

“嗯，‘朝袭夜攻’是新闻记者取胜的秘诀。那么，我就告辞了。”

和田良江走了，象一阵风似地去了。插着报社小旗的汽车，从楼下的马路上开走了。7点42分。阿久津刚回书房，电话响了。是木田律师打来的。声音十分压抑，虽然他平时声音就小，但是紧张使他的声音更小，就象是恫吓电话。

“出什么事了么？”

“K派发表声明，昨天塞在我的信箱里了。今天，在高等法院附近对声援会又加强了压力。他们说，反革命叛徒守屋牧彦、田川信一、深谷昭人当中任何一人获得释放，就立即置之于死地，决不饶恕把杀人犯罪行为强加给伟大的革命同志的Q派领导人。宇泽律师和‘革命声援会’的成员们都收到了同样的声明。”

“好象要闹事呢。他们对声援会施加压力，可是，普通人的声援会和‘革命声援会’立场不同啊，他们是怎么搞的。”

“关于这个，我想他们会区别的……不过，就怕普通人受牵连。”

“高等法院附近有机动队严密警戒，他们是无法袭击的啦。”

“我这样想……也希望能够这样。问题在于被告判决无罪，获得释放时，他们的安全如何保障。”

“我也许有些冷淡，那是Q派的内部问题呀，辩护人没有必要关心那么多吧。”

“不，他们的家人担心呢。特别是守屋牧彦，父亲去世了，只有母子二人了。母亲已从能登半岛的富来来到东京，她希望共同辩护的各位帮助她考虑她儿子的安全。守屋是Q派中央执行委员，是K派最恨的一个，无疑是他们恐怖行动的第一目标。”

“尽管说考虑安全，也很难办啊。”阿久津感到难题相继出现了，他又用拳头击打胸部。“隐藏在东京的旅馆里吧……对啦，请求拘留所对释放时间保密，深夜里悄悄地……不过，K派在暗中监视，实际上也做不到。”

“但是，判决无罪的可能性只有一半，你看晨报了么？舆论仍然是二比一，支持检察一方。被害人家属要求严惩被告呢。好啦，9点在赤坂见。”

阿久津挂断电话，开始打扮，准备外出。他们约定9点全体共同辩护人员在赤坂阿久津法律事务所集合。

同一时间。

守屋牧彦把他身边的一切东西都装进纸箱，因为看守突然命令他这样做，而且不告诉他任何理由。他问看守，是不是宣判无罪就立即释放，看守只是摇头。这个讨厌的中年人，国家权力的走狗，早晚有一天我杀了你。现在暂时服从你的命令，反正要宣布无罪了。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能证明我有罪，等我获释以后，我这个激进派要对好些蔑视我、嘲笑我的看守们，一个一个地报复。和同志们一起，把你们一个一个地掐断脖子，你们最多再逞凶几个小时了。

然而，当守屋牧彦想到他抱着纸箱的无处可逃的处境时，不由得咋舌不迭了。Q派中央执行委员守屋牧彦，行动队长田川信

一、行动队员深谷昭人，三个人的生命已在宿敌K派虎视眈眈的威胁之下，一旦出狱，就不得不隐藏在地下。木田、宇泽两律师告诉他，同志们已在东京某地为他们准备了藏身之处。但他无法相信那里绝对安全，离开拘留所一步，就落在K派的监视网里了。木田律师对安全潜伏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希望你出狱以后，躲避他们的耳目，慎重为好……说老实话，没有办法甩开他们的跟踪。”“那么，这拘留所里是最安全的隐避处了。”我苦笑着。木田律师以他特有的认真而又带几分悲观的腔调说：“是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防卫能力要比Q派严密。”“我们应该感谢拘留所喽。”我瞪着眼睛挖苦他。木田律师仍然保持着认真的态度说：“一点儿也不错。如果你仅仅是塔事件一案，也不过是私藏凶器、纠众闹事、侵占公共建筑、妨碍执行公务，2年徒刑出狱，那反倒安全了。”

守屋牧彦想起他隐居在能登半岛尽头的断崖上凿出的洞穴里的情形。那洞穴是他在少年时期发现的，伐木人的小径至此断绝，洞穴位于山腰，眼下是波滔汹涌的大海，那个凿在岩石上的洞穴很有诱惑力。入口很狭窄，但走进大约30米，里边就有20块榻榻米那样宽敞了，有些石块可以当做床和桌子。最近，在洞穴的下方石滩上开了条“荒滩大自然小路”，旅游客人和钓鱼的人络绎不绝，但是，谁也没注意到我发现的这个石洞。我上大学以后，曾几次带上粮食到那去住宿过。听着风声、波滔声、海鸟的鸣叫声，我住在那里肯定会得到平安吧。然而，守屋牧彦立刻责备他的失败主义的想象了，他不停地咋舌，然后迈开大步走着。墙、墙、墙，他刚靠近就又退回，仿佛是大浪打在岩石上。

到底是谁破坏新干线，那个真犯人总应该在什么地方的呀。起先，受审讯官的蒙蔽相信了雪森厚夫是真犯人。他从前是机枪中队的下级军官，有前科，爆炸狂，当然就是他，就在我胡言乱语的交待当中，Q派被追究为爆炸的策划者了。我虽是法学部学生，

却不懂什么是共谋共同主犯，我未参与执行爆炸也被判为共同主犯。上刑法课的时候逃学，烧毁了池端恒太郎教授的研究资料，这是现世现报。

然而，想在列车上进行爆炸，这是事实。警察和检察当局刨根问底地追问。1967年4月22日，在本乡一家旅馆里开会，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过爆炸列车，也有人说炸新干线才有趣儿。于是在计划街头示威、发行宣传小册子、封锁大学、袭击警察的同时，把爆炸列车也列为行动之一，这是事实。但是，参加会议的15个人（当局说是有50人参加，并且池端和香子也参加了）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谈过将来实行新干线爆炸的可能性，当然更谈不上具体的制造定时爆炸的计划了。但是，当局了解那次会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为什么。肯定在那15个人当中某人是间谍，而且那个间谍不仅向当局，并且也向K派也出卖情报。据木田律师说，K派对Q派采取恐怖行动时，是以4月22日会议的参加者为袭击的主要目标的。总而言之，以K派的名义散发的许多材料里，充满了指责Q派以爆炸新干线为起点的悖离人民大众的暴力行为。反过来，Q派也批判K派是革命的叛徒、机会主义，两下里陷入无休止的斗殴、袭击和暗杀的状态里了。

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里要说明一下，那就是在公审庭上多次证言过的所谓Q派这个组织，事实上并不存在。4·22集会时我们不曾用过Q派的名义，后来也不存在Q派成员名册。由于参加某些活动（集会、示威、武斗）时，每次人员都流动增减，所以，叫做“在Q派的名义下临时集合的人”更为确切。池端和香子就是其中之一，把她叫做Q派是当局的武断。但是，正因为Q派若有若无，所以才被当局任意歪曲。然而，Q派的名称一旦流传，它就遭到K派的嫉恨，好象也就具体地存在了。

每当受到K派的袭击，我们就团结在一起，我们认为自己是

Q 派成员，仿佛一个挨打的男子汉，疼痛使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由于 Q 派和 K 派相互之间的暴力行动，两派都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新闻界和公安当局常常视之为激进派之间的内讧而报以嘲笑。我们 Q 派是光荣的激进派，而 K 派只不过是盗用激进招牌的机会主义集团，说不定他们和公安当局秘密勾结，所以，不能叫做内讧。

守屋牧彦停下脚步，用手背擦了擦额上的汗。这一阵子他体力衰弱，走几步就气喘直冒虚汗。天生病弱加上缺乏运动，再加上思虑 Q 派的未来和连夜失眠。他坐在榻榻米上，背靠着墙。守屋牧彦闭上眼睛，好象抗议粘在空气里的黑暗。

大肆宣传新干线爆炸计划是由 Q 派执行的、并且以此为借口进行暴力活动的是 K 派，他们采取的完全是公安当局的走狗的做法，但是，我们 Q 派与此案根本没有关系，真犯人不知在何处，K 派更为可疑，如果说 K 派为了掩饰他们的犯罪而采取佯攻作战袭击 Q 派，那倒并不奇怪。总之，找到真犯人是当务之急，我出狱之后，一定要找到真犯人。在整个公审过程中检察官为了证实我们这些无辜的被告有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根本不想寻找真正的犯人。被告冤枉，就连小孩子也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却一味地念经似地说我们是真犯人。由此可以推论，公安当局知道真犯人，但是，第一，他们要维持已经对我们起诉的面子；第二，为了袒护真犯人所以倾注全力维持公判。

通过公审，充分暴露出国家就是暴力。给无辜的人打上重罪犯人的烙印，监禁起来就是几年，备受披着公平审判外衣的心理上的折磨。在这个自诩为先进国的国家里，正进行着和文艺复兴

时期的魔女审判<sup>①</sup>、纳粹的强制收容所、以及斯大林的集中营同样的行为。归根结蒂，Q派要废除国家，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了。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消灭国家也就消亡了。虽然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这个公式过于乐观，却是我们的出发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国家是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继承的恶果”，表示了将来国家消灭的幻想。但是，他缔造的苏联不但没有消灭，反而成为强大的国家了。

与恩格斯和列宁的预言相反，一个国家也没消灭，而且，20世纪反而陆续诞生了新的国家。在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方，国家是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堡垒，是有保护价值的组织。然而，因此而发生国与国之间的国境纠纷，因为主张和主义而相互争吵，并且也发生痛骂外国而宣扬本国的情形。现在代替殖民地出现了拥有核武器威慑其他国家的一些国家，国家已从列宁所说的“必要的恶”变为“存在的恶”了。为了避免核威胁，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废除核武器，而且也必须消灭那些企图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没有国家，青年就没有必要为国家拿起武器了，也没有必要献出生命了。既没有使用核武器的必要，也没有受核攻击的危险了。废除国家，把全世界都划为地区吧。划分为苏联地区、美利坚地区、日本地区、中华地区，组成没有国境、没有军队、没有关税，使用通用的货币，来往迁移自由的地球联邦吧。为此目的迈出第一步的就是Q派。

世界同时革命就是废除国家、结束战争。从古巴出走死于玻利维亚密林的格瓦拉，其伟大就在于超越了列宁、斯大林的国内革命，而把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格瓦

---

<sup>①</sup> 十六、七世纪在欧洲，特别是英、法两国，国家和教会以肃清魔女为名，逮捕许多反对派民众审判处死。



拉的理想之火在我们心中永不熄灭。

Q派高举的世界同时革命旗帜，K派是没有的。为了向美帝以及日本垄断资本做斗争，K派提倡爱国革命路线，它只考虑狭隘的国内革命。那是不行的，嗯，那是不行的……守屋牧彦用拳头向墙上猛击。毁掉大墙，废除国家！他的拳头感到一阵剧痛，用力过猛了。守屋牧彦缩回腿来，然后用力踹那铁门。看守立刻从监视窗向里边怒目相视。

“怎么啦？”

“没有什么。”

开锁的声音划破空气，铁门打开了。肩宽臂扩、膀大腰圆的国家权力的走狗闯进来了，他把我的脚从铁门边踢开，用他那过剩的暴力来捣我的胸部，国家就是暴力，无奈。

“送饭孔的铁盖踢瘪了，损坏物品要惩罚的。”

“那，你就罚吧。”

这个看守也是复仇对象，住址、家属都调查清楚了，我一出狱就收拾你们，作为废除国家的第一步，先废除你。

“守屋，出来。去法院的巴士要开车啦。带上那个纸箱子。”

“马上释放么？”

“不知道。嗯，说不定下午还回来。”

权力的走狗以特有的恶毒的心理嘲讽我。

同一时间。

阵内勇吉在精神科病房的病床上滚来滚去，他打算把扎进身子里的一根钢丝拔出来。他昨晚睡觉时身子里还没有什么，今早起来就觉得扎进了异物，一弯腰就碰着脊梁骨前边的坚硬的东西，咯吱咯吱作响；挺起腰也碰到那东西，身子动弹不得。一定是扎进钢丝了。睡熟时，看守悄悄溜进来，象针灸似地从颈部穴位把

钢丝扎进去了。颈部是有穴位的，房里没有镜子无法去看。他立刻向看守抗议，那位上了年纪的傻瓜似的看守好象忘了他的恶作剧，呆呆地看着。不，他是假装不知道，老狐狸。

阵内勇吉怎么也拔不出那钢丝，他怕过分折腾有可能导致体内血管破裂，他有一半泄气了，坐在床上悄然望着窗下。三四只鸽子，啄食他撒下的饭粒，他在观察它们什么时候倒下。今早的麦饭里有一股毒药味儿，他为了判明那毒药的效果，用鸽子做试验。但是，鸽子并没倒下。已经来了五只鸽子，吃下去平安无事。那么，这麦饭的臭味儿仅仅是由于粮食发霉么？豆腐和豆酱汤也有臭味儿，看来也混进了新型毒药，但无法让鸽子喝。反正，他不想吃。

阵内勇吉把早饭全部倒进便器里，顺水流下去了。身子里的钢丝依然咯吱咯吱作响，他不敢挺直腰，只好佝偻着坐在床上。这副模样出庭，太难看了。看守这个坏蛋，他计算好了，诚心来收拾我的。脚步声接近了，那是精神科医官的脚步声。他从内科病房前走过，在走廊里拐弯，然后信心十足地直奔这里走来。我已经感觉到了，电波从面颊上向颈部麻酥酥地传播。那医官的衣袋里带着小型发电机，他能随心所欲地触动别人的心。我为这事多次向医官抗议。“医官，请你不要用电了。”“我没有用啊。”“你放电了。你一走到我身边，我脸上就发烧。”“那是你误会了。”“你那电波弄得我心神不定，浑身无力，别人可不这样。”他对电波的感应特别灵敏，身子里的那根钢丝是天线，把电波传遍脊梁骨，一个劲发烧。医官和看守来了。

“医官，你又来啦。这电波太强烈了，我受不住啦。你们勾结起来要杀害我呀。”

“你要见我，有什么事？我正好值班，这时候还来看你。”医官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他们想杀死我，早饭里放了毒药，我睡着的时候从我后脊梁扎进钢丝。”

“他们是谁？”

阵内勇吉不愿回答，只是瞪着医官。谁是迫害我的元凶，我心里一清二楚，就是他给看守和医务员下命令，给我扎上钢丝和下了毒药的。能干出这种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堂前检察官。这个检察官的心比一审时的大贯检察官还要坏，他说阵内勇吉不仅为筹集O派活动经费而盗窃，而且积极参与了爆炸事件。也就是说，应该和守屋牧彦、雪森厚夫一样判处死刑。我害怕得不得了，问过阿久津律师，他回答说象本案这样仅由辩护一方提起上诉，二审判刑不会比一审更重，我才算放下心来。那以后不久，他们就开始找我的别扭和阴谋毒害我了。也就是说，未能以判决来处死我的堂前检察官，用暗杀的手段来害我了。不过，这件事不能泄露给堂前检察官的爪牙医官，那是很危险的，这个医官给我治疗神经官能症反而越治越恶化，他存心把我弄成疯子。

由于值夜班的看守找我的毛病，我患了神经官能症。我想睡，他大声走路；我闭上眼睛，他从监视孔死盯着我。他太过分了，我说两句抱怨的话，他就在值班台上大笑起来。于是，我得了失眠症。经医务“诊察”之后，精神科医官给了我安眠药。不料想，那药一吃下去，皮肤神经就产生了异常，裸露部分的脸部、颈部和手，象触电似地。我向医官抗议，他大概关了电门，两三天消失了那感觉；但是，不久又有了感应。我再三提出抗议，电的输出减弱了，调节到只有医官靠近我时才有感应的程度，这一连串的事实使我明白过来，原来是医官携带着小型发电机，他操纵着。我当着医官挑明了这件事，他说我的神经官能症相当严重，立刻把我监禁在精神科病房里了。

“怎么样，准备好出庭了么？”医官环顾着房里说道。

“我叫他整理一下身边的东西，可是他一点儿也没动。”看守说道。

“反正是驳回上诉，还得回这里，没有收拾的必要了。”阵内勇吉对医官说道。

医官三十来岁，和勇吉年龄相仿，他避开勇吉瞪他的目光，忽然关了发电机的开关。勇吉立刻不痛苦了，身体里的灼热感也消失了。如果驳回上诉就自杀吧，再也不受堂前检察官的折磨了。好吧，准备死，把身边的东西收拾一下吧。

“我现在就收拾。”阵内勇吉站起来。

早 8 点 45 分。

阿久津纯来到赤坂大厦十一层阿久津法律事务所，一开门，正忙于开动复印机的石川荣之介兴冲冲地向他道了一声“早安”。因为另外一名雇佣的律师野本昭一不在那里，阿久津不高兴地皱了眉头。本来叫他今天早上 8 点半来的。阿久津刚刚放下皮包，石川荣之介就走过来。他是 4 年前事务所开业时刚从法律研修所毕业的年轻律师，是阿久津从前的老板石川贞之介的儿子。

“司法记者俱乐部来电话了，问几点会见记者，在什么地方。”

“要看宣判几点结束，现在还不知道。”

“我也是这样说的。只告诉他地点在第一律师礼堂。随后，C 报和 D 报来采访，我谢绝了。记者会见的材料和检察官一方与辩护一方的主张对比一览表已经作出来了。”石川荣之介把一份清楚的日文打字印刷材料交给阿久津。

“A 报也刊载了一份非常明了的一览表呢。”

“啊，那是我建议和田记者那样写的。这一份是原始材料，更详细，还有一审和二审对比。”

“希望你帮助我在记者会见时不要弄糟了。”

阿久津望着石川荣之介那副酷似他父亲头发直竖、象一头小狮子似的样子，心想他是个有出息的青年。他胸前的律师向日葵徽章本来是新的，已磨成银色，阿久津想起当年在地铁电车上磨徽章，不禁微微一笑。

首相官邸一带朦朦胧胧，大概是下起雨来了。

“昨天上午，我去见过阵内勇吉，他的情况仍旧不佳，住进病舍了。他认为一定会判刑，他说检察官暗杀他。”

“医官提出了拘禁反应的病情报告，也许是因为因此造成的精神失常吧。”

“三个月以前就发生过和这次完全一样的情况，他幻想有人下毒、有人暗害他，还有触电似地异样感觉。”

“在法庭上看不出他那样失常呢。”

“关于这一点，昨天下午我去 N 医科大学征求过松田教授的意见。他说拘禁反应只在监狱里表现异常，许多人一到外边就正常了。不过，阵内勇吉可不单是拘禁反应，他很可能是精神分裂症。就是说，以拘禁为诱因，引发了分裂症。”

“那可麻烦了。他的家属们望眼欲穿地盼望他出狱呢。”

“昨天傍晚他哥哥阵内彻吉来电话了，他说如果获释，就先去请松田教授给诊察呢。”

“今早，他给我家打过电话，可能也是为了这事吧。”

“大概是吧。他在电话里说，请阿久津先生给介绍松田教授呢。”

这时，木田律师来了。他象影子似地悄悄地溜进来，瓮声瓮气地说道：

“刚才电话里不好讲……，已经对拘留所谈过，请他们把释放时间错开，并保密。”他点头致意。

一会儿，月冈律师和宇泽律师高谈阔论着走进来。电话铃响

了，石川荣之介把听筒递给阿久津。是切替教授打来的电话，听筒里传出扩音器的杂音。

“……高等法院门前乱成一团，……声援会……人们抢旁听券……拥挤不堪……”

“喂、喂，听不清楚……”

月冈律师仍然不顾别人，大声地说话。他本来就大嗓门儿，再加上年老耳背，简直发出噪音了。阿久津用手指按住另一边的耳朵，

“……所以，请你快来……说服他们……”

“喂、喂，说服谁？……”

电话断了。放下听筒等了一会，电话不响了。月冈律师对他一笑。月冈律师最近瘦得满脸皱纹，而且一头白头发了。不过，他依旧精力充沛，不论刑事还是民事，受理了许多案件。他由于辩护保守党某政治家受贿一案而名声大噪，Q派聘请的辩护律师宇泽也参加了同一位政治家的辩护团，也被新闻界吹捧起来。虽然宇泽受过Q派革命声援会的弹劾，但是，他的辩护能力以及与保守党的关系，反而得到被告家属的高度评价而挽留他继续担任新干线爆炸案的共同辩护律师了。

“喏，好戏就要开场啦。”月冈律师推开宇泽律师，拍了拍阿久津的肩膀。

“不过，咱们去法院不要坐包租车了。因为我准备了两辆高级轿车，大家气派一些吧。大案的辩护团坐一辆穷相包租车，太寒伧了。电视要向全国转播，小里巴气地丢人一辈子。”

“高级轿车如何？”阿久津问大家。这时，他一眼就发现迟到的野本昭一溜了进来，皱了皱眉头。这个野本去年才当上律师，是从职员转业的，已年逾四十，比阿久津年长。这个人大大咧咧，工作不认真，特别不遵守时刻，老板阿久津很不高兴。

“野本君，定好包车了么？”

“啊，抱歉，我给忘了。”野本昭一拙笨地挠头。

“那倒恰好。”月冈律师好象演员亮相似地挺着胸点了点头。“这就可以顺利地搭高级轿车前去法院了。现在还早，9点40分出发正好。”

“不，刚才声援会切替教授来电话，他说高等法院门前很乱，叫我马上去。好象等旁听券的有人在排队当中乱挤。”阿久津说道。

“那是Q派的呀，他们清早就在日比谷公园集结了五百人示威，可能由那里拥到高等法院去了。电视新闻里播放了，现在也许正播呢。”

“我没看电视。”

石川荣之介打开电视，可惜，任何一个频道都没播放新闻。

“既然是Q派闹事，就请木田桑和宇泽桑去说服他们吧。”阿久津说道。

“不，不行。”木田律师摇头。“他们……对我很不信任，已经向我们通告过几次了……总而言之……他们对我们不肯在法庭上拥护他们的革命思想以及不敢反抗法官表示不满，我们前去，反倒火上浇油啦。”

“我告诉你，我们可不是Q派选聘的辩护律师，而是被告的家属选聘的。”宇泽律师气呼呼地说道。

“是呀，而且辩护费也过于低廉啦，不象池端和阵内家里那样大方。”月冈律师坦率地笑了。

“那，我去试试吧。看样子那里很困难。”

“那可不行。”月冈律师伸开两只胳膊，挡住阿久津。“如果判决之前辩护人受伤不能出庭问题就严重了。况且，咱们6名辩护律师一同坐着高级轿车突然到达，那场面该有多精彩呀。为了让社会了解这次审判的重大意义，这是一场绝对需要的表演啊。”

“对不起。”阿久津一边说，一边把月冈律师的胳膊象铁路交叉口的横杆似地抬起，钻了过来。“我去看看，让石川和野本陪你们一同前去。野本君，给各位咖啡。”

阿久津走出大楼，雨已经停了，但仍然阴霾，好象随时都要下雨，风里带着雨意。

9点25分。他叫了一辆的士。日比谷公园外面排列着装甲车，机动队员的盔帽和银色盾牌在高等法院和检察厅门前晃来晃去。示威队伍载着形形色色的盔帽，挤满了人行道和车道。车子堵塞不能前进了。阿久津丢下的士，以他的律师徽章通过了机动队的哨卡，来到声援会会员们抽签索取旁听券的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捧着一把竹签，抽到签上带色彩记号的就中签，可以领到旁听券。

“要求遵守审判公开的原则！”

人行道上便携式扬声器吼叫着。

“反对非法限制旁听！”

“反对反动审判！”

口号不断。

阿久津立即发现了高个子阵内彻吉鹤立鸡群似地站在那里。

“早晨是你打来电话吧。”阿久津问彻吉。雨又下起来了。阵内末子用伞遮住阿久津。他向离不远的阵内虎吉打了招呼。

“是想和你谈勇吉的事。昨天听石川先生的报告，他的情况很不好。昨天早上，我和父母一同去探视，他说不愿意见家里人，拒绝了。”

“到底是怎么啦？”阵内末子叹息着。“这孩子懒得拿笔，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也没回音。可是，今年寄来了贺年卡，还写了一首奇怪的诗歌。是怎样写的……”

“狱中寒，夜难明，垂死之身在黑暗里挨冻。”阵内彻吉背诵



出来。

“是啊，拘留所里没有暖气，肯定要挨冻；但是，他说他是‘垂死之身’未免离奇了。我对彻吉说，勇吉莫非得了忧郁症，他没判死刑却过分悲观，而且很久没见面了，我们特意前去又遭他拒绝。”

“请等一下，”阵内彻吉打断母亲的话。“所以，石川先生说勇吉的监禁反应十分严重，如果获释应该立刻请N医大的松田教授诊治。所以，我们请您介绍松田教授。”

“我很高兴为您效劳……不过，那要看判决结果如何了。”阿久津迅速地设想着：给松田教授写介绍信、电话里交换一下情况、预约门诊、如果需要的话就办理住院手续。

“住进疯人院，那多不好啊。”阵内末子对儿子彻吉说道。

“为了治病，不得已啊。”

“不，我带他回根室。”

“大婶，”阿久津仍然采用幼时的称呼。“当然带回根室最好了。那时就请松田教授给介绍一位那里的医生给他诊治。”

“这孩子病情那么严重么？”

“好象很严重。”

“疯了么？”

“是监禁神经官能症，不是很严重。”

“为什么疯了呀。”阵内末子抽泣着，手中的雨伞抖动，雨滴淋着阿久津的脸。

“平白无辜地把人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多少年，终于把人弄疯了。太坏了，那个检察官，魔鬼、毒蛇……”

“妈，”阵内彻吉抚着母亲瘦削的肩头。“在这儿生气也没有用。好吧，阿久津君，拜托啦。”

“我知道了。一定妥善处理。这件事就请放心吧。”

扩音器响起来了。是机动队的。

“请大家散开，不要妨碍交通！”

但是，示威队伍的便携式扬声器和它对抗，响起一阵叫嚷，鼓噪声甚嚣尘上。阵内末子恐惧地靠在儿子宽阔的胸前。

妻子和长子在商议次子的事，阵内虎吉却躲在一旁。一副北方人打扮，这里樱花即将开放，他还穿着毛皮大衣，不自在地离开人群。虽然他身子骨还结实，但是，他已经耷拉头、弓着腰，一副老头儿模样了。阵内彻吉也显老了，大概是北方强劲的海风所致，散乱的头发里白发夺目，脸上的皱纹象树皮，和阿久津不象同龄人了。只有阵内末子没有什么变化，上小学时看她就是一张白白的脸，依旧是那个样子，只不过头发有些稀疏罢了。

忽然，阿久津听见阳子咯咯咯的笑声，她似乎在笑扩音器的对抗战。

和阳子说话的是和田良江，阿久津向大家施礼道别，匆匆地走过去。和田良江递给他一张小字原稿复印件，悄悄对他说道：

“这是上次提到的那个讲话，在法庭上宣读之后，请给我5分钟，我要采访您的评论。”

“好吧。”阿久津若无其事地把原稿装进了衣袋。

“我告诉你吧。从早上6点，就开始排队等领旁听券了。我是9点来的，已经有二百人，因为人太多，高等法院为了限制人数，说是9点抽签儿。可是，过了9点，革命声援会来了一大批人，他们说这样做不对，这是藐视他们，是普通声援会的阴谋，往排队的人里挤，弄得大乱。因为我们有二百人，他们来了五百人啊。这时，切替教授说不可能都入场，两声援会各进一百名，马上就挨打了……”

“太凶啦……”

“不过，伤并不重，”阳子使眼色，阿久津看见头上缠着绷带

的切替教授被人群围着。满脸胡须，穿一身黑西装，就象围着头巾的阿拉伯人。

“后来，机动队赶走革命声援会，引起第二次骚动，切替先生朝机动队跑去，又被机动队打了……”

“又挨打啦！”

“这一次是屁股挨打。切替先生趴在地下，怪可怜的。不过，总算把革命声援会赶到人行道上去了。”

切替教授看见阿久津，立刻从人群中挤过来。

“刚才太失礼啦。”他捋了捋胡子。

“电话里听不清，所以赶来看看。”

“纠纷总算解决了。不过，是用我非常不希望的采取的方法，就是暴力镇压。”

“今天早上您的电话打来得很早。”

“嗯，今晚六点在我的研究室，声援会的主要成员要开一个总结会，想请您以观察员身分莅会。”

“我一定参加。”

“喂，判决肯定是无罪。”

“噢……”

“因为我一向虔诚地祈祷，所以一定是无罪啦。”

阿久津弄不清切替教授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说话，只好又“噢……”地答了一声。

“我有旁听券！”一个男人自言自语着走过去了。他抹了一头发蜡，贼眉鼠眼。

“吓我一跳。有人倒卖旁听券呢，”阳子说道。“等一等，我去抢回来。”和田良江说时追那男人去了。一会儿，她拿了一张名片大小的一张蓝色票，一边摇动着跑回来了。“两万圆，谁要，便宜呀。”

“声援会已经得到 20 张，这一张就给被告家属吧。”阳子说道。“每个被告只许一名家属入场，我知道阵内彻吉桑很想要一张票的。”阳子拿着那张旁听券跑去了。

“法庭太狭小了，每名被告一名家属、新闻报导 20 人，普通旁听 50 人，庭里就坐满了。连被告家属都限制，太可怜了。”和田良江说道。

这时，切替教授带来穿戴打扮不同一般的十来个男男女女，“这些人是巡回剧团部的，他们是声援会的成员，为了今天的宣判，特地从北海赶来东京的。”

红脸蛋、黄眼圈儿、小丑服、俄式衬衫、假鼻子，一色都是喜剧角色打扮。有一位戴黑眼镜的盲人，提着吉他盒子。

“9 年前，他们在风莲湖畔和雪森桑、和香子偶然相遇，那天是暴风雪之夜，一同住在湖畔的民宿。后来，他们从报上看到那案件，询问了民宿，才知道就是他俩出事了。于是，他们都成为热心的声援会员啦。”

响起一阵掌声。盲人吉他手代表他的伙伴们向大家致意。雨又哗哗地下起来了。剧团的人们披上了尼龙雨衣。

“如果请他们唱歌，气氛一定很好。但是，这样喧闹……”切替教授在雨里说道。

“先生，伞。”阳子把伞打过来。教授用手推开，他说道：“没关系，这雨很快就晴，已经开始晴了。”

“可是，天气预报是全天下雨呢。”

“我一祈祷就晴了。”切替教授划了一个十字。

“阿久津先生，”一位穿和服的女人畏畏缩缩地走过来。原来是布川汽车修配厂的寮母金原园子。“刚才就想和您打招呼，那么多人围着您，我没敢过来。”

“上次您出庭作证，非常感谢。”阿久津恭恭敬敬地低下头。

“不，不周到的证人，没起作用……”

“哪里话，你给雪森桑的证言对他的不在现场证明是很有用的，那一次是很起作用的。”

“先生，我想求您一件事，我没有中签儿，您能帮我弄到一张旁听券么？”

“那可办不到。我没有任何权力。”

“是啦，没有办法啦。”金原园子打着一把粉红色的漂亮伞，对她的五十多岁的年纪有些不大相称，她把伞象水车似地旋转着，雨滴甩到这边来，她象捕获猎物似地注视着前方。

“出了什么事么？”

“那里有一个咋咋乎乎的穿红色雨衣、长筒靴的女人，就是她。藤山君子。喏，布川社长的情妇、车间主任汐见达郎的第二夫人。这两三年和汐见达郎关系恶化，想回到原来的丈夫那里遭到了拒绝，又沾上了布川社长。她来这儿干什么，真叫人生气。我明白啦，她是来看雪森厚夫的，如果雪森无罪释放，她想恢复旧好呢，真没脸没皮呀……”金原园子似乎完全忘了阿久津的存在，自己一个劲儿叨唠着。“她就是诬告雪森、使雪森遭到逮捕的人。她一切都背叛了雪森，现在到了判决的时候倒来了。她一次也没来旁听过，今天这么热心……”

“我得走了。”阿久津看了看手表，差7分10点。

“等一等，先生，”金原园子追上阿久津，似乎要揪住他把话听完。“那个藤山君子为什么就抽中签儿啦，天下有这样不公平的事么？我一次不拉地每次公审都听了，可是，我居然听不到判决，喏，先生……”

阿久津终久甩掉金原园子，加入了入庭的人流。和田良江走在他的前面。

门厅两侧的照像机对准两辆滑行过来的英国制罗尔丝·路易

斯高级轿车，戴白手套的驾驶员恭恭敬敬地打开车门，月冈律师走下车来，然后是宇泽。从第二辆车里走下来木田、石川和野本。今天这出戏的主角在照像机闪光中走过。新任律师野本居然看上去象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律师，十分滑稽。

“先生，您也去吧。”和田良江说道。但是，阿久津摇了摇头。

上午10点40分。

“……现在宣读主文。主文。原判决无效。被告人等全部无罪……”

旁听席上沸腾了、各报社纷纷发快报。雪森厚夫和左邻的池端和香子面面相觑。她那苍白的面颊上泛起一朵红云，圆圆的眸子露出笑意；但是，转瞬之间她热泪盈眶了，转过头去。他觉得她的侧影优美无比，他想把她涌泉一般的泪喝干，他的咽喉里感到饥渴。他忽然回忆起在厚岸的古寺中邂逅的少女，那时他就无比地饥渴，那少女给他的一杯清泉，象甘露一般一饮而尽，那少女仿佛就是眼前的和香子啊。

雪森厚夫的全副神经都在感受着和香子的温柔而又滑润的肉体，眼前那一副丑恶的审判长的尊容为什么会和和香子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上，他百思不解地凝视着。审判长的嘴角上有一块狗屎似的黑痣，痣的中心上长了一根毛，当他宣读判决理由时，那根毛象蛇似地滚来滚去。他大概是个爱长头屑的人，黑黑的法衣肩部，有那么一两块头屑，白花花地。象征国家的法衣下面，遮蔽着这个年近花甲的男人的腥臭的躯体。我以这样的目光来看待宣判我无罪的法官未免失礼，但是，对于他以及那两位陪审的人，怎么也产生不了感激之情。相反，对于这样一件简单的冤案竟然费时7年，剥夺了我和和香子的7年幸福，我不能不诅咒他们的迟钝和无能了。

无罪的喜悦一点也激不起来。与之相反，心里充满了沉重和悲哀。我的心在不停地下沉，我的身子也好象沉进了无底的泥潭。我就象坠入湿原沼泽里的猎手，眼看着就被淹没了。恐怕和香子也是如此吧，她的眼泪表现了和我同样的悲哀。

我已经 58 岁零 7 个月了。我的人生已经没有前途了。昨天写日记时，写完日期之后，照例写上自被捕以来 9 年 1 个月零 3 天。我顺便计算了一下我一生住过多久监狱。因为军队和监狱差不多，所以也计算在内了。

自入伍至开小差	4 年 1 个月
陆军监狱及相生造船部队	1 年 5 个月
神户拘留所	10 个月
浦和监狱及府中监狱	3 年 3 个月
府中监狱	2 年 7 个月
千叶监狱	5 年
这次监禁	9 年零 1 个月

合计 26 年零 3 个月

即：我生平 58 岁之中有 45% 是国家的奴隶。我受着名为国家的东家的差使，过着虐待、杀戮、强迫劳动、囚犯、完全违背个人意志的生活。

当然，我是个坏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窃贼。在军队里，我参加了虐杀，我自己杀了几十名中国人。在监外，我诈骗、伪造公文、盗窃、强盗伤人，干尽了荒唐事。结果遭到 9 年冤狱，这也算是对自己的报应吧。所以，我不能象以守屋牧彦为首的 Q 派成员那样把一切罪恶都推给国家。因为国家虽然不好，但是，我也顺从这个国家也为非作歹，走向犯罪，自己有罪，就不敢勇敢地揭发国家了。

不过，为了和国家相处，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再也不愿接

受命令、受到限制和监视、被人告密和叱责了。而且，再也不想和那些面带虚伪、散播流言蜚语、造谣中伤、背叛出卖朋友的人们交往了。如果可能，我希望和香子一同度过我短暂的残生。唉，这正是我悲哀的源头，她还年轻，33岁，在我的心目中她的确太年轻了。那样年轻的女人和我这样一个老人生活在一起，太残酷了。而且，和在监狱里度过了45%人生的前科犯共同生活，就更令人痛心了。悲哀……不，是绝望，喝干她的泪水也无法平愈的深深的绝望……

池端和香子什么也没听。在宣读判决理由时，被告被告知可以坐下，她刚坐在木制的长椅上，就对审判长那刺耳的嘶哑的声音失去兴趣了。只不过是针对检察官空洞的“起诉事实”，以并无充分根据为理由给以否定罢了。他们并不相信我这个人，并不相信我这个被捕以来从没说过一句谎话的人。他们把检察官的起诉当做“事实”接受，对我的发言则怀疑又加怀疑，直到最后才恩典似地采纳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真实。属于组织的人只会不相信和怀疑，怀疑、怀疑，直到怀疑不下去了，这才给对方一点点恩惠，表示相信。这种心理和医生一样。医生是医学体系的信徒，他们用医学体系来对照患者（事先已被预断为患病了），怀疑他是这种病那种病，当医学体系毕竟不能和事实相符时，医生才以权威的姿态宣布那人是健康的。组织也罢、体系也罢，攀附外人权威的人如果不卖弄他的权威，就得不到别人的承认。那位审判长的庄重的仪表，只不过是向组织的囚犯们虚张声势罢了。

池端和香子感觉到了雪森厚夫厚实的胸脯的起伏，她想起他刚才那凄怆的一笑。你，无罪……哼，多么空洞的判决啊，多么可笑的闹剧呀，只能说一切都太空虚了。路上遇见一个男人，他突然把我推进深坑，在坑底久久置之不理，后来，那男人把我救上来了。这种情况之下，我应该感谢他么？把我救上来就应该欢



欣不已么？你能理解吧。

忽然，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锤式古钢琴》在耳边响起来了。第1乐章快板，池端和香子感觉到了母亲的目光，就象把嘴贴在衣服上吹气那样发热。我的冤案昭雪，母亲一定充满喜悦吧。是啊，我也应该使她感到喜悦，流浪的女儿归来，投进母亲的怀抱吧。我现在不再怨恨父亲了，母亲也……。妹妹早已大学毕业，在银座的画廊工作；最近，弟弟也在外资系统一家小公司里开始工作了。只有我还是学生，33岁的学生。我的整个青春都被组织夺去了。我已不愿再上大学了。声援会里的学友们劝我回R大学化学系，安慰我说现在犹为不迟；但是，我再也不愿过那种组织统治之下的囚徒生活了。

谐谑曲，活泼跳跃。明快的语言，作曲的贝多芬对于人生的空幻、贵族社会和教会，那些组织的可憎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他的这部音乐是对组织的嘲讽，并且是超越了组织，飞翔在天空（北海道的天空一望无边，湛蓝的天空）的音乐。在这个世界上，不受组织束缚的是音乐、绘画和诗……是的，只有艺术。……所以，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人还存在，有组织，有囚徒，艺术就不会消失。虽然贵族、司教和贝多芬本人消逝了，但是，这钢琴奏鸣曲却依然长存。

第3乐章，慢板，保持速度。池端和香子回想起她在四谷土堤上时出现的幻觉。一切组织、旅馆、银行、学校、车站、会社、消防队、警察、宾馆、体育俱乐部全都化作沙堆，一下子坍塌了。天上降下火来。从组织中逃窜出来的人们被烧焦，仆倒地下。那仿佛是用硫磺和火燃烧的罪恶的地狱，又仿佛是被雷电和地震摧毁的巴比伦，钢铁、水泥和玻璃构筑的坚固的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消逝了。

也许是受这幻觉的影响，有一天夜里，我梦见了塔。用大大

小小的塔堆积而成的巨大的塔和连绵的山脉一样伟大的城市，都融化在比它们更为巨大的黑暗之中了。不论是塔、是大地、是太阳、是宇宙，一切的一切，都受着无限的黑暗的支配，即使是被人类称之为大宇宙的星云集团，也被大于它的黑暗所支配，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忽然消逝在黑暗之中了。更何况人类在这个行星上制造的渺小的塔，那只不过是一个靠不住的存在，就象我在梦中所见，刹那间就会消失。空空、空空，一切皆空。唉，一切皆空，犹如捕风。

池端和香子困了，昏昏沉沉地碰了别人一下。但是，她听着审判长那非音乐的、单调的、无聊的声音，又坠入黑暗的睡乡中去了……

守屋牧彦看见池端和香子睡得香甜太出乎意料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睡着，简直是旁若无人了。他一方面钦佩，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还在那里洗耳恭听着审判长的只言片语，力图从国家权力编造的文章中分辨哪些是欺骗、哪些应该驳斥，真太愚蠢了。他不听判决理由的宣读，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下旁听席，和母亲的视线相遇，他眨了眨眼。那位能登海岸的一家小旅馆的女主人，穿着朴素，面容憔悴。“如果宣判无罪，获得释放，回来吧，不要呆在东京了。经营家里的旅馆吧。”守屋牧彦上中学时父亲去世，母子相依为命，但他厌恶家庭的温暖，到东京热衷于革命，一去十年。度过十年孤独日月的母亲相信儿子对革命伤心失望之余会回归故里的。为了等待儿子回来，她放弃了海边的土地，支付辩护费，一直在等待着。然而，我不能回去，Q派的同志在等待我。同志们的期待要比母亲更现实。母亲不知道K派暗杀团的存在，即便二审宣判无罪，检察官还会上诉，反动保守的最高法院的审判官们（我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反动见解）肯定要维持原判，把我处死刑的。这一场名为公审的闹剧还要旷日持久地演下去。旷日

持久，10年、20年，然后，等待我的只有死刑。所以，我对这判决无罪，毫无欣喜可言。在宣判的那一瞬间，田川信一和深谷昭人高兴得跳起来，互相握手，也向我伸出手来，我冷冷地把手缩回来。你们太天真了。

池端和香子差一点儿从长椅上滑下来，旁听席上发出哄笑。守屋牧彦却在认真地思考，他想携带和香子隐匿地下。他从监狱里走出来时，看守叫他“带着纸箱出去”，但是，在检察所，那个给我带手铐的看守却叫我“把纸箱放在这儿”，改变了命令。我问他原因，他悄悄对我说：“根据木田律师的请求，即便宣布无罪，也不要马上释放。”我立刻了解到情况的严重了。这是为了躲蔽K派的耳目。律师们在东京为我准备了隐蔽处，我不知在什么地方，不过，恐怕那里也并不安全吧。哪里才安全，也许中岛龙次郎的医院里才安全吧。塔日，T大医学部学生中岛龙次郎被捕起诉，服刑两年之后复学、毕业之后，现在在青梅一家外科医院担任院长。他本来不是Q派，而且远离革命运动的；但是，他竟然和我情谊依旧，经常来探视，怀恋塔日的青春时光。我想他会愉快地把我——我和和香子隐藏起来的。

守屋牧彦想象着他给池端和香子打电话，和她商量隐藏的方法。她那安详的睡态，使他觉得他的计划更有实现的可能性了。障碍在于雪森厚夫。守屋牧彦用憎恶和羡慕，也就是他的语汇中从来没有的嫉妒的目光望着坐在右边的雪森厚夫。这个年近花甲的男人的身体比我强壮，看得出具有性功能。以法庭的证言当中，雪森表明他爱和香子。好吧，我承认这感情，我没有权力否定她对我以外的男人的追求。问题在于她的感情、在于她的选择，是选择以世界同时革命、废除国家、创建地球联邦为目标、持有21世纪以后的历史眼光的革命家，还是选择窃窃、诈骗、强盗的前科犯、具有公害性质的爱好——狩猎、没有教养、没有理想的汽车

修配工人。唉，曾经相信犯罪就是革命这一口号的我，多么愚蠢啊，雪森厚夫这个罪犯就连一点革命气味也没有啊。他只不过是个小小毛贼，对革命毫无兴趣，就连把他和我们放在一起起诉的检察官也中了犯罪即革命这一口号的毒了。我必须从这个非革命的罪犯手中把和香子救出来。即便她选择了雪森厚夫，我也应纠正她的错误，使她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为此目的，绑架和香子，象那次把K派女学生捆在铁桌上用鞭打使她转向Q派那样，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要把她锻炼成一名革命家……

阵内勇吉望着堂前检察官那一动也不动的西洋人似的高鼻梁，心中非常生气。这简直是雕刻，是摆设。人长鼻子总要抽动或者发出呼吸声有些活动的。他只冲着我放射电波，这个铁面皮、铁面具。今天来到法庭我才明白，原来精神科医官发射的电波的根源就在堂前检察官这里。当庭上宣布无罪的一刹那，堂前检察官就打开了开关，加高电压，使我的额头和面颊颤动，过一会儿，埋藏在我的脊梁骨里的钢丝也热起来了。这并不是普通的钢丝，而是电热器的电阻丝，用电波可以使之发热。不过，那热度并非不能忍受，那只不过是堂前检察官的电气通讯设备，它在警告我不要以为无罪就平安无事，不论逃到哪里我们都追逐着你。你用更清晰的声音叫一声“我要杀你”不是更好么？老谋深算的铁面皮、铁面具。

昨天，堂前检察官从审判长那里得知今天宣判的情况，就匆忙发出命令，叫值夜班的看守在我的体内插进钢丝。否则，昨晚看守是不会这样干的。阵内勇吉弯腰试了一下，体内的钢丝咯吱咯吱地作响。堂前检察官，这个最高学府培育出来的高材生，为什么想出如此阴险的迫害方法呀。哟，堂前检察官的鼻子动了。他那尖尖的鼻子头划破空气，对着我了。他死盯盯地望着我。

他的目光又和刚才一样冰冷了，好象什么也没看见，对什么也

没有感觉。但是，阵内勇吉却感到钢丝炽热起来了。热啊，这样灼热，体内会燃烧起来了。“热啊！”他大叫道。“热啊，饶了我吧。”他又大喊道。看守匆忙跑过来……

雪森厚夫被那突然的号叫吓了一跳，那是勇吉的响亮的声音。审判长下了指示，看守和法警把勇吉带走了。几名记者在后边追去。勇吉出了什么事了，他一向冷静，富于忍耐，真想不到他会在这地方大吵大叫。大个子彻吉和面孔白皙的末子守在勇吉走出去的门旁，担心地面面相觑。

审判长要求“肃静”。庭里的喧闹立刻停止了，又继续宣读了。雪森厚夫又转过头去望着末子，这一次目光相遇了。互相点头，交换微笑，一股暖流沁入心扉。如果无罪释放，就可以见到末子了。当然，检察官还要上诉，公审还要持续，这次判决也有可能被推翻。不过，即使是短暂的一瞬，我毕竟是自由之身了。回根室去吧，这时故乡也许还在冰雪封盖之中，但是，冰雪消融的春天即将来临。我这绝望的心情，在那里或许能够平愈一些……

中午12点5分。

审判长宣读判决理由，问堂前检察官道：“被告当庭释放么？”堂前检察官仍然慢吞吞地站起来，回答道，“同意释放。”旁听席响起掌声，闭庭。面带着愧、匆匆离去的是负责侦查的人员。被告在家属和声援会的人们簇拥之下来到走廊里，等在那里的人群又响起一阵掌声。被告的身旁围成一圈，谈笑声汇成一片。

“太棒啦！”月冈律师在阿久津的肩上用力一拍，“辩护一方的主张有八成都被采纳了，而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着便是不在犯罪现场证明，这是阿久津夫妻的功劳啊。”

“那材料你看了么？”和田良江小声地说道。

“我看过了。”阿久津把开庭过程中写的关于肥野警部补的告

白的评论悄悄地塞进和田记者的手里。她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消逝在记者团里了。

头上缠着绷带的切替教授捋着下巴上的胡须，把他那瘦削的身子凑了过来。

“6点的总结会改为庆祝会了。被告、辩护律师、声援会的代表，大家一同举杯欢庆吧。为了这一天，我备好了最上等的葡萄酒，菜饭由参加声援会的饭店主人负责，音乐由P剧团负责，大家尽情地欢乐一番吧。请你通知被告和各位辩护律师。”

“遵命。”

切替一边划十字一边走了。但是，他忽然向后转，又走回来。

“我的祈祷灵验吧。”

“哈啾……”

“检察官肯定不会上诉。我一祈祷就灵。”

“哈啾……”

阵内彻吉和阵内末子，还有阵内虎吉和雪森厚夫前来致谢。果然是兄妹手足，阵内末子和雪森厚夫的相貌有些相象。

“勇吉完全疯了，怎么办啊。”阵内彻吉说道。

“现在他虽然在临时监里，但已经释放，由我们自由处理了。我安排去接受松田教授的诊疗。”

“我去说服他接受治疗。不过，请您向松田教授介绍。”石川荣之介说道。

“把这个拿去。”那是阿久津在宣判当中写的介绍信。

和母亲在一起向月冈律师道谢的池端和香子来到阿久津身旁。

“感谢您多方帮助啦。”

“祝贺你，太好啦。”

阿久津被对方的年轻感到惊讶，她和阳子以及和田良江年龄

相仿，好象狱中时光停滞了，她仍然象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一直被权力的墙壁隔离的“被告”，忽然间变为欲望的对象——女人了。

雪森厚夫从看守那里领回装着他的随身用品的纸箱，在领收证上按了指印。至此，和拘留所的一切联系就断了。彻吉把纸箱挟起来准备离开，厚夫叫住他，从纸箱里取出《忏悔录》的稿子，用末子带来的包袱布包了起来。因为他看见和香子，立刻萌生了把它交给她的决心。

和香子的长发垂在肩上，天生的白皙加上牢内的阳光不足，她象漂白了似地更加纯洁和脱俗了。她面带笑容，朝着母亲。那个面貌相似的大概是她的妹妹，旁边那个高个子穿西装的是弟弟吧。还有不少同学。池端和香子身边都是一些俊秀的人们，笼罩着一股高贵的知识阶层的气息。可是，回头一看，雪森厚夫的身边就不同了，忧郁而又土气。末子一身乡下打扮，虎吉身穿一件旧狐皮大衣，彻吉又是沾满油渍的蓝色茄克——体力劳动的阶级风度。这两个集体的差异使雪森厚夫畏缩，挫伤了他向和香子打招呼的勇气。

这时，和香子转过身来，她立刻冲开人群无所顾忌地向他走来。他俩相对含笑，沉默不语，好象生怕说话会破坏了这美好的瞬间。

“喂？”

“喏！”

他俩终于问候了。这就是别离九年重逢时的第一声。

“今天能见面么？”

“我也想见你，不过，母亲有好多安排，好象很忙。”

“那是当然的了。阔别多年了，应该团聚一下。那么，以后再联系吧。”

和香子被母亲叫去，厚夫慌忙把包袱递给她。她脸上露出诧异，他向她解释时声音有些颤抖：

“请你看看，这是我为你写的。喏，在罗臼时我和你约好……”

“啊，我知道了。谢谢。”

和香子象赛跑抓住接力棒似地一下子抓住那包袱，迈开长腿走出去了。雪森厚夫如释重负，好象至此一切都结束了。我是一个与和香子无缘的放浪的人，她大概也会理解这一点的，而且，我也会在她遗弃我之前离开她吧。

“那是什么？”末子问他。

“告别的信啊。”雪森厚夫爽快地说道。“这就可以回根室了。越快越好。”

这时，一个往年轻里打扮的中年妇女走过来说道：“祝贺你。”这是谁呀，他想了一会儿才认出来，是藤山君子。

“是你来啦。”厚夫颇为怀旧地说道。

“我来啦。公审，我经常来旁听呢。”藤山君子假声假气地笑着。不过，她一笑脸上的细皱纹就清清楚楚地显出来了。

“你现在在做什么？”

“和从前一样。”雪森厚夫正在琢磨她这句话的意思，她浑身的香水味直冲他的鼻子。

“回布川汽车修配厂吧。当然是当车间主任，社长叫我一定要劝你回来。”

“可是，他在那儿呀……”

“汐见达郎，他已经不干啦。和社长大吵了一通离开啦。”

“我可是被辞退了的。”

“这种事，社长非常后悔呢。汐见的头脑虽然聪明，可是没有领导能力。他后悔为什么辞退雪森这样的人才。”



“是说我头脑虽然愚蠢，但是善于发号施令么？”

“当然不是那意思。他欣赏您的经验和诚实。”

“诚实……”忠实、卑躬、奴隶等等一连串联想从他的头脑中掠过。诚实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儿。

“你现在还是社长秘书？”

“我，不；不过，我能说服他，相信我吧。”

“将来的事，我还没考虑。”

“你考虑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和布川汽车修配厂。”

阿久津律师走来，藤山君子恭恭敬敬地低下头走开了。

“雪森桑，现在声援会的人们正在日比谷公园集会，你能和辩护团一同去致谢么？只要说一声谢谢就行啦。因为这次判决无罪他们出了很大力量呢。还有，下午1点的记者招待会，也请你露一下面。”

“知道了，一切照您的吩咐办。”

“拜托啦，雪森桑。”月冈律师从一旁大声插话。“6名被告当中，Q派的3名怕遭暗杀，还在拘留所里藏身，阵内桑住院了，剩下的只有你和池端桑了。其实，只要本案最重要的两位被告出席，声援会和记者团也会谅解。好吧，出发吧。”

雨停了，阳光在人行道上的积水上跳跃。湿润的风很温暖。走过检察厅门前的人行横道，进了公园。樟树叶子带着雨珠，沉甸甸地摇曳。三百来人在地上铺着塑料布，坐在公会堂前。响起一阵掌声，其中很多是学生打扮的男女青年，也有家庭妇女、修女和职员似的男人。里面也有路过看热闹的。旗杆上飘荡着写着“无罪”二字的旗帜，在风里噼噼啪啪地发出轻快的声响。

中午12点半。

雪森厚夫在阿久津律师的敦促之下。走到台中央。

“托各位的福，我从死刑台上生还了。衷心感谢大家。”报社摄影记者频频按动快门，掌声经久不息。似曾相识的男女青年笑脸相迎，奥田神父、切替教授、金原园子的笑脸他也看见了，雪森厚夫的呼吸急促起来。直到今早还囚禁在狭窄的单人房里，从那静止的空气中来到这开阔的广场，风压使他喘不过气来。众多的人们注视着、祝福着，他却好象置身于局外。他想起入伍时被街里的人们欢送时的情景，那时，心中充满了得意。但是，现在，他心中只有悲伤和绝望。他强作笑脸，内心十分沮丧。能理解他这种心情的既不是阿久津律师，也不是末子或彻吉，而只可能是和香子。雪森厚夫应摄影师的请求作出笑脸，却令人感到无限孤寂。

池端和香子在月冈律师邀请之下，向前一步。“非常感谢！”她的声音很小，好象听不见，人们静静地等待着，直到她退回去，才响起掌声。记者们慌忙按动闪光器，请求她“朝这边笑一笑”，和香子的笑脸上也有凄凉的阴影，在那苍白的闪光下，那阴影更加浓重了，雪森厚夫清楚地看在眼里了。

下午1点。

在东京第一律师会馆礼堂举行记者招待会。雪森厚夫、池端和香子和律师们排在台上。记者们的提问很多落于俗套，所以他们的回答也不能不落入俗套了。

“你听到宣判无罪时的心情如何？”

“我非常高兴。”

“这9年当中，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

“是对于真实的信念。我相信真实毕竟是真实。”

“这9年里最高兴的时刻是……”

“我听到宣判无罪的时候。”

问答过了一半时间，池端和香子沉默了，由雪森厚夫一个人去回答。他身穿三件一套的西装，对记者们的提问一一恳切地回答，俨然是一位大学教授。虽然他的头发依然乌黑，但脸上皱纹深了，苍老多了。与从前不同的是他的言谈高雅、富于逻辑性，看得出读书甚多，很有教养了。池端和香子摸了摸放在膝上的包袱，摸到很厚的一摞稿纸，上面写了些什么，她渴望一读。

“现在，您首先想做的是做什么？”一位记者问道。

“我想单独安静一下。”

雪森厚夫回答道。池端和香子为他的回答一惊。

“你所指的单独，具体地指什么？”

“具体地……，就是独自一个人。因为在监狱和拘留所里一会儿也不能自己单独呆着。”

“唔，是这个原因啊。那么，池端桑，你现在首先想做什么？”

代表记者提问的一位中年记者仰卧在最前列的椅子上，叠着二郎腿，鞋底朝着这边儿。鞋跟上沾着口香糖，他发言时那只脚上下晃动，口香糖也在眼前晃来晃去。

“我和雪森桑一样，希望单独和安静。”

“独自一人干些什么呀？”

“我想滑冰。”

“滑冰，是轮鞋么？”口香糖忽然停止了。

“不，是冰刀。”

“真孩子气……，对不起，恕我失礼了。您的希望很奇怪啦。你被非法拘禁达9年之久，以报界为首的社会上的人们对冤案给与关怀和声援，现在终于出狱了。所以……”那口香糖更频地上下晃动。

“我明白了。你想说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向以报界为首的大家表示感谢，是么？”

“倒也不是那意思……”

“我有话想对报界的各位说。当我和雪森桑涉嫌新干线爆炸案而被捕时，把我们当做犯人，把我们描绘成天性残忍的爆炸魔鬼的就是你们。我上高中时在家里做化学试验着了火，就写我有爆炸和放火的天性，而且暴露我两次住进精神病医院的秘密……住过精神病医院恐怕任何人都不愿告诉别人，可是，公然揭露，并且加上解说，说我由于被害妄想怀恨世人而走上盲目杀人道路的也是你们。还有，说我自幼反抗父亲，是一个任性的、不知同情别人的冷血女人，是个疯子、激进派，所以才干下那样惨无人道的爆炸事件。写得那样逼真的也是你们。对雪森桑，你们写得更可怕了，并且，只要雪森桑和我在一起，你们就侮蔑我是在策划爆炸犯罪，甚至前去调查我们旅行过的地方，这也是你们干的。你们的报导不但打着正义的幌子，兜售侦查当局的弥天大谎，而且还充当侦查当局的走狗，硬把我们诬赖为犯人。你们打着国民权力的旗帜，却干着无视人权的勾当，这样不讲道理，绝不能原谅。”

口香糖不见了，皮鞋无力地垂在地上，蒙满尘土的鞋尖一动也不动了。那记者用铅笔敲着记录本，尴尬地瞅着和香子。她发现记者扫兴的情绪正在房里蔓延。她似乎打算闭口不谈了，却又继续说了下去。

“案件发生之后，被捕的人是涉嫌者，并不就是犯人。对并非犯人的个人秘密进行种种调查，公开发表，这是保障国民的权利么？而且，日本警察把我们以另案逮捕——以布川汽车修配厂盗窃案嫌疑逮捕，长期拘留，在秘密审讯室里从早到晚，没有律师会面和帮助，不停地逼问，硬逼我们承认是犯人。如果你不堪其苦做了伪供，就说你果然是犯人嘛，终于交待啦，于是就大书特书啦。国民的人权在这样的报导之下根本没有保障。现在到处都

发生冤案，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不仅我们，所有冤案的被告、或者已经判了刑的囚犯，都在记者的笔下哭泣啊。

“当然，我承认那些在报导中为冤案申张正义的记者们的功绩，我表示感谢。而且，怀疑检察官的起诉和一审判决、支持为寻找反证而努力工作的辩护团、报导冤案的可怕内幕的也是你们，记者在这方面的功劳是很大的。不过，为冤案掀起昭雪活动的仅仅是一两名记者，而在那之前，并没有一家报纸理睬我们的主张，这就成问题了。我们并不是到二审才申冤的，而是在一审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如果在一审当时，你们能够站在公平的立场报导，可能我们就不必等到二审而被不法监禁达七年之久了。……”

“请你说得简短些。”有人提出要求。也有人嘲笑地说：“伟大的演讲！”引起一阵哄笑。显然，记者们对这番话已经听腻了。这时，曾经多次来拘留所采访的和田记者举起手来。她是一再遭到和香子拒绝而又一再执拗地要求会见，最后和香子终于拗不过她而和她见了面，她在A报上坚决主张这是一起冤案。

“刚才您的批评，我深有感触。因为我在一审时也是完全站在警察一边报导的。但是，当我发现我错了时，我就尽一切力量去写，以便让世人了解你的冤情。当然，并不是说我这样就可以抵销我前边的错误……”

“我很了解你。以A报为首的报刊杂志，勇敢地做出真实的报导，我由衷地感谢。不过……”

“对于犯罪的报导，开头很容易受当局的影响，对当局提供的情况囫圇吞枣，所以，到后来，就很难批评当局了。读者出于对受害人的同情，容易把涉嫌者当做犯人，记者也很容易沿着这条线报导下去，于是，无视涉嫌者人权的报导就有了发表的地方了。”

“我懂得你的意思。我的话可能说得太绝对了。我现在还不习惯讲话，因为我在单人牢房里关了九年了。在牢房里想过的事，一

下子就脱口而出了。”

“没有关系。不过，你对负责审讯侦查的警官和检察官，有什么话要说么？”

雪森厚夫清了一下嗓子，开始讲话了。以前，他从来没清过嗓子。

“我想说明一点，池端桑对审讯的警官始终保持沉默，一次也没有象我那样可耻地做出伪供。我在被捕之后，立即受到警官和检察官的威胁利诱而产生动摇，在这点上，我非常惭愧。”

“你认为他们的审讯方法如何？”

“太可怕了。警官们在拘留所里自由出入，对我施加压力；在审讯室里从早到晚戴着手铐、一直坐着受审，精神和肉体都痛苦不堪，最后迫不得已做了伪供。”

“审讯当中，你对哪一个警官印象最深？”

“肥野警部补。我被他花言巧语地给骗了。我很想知道他现在的心情，不，我想听到他说出反省的话。”

“谢谢。”和田记者坐下了。

另一位记者问道：

“如果检察官上诉，这案的审判必将延续下去，那时你做何打算？”

“当然要为昭雪而斗争，但是，说老实话，我已经疲倦了。我已经年近花甲，余日无多了。假如上诉，说不定在确定无罪之前我已死去。处于悬而未决的死刑被告地位死去，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了。”

“关于这一点，”月冈律师好象等待出场比赛的快马，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了。“辩护团要发表声明，现在，发给大家。因为被告人的无辜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无罪判决也是必然的结果。警察和检察官利用职权犯罪，已经昭然于天下，所以，现在检察官唯一

能做的人道主义行为，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上诉，并向被告道歉。”

“另外几名被告，守屋桑、田川桑、深谷桑为什么没来？”另外一个人问道。

“由于个人的情况，没能出席……”木田律师小声回答。

“是由于暴力原因么？”

“不……，完全是由于私人问题。”月冈律师立刻闭住口，象海贝似地。

下午1点32分。

记者招待会结束，雪森厚夫从礼堂往外走，忽然背后有人抓住他的胳膊，他冷丁一回头。

“我是A报的和田记者，”她声音很小，说得很快。“只打搅你一分钟。是这样，那位肥野警部补对他的审讯认错了。他请你原谅他的强制和威胁利诱。”

“……难以相信。”

“是真的。今天的晚报已经登出来了。”

“时至今日才反省啦、告白啦的，已经太迟了。我的无辜之身被监禁了九年，简直是骇人听闻。当然，反省总比不反省要好。可是，他为什么到现在才……”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这个谈话我可以带走么？”和田记者晃着一个小型盒式录音机给雪森厚夫看。

因为雪森厚夫与和田记者在墙角里谈话，引起其他记者注意，当他们走过来时，和田记者已经不见踪影了。

“我是D报记者。”刚才代表提问的那个中年记者掏出名片，满脸带笑地说道。“关于这次的案件，你打算写回忆录么？”

“对不起，家属们在等着。”阿久津律师用手势阻止他，并且

催促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离开。记者们紧追不舍，一个劲地问，可否一会儿打电话、住在什么地方、今天有什么活动计划等等。雪森厚夫只听阿久津律师的指挥，不再作任何回答了。

在律师会馆的门厅，阵内家的人都等在那里。阵内末子走到雪森厚夫身旁。

“肚子饿了，找个地方吃饭吧。去哪儿才好呀？”

“唉，我也说不清，因为外面变化太大啦。”雪森厚夫苦笑道。

“我知道银座有个好地方。我带你们去。”阿久津律师说道。

“不甩掉记者，他们会一直跟着……”他皱起眉头。

池端和香子被月冈律师和池端家的人们围着，雪森厚夫想再和她打个招呼，却被人墙挡住了。

这时，阿久津夫人跑来。

“我叫石川桑找的士去了，咱们走吧。”

他们快步走着，一群记者象猎犬似地紧追。阿久津夫人和阵内夫妇乘一辆，阿久津律师和雪森厚夫、阵内彻吉乘另外一辆，卷起报社旗帜的车子在后面跟踪着。

这两辆车先左右分开，迷惑跟踪的车；然后，阿久津命令车子在胡同里穿来穿去，终于把跟踪者甩掉了。

“好家伙，比甩掉苏联的监视船还要难呢。”阿久津对着阵内彻吉笑起来。

下午3点27分。

雪森厚夫总算能够单独呆一会儿了。石子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冷漠地望着在风中摇曳的绿树梢，风也在向他祝福。夕阳拖长了他的身影，在前面为他引路。黄色的花朵一会儿聚集，一会分散，十分喧闹，那是“向日瑞树”低垂的树枝，它是报春的花，它一开放，人们就得知春天来到，这已是多年的习俗了。桃



花也一串串地竞相开放，地面上到处抛弃着吃过的空点心袋和糖果盒子，游人已经离去了。他坐在长椅上，沐浴着暖风，陶醉在花香里，一片黄色的连翘，象小溪一般闪亮。现在，他不受任何人监视，不听任何人命令，没有质问和弹劾，也不必接受别人的同情和采访，他能够自由地单独行动了。但是，这样平凡的行为，在狱中却只能是一种憧憬。现在干什么也没关系了，即使在那棵樱树下用皮带自缢也行。他站起来，伸出手，用手指摸那即将绽开的红色芽子，表面十分光滑。这样粗大的树枝，足可以支持我到咽气。这棵樱树也许会耐心地帮助我得到人世留给我的最大的自由吧。

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我生存的余地了。和阿久津夫妇以及阵内一家在银座吃罢午饭之后，独自来到御茶水，漫步在布川汽车修配厂附近。加油站后面，盖起了一座新大楼，占了原来的停车场和员工宿舍的地面。一楼是车间，许多干活儿的员工都是陌生的面孔。想看一看布川一郎的炯炯目光，但在从前的社长室的地方建起了一根粗大的柱子。

从那里乘国营电车去三鹰，寻找从前住的公寓。那里已变为新建的高中的网球场了。那些散发田园余香的田地和杂树林都已消逝，建成和东京市中心一样的公寓和高级公寓林立的大街了。那家医院也今非昔比，一排排的新病栋，现在是规模很大的医院了。九年的变化如此巨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来到植物公园，才算找到了往昔的景色。

雪森厚夫忽然清醒过来，他要从那樱树枝上挣扎出来。他还有事要做，他想沿着那一次在雨中和和香子一同走过的小路走去。凋谢了的玫瑰园，满目凄凉。走出后门，那里有一座纪念死亡动物的万灵碑，一家因淡季而关着门的茶店，茶花过了盛开季节，落英遍地；迟开的红梅，血一般殷红。来到深大寺正殿前面，才看

见两三名香客。他忽然想求神签了。

他摇晃着被手磨得精光发亮的六角形竹筒，倒出竹签来，是一个“末吉”签，

“积雪压弯嫩竹枝，春日来临又挺直。”

“抽签人有如被积雪压弯的竹枝，且待春日来临，又直立如初。虽受一时之苦，春来当交好运，有所发迹……”

“发迹”二字令雪森厚夫笑了起来，他瞥了瞥穿白袈裟的僧人。如果以“积雪压弯的竹枝”来形容我的牢狱之灾，未免过于轻松了。尽管这签中忤语既有过分夸张之处，又有语意不详之句，但他心情倒有了几分平和。毕竟没抽到那凶签，他很高兴。

设有虹鳟<sup>①</sup>钓鱼池的饭店开着，曾与和香子坐过的餐桌仍然摆在昔日的位置，他欣喜地坐下。暴风雨的情景又清晰地从记忆中苏醒，那时假山的瀑布增大了流量，雨滴在池面上激起无数水花。风吹雨打的声响又在耳中回响，和香子秀丽的笑脸又浮现在眼前，就象在狱里接受奥田神父洗礼时感到与神接近那样，他感到又与她接近了。神啊，我在追寻她……他祈祷着。是的，如果没有她，连一刻也不能生存了。虽然58岁，他仍然象初恋的青年似地祈祷着。然而，迟了，太迟了，无限的悔恨。

他要了一份水晶糕，连一半也没吃下，又回到三鹰车站。5点过了。去参加6点由切替教授主持的庆祝会吧，也许在那儿能看见和香子。本来邀请他参加庆祝会时，他觉得大学是个与他格格不入的地方，他羞于出现在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声援者之中，所以他以家人要团聚欢宴为借口拒绝了。但是，他现在改变主意了。他恨不得尽快前去。

剪票口旁边的商店挂着“新干线爆炸案判决！”的广告，他停

---

① 虹鳟是日本一种养殖淡水鱼，长约60公分，有斑点。

下来，想起和田记者说的话，买了一份 A 报晚刊。他在车里打开报纸，浏览了一下判决要点和记者招待会的报导之后，白发苍苍的肥野警部补的照片和占了两页版面的特别报导《当时的侦察官的自白》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着看着，又想起了小个子弓着腰的警部补粗鲁地怒吼着“快说，这是为了你，喂？”并从里出外进的牙齿缝儿里喷出唾沫的样子。雪森厚夫打了个冷战。

“……说老实话，我也有好几次觉得雪森厚夫并不是真犯人。第一，他没有作案的动机。他身为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收入满好，并且没有激进思想。这样的人去干爆炸新干线那样的政治行为就过于离奇。第二，他本人自述的当天的行动也似乎很真实，也就是说，有可能找到不在现场证明，所以我对上司 M 警部说我没有信心，打算放弃。不料，M 警部非常自信，他说肯定犯人就是雪森厚夫，而且还说逮捕以来到了这种时候要说他不是犯人就丢面子……”

雪森厚夫心想肥野警部补可能说的是实话。虽然主要出面审讯的是肥野警部补，但是不时出现的那个高个子年轻人，记忆力非凡的间柄警部却能把我的“罪行”描述得绘声绘色，可见创作那条理分明的故事的并非肥野，而是间柄警部。

“……在警察系统里，上司的命令是绝对的。我虽然有怀疑，但 M 警部坚持雪森是犯人，我就不能反对。而且象我这样爬不上去的警官有一种特殊的心理，那就是万一雪森不是犯人，责任也在 M 警部，不在我。所以，与其反对 M 警部的意见而得罪他，倒不如迎合他把雪森当作犯人——唉！准确地说。我觉得把他诬为犯人更有利。一经这样决定，我就全力以赴地要把雪森厚夫攻下来。我自己也这样说，机关里人们也这样说。我是‘攻坚之神’，被我选为目标而要把他攻下来的嫌疑犯，在我漫长的警察生涯当中，没有一个不交待的。要攻下对方，自己就要相信对方是犯人，

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己如果有一点点怀疑对方不是犯人，那就攻不下来。而且，当上峰有命令时，这种信念就更加坚定了。我本来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叫我以个人的信念去审讯，我就会迷惑、犹疑、动摇，最后丧失了信心。所以，M警部的命令给了我信心，我才攻下了雪森……”

原来肥野警部补那无比自信的态度不过是逢迎上司的卑鄙的一个侧面啊。我竟然被这种伎俩蒙骗，我多么愚蠢呀。为这愚蠢付出了丧失九年光阴的代价。雪森厚夫好象看见了肥野警部补现在露出市井百姓温和的微笑，长叹了一口气。

在阿久津律师的谈话之后，报上刊登着雪森厚夫的谈话。

“……在肥野警部补审讯时，我由于恐惧而作出伪供，我很后悔。为此充当了九年死刑囚犯，受尽了折磨。不过，我对肥野警部补敢于说出真实情形表示赞赏，我希望他今后能够协助我彻底昭雪。”

连他不曾说过的话也能编出来，厚夫苦笑了。新闻记者真善于制造新闻啊。

翻开另一页，他比较了一下站在声援会人们面前的他和池端和香子的照片。由于从侧面照射的阳光作怪，他脸上的皱纹深得象干梅子，而和香子却白嫩得宛如女学生。两人的年龄差更拉开了。这时，眼前的现实也来证明了。坐在他面前的一位高中生说了一声“您请”，把座让给他，雪森厚夫道谢坐下，但十分感伤。我已经是老人了，不论在谁的眼里都是一个十足的老人了。

他走进R大学校门时，忽然又想逃出去了。他觉得大学这个名称对他格格不入，看到那些生气勃勃的青年男女，仿佛他来这里走错了地方。绕过几幢大楼，走下地下室楼梯，来到切替研究室。阿久津夫人在门前向他招手：“雪森桑来得正好，池端桑也来了。”她那快活的声音在空中震荡着。

下午 5 点 57 分。

“诸位……”切替教授捋着胡须，刚要迈步，阳子跑过来说道：“老师，等一等，绷带开了。”她把垂落在切替教授后背上的绷带熟练地缠在切替教授头上，然后用绷带粘膏粘住。

“嗯，这个……”切替教授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了。“我想说什么啦。噢，是的，我们在这里欢迎雪森厚夫桑和池端和香子桑，开一个宣判无罪的庆祝会。首先，让我们来祈祷检察官不要上诉吧。”

奥田神父和修女们首先起立，紧接着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以及 P 剧团的人们也站起来了。阿久津向阳子递眼色抬起屁股，石川荣之介和野本昭一也仿效着。学生们和家庭妇女们也跟着糊里糊涂地站起来了。

“来，请你们也祈祷吧。”切替教授向在墙边拥挤不堪的记者和摄影师们说道。他们无可奈何地合掌当胸，低下了头。切替教授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钟表声听得清晰，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机械钟表发出了滴滴哒哒的金属声。现在已是 5 点 59 分零几秒了，马上就要一齐报时了。阳子和平常一样，一个劲儿淘气地吐舌头。原来为了吓唬记者们，她和切替教授商议好在差一点儿到 6 点时候开始祈祷，他们匆匆忙忙把表都调过了。

实验水槽里啪嗒一声发出击水的声响，两三名记者吃惊地回头张望，是一条鲤鱼或者鳟鱼跳跃。忽然，按照计划，所有的钟表一齐报时了。挂钟、一秒钟摆动一下的西门子大钟、闹表最热闹。摄影的闪光也随着亮起来，摄影师抓住大家吃惊的一刹那按了快门。阳子再也忍不住，咯咯咯地大笑起来，切替教授在笑声中划十字，用手拍打着前额。

“来，大家干杯吧。这葡萄酒是陈年佳酿啦，是我多年以来为

这一天准备的最好的献礼。先喝葡萄酒布鲁哥尼好么？1976年出厂的穆索·夏伦·奥斯庇斯·德·波姆和罗马涅·孔弟·蒙和修。前年是丰收年，每种酒都是佳酿。”

切替教授细长的手指轻巧地动作着，打开瓶塞，给大家的杯里斟满酒。阿久津带头干杯，雪森厚夫和和香子碰杯，摄影师大抢镜头。

雪森厚夫回答记者的提问。

“我衷心感谢声援会各位的支持，漫长的九年当中，我在牢房里，是你们的勉励鼓舞我活了下来。”

池端和香子微笑着说：“我感谢大家。这酒真好喝。”引起了热烈的掌声。

按照预定，结束了采访、摄影和录像之后，新闻界的有关人员都散了，只剩下自己人了，更加谈笑风生了。这时，赤坂的法国餐馆店主身穿厨师服，送上来一道又一道菜，又是一阵掌声。切替教授大为活跃，一边打开瓶塞，一边高声报葡萄酒的名牌和年代。

“这个……这个是1961年的夏托·奥普里扬，非常香醇啦，是法国神父窖存的呀。”

“老师，这酒很贵吧。”阳子问道。

“不知道。葡萄酒不是买来的，是赠送的。喂，奥田神父请喝吧。”

P剧团的演员们在掌声中来到室内中心，《宝岛》的盲人演奏吉他，五个人跳群舞。尖鼻子海盗希尔瓦是堂前检察官、有一个大黑痣的驴子伊约阿是审判长、戴眼镜的熊阿普是阿久津律师、身穿厚纸铠甲的魔术师奥兹是雪森厚夫、长发垂地的彼得·斑是池端和香子，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研究了每个人物的习惯动作，模仿得维妙维肖，堂前检察官机械地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

又坐下；审判长用小指抓那块痣；阿久津象大猩猩似地捶打胸部；雪森厚夫直立不动；池端和香子在那里打坐。

“你看过晚报了么？”

一个女人问阿久津。她棕色头发，戴着绿色太阳镜，穿紫色毛衣。这是谁呀，她摘下眼镜，原来是和田良江。

“是你呀。我还以为是电影明星呢。”

“就用这种口气问候么？我想听一听你对那篇报导的读后感呢。”

“你这是采访？可是违反规定的呀，我已经要求新闻界全部退场啦。”

“我以个人身分，我是声援会成员啊。”

“那么，你的录音机又偷偷地开动啦。”

“当然。”

和田良江笑着拍了拍的手提包。

“对你真没办法。那篇报导可以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特别消息啦。肥野警部补这个人谨小慎微，是一个屈从于上级、被压得喘不上气的警官，所以，捏造冤案是可以理解的。各个警察署在检举率上竞争，日本警察的检举率达到世界之冠，但是，轻视涉嫌者的人权也是世界第一了。象肥野警部补这样的模范警官有多么可怕，也可想而知了。从战前一直到战后，公检法的意识根本未经改革，而其中又以警官的意识最为陈旧。尽管警察法规定‘警察以保护个人的生命和人身财产为己任’，首要的任务就是保护个人；但是，不守法的恰恰是警官。”阿久津越讲越起劲儿。

雪森厚夫总算摆脱了人们的祝酒、询问和自我介绍，走到池端和香子身边。

“回去以后做些什么？”

“在家里，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来了一大群，真受不了。赶

也赶不走，象苍蝇似地。本想全家吃顿团圆饭，可是门铃一个劲儿响，没办法，只好请他们走进家里，一边回答采访、一边照像、一边吃饭。”

“我多亏阿久津先生把他们甩掉才去了银座。”

“我家本来就无处躲，再加上月冈律师又特别喜欢记者。他还要求我和他一块儿吃饭照像呢。好不容易等他走了，我才去美容厅。”

“噢……”雪森厚夫发现和香子发型变了，长发已剪短，经过电烫，恢复了被捕前的风采。

“剪短啦。”

“嗯，为了滑冰。”

“明天一起去滑冰好么？”

“好呀。”

“上午10点，刚开场时最好。我想这个时间不会改变吧。”

和香子深深点头，他心里透出了一丝光亮。他打算今晚在这里与和香子见一面之后就不再见，回根室去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这样一个卑下的人与她不配，这个思想促使他急于离去。但是，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失掉她。他后悔交给她那篇《忏悔录》了，如果她还没看，想请她还回来呢。

“我到神代植物公园去啦。桃花盛开，从那里走到深大寺。”

“哟……”池端和香子刚要插话，走过来一个戴太阳镜的大个子女人，向他俩致意。

“我是A报的记者。”

这个人进行过化妆，发型也改变了，为的是不让别人认出来。

“你们看过A报晚刊了么？”

池端和香子摇头，雪森厚夫点头。

“您有什么感想么？”

“想起九年前的审讯，不寒而栗。正象报上说的那样，用那种



方法严加逼问。我太脆弱了，我太愚蠢了，如果能象池端桑那样坚强就好啦。因为我胆子小，如果现在他再审问我，说不定我又吓得作为供啦。不过，太迟了，我恨他为什么在一审时不在公审当中说真话。”

厚夫想对她说他的感想和报上登的不同，但和田记者又问道：

“您今后打算怎样生活？”

“回根室。在那里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雪森厚夫的眼梢看见池端和香子正以好奇的目光望着他。他说得斩钉截铁。

“在根室做什么？”和田记者继续追问。

“还不知道，反正要干活儿，不劳动不得食呀。”

雪森厚夫忽然想起末子约他和他们共进晚餐，要在6点回到他们住宿的上野旅馆。现在已经6点半了。必须赶快打电话道谦。

“喏，雪森桑，你写书不好么？以这桩冤案为背景，写一本你一生的回忆录。”和田记者说道。她毫无顾忌地介入别人的生活，语气那样自信，完全是记者式的。

“不，我没有那样的文采。”

“我听说您会写诗歌呀。您只要如实地写出您坎坷的人生历程就行了。您在狱里没写日记么？”

“写过，不过，那是不能给外人看的。”

“把它改写，使之能为外人接受就好啦。”

“我的一生是无数后悔的连续，是凄惨的、空虚的。没有什么值得写的。”雪森厚夫说时注视着和香子的反应。她如果看了我的《忏悔录》，就已经知道我是多么卑鄙的坏人了。这样的读者只有她一个就行了。

“太遗憾了。”和田记者失望地说。“不过，如果您想写的时候，请首先和我联系吧。”

切替教授拿着酒瓶，身后带领几名青年走来，向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一一介绍，有声援会新闻编辑、声援活动经费筹措负责人、为今天免费提供菜肴的赤坂食堂店主、声援会事务所的学生和职员们，其中有些人曾去探监或者通信。

“他们都坚信你们是无辜的，为你们的昭雪贡献了力量。大家都在工作繁忙之中挤出时间，还有那位和田良江桑写了很多文章。他们都说如果不能为你们申冤，就没有上帝。我也为了能使上帝存在于我们之间而祈祷啊。”

声援会新闻编辑说道：“我请求您为我们写一点东西。”

“好的，我写。”雪森厚夫立即答应了。池端和香子却说：“我不会写文章……请把我在狱里写的乐曲刊登出来吧。”

“多么想听一听那些乐曲呀。”那位戴黑眼镜的吉他师说道。

“只不过是消磨光阴而写的，太粗糙，惭愧啦。”

和香子借用P剧团的手风琴，演奏起她自己创作的乐曲。吉他师与她合作，形成两人的合奏，分散的人们围拢过来，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地聆听着。

阿久津纯和石川荣之介耳语着。

“阵内勇吉桑住院了。因为松田教授诊察之后，要求立即住院，所以由教授介绍住在Y医院。”

“是在阳子的医院么？”

“哈啾，您夫人和松田教授商量决定的。”

“女人家。她什么也没对我说……”

“我现在正想告诉你呀。”阳子罕见地用小声说道。“松田教授很忙，3点才诊察，4点过后给我往医院里打来电话，然后，阵内勇吉的父母和哥哥带他去医院了。我刚才打电话，说他已经住进病房。他本人好象很愿意住院，大概他认为住在铁栅栏里安全，能躲避检察官的迫害吧。噢，我想起来了，他母亲让我转告雪森桑，

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所以今晚预定的家族会餐就取消了。”

“诊断结果怎样？”

“怀疑是精神分裂症。”石川荣之介说道，“起码要比监禁神经官能症重得多。”

“怪可怜……”阿久津为了向雪森厚夫转达，向他走近，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池端和香子演奏手风琴。

“噢，先生。真了不起呀，这样美好的音乐，池端桑是一位音乐家，能写出如此动人的乐曲……可是，我在狱里一无所获，九年的光阴虚掷了。”

“你说得对，她可以成为一位作曲家，她不仅能写这种流行歌似的曲调，还写了许多古典乐派的钢琴曲呢。”

“在狱里么？”

“当然是在狱里啦。”

“既没有钢琴，又没有乐器……这样的才能真难以想象啊。我一无所长，因为我没上过学校，没有教养啊。”

雪森厚夫眼角上的皱纹更深了，他无力地垂下头。他那绝望的样子使阿久津深受感动。他生怕再使他受打击而有些畏缩，但是他不得不把阵内末子的话转达给他。

“勇吉……这样啦。不过，住在阿久津夫人的医院里太好啦。可是，末子，阵内末子现在在医院么？”

“大概还在那里吧。”阳子说道。“对啦，从这儿打电话问问吧。我去向切替先生打个招呼。”切替教授正在合着池端和香子的乐曲节拍蹒跚地跳舞，阳子过去和他说了几句，走了回来。

阳子拨动电话号码盘，一会儿，阵内末子在电话里讲话。雪森厚夫和她谈了许多。当池端和香子的一曲终了，博得满堂喝彩时，他放下电话，仰起脸来，眼里闪着泪花。

盲人吉他师用力握住池端和香子的手。

“祝贺你，这乐曲太动人了，你将成为作曲家，我想听到你的全部作品。”

“谢谢。”

池端和香子也握着吉他师的手，从他那戴着黑眼镜的脸上，她回想起暴风雪之夜在风莲湖畔民宿里的相逢，他在吉他伴奏之下大唱甲壳虫歌曲的情形。P剧团的名称，她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当时剧团里的人们的面庞和穿戴打扮，仍然记得清清楚楚。

扮演审判长的是红鼻子团长，戴假鼻扮演堂前检察官的是身体强壮的团长夫人，他们兴高采烈地唱着甲壳虫歌曲。

池端和香子忽然发现雪森厚夫满面愁容地站在角落里，池端和香子感到痛心，他不是已经陷入极端的绝望之中了么。她立刻跑到他身边去。

“怎么啦，看你那样无精打采地。”

“勇吉住院了。”雪森厚夫凄楚地说。“我现在想去医院看看。”

“是吗……”

“他是在单人牢房里弄成那样子啦。他的神经受不住那里的折磨。”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

她抚摸着温暖的大手，但是，他的手在颤抖着。

“我去一趟吧。阿久津夫人要去医院保育所接女儿，我和她一起去……”

“8点我和母亲一起吃饭……”

“替我问候母亲。噢，你的电话号码和从前一样吧。我住在这家旅馆。”

雪森厚夫递给她一个纸条。

他默默地走了。周围好象失去了阳光，一下子阴暗了。P剧团表演检察官、审判长和律师追赶两名被告的活报剧，看起来好象

悲剧了。男女学生们喝醉了酒，喧闹着、追逐着，他们的天真活泼好象在嘲讽她的年龄，好象在说“请看那位老太婆。”

现在，在狱中曾使她苦恼的癫狂似乎又从她的心底的缝隙里泄漏出来了。她精神恍惚，觉得自己散发着体臭，大家皱着眉忍受着。她正这样寻思时，恰巧阿久津在捏鼻子。果然是这样，他刚才发现我的体臭，才躲开我走远的。他不时投过来厌恶的目光，就是这个原因。忽然，切替教授的大胡子脸就在我眼前蠕动，几乎贴在我脸上了。他在我10米之外，这种感觉太不正常了。

本来，这次不想再和母亲争吵了，可是又发生了……从美容院回来，放在桌上的雪森厚夫的《忏悔录》似乎有人动过。包袱布的结原是男人结（正扣），现在变成女人结（反扣）了。因为母亲爱打这种结，我再也按捺不住发起火来了。

“你看了吧？”我问道。“我看啦。”母亲直率地承认。“你并没说不许看嘛。”她说时毫不在乎。

“可是，这是给我的信啊。因为狱里不许囚犯之间通信，他写了好多年，收藏着。”

“所以，我更不放心啦。”母亲说道。她的鼻翼象追踪犯人的警犬似地抽动着。“我想知道他向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你是受他的连累才毁掉一生的啊。我以为是什么道歉的信，所以才打开看的。可是，没想到却是什么鬼《忏悔录》，他也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嘛，我虽然只看了一点儿，可是，一开头就写的是他幼时的盗窃行为啊。他天生就是个贼胚子。孩子啊，我求求你，不要和他来往了。他根本没有资格接近你。”

“不对，”斩钉截铁地回答了母亲。但是，我并没有信心说服她。要动摇母亲长达九年之久的一贯的偏见，我们所掌握的根据太少了。审判只不过抛出被告的一些片段，而且有时证言涉及我这个共同被告时又被勒令退庭，审判官也许是为了考查我的证言

的可靠性，只让我得知有关我的极小的侧面。新干线爆炸案的全貌我根本不知道。我只有一个没有根据的信念，那就是我并非是由于雪森厚夫的伪供才被起诉的。

我强压着冲动的情感，我的声音颤抖着。

“不对。不过，我现在不想和母亲争论。但是，有一点我希望你知道。我对他毫无恶感，我喜欢他，爱他，我要和他结婚。”

“啊！……”母亲好象在心上被戳了一刀似地惊叫起来。我立刻后悔了。因为我并没对雪森厚夫提过结婚的事，现在居然对母亲说出来，就觉得结婚这两个字带几分庸俗了。母亲察觉了我后悔的心情，立刻向我进攻道：

“和那种人结婚是你的不幸啊。家教、年龄，都不般配，一个穷困的前科犯，根本没有生活能力。”母亲还在倾吐着对雪森厚夫的不满，我堵住耳朵，再也不听了……

“池端桑，”切替教授的舌头不大灵便了。“我有三瓶1945年产的波尔多红葡萄酒，肖特·穆顿·罗特希尔、肖特·拉托尔、肖特·拉斐特·罗特希尔，作为纪念，请你来打开吧。”他把拔塞器递给了她。

1945年是战争结束的那一年，果然在酒瓶的招贴上印有庆祝法国胜利的红印。池端和香子灵巧地拔出长长的瓶塞，一连拔开三瓶。

“真棒！”切替教授和奥田神父以及在场的许多人，异口同声地称赞她。

“因为我父亲喜欢葡萄酒，开瓶塞就是我的工作了。”

她巡回着为大家斟酒，他们都是一些心胸开阔无忧无虑的人，青年男女、中年妇女、修女，还有P剧团的演员们。当她前来斟酒时，他们都非常欣喜，向她祝贺，向她拍手喝采，向她按动快

门。大家从内心祝贺她无罪获释。池端和香子觉得刚才侵袭她的病魔已经无影无踪了。她有一点儿醉了，心情象汽球，一会儿膨胀、一会儿干瘪，把握不定。由于在狱中多年禁酒，对酒精一点儿抵抗力也没有了，喝一口就醉了。大家都来祝贺，他们相信我们是冤枉的，尽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奔走。今早，生锈的拘留所大门打开了，巴士从门里滑行出来，我再也不想走进那门了，我怒视着那门。没有任何理由就把一名女青年在大墙里关押九年，青春年华、爱情、希望、梦想……一切都被它夺去了，我真想砸碎那扇门。现在毕竟自由了，池端和香子又弹起手风琴，盲人吉他师也操起吉他。

“演奏什么乐曲啊？”

“不知演奏什么才好，头脑里挤满了音乐，吵得我受不了。”

“噢，我也有过这种情况。你只要从一首乐曲开始演奏就可以清爽了。”

“是么，”池端和香子把耳朵里出现的声音移到手风琴上，是一首轻快的舞曲。在那黑暗的监狱里，她“听”到的许多乐曲却仿佛是洞穴里渴望光明的快活的乐曲，那是她的美好的梦想。她连续演奏了两首、三首，P剧团带头，大家都跳起舞来了。哟，修女也跳起来了。第四首乐曲奏了一半，好象音乐的储藏库里枯竭了，乐曲嘎然而止了。

“到此为止吧。”她放下手风琴，大家莫名其妙地愣了一会儿，才又拍起手来。

“你不妨事么？”盲人吉他师担心地问道。

“有点儿累，指法不习惯……”

“请你休息吧。”吉他师体贴地说道。“下面我们来演奏。”

他们拿来吉他、手风琴、萨克斯管和锣，问切替教授在研究室里是否可以演奏。

“没关系。现在在大学里正度过复活节假日，这里是地下，附近的学生会馆还要热闹呢。”

仿佛刚从洞穴中望见栅栏外面的光线又消失了，洞里又被黑暗所笼罩了。虽然能听见P剧团的演奏，但是那么遥远、那么难懂、那么喧嚣。现在，大家望着我，那是因为在分泌难闻的体臭，大家受不住了。癫狂又向她袭来了，池端和香子大口地喝下玻璃杯里的红色液体，胃里冷热不均，很长时间也调整不过来。池端和香子有些恶心，瘫软地坐在椅子上。

她回想着，当她向母亲说出要和雪森厚夫结婚时，妹妹在一旁听着忽然喊叫起来。

“姐姐，你要结婚可太轻率了。由于你受到法律审判把我的婚姻也破坏了。而且，我已经30岁了还没结婚，精神病犯人的妹妹，谁也不肯娶呀。弟弟虽然大学毕业，但是要就业就得调查身分，结果都吹了。失业两年，才算找到一家有外资关系的三流会社。这并不是姐姐的责任，而是由于对无辜的人起诉的检察官造成的。但是，如果姐姐不和那个雪森厚夫来往，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是他毁了咱们全家。大家受了多少苦，姐姐也该多少为大家想想。现在好容易无罪释放，就连我也非常高兴，我衷心地祝贺姐姐。可是，你要和他结婚，那未免太轻率了。我如果有一个前科犯的姐夫，那就没有人要我了。请你再也不要给我、给我们，给母亲和弟弟增加烦恼了……”

妹妹一口气把胸中的积怨都吐出来了，她一边说、一边哭，我不知该怎样做才好，她的话仿佛是我泼了一头冷水。

但是，妹妹说了一会儿又恢复了理智，停止了喊叫，流着眼泪向我道歉。

“对不起，姐姐。我并不想这样说的，我只想求你不要责怪母亲看了那人的回忆或者是信。可是，母亲，还有我们，都为你担



心。喏，姐姐，我求你，和那个人分手吧，找一个正经人结婚吧。”

我一言不发，拿着雪森厚夫的《忏悔录》走进父亲的书房，把它装进钢桌抽屉里，锁好之后把钥匙放进手提包，走出家门到这里来……

“池端桑，你脸色不好呢。”

和田记者说道。

“嗯，我累了。”

“送你回家吧。报社的车在这里等着呢。请吧。”

“我也一起去。”阿久津律师也跟着走出去。

下午7点半。

R大学背后，O旅馆的一间客房里，能势警视长和大贯、堂前两位检察官正在用餐。这次集会是由堂前检察官发起，通过也在东京高等检察院公安部的大贯检察官转告给十分关注新干线爆炸案判决的N县警察本部能势警视长的。虽然集会的目的是对今天的判决交换意见，但是，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A报上刊登的肥野警部补的告白，所以，都想听一听肥野的老上级能势的意见。

“总而言之，这篇报导未和我打招呼就发表，我不仅吃惊，而且感到忿慨。”能势警视长困惑地咬着他那厚厚的下嘴唇。

“他没表示过要干这样的事么？”大贯检察官一本正经地、好象审讯似地问道。

“没有。他在八年前退休，回到他妻子的娘家务农，逢年过节都来我家串门。他大概的情形我都知道，根本看不出他居然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他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干这事呀。”

“听说他退休之后，想写他经手过的案件的回忆录，收集资料、走访同僚，以便帮助他回忆。他也找过我核对新干线爆炸案的侦

查时间和一些事实经过。但是，关于要把自己负责的审讯全部推翻的事，他可只字未提啊。有一件事是能够猜得到的，那就是他恨当时和他一起负责审讯的间柄警视正，现在的御成门警察署署长。因为最近舆论界大肆宣扬冤案，开始指名责备当时的侦查警员，间柄忽然失去自信，他说那次审讯当中的强制手段是在肥野的影响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呢。”

“能势桑，”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的大贯检察官向前倾斜着他那笔直的上身，贴近黑黝黝的一张精明的脸。“你还记得么，我下决心起诉之前，你和间柄警部，还有肥野警部补三个人一同到我的房里来。”

“当然记得啦。”

“那时给我的印象是肥野警部补是掌握侦查的主导权，而比他年轻的上司间柄警部却象受他的压制似的。那是为什么？”

“一开始，肥野非常热心，推出雪森厚夫和池端和香子，把他们当做犯人。但是，与目击者见面时却只有一个人表示肯定，而且作案动机也很薄弱，并且雪森厚夫还说出了不在现场的情况。不料，当侦察总部犹豫不决时，间柄却满有把握地认为犯人就是雪森和池端，要他去取供。所以，在间柄的支持之下，肥野拿出一向没有过的干劲儿去审讯，终于取得了口供。但是，我们绝对没有A报上所说的过苛的审讯，而且，我领导的民主警察也绝不会干那种事。”

“我本人参加了审讯雪森厚夫，我看见他主动交待的。肥野警部补这次突然发难是不能容忍的。他甘冒违反公务员法的风险如此诽谤警察，莫非背地里有利可图么？比如说A报社给他一大笔钱。”

“有这种可能性。那个肥野虽然是个单纯的耿直的汉子，但名誉金钱的欲望相当强烈，他以多次获得长官奖赏和总监奖赏为荣，

对于退休金津津计较，退休时某人送他的饯别钱少了，历时数年之后还耿耿于怀呢。”

“可是，打开窗子说亮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雪森和池端还有守屋等人以及Q派的成员是真犯人么？”

“当然是啦，除了他们再也没有真犯人了。因为他们是从五、六十名可疑分子当中筛出来的呀。”

“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我也认为他们是犯人，不会错的。我阅读解送记录和侦察经过报告书时对此案就有了把握，尽管在一审当中他们否认，我丝毫也未动摇，而且在彻查二审公审记录时也没有改变。”

大贯检查官说完朝着能势警视长微微一笑，然后又看了看一直面带笑容静听他俩对话的堂前检察官。他常在警视厅的武道场里遇见这位柔道五段身材魁伟的堂前检察官，虽然在法庭上堂前检察官象一尊威严的石像，但在平时却沉默寡言，而且爱笑容可掬地聆听别人的谈话，是个和蔼的人。柔道二段的能势警视长曾多次和堂前检察官较量过，在厅里的咖啡店里也闲聊过。

堂前检察官被白葡萄酒染红了脸，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今天的判决，我也无法接受。辩护一方提出的不在现场证明，公审时被我再三反驳早已漏洞百出的了。Q派策划、雪森和池端执行，大贯桑一审时的看法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今天检察一方遭到如此惨败，虽然归咎于我执法不利，但也是由于辩护一方巧妙地利用了新闻舆论。发表肥野警部补谈话的是A报的女记者和田，她和阿久津妻子在R大学是同学，莫逆之交。至于阿久津这个人，是一个为了获得证言而不惜与证人搞性关系的下流胚，而且，娶证人为妻之后，又利用她活动A报的和田记者，这种作法是极其无耻的了。这次肥野警补的告白，说不定也是阿久津策划的阴谋啊。今天一大早，富士警署的刑事警察就侦察到和田记者从阿久

津的公寓走出来，无疑是在商量报上发表那篇报导的事呢。”

堂前检察官把杯中的白葡萄酒象冷水似地一口吞下。爱喝酒的能势警视长是个酒豪，大贯检察官也是个能喝善饮的人，他俩已经喝干一瓶了。堂前检察官打电话要酒，“送葡萄酒来，红的白的都行，一千圆一瓶的廉价酒，送3瓶来。”

“那么，我告辞了。”能势警视长站起身，因去N县的末班车从上野站9点06分开车。

“劳您大驾，太不敢当了。”堂前检察官垂头施礼。“您的宝贵意见很有价值，而且给我增添了勇气。”

“噢，能势桑也快要离开警界了么？”大贯检察官问道。

“哈呀，”能势警视长忽然垂头丧气了。“再过一周就退休了。我的第二人生是N县汽车驾驶学校副校长啦。”

“长期以来，您辛苦啦。和你一同办了许多案子，我不会忘记的。”大贯检察官和能势警视长握手。

“的确是……”

“您尽全力获得逮捕犯人成果的就是新干线爆炸案，为了您，我也不能让这案子付诸东流。”

“请多关照吧……”趁着侍者前来送葡萄酒，能势警视长走出去了。

剩下大贯检察官和堂前检察官两个，他俩又对酌起来。大贯检察官有点儿厌恶地说道：

“这位能势完全灰心丧气了，因为他豢养的狗咬了他的手，肥野是他的心腹人。”

“退休警官嘛，什么力量也没有了。肥野是深知这一点的。你在职的时候有来有往拍你的马屁，一旦看穿你要下台了，就毫不留情地背叛。警察内部好象上下有纪律统一着，其实和旧军队里一样，军官、下级军官和士兵，三者历来不和呢。”

“今后要想反驳肥野的告白，能势已经指望不上了。”

“走间柄这个棋子才是上策。在法庭以外肥野不论说什么也影响不了公审。不过，对我们不利的是上诉审判时最高法院的法官里有害怕舆论、爱做好人的人物呢。总之，作为应付舆论的对策，我们需要间柄。如果这次出卖激怒了间柄，他就会和我们合作了。要维持警察的威信，利用现职的权威人士是最上策。本来间柄说8点来这儿的，我对他刚提到有关A报的事，他立刻就OK了。”

堂前检察官笑时耸动着他那厚实的肩膀。经常昂首阔步却又不免细心地观察一切，这就是堂前检察官的特点。大贯检察官对这位同一所大学里比他先毕业五年的堂前检察官一直很敬佩，对他的工作能力更是自愧弗如。堂前善于学习，不象大贯那样偏重于理论，他善于把错综复杂的案件巧妙地解开。当一审全体被告翻案、辩护一方对交待的任意性提出疑问、法庭上呈现混乱时，背地里支持他取得了接近求刑判决的，就是堂前检察官。

“这次判决，好象一下子刮起责难检察官的风来了。”大贯检察官一边给堂前检察官斟酒一边说道。

“特别是A报。”堂前检察官神态自若地笑道。“那家报纸在60年代末大学学潮时，支持‘全共斗’，至今还幻想在大学里闹革命呢。他们爱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同盟军，直到发生联合红军私刑杀人案之后，才一下子沉默了。这次的冤案政治宣传，倒是A报起死回生的关键了。不过，喧嚣的人会疲倦，不能持久，这是铁一般的规律。等A报喘息的时候，让B、C两报发动批判肥野警部补的攻势，间柄掌握了许多材料。刚才对能势一点也没透露。间柄说，肥野的男女关系很乱，现在在佐仓的是他的妾，他妻子在老家山口过着凄凉的生活。他把特别消息给和田记者，说不定也是美人计起作用。间柄署长经常命令御成门警员跟踪和田记者，她把肥野安置在旅馆里，他俩憋在房间里一呆就几个小时，肥野和

和田很快就要露出尾巴来啦。到那时就可以让 B、C 两报写出‘性诱惑采访’的丑闻了。还有，你来之前，有报告说和田记者和阿久津现在正在出席 R 大学切替教授主办的庆祝会，雪森和池端也在那里。其实，他们的声援会里有我们的便衣化名充当会员，而且混进了中枢负责会计，所以，这里什么都一清二楚啦。”

“上诉的事你打算怎样处理。”

“还不知道。因为，那要看上边的大人物怎样吩咐了……”

“我认为上诉理由是充足的……”

大贯检察官心里却响起他的老校友地方检察厅长的一句话，——被告是否真犯人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找到合法上诉的理由。

“嗯，现在为时尚早，今后从容地复习一下公审记录吧，这个复习需要你的帮助，拜托啦。”

“哈啍……”

8 点整，仿佛时钟报时一般有人敲门，间柄警察署长的大个子出现了。

## 第六章 春 冰

水道桥车站前的景观完全改变了，厚夫大为惊讶。溜冰场的半圆形屋顶不见了，代替它建起了一座漂亮的黄色大楼，十分引人注目。冰场迁到哪儿去啦，经过打听，才知道就在这大厦的6层楼上。仍是10点开场，和从前一样。走出电梯，站在冰鞋店前的和香子正向他招手。

“早啊。”

“冰刀全锈了，请人家替我换一副新的。”

“我的还好。外甥彻吉替我涂了油保存着，又给我带来。那孩子真细心。”

“我的冰刀不行啦，扔在库房里，又发霉、又落满灰尘、又生了锈。不过皮革部分擦拭之后还很好。”

从前见过面的店主人向他们打招呼，厚夫的冰鞋也是在这个店里买的，后来修鞋和磨刀来过好多次。

“我在电视里看到了，祝贺你们。受苦啦，唉，那时你们常来，忽然不见了，我纳闷是否出了什么事呢。昨天一看电视，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这里完全变样啦……”

“I先生已不是这里的专职教练，他去高田马场的市民冰场任教去了。”和香子说明了教练的情况。

“高田马场……”

“嗯，三年前新建的。”店主人解释道。

“到处都建起冰场来了，虽然从前仅仅有品川和这里。谢谢

啦。”和香子接过冰鞋。亮锃锃的冰刀是从前I先生推荐的英国制高级品。

开场铃响了，他俩首先走进冰场。四名女学生也随着进场。

·平明如镜的冰面在晨光下闪烁。当冰刀踏上冰面的一刹那，他们立刻又恢复了从前溜冰的感觉，毫不困难地滑行了。膝部弯屈、放低重心，速度逐渐增快，风在耳边欢快地掠过，绕场一周之后已经轻捷如飞了。冰不夹杂任何虚伪，平滑而又单纯。冰和我的世界，多么自由，多么欢乐呀。直线、曲线、蛇行、前进、后退。和香子滑过来了。短裙下面美丽的长腿在跳动着。她象小鸟似地立刻超越了厚夫。厚夫来到冰场中心，观赏着和香子的滑行。她沉下身子，好像要跳跃，却踌躇一下改为旋转了。刀刃划出闪光的银色圆环，从立式旋转逐渐蹲下身子，变为坐式旋转，然后又站起来双脚交叉高速旋转象陀螺一般，却又突然跳出轴心。

“太棒了，一如往昔啦。”厚夫戴着手套鼓掌。

“退步了。因为心虚所以没跳起来。”和香子又大又圆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血液流通，皮肤呈现玫瑰色，胸部急促地起伏。

“真怪，九年空白之后还能很快恢复从前的感觉。”

“那是肢体有记忆啊。不过，腿和腰都无力。”

“有一些。不过，放风时练过腿屈伸，所以也不是很难过。”

“哟，你也练过？我一直保持练一个小时的腿屈伸，大家都惊讶极了。”

他俩又练起8字，划出身长3倍直径的8字图形。厚夫的大，和香子的较小一点。厚夫划不成正圆，重新修正就越出了原来的轨迹，他歪了歪头。

划圆的功能并不是人天生带来的，它把你的弱点诚实地表现出来，和香子划出美丽的正圆，第二次、第三次的轨迹都与前者只差2厘米以内。



“毕竟是你素质好，我简直划不上来啦。”

“我在牢房里打坐时，也在心里划8字呢。说不定起了作用。”

当和香子倒滑圆圈时，一个黑团猛冲过来。她慌忙躲开。原来是三名穿冰球鞋的学生。他们接着闯入厚夫的圆圈，滑乱了他的轨迹。从他们带着嘲笑的脸部表情上看得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又搞乱了正在作规定花样溜冰动作的妇女们的图形，冰刀挂倒了一位妇女，嗖地从一旁逃跑了。

“太可怕啦，从前可没有这样的。”和香子说道。

“有的人并不是故意闯入别人图形，可是没有象这样明明知道而又故意妨碍别人的呀。”

一位妇女抗议了，于是那三个青年还口说了些什么。他们每转一周就骂那妇女“老太婆，见鬼去吧！”“笨手笨脚的老太婆！”

“出去吧。我不愿在这里了。”和香子说道。

“他们一会儿就累了。要不，我说他们去。”

“不，不必了。我讨厌这流行歌曲，那么大的音量耳朵都震痛了。我多么想听冰刀在冰上发出的声音啊……。花样溜冰听不见那声音就溜不好……”和香子用双手堵耳朵。

吊在棚顶上的大扩音器用几乎要炸裂的声音播放着流行曲，连歌词都听不清了。

“好吧，我去请他们减小音量。”

厚夫走进进门旁边的广播室。从前为了请求播放音乐伴奏冰上舞蹈，他常常去广播室，那里也应客人的要求加大或减小广播音量。一个男青年坐在立体声装置前面。

“请你减小一下音量可以么？”厚夫请求道。那人默默地瞪着他，也许没听见，厚夫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

“老头子，你有意见么？声音大小由我管。”那青年大叫着。

“可是，那么大声音没法练花样了。”厚夫吃惊地驳斥他。

“你是用腿滑冰，和声音没有关系。”

“不，有关系。花样溜冰应该听见冰的声音。”

那人背过脸去，厚夫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这也算是冰场的服务员么？如果是的话，这个世界的确有些不正常了。厚夫不但忿怒而且厌倦了。和香子从冰场边上离开冰场，堵着耳朵在窗边眺望。

“那个塔，是不是叫做阳光大厦？哟，听说是在咱们住过的东京拘留所遗址上建起来的呢。”

“好象是的。那么高的塔总有点儿不顺眼呢。”厚夫望着那座好象勉强竖立起来的木槓子似的大厦说道。

“那塔有朝一日也会毁掉，人为的东西都会毁掉。”和香子痛苦地自语着。

“我去要求减小音量，反而被人家抢白了几句。可怕的地方。”

“走吧。”和香子气哼哼地蹬着扩音器。

当他俩正要离开时，白发、粉红色滑冰服装的老太太走近前来。她的声音那么尖。

“我看好象是你们，可是，很久不见啦，我怕看错了呢。你们两位一点也没变，依旧那么年轻，滑得那么好。你们一直跟教练学的么？”

“不，我们去旅行了一个时期。”和香子说道。

“好长时间的旅行啊，到国外去了么？”那位评论家夫人似乎不知道他俩的情况，十分羡慕地说道。

“您每天来么？”厚夫问道。

“眼下冰场多了，有时来这儿，有时到处去转。品川、池袋、王子、高砂、高田马场……”

“有音乐不吵人的冰场么？”

“那就去高田马场吧。别的地方都吵。”

“高田马场几点开场?”

“平日是中午开场，星期天上午10点开场。哟，你看那个人，后内环一周跳起步的后内圆的划法真少见哪，所以落脚时站不稳嘛。是不是。”

那几个辱骂妇女的少年又过来了，简直是一伙不讲理的强盗。“老太婆”、“笨蛋”……

“他们是小学生，”评论家夫人解释着。“一到放春假，这类人就多起来。不过，他们快走了，不要理他们就行啦……”

厚夫给和香子使眼色，他俩离开了冰场。和香子作出用手把阳光掬到脸上的动作。

“太失望了。这就是九年来梦想着的滑冰么?”

“去高田马场看看吧。心诚能感动上帝。”

两人乘上国营电车，车里很空，他俩身旁都没有人。

“昨天，阵内桑怎样啦?”刚坐下，和香子就问道。

“不大好。过度兴奋，已经送进保护室了。好容易判决无罪，母亲又在忧伤。他说检察官仍然尾随他，要杀死他，非常恐惧。”

“你看，”和香子用目光扫了一下坐在对面的一个正在看报的身穿藏蓝西装的人。“他好象是检察官派的特务呢。”

“你是说……”

“好象一直跟踪我们，他站在那个黄色大厦门口。”

“是么……”

“喏，”和香子耳语着。“我很理解阵内桑恐惧的心情，那并不是妄想而是事实啊。检察官逮捕你我这样没有任何罪过的人，威胁逼问，判下了死刑和无期。虽然我们依法获释了，但是，那个检察官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肯定会派侦察员跟踪。你不这样认为么?”

“那么严重么……”

“不止阵内桑的痛苦，我，昨天发现自己又有难闻的体臭了，我感觉到别人捂着鼻子躲着我了。虽然这是从前的神经官能症症状，但是，仔细一想，和在狱里的情形一样，女看守不分昼夜地监视我，这个和香子是个臭犯人，是个凶恶的犯人，她们的眼色就是这样。所以，我分辨不清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现实了，我非常痛苦。”

厚夫痛心地望着和香子额上深深的皱纹，狱里长时期的痛苦已经变为疼痛在她的身上纠缠着，他真想拥抱她，把她的痛苦吸出来。但是，在新宿车站要换车了。

山手线电车里很拥挤，两人不能更深地交谈，只好眺望车外的景色。街上的高楼大厦显然增多了，每座大楼的楼顶都有文字广告或者引人注目的造型，简直是广告塔。远方望得见更高大的“木椰子塔”阳光大厦。一想到一审时我们就在那大厦下面的巢鸭监狱里度过被求刑为死刑的痛苦时刻，仿佛那象征富有与繁荣的高楼大厦就是吸吮我和和香子的鲜血成长起来的丑恶的吸血怪兽，厚夫把目光避开了。

这样的感触，在一旁捧腹大笑的大学生或者悠闲地把买来的东西装进纸袋的妇女们都不可能想象得到，即使详加解释，也无法理解。他忽然回头一看，和香子已在窗口背过脸来。

“你讨厌那塔吧。”

“是的。我想到那塔下有几万、几十万囚徒在呻吟，我的心都要碎了。”

“心都要碎了。”厚夫完全同感，他的心也在剧烈地疼痛，好象也要碎了。

从高田马场车站走上一段缓坡，在商店街的尽头就是市民冰场。开场还差五分钟，从门厅玻璃向里观看，整冰车正在冰面上行驶。

“你看，那个人又跟来了。”

和香子用目光指着外面花店门口。厚夫一惊，果然那穿藏蓝西装的男人站在那儿。刚才车上那个“看报的人”看不见脸面，弄不清是否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很象那个人。

“是组织派来的特务吧。”

“是的，一定是堂前检察官的部下。”

这时开场铃响了。入场的只有他俩，没播放音乐，亮晶晶的银白色冰场，既宁静，又雅致。

“总算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了。”和香子高兴地向冰上滑去，厚夫从后面追来。刀刃在冰上发出喳喳的声音。“就是这声音，我就想要听到这声音！”和香子嚷着做了一个跳跃。前外一周半，成功了，刀刃落在冰上，铿然有声。然后是旋转，冰刀尖扎在冰上，反转的刀刃发出动听的啾啾声，她旋转着。滑冰时的各种声音是一种乐趣，在刚才那个冰场里，流行歌曲用暴力剥夺了这种乐趣，如同在小鸟树林里播放俗陋的广播节目一样。他俩划开8字了，如果单刃准确地滑行，发出轻快的声音；如果双刃就发出浊音。分辨着声音，练习滑冰，进步就快。

“哎呀，果然是你们。”有人打招呼。

“I 老师！”和香子致意。厚夫恭敬地行礼。

“看见生人在那里用心地练习，我心想这是谁呀，真是久违啦。噢，祝贺你们。你们两位受苦啦。我在报上看到你们的事啦。”

教练已留下胡子，带点儿壮年人风度了。从前他刚刚三十来岁，还有些稚气呢。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和香子说道。“我们已经九年没滑了，应该怎样练习才能恢复从前的水平呀？”

“和运动员病休之后的恢复课程一样吧，首先是正确地掌握身体的重心。第二，要比平时更注意弯腿部，上体下沉，锻炼腰部。

因为重心和腰部是滑冰的基础，所以重点恢复它。”

“噢，太棒啦。”和香子跳起来了。

“为什么？”

“老师，你说的和从前我初学时完全一样。”

“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教练向和香子闭起一只眼睛。

“那么，咱们上一会儿课吧，我正好有 30 分钟空暇。”

“有劳您啦。”两人大喜，低头行礼。

8 字形、3 字形转体、双 3 字形、结环形，在复习图形中时间到了。教练不愧为前全国冠军，对他俩的任何细小的失误都指出来。厚夫认识到自己的技术已经退步了，要想恢复就必须下大力气练习。

一群中年妇女走下冰场，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滑冰的技术程度也是各式各样，既有熟练的、也有初学的。教练扬起手来叫她们集合，分为两组，开始训练。

厚夫和和香子为了不妨碍她们，躲在一旁，复习刚刚练过的图形。因为肢体的重心和冰面是老相识，时间和愉快的节奏一同流逝了。他感到和和香子很帖近了，一同在冰上嬉戏，十分满足。他真愿永远这样保持着这种状态。

“喏，肚子饿了。”

和香子面带汗珠走了过来。已经快到下午两点了。厚夫也忽然感到饥饿和疲乏了。和香子滑到教练面前，好象恳求什么，又滑回来。

“说好啦，以后每天上 30 分钟课。”

“每天么？”

“对，每天每天，拚命地滑吧。”和香子爽朗地笑起来。

冰场附近有一家德国菜馆。因为过了午餐时间，倒很空闲，穿鲜红色马甲的侍者闲得无聊，在一旁站着。不懂吃西菜的厚夫，请

和香子要菜，他的目光爱抚着她摆弄菜单的细嫩的手指，凝视着她厚密的黑发下转来转去的大眼睛。她的眼睛似乎感觉到了厚夫视线的热，眨了几下。

“……要这些行么？”

“当然可以啦。”

“不过，是羊肉啊。不嫌恶？”

“你要什么都好。”

“好象你没有主见？”

“当然没有，在你面前。”

“那，咱们在一起生活吧。”

“啊……”

“你看，还是有主见的。”和香子美丽的鼻翼动了一动。“好啦，不必那样吃惊，我只不过说说罢了。”

“因为你冷不防说出这样重要的事……”

“一同生活是重要的事？”她挑逗地问道。

“当然啦。”厚夫思忖着，他在狱中曾经朦朦胧胧地考虑过，而在昨天又认真地衡量过的话要不要对她讲出来。

“你的《忏悔录》，我已经看过了。”和香子露出微笑。“一直看到天亮，全看完了。”

“那么……”厚夫胆怯地说。没有及时取回来是一大失策，现在只有等候宣判了。

“我完全理解厚夫桑这个人了。”

“怎样理解……”

“象你写的那样，一个受尽折磨的人，我非常理解你的痛苦。”

“我没写一句假话，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一个放荡的人、罪恶深重的人。”

“‘你们当中，只有石头无罪’，我没有审判你的资格，一点

儿也没有。”

“你肯这样说，我很感激。但是，我没有能力给你幸福。我是死囚，如果检察官上诉，仍有死刑的可能性。”

“我也是……判为无期徒刑的呀。还有这种可能，咱们条件相同啊。”

“虽说是条件相同，但也可以说是双重障碍。总而言之，国家这个强大的组织正要以强大的力量毁掉我们的幸福。软弱的我们是得不到幸福的。喏，除非检察官放弃上诉，我们从法律上获得自由，否则将来的一切都难以预料。遗憾得很，这就是现实。”

“不！”和香子大叫起来。端菜的侍者吓了一跳，慌忙退去。“不能让检察官和审判官来左右我们的自由，不要去理睬他们，我向往我们的未来。”

“你还记得么？”厚夫凄怆地说。“在风莲川的暴风雪里，你说为了拒绝犯罪者和精神病患者的标签，要与社会作斗争。然而，就是这个社会使我们失去了九年。”

“不，”和香子好象要甩掉什么，双手在眼前分开。“九年的时间并不是丢失的，检察官不是在冷笑么？是他们使我们丢掉的。但是，我们反而得到了九年的赏赐呢。九年之间，你我同锅吃饭，排在同一个队列里，那就是恩赐呀。”

“恩赐……”

“对。圣经上说‘增加罪恶时也增加了恩惠’，九年并不是问题，当然死刑和无期也算不了什么。‘死吧，胜利属于你’嘛。唉，我胡说些什么呀。”

“我理解，我很理解……”厚夫交叉着双手，望着和香子着迷般地讲述时涨红的脸。他觉得她很美，而且已经和她难分难舍了。

“你要理解的话，现在就赶快……”

“如果可能，我愿意那样，不过……”厚夫很厌恶自己犹犹豫



豫的态度，他继续说道：“你和我相差太远了。你可以回到大学继续求学，而我只能回到根室，或者打渔或者当修配工。你还年轻，将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不论是化学家还是音乐家都可以发挥才能。然而，我是一个没有教养的老人，是一个虚掷人生的失败者，你说我与你排列在同一队列，完全错了。你听着，你是生下来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小姐，而我，是《忏悔录》中所写的有着暗淡的过去的不折不扣的罪犯。”

和香子非常认真地听着，当厚夫讲完时，她悲伤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她和方才判若两人似地安静地说道：

“你所说的我都明白了。但是，你误解和夸大了某些事实。首先，我已经不想回到大学里去了。我也不愿再学化学了。对，我想学音乐、我想作曲、演奏钢琴，只要有一架旧钢琴和乐谱就行了。我在石壁里关押了九年，我已不想住在东京了。我想住在安静的、没有暴力式的噪声——包括俗陋的音乐——的地方。而且，不管你是渔夫、修配工、罪犯或者老人，但是，你是一个好人。在谈那些条件之前，首先你是一个流着热血的男子汉。你是雪森厚夫桑。我愿意和你这样的男人一起生活，根室也罢、湿原也罢，我愿跟你去任何地方。”

“谢谢！”厚夫的眼眶湿了，他眨了眨眼。“你的心意我非常感激。不过……”

“你又不过。来吧，吃饭吧。”和香子微笑着拿起刀和叉。

菜冷了，含在嘴里却引起食欲，两人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和香子把一大块肉塞进嘴，噎得直翻眼睛。

“饿极啦。”

“是的，肚子都瘪了。”

“多么想吃这些啊。”

“那里太差啦。”

拘留所里老一套的菜谱，每周循环供给。陈米黑饭、土豆泥、煮烂了的面条、猪肉汤、豆腐杂烩、咖喱饭、青菜汤、青菜浇饭……，那里只顾法定热量而忽视了人的味觉的饭食。

“我计算了一下住过多少年监狱，加上军队一共二十六年。我的半生都被关押了。”

“加上住精神病医院，我也住了十年了。我的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大墙里面。”

“是啊，人是监禁同类的动物啊。”

“监禁、审判、强制劳动、剥夺时间、杀戮……，除了人之外，别的动物是不干这些的。”

“可是，刚才你还说是恩赐呢。我很理解……”厚夫欲说又止，他羞于出口。和香子用期待的眼光看着他，然后又把目光落在盘子上，继续吃着。厚夫望着她身后挂在墙上的大幅铜版风景画：异国城市，山坡上许许多多的人家，当中耸立着教堂，仿佛是带着幼稚的母鸡。十字架在阴云中放射光芒……

“你在想什么？”和香子问道。

厚夫慌忙说：“看那幅版画。我在捉摸是哪个国家。”

“是德国吧。”和香子回头看了看。“我向往这样的地方。我有许多朋友在学校时到国外旅行，那时我没有空闲，生病和学潮，一切都完了。唉，多么想旅行啊，离开这个国家。”

“旅行……很好……但是，到哪个国家也一样，国家既然是组织，它就要剥夺人的自由吧。我对你所说的组织已有切身的体会了。人组成很多组织，但是，或其顶点、或其集中，就是国家。”

“你看，组织的间谍在那儿。”和香子忽然使个眼色。顺着那方向看去，那个穿藏蓝西装的人背着脸坐在那里。他好象在消磨时间，悠闲地喝着咖啡。

“真缠人。把他甩掉！”厚夫站起来，和香子跟着他。那个人虽

然拼命想看到背后，但他挺着腰板，没回头。

商店街上行人很多，走了一会儿偷偷回头一看，有三个穿藏蓝西装的，看不出哪一个是特务。他俩走进了一个胡同。顶头上有一家补习学校，这一带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补习学校，一个挨着一个。走进妇产医院，又回头看看，好象有人躲在街角的墙后。

“他妈的，又跟来了。”

“那边是车站，”厚夫刚要走去，和香子阻止了他。“我在这附近上过两年补习学校，所以，我熟悉这一带。”

弯弯曲曲的胡同的街角上，有一家当铺，从那里拐进去，有一家旅馆，在“休息 2800~3500 圆、住宿……”的标牌旁有一个幽暗的入口。他俩看清后面没有人之后，走进了入口。谁也没有开口，完全是顺其自然的行动。走进房间，和香子靠在厚夫胸前，厚夫紧紧地拥抱她。她用温柔而又甜蜜的嘴唇报答他的诱惑，她溶化了。

和香子朦朦胧胧地醒来了。好象还在女看守的监视之下，住在厚厚的围墙里，6 点起床铃马上就要敲响，开始痛苦的一天了。棚上的木纹、梁、壁橱，都象梦的残渣，勾起她对往昔的回忆，她忽然清醒过来，清晨的阳光照射着的是她的卧室，她安详地躺着，她凄然笑了。

她在柔软的被子里打了一个呵欠，腿部肌肉因为滑冰感到疲劳。下腹部火辣辣的，她回想起被雪森厚夫拥抱的情景。约好了今天中午去冰场，那是一大乐趣。不知为什么，他要走了。他对自己的人生以及和我的共同幸福都绝望了。因为绝望得太深，他虽然在我的怀抱里，却止不住哭了。我想帮助他，但是，有一股大于我的力量，把他拉向黑暗、坠入无底的泥潭。我的纤细的胳膊拉不出来他，我也哭了，至今还在流泪。和香子用被角擦了擦

眼睛。今天，去和他相会。今后还能相见几次呢……唉，不要去想不祥的未来吧。和香子赶快起床了。

叠好被子，放在屋角，然后又凄然地放进壁橱。在监狱里形成的习惯还没去掉，她依然想要换完衣服在屋里洗脸、或者为了等候点名而坐在门口。“74号”，“哈啾”，前天早晨我还是女犯74号呢。最好能把九年来一直缠绕她的女犯74号的烙印尽快去掉。

她走到走廊里，左边是庭院，右边是父亲的书房和母亲的卧室。阳光从屋檐上照射下来，在木格子糊纸的拉门上映成三角形，母亲的鼾声象远方的波浪声有规律地重复着。蹑着脚步走到洗脸室，幼时看惯了的铁锅浴桶里漂着坐人的底板，一切的一切都一如往昔，由襁褓时开始在这个家里度过的时光，从浴桶的铁锈、菜板的伤痕、墙壁上的裂隙里流逝了。和香子梳完头发，淡淡地化妆之后，走进父亲的书房。母亲把书房保持着父亲去世时的原样，书柜、桌子、中国制的紫檀文镇，都原地未动。变化了的只是在壁炉上悬挂着父亲的遗像。白发苍苍的池端恒太郎教授满目悲伤地凝睇着。听说那是去世前两个月从医院里溜出去、参加刑事学会演讲时拍摄的。那时，父亲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他的研究资料全部丧失在塔日了，他从失望的深渊里刚刚站立起来，开始着手以后的研究。母亲送到狱里的池端恒太郎论文集里父亲的研究笔记中有研究日本冤案的目录，而且最后一件冤案写的就是新干线爆炸案。

和香子坐在椅上，双肘拄在桌上托着腮，父亲口述由她笔录的往日又浮现在眼前。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坐在那儿记录那些难懂的法律名词……背后的门开了。

“是姐姐呀，我还以为进来小偷儿了呢。”妹妹贵久子走进来。她戴着一半是紫色的眼镜，穿着画廊工作人员的庄重的天鹅绒西装。

“我有一点儿郁闷。”

“去年春天，小偷儿进来了。天刚亮，我听见有动静，悄悄起来一看，这间书房里开着灯，我以为是母亲，叫了一声，小偷立刻就踢破窗子逃了。追了一会儿，在墓地那一带消逝了。中年人，身体魁梧，很象那个雪森厚夫。后来，我好怕呀，怎么孤身一人就追出去啦。”

她是故意说出雪森厚夫的名字么？和香子好象被触痛了伤口，她无心再听贵久子的讲述了。她从幼时就爱和这个爱说爱道的妹妹口角，而且当和香子生气的时候，贵久子也从不服输，一直吵到最后。和香子明知这一点，但她仍然明确地、尖锐地说道：

“请你不要把雪森桑的名字用在这样的地方。他是我尊重的人。你侮辱他就等于是侮辱我。”

“姐姐……”贵久子踌躇了。从前的妹妹并没有这样示弱过。

“贵久子，”和香子安详地说道。这种语气是她在狱中向女看守提出正当要求时用的。“昨天，我和他睡在一起，我们作了爱的结合，我很幸福。九年来痛苦孤独的岁月把他和我连结在一起了。他是受了洗礼的基督徒，他得到了上帝的宽恕。贵久子，你如果也是基督徒的话，就不要再责难他，原谅他吧。无限宽宏地原谅他吧。”

“可是，母亲她……”

“我知道。她反对我和他结合。昨天，我本打算和你以及弟弟一起吃晚饭的，可是我溜走了……”

“母亲可生气啦，她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炖牛舌，一直等你，你却来电话说不回来吃饭了。”

“是我不好。不过，喏，贵久子，你要知道……现在，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的一分一秒都非常宝贵，因为他要走了。”

“走……分手么？”

“是的。非常遗憾的离别。”

“他，不爱姐姐，抛弃你？”

“不，绝对不是。他爱我爱得发狂。但是，他认为他罪恶太深，不能享有这幸福。你懂么……”

贵久子频频摇头。这时，走廊里电话铃响了。

和香子跑过去，抢在母亲之前抓住听筒。母亲瞪了一眼。但是，错了，不是雪森厚夫，一个沙哑的声音……守屋牧彦。

“是我。想见你，马上想见你。”

“不，我不愿见你。”

“为什么？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想见你。”

“今天黎明从拘留所出来的。现在，就在你身边。我需要你，我爱你。”

“等一等，”和香子捂住话筒，向死盯盯地望着她的母亲和妹妹说道：“请你们走远一些……。你不是说过对于捉摸不透的爱情不感兴趣么？到现在又说什么你爱我，为什么不早些说。”

“在狱里我才意识到我处于爱的状态，我爱你，我愿和你一同走在革命的大道上。为了消灭国家，也就是为了人类和平，做出奉献。嗯，我也知道我的求爱有多么愚蠢，但是，我是认真的。”

“革命太虚无……”

“不、不、不，取消我刚说的革命二字。与它无关，我只要你。”守屋的语气罕见地动摇了，好象他那贝壳缝儿似的眯缝眼和水草似地蓬乱的头发就在眼前。

“你头脑混乱啦，”和香子咄咄逼人地说道，“你是一个一心要当革命家的人，你说与革命无关，那是欺骗。”

“现在不能马上见也没关系，反正要见你一面。”

“不，我不想见你。”

“遗憾……”电话忽然断了。电话里嗡嗡地响着，好象是公共电话。

放下听筒，走进餐室，母亲和妹妹正在用早餐，加奶咖啡、烤面包。

“是他么？”母亲满面欣喜，“你和他断啦？”

“他是谁？”

“不是雪森？”

“不，是守屋。”

“他也出来啦？”

“今早出来的。想见我，我拒绝了。”

“当然啦。他干了些多么坏的事啊。烧毁你父亲的全部研究资料，又用伪供践踏了你的幸福……，我觉得真犯人就是你的Q派。最近Q派和K派又在死斗恶拚了。”母亲把加奶咖啡、烤面包和干酪摆在和香子面前，用手示意。

“谢谢。”

和香子等待母亲问询昨晚的事，如果问及，她就会象对妹妹说过的那样以实相告。但是，母亲沉默着。母亲脸上带着开心的微笑望着她，好象为放荡的女儿归来而欣喜。

饭后，贵久子上班去了。母亲拿出昨天准备的花束，带和香子去给父亲扫墓。从后角门走进相连的伯父的寺院里，在池端家祖先数代的墓碑旁，巍然挺立着一个白色花岗岩的十字架，和香子随着母亲划十字，然后垂下头，长时间地祈祷，温暖的阳光照射着脖颈。她小声叫了一声父亲，眼脸上却浮出雪森厚夫的脸来。

弹了一会儿钢琴，因为钢琴音程全都不准而不愿弹了。给调琴师打电话，请他来调律。然后用立体声听唱片。从父亲的收藏里取出在狱中就想听的贝多芬晚期作品弦乐四重奏，不知选择哪一部才好，于是闭上眼睛，用手去摸。作品第130号，第13，升B

大调。因为这部作品和狱中最喜爱的、仔细阅读过的钢琴奏鸣曲C小调，作品第111号相近，所以用心地聆听，一会儿就被吸引到音乐世界里去了。

第1乐章，缓慢地，但不要过慢地演奏。

暴风雪的风莲川，风席卷着白雪皑皑的冰原。那里是大地的尽头，雪森厚夫在那里，不，还有守屋牧彦。他俩正在遵循古代方式举起手枪进行决斗。住手！守屋君哪里经得住啊，那么一点点儿渺小的革命家思想在雪森桑历经沧桑的经历面前一下子就吹跑了。住手吧，观赏这暴风雪横扫冰原，席卷湿原……

第2乐章，急速地。趁着暴风雪，驾驶雪摩托归来，多有趣啊。在湖面特设的冰场上尽情地滑冰，滑呀、滑呀，喜悦的运动。

第3乐章，行板，冰上的舞蹈。

第4乐章，德国舞曲风格。上午10点13分，该出门了，中午和雪森厚夫会面。不知以后还能相见几次，总之，我要会面。泪水涌出来了，止不住了，我变成泪人儿了。都怪这音乐。

第5乐章，缓慢地、极富于表情的。多么悲伤的乐曲啊，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乐曲。

电话响了，又是守屋牧彦么？好象母亲接了电话，不行，不是守屋，是他，雪森厚夫……

“和香子不在家……”

和香子推开母亲，抓起听筒。

“喂、喂，对不起，我正在听音乐。”

“我是厚夫，现在在医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勇吉……自杀了。今天一大早医院来了通知，我和末子就跑来了，阿久津先生夫妇也来了。所以，今天不能去滑冰了。”

“好吧，我也去医院。”

“不，”电话传来深深吸气的声音。“我希望你不要来。母亲已



经发疯了似地、不让任何人接近遗体。”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守在勇吉身边。在医院的太平间放到明天，很可能明天早晨火葬，把骨灰带回根室，在那里举行葬礼。”

“不再见面了么？”

“不会的，等我告一个段落……”等着他说话，不料他的话断了。“……那……再见吧。”挂断了。

阵内勇吉死了，和香子呆呆地站在那里。她再也想不到其他问题了，好象遇到了急刹车，心停止跳动了。她把听筒还给母亲。

“怎么啦？”

“阵内勇吉桑死了，自杀。”

“哟，”母亲按住眼角。“怪可怜的。他有点儿不正常，在法庭上大叫‘热啊，热啊’的。”

“拘留所是残酷的地方啊，不仅阵内桑，任何人在那里都会发疯。”

“是啊，你也饱受虐待了。”母亲为了不让她看见哭泣，把脸转过去。瘦瘦的肩膀在抽动，和香子温情地抚着母亲苍白的头发。

“妈，我不要紧。我啊，好象在监狱里治好了神经官能症。因为监狱里的现实比我的病还要残酷。他们监视、管制、命令、告密，把人当作牲畜。那里只不过是给食饵饲养人罢了。”

“可怜的孩子……前天，我好象对你说了些过头的话。”

“不，”和香子用手帕给母亲擦拭眼泪，凄然地说：“我很理解母亲的心情。不过，我也希望您理解我，我慢慢地对您讲。”

“给我讲什么？”母亲不放心地掠起额前耷拉下来的一绺白发。

“各种各样的事，因为九年之久嘛。”

“雪森，他说些什么？”

“他说把阵内勇吉桑的遗骨送回根室埋葬。”

“那，他回那边啦？”母亲放心地叹了一口气。

“是的，不见我就回去啦。喏，我去滑冰。每天中午 I 教练给我指导 30 分钟。两周的特别训练，他说两周就使我恢复原来的技术水准。”

和香子提着冰鞋袋走出家门。惠风和畅、一派春意。家门旁的桃花盛开，鲜艳的色彩好象在炫耀这里有年轻的姑娘。

滑冰使时间化为舒适的风，飞快地逝去了。当她觉察时，已经下午两点了。妇女团体听从教练的口令在冰场的外圈合着音乐踏着舞步滑行。在妇女们的外侧两名速滑的大学生也在绕场滑行，他们体位很低、两只胳膊交替摆动，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飞快的速度，仿佛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他们抡起来似的。和香子想起阵内勇吉的滑行，她一共遇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国际反战日的前一天，他以娴熟的技巧高速滑行，但是，忽然不知为什么不高兴地走了。第二次是塔日，当我逃进布川修配厂的员工宿舍时，他给我湿毛巾，又给我送饭。不过，那时一句话也没交谈过。第三次是在二月初，忽然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希望见我，在冰场里见了一面。我们在冰场里一边滑冰、一边谈，他问候一声“你好”之后，就立刻喋喋不休地议论起必须废除自卫队建立军队，我困惑不解，他又冒冒失失地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他的口气象在训斥，我无可奈何地笑了。他就说：“看我有些滑稽，是么？是的，我就是这种人。再见。”他扫兴地走了。我想叫他回来，已经无影无踪了。这就是我和他的全部交往。可是，检察官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拿出来的他的交待材料，却说他和从前就要好，比雪森厚夫先认识，和我商议过逃进布川修配厂，塔日之后在冰场策划窃款递交地点，还说在我的公寓里与我发生过关系。这显然是由于侦察警官的胁迫，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是，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他对我抱有“恋爱的情感”。那也许只是他的梦呓般

的话，但他在法庭上申明他的交待全是假的时，曾一再向我道歉。而且，他对我的“恋爱的情感”似乎也更深了。可惜，我一丝一毫的爱也没给过他，可怜的人。

妇女们正在踏着三拍子华尔兹舞步，和香子也加入一起跳来。她随着音量适度的华尔兹音乐在冰上翩翩起舞，绕场转了五周，因为比图形练习的活动量大而大汗淋漓了。窗外许多人在看热闹，那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但是，通往二楼保龄球场的楼梯口上躲着一个人，吓了和香子一跳：短发、贝雷帽、黑眼镜、小个子，那是守屋牧彦。他几时来的，在那里干什么，和香子正在诧异，冰刀和别人相碰，几乎摔倒。

教练把妇女们召集到冰场中央，和香子独自倚着栏杆，望着楼梯口。守屋牧彦的影子好象被黑板擦子擦掉了似地不见了。也许是错觉或者是幻影，但他明明站在那里呀。蓬乱的头发剪短了，从来没戴过帽子的头戴上了贝雷帽，黑眼镜、西装扎领带、手持黑皮色，他虽然进行了彻底的伪装，但是，他那细长的头部、单薄的身子，一眼就认出来了。和香子猜想守屋牧彦躲藏着，她走出了冰场。果然，他从冰场前边花店的温室里象影子似地钻出来了。

“你果然藏着。”和香子笑道。

“你认出是我么？”守屋装模作样地摸了摸贝雷帽。

“认出来啦，失败的化装，不伦不类。”

“那么容易看穿么？”守屋在黑眼镜里瞪大了眼睛。“喏，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喝茶去好么？”

“又是失败的台词儿，你邀请女人的想象力太差了。要谈爱情免开尊口，在电话里都能谈的爱情，我腻歪了。”

“好严厉。不过，今早的电话够冷淡啦，轻蔑我啦。”

“母亲在我身边，我不能在母亲面前谈爱情。”

“是那样么？”守屋似乎放心地点了点头。

“不，我现在对你仍然是冷淡的，没有什么可谈啊。”

“求求你，只谈几句话。对于我是很重要的。”

“对我并不重要呀。”

一群妇女和中学生走过，用好奇的目光望着这两个争论的人。

“这里不方便，找一个咖啡店不好么？”守屋象要拂掉烟雾似地用手去拂人们的视线。

“真没办法，这就是守屋君。我带你去吧。”和香子环视了一下，看清了并没有那个穿藏蓝西装的。刚才来冰场时还一直跟踪呢。

他俩敏捷地走进一条小胡同，又拐了一个弯，出现了一家小小的茶馆，往里边走去。

“这些地方你很熟悉。”

“这一带我都熟悉。不过，我也很吃惊，这里和十五年前完全一样呢。噢，每天变换花样儿的混合咖啡也一如往昔。”

她上补习学校时，经常和那个学校的同学萨一起来。他是个三次落榜的人，却十分用功，英语单词卡从不离手，和我谈话也时不时看卡片。我把我的处女献给了他。

“有事相求啊。”侍者问明需要什么饮食之后走开了，守屋牧彦顿时改变了态度，双手放在膝上，低下了头。

“如果是你电话里说的爱情，就不要说了。”

“不谈爱情。我刚才电话里的话说错了。另有一件事。”

“革命也不必谈了。”

“真糟糕！”守屋牧彦不安地瞥了一下隔着一个座位的三个女学生，放低声音说道：“和那个有一点关系。我全告诉你吧，我在狱里写了一本论文，想求你保存这部稿子。”

“关于革命的论文么？”

“我论述了 21 世纪以后人类应该追求的理想，我提倡废除万恶的根源国家，组成地球联邦。”

“太深奥啦。”

“并不深奥。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恐惧是核战争，所以人们掀起反核运动，要求废除核武器。其中最让步的主张是允许局部核战争而反对全面的核战争，因为人类会灭亡。因此提出停止战争、保卫和平、减少军备和裁军。但是，因为有国家才发生战争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军备、有自卫权，所以就有战争的权力，这就是万恶之源。联合全世界的人，首先缔结废除国家——拥有战争权力的组织——的协定，取消军备和国境，统一货币，废除国籍，旅行和居住完全自由，也就是组成地球联邦啦。把核武器集中起来，由地球联邦共同管理，天外宇宙人进攻地球时再使用吧。”

“废除国家……能实现么？”

“能实现。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下去。如果 20 世纪是废除殖民地、诞生新国家的世纪，那么，21 世纪将是废除国家、建立地球联邦迈出第一步的光辉的世纪。”

“颇为壮丽的理想啦。不过，似乎过于壮丽而人类承受不了呢。”

“不会的。人类是需要理想的动物，所以，理想越大需要也越大。”

“这些都是你在狱里想的么？”

“是的。正是这人类制造出来的最不自由的监狱使我充分认识了拥有监狱的国家的本质。国民可以与国家斗争赢得自由，贫乏的基础上的自由，表现的自由，信教的自由等等，都可以赢得。然而，核战争的恐怖，这种自由即或与国家斗争也不能赢得，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国家就是制造恐怖的，而且，核恐怖对于国家来说，和处死一名国民的恐怖是同样性质的。当我被完全

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时，我就看穿了国家的本质了。”

“那，论文是什么题目？”

“《国家与自由》。这是传世之作啦。”

“太可笑啦，自诩为名著。”

“这点自信是有的。为了这本书我用了九年时间搜集资料，反复推敲。”

“书……出书么？”

“要出书。不，是打算出书。如果我死了，请你帮助我出版吧。”

“死了……尽说丧气话。”

“我是一个随时都可能被杀的人，”一群女学生兴高采烈地大嚷大叫，守屋牧彦背过身来探着头悄声说道：“K派正在威胁我的生命，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伙伴被Q派杀害是我下的命令。”

“不是你的命令？”

“不是。我在狱里能下命令么？是同志们擅自干的。当然，也不能说我毫无责任，他们是忠于我的思想的，也就是说，以弟子的常情把老师的思想极端化，在这点上他们是忠实的。我说过要把K派那样的一国之内的革命主义者——他们自称为爱国革命——除掉，而他们就发展为必须杀害和扑灭K派了。”

“你单独一个在这种地方没有危险么？”和香子不安地环顾一下店里。

“危险率不可能等于零，不过，我黎明走出拘留所之后，谨慎地、细致地、用心地甩掉了他们，起码他们还不知道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很诧异，你怎会知道我在哪里，母亲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除了母亲谁也不知道我去哪儿。”

“情报网啊。我们Q派的情报搜集能力是惊人的，你，昨天去那个冰场和雪森厚夫相会，我都知道。”

“太可怕了。昨天有人跟踪，那，是你们的人么？”

“这个，喏……”守屋牧彦露出得意的微笑，薄嘴唇撇了撇，就象他从前以辩论压服同伴的反对意见时一样。

“阵内勇吉桑自杀了。”和香子忽然脱口而出。

“真的么。”守屋牧彦也许当做玩笑了，仍然带些嘲讽。

“真的，今天早上。大概就在你获释的时候阵内桑已经死了。在精神病医院。”

“自缢么？”

“是的。”虽然她并没听说是怎样自杀的，但是颇有自信地说道。

“太意外了。我没听说呢。这是运用国家权力的杀人啊。非法逮捕、非法拘留、非法审判，最后的结果就把人弄疯了，逼上自杀的道路。”

“我也这样想。你的许多意见我是并不附合的，但是，对于阵内桑的死，我有同感。”和香子死盯着守屋牧彦的黑眼镜。两人四目相对沉默了一阵子，守屋移开目光，长叹一声，解除了紧张。

“我和那个阵内勇吉在法庭上初次见面，名字、面貌都是陌生的。但是，公审时蛮不讲理地说他与我们Q派有关系。虽然他完全是一个无关的人，但是，九年当中一起受审，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连带感。因为他是右翼国粹主义者，是谷口正义的Y组组长，所以与提倡废除国家的Q派立场完全对立。但是，他具有敢于顶撞权贵的气质，我很赞赏。一个出生在北国的朴实的男子汉。”

“守屋君，你的心地也很善良啊。”

“当然啦。我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啊。心地不善的人怎么会考虑全人类的幸福啊。我的暴力革命与那些研制和拥有核武器以及战争权力的国家、或者为了获得安全保障而依靠那些国家使用暴

力相比，善良得多了。我过于善良而几乎流泪了。”

“我对如此善良的守屋君有一个疑问。你既然能探知我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知道阵内桑的下落和命运？”

“被你偷袭了。”守屋牧彦仍然用他蓄长发时的动作去掠头发，却弄歪了贝雷帽。

“我向你坦白。我正在伺机绑架你，所以叫同志们一直盯梢。今早电话里遭到拒绝之后，我决定实行计划。在冰场外边停车场上已经备好车子了，那里有两名同志，我把你引到车前，就会把你拉进车里，用乙醚麻醉，送到我的隐蔽处。”

“你在开玩笑。”

“不是玩笑，完全是认真的。我需要和香子，所以采取暴力……”

“你需要？……那么，现在又改变了主意？”

“唉，因为我看见你在滑冰场上，愉快地滑着，简直到了忘我的境地。我醒悟了，和香子毕竟和我不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啊。所以，我改变了计划，把车和同志们都打发回去了。”

“吓死我了……”和香子打了个冷战。

“好吧。”守屋牧彦忽然站起来，把一个沉甸甸的黑皮色递给和香子。“请你付帐吧，我没有钱。”说完就走了。

和香子望着守屋牧彦瘦弱而又孤寂的身影消失在角落里，立刻象打了麻药似地浑身无力瘫软地靠在椅背上了。同时，胃里也感到了难忍的饥饿。

到了4月，樱花逐渐开放了。但是，连日春寒，延迟了开花季节。

4月4日，星期二，从早晨就冷雨凄凄，庭院里的樱花被淋成白腊制的假花似的，刚刚有两分开放就冻住了。和香子下午溜冰



回来，在信箱里收到一封很厚的快递信。是雪森厚夫从根室寄来的。

来不及向你告别就匆忙回到故乡，我心中很痛苦。各种事情一下子纷至沓来，为了处理而疲于奔命，所以未能及时给你写信。

3月25日黎明之前，我在上野旅馆忽然接到Y医院电话，说勇吉死了。我和末子赶去，勇吉已躺在太平间了。脖颈上有紫色绳痕，他是撕碎被单在保护室的栅栏上缢死的。夜班护士给他注射之后，他的兴奋状态稍稍平静，护士刚离开10分钟就发生了惨剧。末子抚尸恸哭，责怪医院的过失，我怎样劝解也不听，反而更加兴奋。这时，阿久津夫妇抱着睡着的孩子也赶来了。全亏阿久津夫人，事情办得顺利，定制棺木、准备祭坛、预约火葬，都办好了。当天，我们四个人守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在火葬场火化了。下午飞回钏路，彻吉和虎吉开吉普车到机场接。一回到家，末子由于过度疲劳而休克了。虎吉一直发呆，指望不上。我和彻吉请了和尚，举行了葬礼。4月1日是头七，埋葬在市营墓地里的“阵内家之墓”。我的父母安葬的“雪森家之墓”也在附近，都面向大海。从那被冰封蔽了的雪白的肃杀的海面上刮来寒风，格外地冷酷。

刚刚以为至此可以告一段落，当天夜里虎吉突然中风了。昏迷不醒，左手不能动，牵拉着。立刻给附近的医师打电话，但因为星期六，到外地玩去了。找了三家医院，才算找到医师。那就是我在《忏悔录》中提到过的小学同学原崎君（医师的儿子）的哥哥。他说马上就

来，我很高兴。不料末子坚决反对。因为她怀恨原崎君因为勇吉住过少年院而未给写就推荐信的那桩往事。那只好打电话谢绝。几经周折，等市立病院的值班医师前来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虎吉左半个身子都不能动了，发出很大的鼾声，一直人事不知。

虎吉已用急救车送到市立医院去了，末子在病房里护理。现在，深夜，我在空荡荡的家里，一边听着大海里浮冰倾轧的声响，一边写这封信。俄国小说家说过：“不幸接踵而至”，看着眼前这一家，我已陷入那种状态，我心中十分不安。

虎吉的生命或许能保住。但是，即使治愈也将痴呆，不可能复元了。医师说他是因为勇吉发狂自杀受刺激导致脑出血，如果末子再出问题就不堪设想了。不过，她现在正紧张地护理丈夫，顾不得更多地去为儿子的死而悲伤了。

东京已是樱花季节了吧。根室却是冰雪世界。河上冻得严严实实，大海里挤满浮冰。但是，毕竟有了春的萌芽，融雪的水在河冰上打开缝隙，浮冰也向海面上移动了。浮冰一去，春天的渔汛就将到来，彻吉就要和伙伴们住进海边的值班房里，忙于修船和补网了。

浮冰嘎吱吱地倾轧着，不时发出笛声似的尖叫，那里由于空气从冰的裂隙里钻出来。我很孤独，孑然一身；但是，我想这就是我自己选择的最后的生活方式了。

两周的上诉期限快要到期了，如果到4月6日检察官还不上诉，我们就肯定无罪了。我为你祈祷着，也为你而欢乐；至于我自己，我觉得怎样都无所谓了。即使检察官上诉，今后仍然长期地不合情理地把我当做被告，

和我终老在这北国边疆也没有什么不同了。

我的确非常想念你，但是，我没有权力见到你，就这样生活下去吧，虽然悲伤，但是，能坚强起来。

那天见到你，我十分幸福。我将在内心深处永远怀念着那幸福和温暖，无声无息地活下去。

希望你生活得幸福，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能得到幸福。

再见。

和香子看完信，立刻弹起钢琴，贝多芬的奏鸣曲。她毫不踌躇地选择了作品第81号，a小调《告别》。第1乐章，快板。演奏到一半时已经热泪盈眶了。外面的雨忽然下大了，敲打着屋檐上的铁皮。本来还要过一会儿才黑天，可是院子里已经一片黑暗了。没有他我就得不到幸福，怎样才能使他明白呀。和香子停止了思考，好象和雨声抗衡似地用力敲打着琴键。

晚饭只剩下母女俩了。弟弟住进会社附近的单身公寓，妹妹因为画廊有个人画展晚会，不在家。和香子默默不语，只吃了很少一点。风雨急骤，餐室的窗子浸进雨水，用抹布塞住。一会儿，屋顶漏起雨来了。餐室里一处、走廊里两处、书房里一处，母亲说是由于房屋旧了，铁皮腐蚀、屋瓦跌落造成的。父亲死后，家道中落，连修补房屋也顾不上了。不理睬雨滴敲打铁桶或者铁盆的声音，和香子只顾弹琴。由庄严的贝多芬的乐曲一转而为拉斐尔的小步舞曲了。她又戏谑地演奏了沙蒂的小品，然后将她在狱中创作的奏鸣曲即兴变奏。母亲看出女儿情绪不对，几次过来看看又叹息着离去。终于疲倦了，手指不灵敏了，和香子才离开钢琴。她拿着雪森厚夫的信，回到自己卧室，放下被子躺下了。棚上浸润的雨水正好形成北海道的地图。她不知不觉地睡去了。

“电话!”

和香子忽然被母亲唤醒。她忐忑不安地一跃而起。

“谁来的?”

“A报和田记者了。”

“我说过不见记者。”

阵内勇吉死后，报纸社会栏的采访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和香子全都拒绝了。因为获释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她对新闻界的批评，报上只字未登，她已经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记者采取了回避，就连替她申张冤屈的和田记者也不例外。尤其是和田记者，她和阿久津从切替教授的庆祝会以来，用报社的车子送我时，和阿久津那样亲密，握着手，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和田也罢，阿久津也罢，好象都在利用我。

“可是，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呢。她坚持要向你报告。”母亲有些恐惧地压低声音说道。

“坏消息?”

“不知道……”

和香子勉强地拿起听筒。

“哈啾，有什么事么……”

“啊，和香子桑。我是和田良江。这样晚打搅您，太对不起了。事情是这样的，守屋牧彦桑和田川信一桑被杀了。深谷昭人桑头部被砸成重伤了。他们三个都保护在青梅的中岛医院，但是，凌晨1点，可能是K派的三、四个人破窗而入，用钢管乱打，然后在暴风雨中驾车逃走了。喂，喂，所以，我想听您对这一事件的感想……”

和香子猛力放下电话听筒，抱住头。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阵内勇吉疯狂自杀了，守屋牧彦和田川信一被杀，深谷昭人成为废人。下一个是谁呢？莫非每一个被告

都要落得悲惨的下场么？

和香子立刻拨动雪森厚夫居住的阵内虎吉家的电话。铃声响了三十次也没有人接。难道是虎吉的病情忽然变化，都到医院去了么？本来和香子想对方不来电话她就不主动打电话去的，现在头一次打电话就没人接，她十分懊丧，又十分担忧。她换上睡衣，钻进被窝，但头脑清醒得不能入睡。想起从前在医院领过安眠药，打开抽屉翻了一阵，找到了吃下去了。

晨报的头版以大标题报导了守屋牧彦之死。深谷昭人也终于死在医院，三个人全被杀害了。春天的暴风雨来势凶猛，击碎玻璃和惨叫声谁也听不见，只是在惨案发生之后，A报接到自称K派革命军的人的电话声明说：“我们歼灭了反革命Q派的最高干部守屋牧彦等人。”青梅警察署认为是K派所为，正在侦缉之中。打开社会栏，有现场的照片。尸体已经弄走，但室内血肉横飞的格斗和虐杀的景象历历在目，从散乱的被褥和餐具、家具等情况来看，似乎是睡梦中遭到袭击，三个人进行了短暂的抵抗。

和香子枕边的镜框里装的是她自己的照片，而那镜框是十年前守屋牧彦送她的生日礼物。如果她和守屋牧彦在一起，这次肯定也遭毒手了。报上有守屋牧彦母亲的悲伤的谈话，Q派的木田律师声明道：“无谓牺牲的暴力行动，停止吧。”忽然雪森厚夫几个字好象立刻地浮现出来了。

根室支分社讯。新干线爆炸案共同被告之一雪森厚夫桑，在他妹夫住院的市立医院谈话如下：“虽然我和他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处境相同，九年之间在法庭上常常会面。我认为他们都是心地善良的、纯真的青年，没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那，就是说，雪森厚夫平安无事啦，他还活着，昨夜预想到他不吉利的结局，未免过虑了。这就好啦。

和香子想到如果被守屋牧彦绑架去，那肯定也被杀了。不过，她并不怕死，而对于她最重要的却是厚夫的死。

她把守屋牧彦的手稿《国家与自由》锁进父亲的铁制办公桌抽屉里。K派会来夺取么，这稿子我并不愿它被抢去，那是守屋牧彦的唯一的遗物了。和香子看完之后很感动，他的确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纯真的青年。”

报社和电视台要求采访的电话频频打来，母亲都一一回绝了。大部分是想了解守屋牧彦的情人池端和香子的心情的。其中也有了解守屋牧彦和田川信一以及深谷昭人的为人的。和香子从来都没和田川以及深谷交谈过，她对那些没有任何过程就直接闯进他人私生活的人的厚颜无耻感到厌恶。

母亲告诫和香子，为了避免危险，最好不要外出，但和香子不听母亲的劝告，又去冰场了。刚一开场，和香子就走进去，一个人也没有，独自占据那宽阔的冰面，心情十分舒畅，她决心尽情地滑。

平时她总是趁冰情好时在中央练规定图形，今天却先练自由表演。忽而纵向，忽而横向，由前时换道、由前外一周半跳到两周半，象箭似的横断冰场，又练倒退换道、刀尖踢冰、后外勾点冰一周跳、两周跳，踏着复杂的步子忽又转入旋转。以肢体的中心为轴心，开始旋转，整个冰场变成无数金银铁的矢头飞起来，随着胳膊和腿向轴心内收缩，转速越来越快，箭头连接为无数的光环了：由旋转中突然跳出来，立刻转为倒退换道，挡网和冰面都倾斜了，远离了。现在是后内结环一周跳（沙尔可跳），……失败了，只旋转一周就摇晃着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因为她发现教练来了，有些紧张。和香子气喘吁吁地向教练问候。

“有很大进步，不过，今天有点儿急躁，肩部用力太大了，为什么那么兴奋啊。”

“您说对了，我不隐瞒，昨天遇到些麻烦……”

“报上登的那些事么？暴力行动杀害了三个人。”

“哈啾，是的。”

“在这种情况下练习规定动作心情就平静了。那样急躁会受伤的。”

和香子听从教练的指导，开始练习滑图形了。前外内勾形要滑在三个圆的接点上，然后从中央的圆的内侧划出轨迹，是高难度课题。九年前她已经掌握了图形，现在却怎么也划不成。听从教练的教导，平心静气地练了一会儿，刀刃的轨迹果然越来越规整了。这时，冰场的工作人员滑过来了。

“您是池端桑吧，有一个人说有急事找您。”门厅里出现了阿久津精悍的身影。他的眼镜一闪一闪地，频频招手。和香子向教练请求结束课程，匆忙换了衣服，走到门厅。

阿久津律师来不及问候就直接说道：

“检察官放弃上诉了。因此，您的无罪已经是肯定的了。”

“是么？”和香子平静地问道。没有产生激情，心里空荡荡的。但是，她忽然觉得全身乏力，站立不住了，坐在沙发上，面颊上又是泪又是汗地流着。

阿久津坐在她身旁，向她深深地点头。

“祝贺你，这太好了。”

“谢谢你。”和香子说时声音颤抖着。

“我给雪森桑也打电话通知了，他非常高兴让我向您祝贺呢。”

“祝贺我……他现在在家么？”

“在。听说阵内虎吉桑今早也恢复了知觉，双喜临门了。”

“太好了。”和香子空荡荡的心里注入了炽热的生命的核子，充

实了她的体内，使她从颓靡之中又振作起来。她试了一下，然后直直地站起来了。阿久津律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打算提出刑事赔偿，关押一天的最高赔偿是三千二百圆，您被关押 3319 天——可怕的漫长的时间——所以，可以获得一千万圆。但是，法院是吝啬的，不会付给最高额，还得努力争取。此外，作为诉讼费用赔偿，请求一千万圆，可能批准七百万圆。您的青春代价就仅仅是这些了。”

“这一切都拜托了。”

“一起去吃饭好么？”

“不，”和香子看了看挂钟。12 点 40 分。“我要回家去了。”她说时，心跳急促，有些急不可待了。“我得赶快回去。”

“那，我送你回家吧。”

他们来到街上，虽然阴凉的地方还残留着昨夜暴风雨的湿迹，但在朝阳的地方已是一派春光，春意盎然了。

“你滑冰技巧真高明。其实，刚才我看见你跳跃了。马上打断太可惜，所以等了一会儿。”

“哟，你偷看啦。”

和香子感到那壮年律师正眼花缭乱地望着她。她忽然产生拥向那强健的怀抱的感情，赶快把眼光避开了。

的士来了。阿久津开门请她上车，她拒绝道：“我坐电车回去。”

车子开走之后，她去书店买了时刻表，在电车里查明下一班去钏路的飞机航班是 15 点。

和香子 1 点 15 分回到家里，为了不惊动正在客室看电视的母亲，她悄悄地溜进自己的卧室。因为在电车上已经有了计划，所以，她很冷静地按计划行动。她把自己创作的曲谱、衣服、化妆品以及守屋牧彦的《国家与自由》装进皮箱，又把父亲遗留给她的债券、存折、还有五万圆现款装进手提包里。环视了一下室内，



把桌上整理了一下，提起皮箱，把冰鞋袋搭在背上。她刚要从后门走出去，忽又改变了主意，走到客室，面对母亲跪下了。

“我要去根室雪森厚夫那儿了，再见啦。”

母亲吃惊地往后一仰，瞧着女儿的行装发愣。

“可是，你这么急……”

“我很急。您听说检察官放弃上诉了吧。”

“太好啦……”电视里播音员尖声尖气地叫道。

“不过。”母亲平静过来说道，“今天打算给你庆祝一下呢。贵久子也特别高兴，她说去鱼市买鱼，喏，大家一块儿欢宴吧。”

“请原谅我，必须马上就走了。”电视里爆发一阵笑声。“现在1点半，我要坐3点的飞机。”

“他叫你去的么？”

“不是，是我决心要去。母亲，请你谅解吧。我今天想见到他，如今天见不到，我就自杀。”

“自杀？”母亲大叫起来。她好象想起和香子曾经几次自杀未遂的事。母亲关掉电视机，重新过来面对面地盯着和香子。“好吧，你去吧。不过，你可要回来呀，不许你死。”

“谢谢母亲。”和香子双手扶地，恭恭敬敬地给母亲叩了一个头。“不过，我现在和他并没有任何约定，一切都到那里以后再说。”

和香子走出门厅。母亲跟在后边。

“你带钱了么？”她递给她两万圆，那也许是母亲的全部财产了。“你穿的衣服都是十年前的老样式了。本来想有时间给你做的。你现在应该打扮得更象个妻子了。不要叫雪森桑见笑。”

和香子回过头来微笑着。母亲头一次对雪森厚夫加了“桑”的称呼。

“母亲，多保重。”和香子放下行李，拥抱母亲。瘦嶙嶙的矮小的躯体随着哽咽抖动着。

她一直走到车站。2点半到达机场。买到机票之后，立刻向根室打通电话。

“我现在去钏路，请你来接。见面再谈。”

当和香子提着皮箱衣着单薄地出现在眼前时，厚夫吃了一惊。那要感冒的呀！她只穿一件T恤衫和牛仔裤，既没穿大衣，也没围围巾。她快速地迈大步走来，用她那明亮的大眼睛致意。

“喂。”

“喏。”

两人同时打招呼。不约而同地和在法庭的走廊里相见时用了同样的字眼。

“太突然了，我惊慌失措了，匆忙从根室跑来，10分钟之前才到达。可是。你这打扮要冻坏啦，两三天以来白昼虽然暖和，夜晚还在冰点以下……就这一点行李？”

“嗯，和出走一样。哟，我忘了，冬天的衣服一件也没带来。”

“快上车吧，去商店买一件滑雪服和毛线衣吧。”

让和香子坐在助手席上，厚夫开动了吉普车。枯干的落叶松、褐色的草原，无边无际的荒凉的冬季景色。背阴的山坡上还残留着一米厚的积雪，黄绿色的矮竹丛，在寒风中摇曳。

“咱们去哪儿？”

“听你的。”

“一直向东。”

“对，走到大地的尽头。”

“好吧。”

首先到钏路市内超级市场，买了滑雪服和防寒裤，还有毛线衣和手套。正巧冬季用品大减价，都很便宜。和香子穿上了当地服装，车里开放暖气，一会儿就睡着了。

厚夫不时望着她熟睡的样子，好象她呼出的气息里带着他长久以来所受的痛苦，他不禁深深地叹息了。

国家公路一直向东，吉普车开过通往湿原的桥上时，恰好夕阳照射着漂着浮冰的河面，美丽极了。厚夫唤醒和香子，带她到河边去。

“啊，太美啦！”和香子孩子般地跳跃。

“冰开始融化了。山上的雪水把上游的冰顶起来，破碎之后流行下游。你看，水在涨，岸边浸水了。”

五、六米大的冰决从四面八方涌来，漂在河面上，互相倾轧着。由于冲撞、破碎，它们逐渐变小，一米，或者更小的碎片，各种各样的冰晶莹透澈。眼看着水位涨高了，水顺着桥墩一直向上爬。

“喏，多么动听的声音！”和香子蹲下，向水面倾着耳朵。厚夫也走到她身旁。潺潺的水声里夹杂着薄玻璃餐具相碰似地轻快的响声，发出低音的是大冰块。河流的光彩和音响的律动，这奥妙的谐调永无休止。

“这是春之声啊。”厚夫高声说道。

河流也有个性，这条河上的冰虽已裂开，而另外的河流却依然冻得严严实实。这里水位上涨，冰面接近桥梁，枯白的北苇在水中倒伏只露出穗儿，谷地榛已淹到梢上。

越往下游去，河面越被冰堵塞，毫无缝隙了。橙色的太阳落在黑色森林的后边，树林里立刻象泼洒了墨汁似地一片漆黑了。

他们来到风莲湖畔时，星光已穿过黑暗照射大地。和香子眺望着星星，为那美丽的造化所陶醉了。

“你看，”厚夫为她解释。“右上侧的是大熊星座的斗柄，左下是仙后座的W。所以，那就是北极星。因为这里比东京纬度高，所以北极星也显得高了。”

“在东京很少看到这样的情景呢。”

和香子的气息吹得厚夫的耳垂发痒。

厚夫准备带和香子去住那家民宿。本来想去虎吉家的，但因末子住在医院，家里不大整洁，并且，会做菜饭的彻吉又正忙于出海打渔。

厚夫给那家民宿打电话，主人听说是雪森，立即快活地祝贺。“噢，新干线的雪森桑啊，祝贺你啦。”厚夫说两个人住宿，那主人就说：“和池端桑一起么？”然后就畅谈起来了。由于厚夫和和香子被捕之后警察来调查当时的种种情况，他对该案件增加了兴趣，当他的常客P剧团的人们为冤案昭雪而组成声援会之后，主人也不惜奉献他微薄的力量，或是募款、或是分发声援会报，今天得知检察官放弃上诉，格外高兴。

吉普车在残雪上刹住车，停在民宿门口，主人立即打开门灯出来欢迎。他比从前肥胖了，短腿支撑着大肚子，摇晃着走出来。他的头完全秃了，一位三十三、四岁的妇女带着一个八岁的长得象他父亲一样肥胖的男孩子。主人把妻子和儿子介绍给客人。

“啊，故人相逢啊。”主人说道。厚夫为了从主人那里找出昔日的面影，仔细地端详着。

主人敏感地察觉了厚夫的用意，他点了点头说道：

“我经常在电视里看见你，怀念啊。”

煤油暖炉温暖了房间，浴室已烧好热水。厚夫让和香子先入浴，他走到大房间里去。围炉的餐桌、眺望湖面的落地窗，一如往昔，不过，小人书和玩具使那里带上孩子的色彩，而且增添了一架立式钢琴。主人把木柴投进火炉，伸出手来烤火，厚夫眺望着星光下一望无际的白色湖面。

“湖上还冻着哪。”厚夫揉搓着双手。

“嗯，不过从今天早上水位就涨高了，冰已经被河水顶起来，

明天会一下子全裂碎，流到大海里去。”

“真想看那动人的情景呢。在哪儿看才好啊。”

“风莲鲑鱒捕获场上边的山坡最好了。在那里可以一览无余地观赏河冰入海的情景了。”

白桦木柴噼噼啪啪地响着，主人眯起眼睛。

当厚夫入浴之后来到大房间时，和香子已经和主人一家谈笑风生了。

“这孩子生在这儿取名叫湖一，小学二年级。夫人是东京人，她很喜欢这儿。可是，考虑孩子升学，还想回东京呢。”

“而且，父亲有病，在那边儿很寂寞。父亲心脏不好，完全是城市人，这寒冷的边远地方不适应。”主人的妻子解释道。

“可是，这里有森林、湖水、湿原和小鸟，还有星星和新鲜空气，最适合孩子们玩了。”厚夫说道。

“不，这里只有我们孤零零的一家，是个独家村，没有朋友。所以，憋闷得慌，这孩子只知道闭门不出看电视，所以缺乏运动，成了肥胖儿。”

“是那样么。”厚夫回忆起他的少年时期，自己一个人在这一带的森林和湿原游荡。他叹息着，时代变了，孩子的游戏也变了。

“伤脑筋啦。”主人抱着他的秃头。“老婆孩子都要去东京啊。因为孩子一放暑假就想去东京，那里有外公外婆，还有游乐场……所以，我投降了。在东京找了工作。你看，一个小会社，当事务员。一个脱离工作生活在大自然里的人又变成工薪员工，将生活在大城市里，世上的事情难以如意啊。”

“那，这家民宿怎么处置？”

“不久就关闭了。这一阵子是淡季，没有客人，你们也许就是最后的顾客了。已经把雪摩托卖了，又没有车子。”

“太可惜啦。”和香子双手在胸前交叉，叹息了一声。“这里是

我最喜爱的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本来打算以后常来呢。”

“一点儿也不差。”厚夫惋惜地望着餐桌、书柜、窗子和天花板，都和九年前他和和香子来时一样，只不过陈旧了些。

海扇肉的“生鱼片”、酱油腌制的小鳕鱼、鲜鱼干、炖鹿肉等等，摆满了餐桌。主人酿制的果酒摆了一排，岩高兰、猿梨、山葡萄、朝鲜五味子等等名字写在瓶上。主人讲解装满红色果实的朝鲜五味子酒说道：

“这酒是药酒之王，是强精固本的妙药啊。”

厚夫尝了尝这略带苦味的药酒，很欣赏它的烈性，又要了一杯。和香子小心翼翼地吃着象锉刀似的鲜鱼干，意想不到的美味使她露出笑容。醉意渐浓，厚夫给主人和夫人也敬酒，不知不觉地主人一家也加入酒宴了。

“有钢琴呢。”和香子说道。

“本来想叫这孩子学的，去根室的老师那里学了几次就中断了，好东西闲置着。”夫人不好意思地说道。

和香子打开琴盖，从一端弹出音阶试了试琴。然后，她巧妙地弹奏起来，那是一首狂涛怒吼一般的乐曲，夫人大吃一惊。

“这架破琴也能弹出那么好的音乐么？”

一曲结束，夫人问道。

“我也爱好古典音乐，买了一些唱片。但是，这首乐曲却是第一次听到。是肖邦，还是李斯特？好象那样的感觉。”

和香子笑而不答，又弹起来。是一曲悠缓的乐曲。好象殷红的太阳沉入地平线，残照映雪，明亮而又寂静。一会儿，夜幕垂下，星光闪烁，在透明的静谧之中不时奏出高音。

“这首乐曲叫做《星星奏鸣曲》。”和香子说道。

“我听懂了，刚才那高音是流星。”厚夫说道。

“你说对了。”和香子望着窗外象打开宝石箱似的满天星斗。

“这是谁的乐曲啊？”夫人问道。

“是她的曲子。”厚夫告诉她。

“啊，她会作曲呀。”

和香子生平第一次看见流星就在这个窗口，厚夫回想起她看见流星时的惊叫和晶亮的眼神。后来，她一边望着星星，一边叙述她的经历，那景象恍如昨日，清晰地印在他的头脑里。但是，那已是九年前的往事了。那时，他向她表白了爱，但是，他阻止了她的回答。因为他要在她回答之前向她做一次长长的忏悔。所以，她现在已经看过《忏悔录》了，该轮到听她的回答了。然而……厚夫忽然痛苦万分。

和香子弹奏完毕，主人夫妇鼓掌。和香子看了厚夫一眼，担忧地问道：

“你怎么啦，不喜欢我的乐曲么？”

“没有的事，”厚夫慌忙说道。“我非常喜欢，太好啦。”

“可是，你那么不高兴。好象掉进忧伤的深渊呢。”

“放心吧。你的音乐太美，有些感伤了。是一首悲伤的乐曲啦。”

“是么，我自己并不理会。”

他俩回到房里。

“喏，一边看星星一边说话吧。”

一切的一切都和九年前一样：熄灭了电灯，煤油取暖炉蓝色的火焰在膝下摇曳，暗夜中静谧的、雪白的冰原，闪烁的殒星，还有坐在身旁的和香子。和香子似乎也有同感，她说道：

“看不见流星么？”

“能看见，等一会儿，肯定能看见。”

“听说一有流星就死人呢。”

“都那么说。”

“他们都死了。阵内君、守屋君、田川君、深谷君……不知为

什么，我总觉得我也快死了。”

“不，不会的。下一个死的是我。我希望你活下去。”

“你如果死了，我也死。”

“和香子，”厚夫低语着搂过她温柔的肩膀。当他爱抚她的肩胛骨时，她已经坐不住了，两人一下子倒在床上，同时吻住了嘴唇。甜美炽热的小舌头，修长的双腿，有弹性的肌肉，这都是由于连日来滑冰锻炼的结果。当他再次低声轻唤和香子时，她已经抱着他了。他到达欢乐的顶点时，她喘息着对他说：“我爱你。”欲望退去时，他说：“再也不分离了，至死也不分离。”她闭着双目，微微点头。

当他醒来时，她安详地发出睡眠的呼吸，伏在他身上。把她抱下来，放在身旁躺下，她睁开大眼睛望着他，紧挨过来。夜即将逝去了，东边黑黝黝的森林上边黄色的月亮露出尖尖的两个犄角。

“月牙儿。”和香子说道。

“对。那叫做下半月的月牙儿，二十七的月亮啦。判决那天是十三，圆月亮。到现在整整两周啦。”

“厚夫桑，你记得那么清楚。”

“我从小就喜欢星星月亮，爱观察。夜袭时星星是辨别方向的唯一方法，所以研究过……”

“你是星星的伙伴，我是烟雾的伙伴。”

两人又睡着了。这一次是和香子叫醒他。周围亮得晃眼，她清脆地呼唤着他。

因为河水漫过岸边的石坝，浸过来了，必须把可能漂走的木柴和小艇移走。主人夫妻俩忙得不可开交。

“昨天，河水涨了30厘米，比往年的水位高多了。”

厚夫轻松地扛起柴捆，送到房屋的平顶上去。和香子也非常



认真地把小捞网和钓竿移过去。

“走吧，去看看湿原。那里一定出现大洪水啦。”厚夫向和香子语气肯定地说。

他俩吃了一点早饭，驾着吉普车驰去。从国家公路下来，穿过常青的针叶林，就来到了能望见湿原的地方，和香子欢呼起来了。

“太棒啦、太棒啦。”

一片汪洋。平时在苇塘中点点散在着谷地榛和胡枝子，原野辽阔；但是，现在眼前出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湖。从山上、从河的上游、从四面八方汇流来的水淹没了胡枝子，谷地榛只剩下一点点树梢，北苇浸在水中、摇曳着，卷成漩涡。湿原的水是咖啡色的，蓝天倒映，仿佛成群的鱼拥挤着游来游去。在水洼处，雁、鳧、长尾、河秋沙等水禽，象过节日似地成群结伙地拍着翅膀在水中戏水。水平线上水禽飞来飞去，从紊乱的队形来看，不是雁而是鳧。它们知道现在是禁猎期，毫无戒心地悠然自得地消逝在蓝天里了。但是，就身边，另外的鳧又嘎嘎地叫起来了。

来到架在风莲川上的桥，上游的冰已经破碎开始流下来，河流当中的冰聚成一团，冲撞着下游的冰，冰和冰互相倾轧。下游的冰终于承受不住上游的压力，随着一阵抖动，破碎了，化作大大小小的冰片，向更下游冲去。

和香子从桥上向河边跑去，蹲下来倾听“春天的声音”，小冰声音清脆、中冰声音浑厚、大冰的声音就很鲁钝了。

“昨天听的是室内乐，这是交响乐。”和香子笑了，明朗的笑，厚夫很久没看到她如此开心地笑了。

“你想看浮冰入海的情景么？”厚夫问道。

“想看啊。”和香子马上象小孩子似地跺起脚来。

吉普车开到风莲鲑鳟捕获采卵场附近，陷进了深深的积雪。没

有办法，只好在灌木丛和深雪的缠绕之下一步步走去，终于爬上了不太高的山坡的顶点。脚下是捕获采卵场，远处是风莲川，再远处是风莲川以及河边的大湿原，然后就是大海，一望无余。由于虎吉的向导，厚夫每次陪布川一郎来打猎时都登上这个山坡，因为它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晨光照在冰雪覆盖的湿原和河流上，平坦的表面闪亮着，河面仍然是坚冰。

“这里的冰还没解冻呢。”和香子说道。

“不，马上就要解冻了，你看着吧。”厚夫指着湿原上到处浸出的水和上游解冻的冰。

两人并肩坐下，厚夫搂着和香子的肩膀。寒风凛冽，和香子象滑冰之后似地脸上被吹得通红。两人相视一笑，等待着即将开场的壮丽的一幕。

“将是什么样的呢？我在心跳。”

“我也是。虽然我对这里很熟悉，但是我并没看见过冰发生碎裂而流走的瞬间。说不定当地也很少有人看过呢。”

“啊，自由的湿原，我真想高歌一曲啦……昨天，我在民宿里想过，你我买下那个民宿吧。阿久津律师说每人可以申请一千万圆刑事赔偿，咱俩合起来就是两千万圆。能买下来啦，咱俩经营那家民宿。我只要和你在一起，其他什么也不需要……我能做到。”

“这……”厚夫惊奇地望着和香子。从未想过的光明的未来，意想不到由和香子口中说了出来。

这时，发生了异样的声响。和香子叫着，两人站起来，眼前的河冰崩裂，河水喷溅出来，裂隙在冰原上纵横飞驰，一会儿，河面上的冰全松动起来。没有多大工夫，河上的冰都消失了，河水汹涌而至。冰碎了，象大地发生滑坡似地向下游，向大海移动。流得慢的大大小的冰在后边接踵而来。他俩在河岸上跑起来。

风莲川一下子变成宽阔的大河了，再也不象刚才在桥上看的

那样了。而且，河岸边也被水淹没，和湿原汇为一体了。到处是卷着漩涡的水，冰与冰倾轧着，冲撞着，失败了的被翻转身子，变成碎片，四散了。一会儿，大群的冰依次朝着大海喧嚣着、闪烁着，顺流而下。

“那冰能载人么？”

“当然能啊。”

“我想上去，然后到大海里去。”

“危险啊，冰一入海就融化了。”

和和香子一同乘在冰上出海的幻想在厚夫的头脑里一闪，50厘米厚的冰足以承载两个人的重量吧。大约3米见方的一块大冰靠在岸边，是一只理想的船啦。和香子猫腰要往上跳，厚夫一把把她拽回来，好险呀！

和香子的脸依偎在厚夫的胸前，在风和声响及光亮之中，厚夫紧紧地拥抱着她那小巧而又温柔的身子。

“喏，咱俩就在这里生活下去吧，永远在一起，象风莲仙人那样……”